
武俠世界
第36年
3
$18.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石磊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鐵漢情花」。黑虎亡命天涯，偶然經過一荒僻的山村，祗爲討水喝，一干兇狠的大漢便無理取鬧，竟要他付三两金子……他逃到山裡，邂逅金娃，有道是「千里姻緣一綫牽」，金娃居然愛上了黑虎，人的情感就是如此的奇妙，爲了愛——可以不顧一切，包括連自己的生命……且看本故事，石磊先生如何描寫鐵漢在眞情的打動下，由無情變成繞指柔，文中細膩的刻劃，把一幅哀艷情傷的畫面迭宕起伏的展現在你眼前……

* * *

本期刊登石中蓮先生撰寫的綠林傳奇「晏氏七雄」、凌風先生撰寫的掌篇故事「孔雀神功」，故事皆短小精幹，頗堪欣賞。

臥龍生先生因病續稿未到，「一代天嬌」由下期起暫停刊一個時期，不得已之處，祈諒宥。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天機聖手」，「晏氏七雄」續集，中篇新故事「銀杏山莊」、「白眉太監」，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83.5.23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3期
（總號181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情倫理哀艷故事

鐵漢情花

文・石磊
圖・可飛

亡命天涯

馬蹄踏在乾燥的泥土路上，蹄聲是悶實而又短促的。

枯殘了的樹葉被馬蹄踐踏過，發出清脆的折裂聲。

在泥坡上，馬韁被勒住了。

他拉下帽子，拍去帽上的泥塵，烏亮冷峻的眸子，俯望了坡下的山莊一眼，他抬一抬眉，將手裡的帽子戴上。

沾滿泥污的皮靴在馬肚上一夾，馬拖着疲乏的蹄子沮喪地向坡下走。

時值中午時分，太陽照在頭頂上，馬肚下的影子，只是短短的。

他用舌尖舐着枯乾的嘴唇，他口渴得很，那匹駿馬也不斷喘氣，馬嘴滴着白色的唾沫。

馬是好馬，但是走得實在太久了，他憐惜地伸手在馬頸上一拍，手掌上立即沾滿了馬背上的塵埃。

嬌娃引路

從羊腸小道走進山村，疏疏落落的排列着木造的屋子，路旁閃出一羣小孩子，張嘴結舌地望着這個陌生人。

馬蹄「嗒嗒」地向前，孩子們在馬後跟隨着。

他黝黑而充滿性格的臉微微昂起，他靈敏的眼睛，不斷注視着周圍與屋子的牆上。

——沒有人，沒有佈告。

這祇是一個孤獨的，僻靜的村子。

他臉色漸漸緩和了下來，那表情鬆懈下來時，他也顯得特別年輕了。

濃黑的眉毛，高挺的鼻子，還有富有性格的雙唇。

雪白的牙齒，跟那黝黑的皮膚相襯得很好。

祇是臉色很冷，很僵硬，沒有任何笑容。

「小傻！」

一陣女人的尖叫喊聲，橫路裡一個黑衣婦人竄了出來，一手拉住了孩子羣中的一個孩子。

她一手將孩子往懷中一摟，露出驚惶的神色，望着那個騎在馬上的陌生人。

陌生人祇是冷冷的瞥了她一眼，一絲不動地讓馬帶着他向前走。

婦人的雙臂緊緊地圍繞着她自己的孩子，孩子們都站在那婦人的身旁，惶然地望着馬匹向前去。

中午，冬天的風是暖和的。

整個山村就是這樣的寂寂無聲。

他在馬背上俯望四週一眼——沒有井，他有一點失望，鬆了馬韁，讓疲乏的馬隨意向前走去。

轉過兩間木門掩得牢牢的屋子，馬蹄停了。

前面是一幢木建的平樓，簡陋而且殘破，門前的木柱上有兩匹黑馬。

他跳下馬來，拖着馬韁走到木樓前面去。

將馬拴在木柱上，他聽見木樓內有人聲。

他略略躊躇，踏上前面的三級台階。

門敞開着。

沾泥的靴子走在木板上，「篤篤」的兩下，然後停下。

樓裡擺着七八張方桌和椅子，四個彪形大漢坐在右角那張桌上喝酒。酒櫃前面有一個年輕的小伙子。

隨着靴聲戛止，那些人的笑聲也突然而靜寂了。

一連串不同的視綫，注視在門旁那皮衣陌生青年人身上。

強健而禿頭的酒保，雙手在身邊前那塊藍布圍裙上一搭，然後將手臂撐在酒櫃上。

突出的眼睛打量着他一下，首先接觸到他那對沾滿泥污的靴子上，然後，接觸到他腰際的那條黑色的馬鞭上。

在酒櫃旁喝酒的小伙子放下酒碗來，他輕蔑地看着陌生人一眼，又回過頭去喝酒。

在衆人注目下，他踏進酒樓，靴底在木板地上特別的響亮。

他走到酒櫃前，站定了。



「水。」他用低沉的嗓子道。

酒保意外地一怔，强健的身體走到他面前來。

「甚麼？」酒保粗得像銅鑼一樣的聲音。

「水。」他又說一次。

喝酒的小伙子偏過頭來，與他打了一個照面。

「哈！」小伙子冷冷地嘿了一下，又轉過頭去喝杯裏的酒。

陌生人眼睛掃視了他一眼，然後直視着那酒保。

「水。」他用像命令的聲音。

「這兒賣酒不賣水。」酒保將胸膛一挺，用濕布揩抹枱面。

「我要水，買水。」

他的聲音潛伏着某一種令人震驚的力量，禿頭酒保楞一楞，無奈用一隻大碗從缸裏盛了一碗水放在面前。

他雙手一捧一連喝了三大口！

突地他放下碗，巡視四週一會。

四個彪形大漢冷冷的直視着，小伙子的視綫輕佻而又敵意，那酒保睜大着突出的眼睛。

他的眼睛迅速地在那些人臉上掠過，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祇有他的眉角暗暗地跳動了一下。

他一仰頭，將碗裡的水喝乾了，把空碗在枱上一放。

「水。」他又說。

酒保的臉一沉，穿鹿皮的小伙子緩緩回過臉，輕蔑一擧手，將碗裡喝剩的一小半黃酒倒在陌生人面前的空碗中。

「喝吧！」他向那陌生人說。

四週靜寂了一會，禿頭酒保吸了一口氣，牢牢地注視陌生人的行動。

「謝謝。」

出乎意料地，他一擧手，將碗裡的酒全喝光了，重新將碗在枱面一放。

「水！」他用沉重的聲音：「把碗加滿，再要一大木桶的水，給外面的馬。」

鹿皮小伙子猛地將酒碗往枱上一放，「砰」地一下，酒碗碎了。

「收他三兩金子，禿子！」小伙子一叉腰，向酒保仰一仰臉。

「三兩金子！」酒保的大手往枱面一攤。

「三兩金子。」青年人摸一摸口袋，淺淺地一笑道：「一個木桶、兩碗水，要三兩金子？」

「怎麼？」小伙子開口了，「酒喝不起？水也沒錢買？」

「我……」陌生人將手從口袋中伸出來，放在枱上是幾個顏色黑黑的銅幣，「我祇有這些，先收了這個。」

他向後倒退了一步，看看周圍。

「嘿！這兩個臭錢，還不夠買你喝那水。」小伙子的臉上一陣鐵青，向前迫近一步。

「對不起，我爲了趕路，祇能……」陌生的青年人謙聲道，向門邊退去。

「不付錢就走？」小伙子又向前走一步，陌生青年人臉色突地一沉，冷冷的瞥他一眼，回身走去。

「慢着！」一個聲音說。

「砰」地一下，一張椅子被踢倒在門邊，滿臉黑鬍子的漢子，從那四個人中站了出來。

他擋住門，一叉腰，一脚踏在地上的椅子上。

「哈哈！想來白吃？」長滿鬍子的臉一變，「要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陌生青年人退下一步，酒保已從酒櫃後出來了。

「請你……借路。」他看看那條漢子，踏在椅子上攔路的腿。

「唔唔。」漢子搖一搖頭。

「你要怎麼樣？」陌生青年人沉聲問。

「付了老闆金子，才能走。」那漢子陰惻惻地一笑道。

「誰是老闆？」

「誰？哈哈……」小伙子向前一挺，「怎麼樣，你頭上沒有生眼睛？」

陌生青年人偏過頭來，冷眼往小伙子一瞥。

「怎麼樣，老闆？」漢子向小伙子打了一個眼色。

「把他的皮衣剝下……」小伙子一聲叱喝，陌生青年人一竄已到門邊。

「讓路不讓？」他短促地問那漢子一聲，閃電似的一手抓住漢子攔在椅上的腿，向後一扭。

那漢子「呀！」地一叫，已被推倒在地上。

另三名漢子不約而同的從椅子上竄起來，陌生青年人一手提起一張椅子，向那張長桌上摔去。

椅脚摔在一個漢子的臉上，一下子就掉了一隻門牙，滿口鮮血。

另兩名漢子直衝上來。

「別讓他跑了。」地上那個被扭痛了腿的漢子在高聲叫嚷。

「禿子……禿子……」在混亂中是穿鹿皮衣小伙子的聲音。

兩名漢子從右面迫近，禿頭酒保從左面上前，地下那個掉了門牙的邊抹嘴，邊殺氣騰騰地自地上爬了起來。

陌生青年人往牆角一靠，「颼」地一聲，腰間的皮鞭已握在手中。

「站住！」他用不可侵犯的聲音：「誰上前，我可就鞭下無情！」

穿鹿皮衣的小伙子一手挽起一隻酒罈，向着牆角直摔了過去。

酒罈來得像一陣風，陌生青年人一低頭，嘩然一聲，酒罈壓塌了兩張桌子，摔在地下，酒香四溢。

酒保向前一撲，「啪」地一聲，馬鞭在他的脚趾一寸面前落下。

「站住！」

酒保一陣凜然，接着「啪啪啪」地一連三下，鞭子沿着那三個大漢臉邊不及半寸的地方掠過。

躺在地上被扭斷腿的大漢一見情形不對，左靴筒內一抽，將匕首握在手中。

「讓開。」陌生青年人右手握着皮鞭柄，左手抓着鞭端向前一揚。

衆人後退一步，斷腿的漢子一咬牙，提起手中的匕首向陌生青年人揮去。

「啪！」地一聲，接着一聲慘叫，比閃電還快，漢子的手腕立起了一條血痕，那柄匕首直掉在地下。

鞭子一發一收，快得令人驚愕。

那大漢倒在地上呻吟，衆人回過頭來，見鞭一動不動的仍然握在那陌生青年人的手上。

「走開！」

他皺一皺眉，像烏雲滿佈在他臉上那樣，他挨近門邊。

一剎那，所有的人都靜止了。

他倒退着身踏步走出門去，退到台階上。他巡視屋內人們一眼，

「站住。」一陣輕輕的聲音，平穩而且沉重的。

一點硬物接觸在他的背上，他一側臉，是一支長槍。

「把鞭子扔下。」背後的聲音說。

他躊躇了一會，背後的槍管立時向前一挺。

「扔掉！」命令着。

他的手一鬆，鞭子落在地上。

「進去！」身後的聲音。

槍管又向前一挺，他無可奈何地重新踏進木屋去。

所有人的視綫都望着他的身後，有一點愕然和徬徨。

是誰用槍指住他？他有一點懷疑。

然後，背後的槍嘴消失了。

「好了，是誰闖的禍，說出來！」木門被掩上了。

身後的人走到他面前來。

一身白皚皚的羊毛已經變成了褐黃色了，一頂厚毛帽子掩着他一半的臉，一雙精明靈活的眼珠，迅速地瞥視着室內的每一個人。

「誰鬧了事？說！」他將槍柄往地上一頓，木板地上「篤」的一聲響了一大陣。

斷腿的黑漢子一拐一拐的掙扎到長櫈旁坐下，一句呻吟也不敢，掉了門牙的那個用手背抹着唇邊的鮮血，兩隻眼珠溜溜轉，賊頭賊腦地龜縮在牆角。

穿鹿皮的小伙子店主走到酒櫃旁，一手將剛才打破的那隻破碗抹落在地上。

突眼睛的酒保用濕布忙着抹桌子，裝得忙碌異常。

一剎那，室內全靜寂下來了。

「怎麼？都啞了？」抓槍的人一手拉下帽子，那是一個瘦長臉孔的青年人。

薄薄的嘴唇，尖尖的鼻端，那樣子完全不符合他雄赳赳的行動，也許因爲太年輕，也許他的臉部太稚氣，他完全不像一個用槍的人。

他將頓在地上的長槍，迅速地握在手中，側身看着身邊的陌生青年人。

「是你先出手的？」他帶着嚴肅不可侵犯的語氣問。

陌生青年人直視他一會，閉一閉唇，沒有回答。

抓槍的人瞥一眼陌生人的靴子。

「外面的馬是你的？」他問。

「是的。」

「一個過路的人。」他立即轉過頭，響亮地問酒櫃穿鹿皮衣的小伙子：「三令，你就是不肯放過外來的人！」

那個叫三令的年輕小伙子頭也不抬，自顧自地喝酒。

「你聾了嗎？」一陣叱喝，槍柄在地面上又是一頓。

「看看，小寶。」三令邊喝酒邊沉沉地說：「看看是誰傷了誰？」

掉了門牙的漢子立即裝作一臉痛苦的樣子，扭斷了腿子的也開始呻吟起來，店裡打得七零八落，摔破了罈的酒濺滿了一地。

立即，抓槍的青年視綫開始轉移到那陌生青年人身上來了。

「不要以爲在這山村裡便可以無法無天！」青年提起槍，「我是仇村長的兒子，仇小寶。」

那陌生青年人的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祇是他的眸子左右移動了一下，似乎在暗暗的巡視四週。

「名字報上來。」沉沉的聲音，仇小寶一絲不放鬆地命令。

陌生青年人的眼蓋低垂了一下，並沒有說話。

「好，無名無姓，也得留下！」仇小寶將槍嘴向他身上一指，「走！囚禁了再說！」

陌生青年人在槍嘴威脅之下被逼退一步，退到門旁，冷不防地一反手，抓住槍支往右一提，猛力地再向前一推，槍柄搥擊仇小寶的肩膊上。

「砰」的一響，仇小寶失去平衡地跌倒在桌面上，像閃電一樣，槍桿已在皮衣陌生青年人手上，他將長槍往上一抛，槍身已經轉了過來，槍柄已牢牢地握在手中。

「你……」臉色白晰的仇小寶臉色更呈蒼白了，他迅速地從枱面直竄起來。

「站住。」沉厚而充滿憤怒的聲音。

所有的人都怔住了。

沒有人敢動仇村長獨生子的一根汗毛，而這個外來的陌生青年人卻出手如此快，那樣乾脆，那樣俐落。

「不准動，所有的人，不准動！」槍嘴對着每一個人，他倒退到門旁去。

早被掩上的門突然間無聲地從外面悄悄地敞開了，穿皮衣陌生的青年人剛退到門邊，突然從屋外伸進來的手猛力地在他後頸一擊。

悶悶地「咯」一聲地一下……那陌生青年人手中的槍滑落在地上，他的眼前一片紅色、綠色，一陣光亮，然後一陣漆黑。

他的雙膝向前一曲，他仆倒在木板上。

* * *

隱隱約約地聽見人聲。

人聲不遠的地方，似乎是在商討些甚麼，他的後腦痛得像分裂了一樣，那雙在他身後襲擊的手，手勁很大，他仆在地上，微微將眼蓋睜開一條縫。

——仍然在他跌倒的原地上。

店主人三令仍然站在酒櫃邊，現在，四條大漢、酒保和仇小寶都

圍在一圈了，在酒櫃前紛紛議論。

——他聽不清楚他們在爭論些甚麼。

一雙皮靴踏過來，在他的身前停止了，是一個頭髮灰白，眼光銳利的壯年漢子踱到他躺着的地方，魁梧的軀體像一座山，他立即閉上了眼睛，佯裝沒有甦醒。

皮靴聲停留在他的頭旁，然後是沒有移動了。

「沒有透露姓名？」一陣沉厚雄壯的嗓子。

「沒有，爹！」仇小寶遠遠地應着。

——仇村長，他心中暗暗一凜，他緊閉着眼，屏着氣。

「唔！」雄厚的聲音應了聲：「……小寶，過來，搜搜他的身。」

仇小寶脚步來得快速，一下子，皮衣被打開了，兩隻手在他身上摸索了一會，接着，皮衣又扣上了。

「沒有，甚麼都沒有。」仇小寶站起身來。

「錢呢？」

「沒有。」

「嘿！」遠遠哼來店主三令冷冷的聲音：「還不是打定主意來白吃。」

「住嘴！」仇村長一聲咆哮。一下子，聲音都靜止了。

「你們說他會耍鞭子，是不是？」仇村長的雄渾聲音。

「好厲害，『颼』的一下，」大漢中一人插嘴：「就在這兒掠過，鞭還是熟練的。」

「唔……」仇村長沉吟了一下道：「鞭子呢？」

「這兒。」仇小寶走近兩步，從上撿起了那根馬鞭，遞給父親。

黑黑的馬鞭，閃着烏溜溜的亮光。

仇村長接過馬鞭，略一端視，視綫立即接觸在鞭柄刻着兩個小字上。

「黑虎！」仇村長驟然抬起頭來。

木樓一陣死寂，仇村長灰淡的闊眉一抬，牙關動了一下。

「小寶！」一聲厲響。

「是，爹。」

「用這條鞭將他的手綁下。」

一陣輕風，馬鞭已摔向仇小寶，仇小寶揚手一接，不敢怠慢地跑到躺在地下的陌生青年人的前面來。

那陌生青年人仍然閉着雙眼，仇小寶用皮鞭將他的雙手綁了起來。

他沒移動，細聽室內所有的動靜。

「黑虎，不出所料，黑虎。」恍然大梧的聲音：「……果然是他。」

「他叫黑虎？」店主三令的聲音。

「嘿！三十天前，我到彭莊去辦貨，滿街滿巷都是佈告。」仇村長慢慢而愼重的說道：「想不到他到了這裡來。」

「爹，黑虎是甚麼人？」仇小寶蹲在地上仰頭起來。

「逃犯！」木樓內一陣哄然。

「殺了一個人，搶了一批貨，是從牢裡逃出來的。」仇村長放低聲音：「他從南面來，我們將他押回南面去。」

衆人驚疑之間，地上穿皮衣陌生青年人驟地竄起。

「小寶，留神！」仇村長厲聲一喝。

黑虎被綁雙手向前一套，緊緊地扼着仇小寶的咽喉。

仇小寶略一掙扎，背後的雙手猛然一收緊，皮鞭哽在咽喉，令他窒息起來。

「站住！」黑虎精光閃閃的眸子，巡視着各人一眼，雙手一拖，將仇小寶擋在身前。

「小寶。」仇村長氣急地撲前，伸手去摸腰帶上的短槍。

「別動！」黑虎雙手一緊，仇小寶的咽喉間低低地響了一陣「格格」聲。

仇村長震驚地縮手不敢動，怒目而視。

「把槍扔下。」

「篤」地一響，仇村長的短槍，被拋在木板地上。

黑虎退後了兩步，仇小寶馴馴服服地跟着倒退兩步。

退到門邊，黑虎將手一揪。

「把門拉開，不准回頭。」黑虎湊在仇小寶耳邊低聲的命令。

仇小寶蒼白無血色的臉，鬆出手來，背着身子將門拉開。

「去吧！」

黑虎雙手往上一抬，鬆了仇小寶的脖子，用力地提起脚在他臀部一踢。

仇小寶直跌出木樓裡去，衝進仇村長的身上。

仇村長一手摟緊兒子，黑虎已一躍上馬。

靴子在馬肚上一夾，駿馬向前飛馳。

他將胸膛貼近馬背，被綁的雙手緊握着馬韁。

——槍聲在馬後響了。

像一陣颱風，馬向前直衝。

接二連三的槍聲，劃過空間的子彈，像一陣陣的口哨聲。

小路左面有一條巷子，他一咬牙，將馬韁向左面一扯。

「砰」地一響，駿馬渾身一震。

一陣馬嘯，馬蹄向前一曲，他向前面直跌下馬。

「媽的！」他狠狠的咒詛，在泥

地上打了一個滾，反身站起。

駿馬已經中彈陳屍路中，身後的馬蹄聲自遠而近。

他閃身避進巷子，奔向巷尾的一間小屋，一脚將木門向裏踢。

「啊！」

屋內一陣驚呼！

黑墨墨的屋內一個黑衣婦人驚悸地站起，張大着她錯愕失神的眼睛。

黑虎用背脊將門頂上，喘了一口氣。

定下神來，那個婦人呆呆的怔在當地，像一具石像。

他看一看她，她是他在路上相遇的女人。

他的視綫迅速地瞥向角落，黑沉沉角落是一張床鋪。

那個叫小傻的孩子熟睡在床上。

女人驚慌的視綫跟着他的目光接觸到床上。

「噢……不，不！」

她奔到床邊，用身子擋着兒子，黑黑的衣服、黑黑的頭髮，可憐而絕望的神色。

「求求你……求求你……我是一個寡婦，甚麼都沒有……求求你，祇有……一個孩子。」低低的，很凄切的，懇求着的絕望聲音。

「不准說話！」他怒喝一聲。

馬蹄聲漸漸近了。

他靠近牆邊閉一閉眼，然後吸進了一口氣。

「我不會傷害你，做做好事。」他突然將聲音放得很輕，他眼光柔和地看看那女人和孩子，搖一搖頭，「他們過去了，我就走。」

女人用手擁抱了自己的孩子，一時失了神。

「做做好事，求求你……」他低似無聲地說着。

馬蹄聲愈來愈近，愈來愈近，近在門口……

黑暗中的黑衣婦人呆呆的睜大了眼睛，黑虎注視她，注視她……

額上的冷汗一點一滴的沿額旁流了下來，癢癢的……

然後，馬蹄聲去遠了。

遠遠的仇村長的聲音在叫……

「小寶，快到湖邊守橋，他過不了湖！」

一匹馬的蹄聲飛也似地直奔而去。

「三令，召所有的漢子搜山！」仇村長大聲地指揮號令。

馬匹像風一般地四散開去，一下子，巷子裡無聲無息。

他喘了一口氣，望一望屋角的女人，她絲毫不動的坐在床沿，瑟縮着，充滿着恐怖。

他輕輕移開門，向門外張望了一下。

中午，陽光刺眼，北風裡塵土飛揚。

「往山裡去。」

一陣輕輕的，漠然的聲音，黑虎一回頭，黑衣婦人已經無聲無息走到他身後。

她直視他，緊閉着她厚厚的唇片。

「往山裡去。」她又說了一次。

她的手裡提着一把菜刀，她走到他面前，提起刀來。

黑虎退了一步，戒備着。

菜刀往縛在他手上的皮鞭上一揚，黑衣婦人瞥他一眼。

「謝謝。」他伸出手來。

她切斷綁着他雙手的馬鞭，手一鬆，菜刀跌落在地上。

「要逃命，往山上去，像我丈夫一樣，往山上去。」女人那短促的聲音。

「你丈夫？」

「打不到獵，吃粥過活，也變了賊。」她抬一抬下頷，「他們抓他，被他們打死在山上。」

他低下了頭，用手搓着手腕上的傷痕。

「走，往山上走。」女人拉開門，門外光綫直透進來。

「謝謝你，我……」

「閒話少說。」

門掩上了。

將背脊貼在巷子的破牆上，他橫着身子往前走。

中午，寧靜地，祇有北風捲着黃沙，在巷子中央打轉……

長得跟人高的蘆葦草，風刮過來，蘆葦草擺動得麥浪般似的。

用手撥開蘆葦草乾枯的桿子，草桿索索響。

山上一條路也沒有，全是草，全是矮矮的樹叢。

他仰起頭來，望一望頭頂上的太陽，然後又俯臉看着地上的影子。

「東面，西面。」他皺一皺雙眉，略略轉過身子，「北面……」

應該向北面走，走得愈快愈好，他告訴自己。

在這個形勢險要的地方，馬匹跑不上來的，那些人要來捉拿，非得走路不可。

這樣，他和他們的機會是均等的。

「要逃命，往山上去！」

他驟然記起那個寡婦的聲音。

一陣風刮過了，蘆葦草響起沙沙之聲音，然後風掠過去了。

那陣沙沙的聲音，仍然持續着。

像有人在蹈草前進。

他機警的一回頭，身後草叢在移動。

不是風，有人走向他的方向走來。

他一回身，像兔子一樣的竄進草叢中去，撥開前面的亂草向前狂奔。

被太陽晒乾的枯枝像刺尖一樣地劃過他的臉上，當他奔過矮樹叢的時候，臉上是一陣陣的刺痛。

一切有一點混亂，他提着雙腿，靴子在草堆中「擦擦」作響。

他這樣逃過了多少次？經過了多少地方？他自己也不記得了。

像一隻困藏暗室中的老鼠，一跑到街上，所有的人都要將牠置於死地而後止。

他，就是這隻老鼠。

逃過了幾座山？穿過了幾條河？經過了幾個村子？

他都記不起了，都記不起了。

他跑得雙腿軟弱，呼吸短促，那太陽似乎在面前一近一遠地晃動，他在一塊大石前倒下，緊緊地掩上嘴巴，深深地閉上了眼睛。

他抽搐了一下喉核，强硬地抬起頭來。

已經幾天沒有吃東西了，至少，該有兩天了。

上一次，是經過那村子，他想去買一點乾糧，糧食還未到手，那個老太婆已經認出是他，哇然大叫起來。

他奪過老太婆手中的乾糧，上馬便走，於是，村子裡的人又大夥兒追索了一陣，又逃了一陣。

完全像現在一樣。

之後，他沒有再吃東西了。

人要逃命，就不會顧到飢餓了。

他眞的這樣該死嗎？他將臉靠在石上，閉上眼睛問自己。

如果不是爲了明剛，他不會幫他去私奔，如果早知道越獄時會被亂槍射殺的，他也根本不用去幫手。

現在，明剛死了，而剩下他自己。

也許明剛比自己幸運，死掉了更好，像現在，有比死更好的嗎？

不！

他抬起頭來，他的眼蓋抬起了——忿怒而仇恨的神色存在他的眸子裡呈現着。

不！不能死！黑虎不會死的！

他會回去，有一天他會回去，他會親手抓住這個人，然後，用自己的手一點一點的抓緊他的脖子揑死他。

是的，自己逃亡，自己挨餓，自己在生命的邊沿掙扎，就是爲了這一點。

風又掠過來了。

「擦擦擦」的草聲。

他突然地一怔，那兒有風？四處的草根本沒有移動。

那草響聲音分明是有人追踪他。

踏着草的聲音愈來愈近了，愈來愈清晰了，他屏着呼吸，靜靜地傾聽一會，跟剛才一樣的聲音，一樣的步聲，一樣的人。

他咬一咬唇，無聲地站起身來，挨着石邊，迅速地向巨石後面一閃。

他將背脊貼近在石背上，從巨石後面露出半隻眼睛。

一片長長的帶着黃色的野草。

沒有動靜。

然後，「擦擦」的脚步聲又來了。

他迅速地將視綫移向右邊，密密陣陣的長草中，有一撮草在移動。

漸漸地，草被移開了。

一雙破舊的皮靴首先從草叢後踏了出來，然後是一支黑色的長長槍管。

一切靜止了，草叢裡的人似乎在聽着四週的動靜。

然後，無聲無息地，一個穿着破舊皮衣的矮小男人從草叢中裡出來。

他戴了一頂狩獵皮帽子，白白的臉。

他四週傾聽了一會，一步步向右旁踱來，兩隻烏黑的圓眼睛，警惕的四週巡視，手裡的長槍抓得牢牢的。

脚步愈來愈近了。

黑虎向後退縮了一寸，靠在石背後咬一咬下唇，脚步聲又停了。

黑虎從巨石後向外瞥視了一眼，那人正站石前，背着他四處巡視。

黑虎一望四週，四週無人。

他一咬唇，從巨石後直竄了出來。

那人敏捷異常，一回身，立即舉起槍來，黑虎一手提起槍嘴，飛起一脚，向那人的腿部直掃過去。

那人像一陣風地倒了下去，手一鬆，槍桿已被黑虎一手奪過。

黑虎一竄上前，一脚踏住那人胸口，一手高高提起槍柄作勢向那人腦部搥下。

「啊……你！」一陣尖叫。

嬌弱聲音令黑虎一怔，他定一定神，提着在半空的槍桿，一下子呆住了。

那人仰天倒在草叢中，胸口被黑虎的靴子踏得牢牢的，那頂狩獵皮帽跌在頭側不遠的地方。

一對驚惶失措的眸子，一頭烏黑的長髮。

「啊？」黑虎一陣錯愕的神色，低叫着。

是一個少女。

她驚悸地直視着，白晰的臉上有兩隻黑黑的眼睛。

他的靴子一停下，那少女已靈敏地一躍而起。

「你想殺人嗎？你……」她一臉怒容，嘟起嘴唇，去拍拍身上的泥塵。

他緊抓長槍，用槍嘴對準她，倒退了一步。

「你是甚麼人？」他沉着嗓子問。

「你管得着？」她瞪他一眼，俯下身去撿起她的帽子。

她用手將長髮往頭頂上一托，把皮帽戴上，動作爽快俐落得男孩子一樣。

然後，她毫無怯懼地走到他面前，向他伸一伸手。

「喂，把槍還給我。」她一仰臉。

黑虎將子彈上膛，一絲不放鬆地向她直視着。

「你是誰？」他又問一句。

「管不着。」她又應一句。

「你爲甚麼跟着我？」她立即問。

「他媽的，誰跟你？」女孩子這句話說得響亮，絲毫沒有一些羞意。

他定神看看她，腰際是一壺水。

不會是來擒拿自己的吧？他這樣想，不然，怎會單人上陣。

「你還說沒跟？」黑虎用槍指向遠處山頭，「從那邊跟到這兒。」

「我知道是男人，我才不跟。」她將聲音放輕了下來，「我以爲是隻野鹿。」

他看看她，眉角跳動了一下。

「好了，現在我不是野鹿。」他將槍桿向她一揚，「走吧！」

「把槍還我！」她伸出手來。

他迅速地跳開一步。

「眞沒有用，一個女人也害怕。」她翹一翹唇角。

「你……」

在陽光下，他黝黑結實的皮膚淡淡地泛着一陣油光，挺英勇的男人，她心想。

但是他臉上全是被樹枝割破的血痕，他是甚麼人？怎麼從來沒有在山裡見過？

她打量他一會。

「怎麼？槍還不還？」她提高聲音。

「這槍？」他用手一拍槍柄：「我要了。」

「甚麼？你！你這强盜。」她臉上一沉，咬着牙直衝上來。

「站住。」他怒聲喝止。

「你這强盜，我怕你？怕你？你還不還，還是不還？」她拚命衝上去。

「站住，我要開槍了！」他邊後退，邊喝止道。

「開吧！開吧！槍是我的，你開槍吧！」她一挺胸，直撲了上去，伸手去搥他的臉。

「嗳！你……」

拳頭不斷搥在他臉上，他一面閃避，一面提槍，一手去捉她的拳頭。

「喂！你，你住手，你住手！」他邊閃邊避的低叫。

他的右手抓住了她的左右兩手，她拚命地全身向他一撞，他站不住脚，向後一倒，她直跌在他身上。

「砰」的一聲震天響，長槍走火了。

兩雙怔怔的眼睛互視了好一會，他推開她，猛地站起身來。

她順勢伸手一揚，槍已握住她手中。

「你做甚麼？」他呆呆地望着她手中的長槍。

「我不像你們男人這樣的粗魯。」她用力挾着長槍，「我才不會用槍來對住陌生人。」

她說着瞥他一眼，拉一拉帽邊轉身就走。

骯髒的皮鞭子、陳舊的皮大衣，在背後看起來，就像一個男孩子。

黑虎又起腰看着她的背影，伸手去拍拍身上的泥塵。

少女向前走了兩步，忽然回過身來。

「喂！知道下山的路？」她問他。

他搖搖頭。

「要我帶你下山去嗎？」她又一叉腰，站在草叢中裡。

他又搖搖頭。

嘿，這個男人，愈看愈漂亮、愈看愈英挺，她心裡想。

嘿！卻在女孩子面前裝那個死面子，「告訴你，這山是沒有路的，沒有我帶路，誰都下不了山。」她用清清楚楚的聲音對他高聲說。

「不，我不下山。」他終於說了。

她不置信地看他一會，好奇的走回來，「你到哪兒去？」她奇怪地問。

「不知道，到北面去。」

她那帽子邊下的眼睛滴溜溜地看他好一會兒。

「你不是住在村子裡的，你是哪兒來的？」她問他。

他低下眼睛來，瞥她一眼，立即將他的視綫抬了上去。

「你管不着。」他回答。

「哎唷……」她退一步，雙眼一瞪，「好哇，就讓你留在這裡給狠吃掉！」

一陣北風掠來，隱隱約約的傳來一陣陣的狗吠聲。

黑虎像觸電一樣地抬起頭來。

「狗！」他低叫着，緊張地看看那女孩子，「你帶的狗？」

「今天沒有帶狗來。」她搖搖頭。

「但是，」她側耳聽了一會，「我聽見狗聲，似乎有很多很多的狗……」

「噢，是仇村長捉山賊用的。」她毫不在意的回答。

「甚麼？」他陡然一楞。

「土匪常常往山中逃，山上行不了馬，村人就用惡犬帶路，十九總抓得到。」

「咦！」他凝神地傾聽一會，「不知道離這兒有多遠？」

她用手掩在耳根，擋去北風，細聽一會。

「好像是很近了，是嗎？」他有一點擔憂地說。

「不，還遠哩。」她搖搖頭，「是風聲帶過來的，山裡還有回音。」

他轉過身去。

「我要走了。」他短短地說了一句，開始想跑。

「站住。」一聲嬌叱。

接着是子彈上腔聲。

他背着她站住，一陣錯愕。

「舉起手。」她命令。

長槍就在他身後不遠的地方，他馴服地舉起雙手來。

「回過身來，不准動。」她又嚴厲地命令着他。

他緩緩地回身，她緊抓着長槍，充滿着戒備的心。

「哼！你想活命，可沒那麼容易！」她倔强地一偏臉，「山上沒路，你翻不過山，後面的狗，還有那些村人，一會兒就到。」

黑虎舉起雙手，瞳孔左右搜索着，打量四週環境。

「你別動甚麼腦筋，你逃得了他們，可逃不了我！」她眉尖一挑，「就是你站的地方，以前就死過一個土匪，『砰』！腦袋中一槍。」她冷冷地看一看他。

他沒有說話，沒有任何的表情——他祇是呆呆的看着她。

「你在村裡殺了人？」她短促地問。

「沒有。」

「搶了東西？」

「沒有。」

「你是個賊？」

「不是！」

她的臉色緩和了一點，顯現着一陣疑惑。

「那麼爲甚麼怕村長的狗？爲甚麼往山上逃命？」她一連串地問：「爲甚麼我從來沒見過你？」

「我……」他說了一個字，止了口。

「他們一定在抓你，是不是？」她確實的問他。

他沒有回答，祇是舉起雙手呆站在她的面前。

這個可愛的陌生人，她心中突然有一點不忍心。

「喂！你究竟做了些甚麼？說嘛。」她低叫了起來。

「我是過路的，口渴，在村裡的酒樓喝了一碗水，他們要收我三兩金子。」他高舉着雙手，「後來，就打了起來。」

「三令的酒樓？嘿！」她突然喃喃自語了一下，冷笑了起來。

「我付不出錢，他們不讓我走，於是就打了起來。」

「仇村長來管閒事？」她瞥了一眼。

「先是仇小寶。」

「你把他怎麼了。」她有一點緊張地問黑虎。

「把他打倒了，搶了他的槍。」

「他老子於是插手了，是嗎？」她彷彿能猜中到剛才的一切，「你逃了出來。」

「是的，逃了出來。」

她站在他前面一會，神色開始緩和了一點。

「把手放下。」她命令。

他緩緩的把手放了下來，定着眼睛一刻不停地看着她的行動。

「你惹上了麻煩，這兒的人誰敢碰仇村長兒子一根汗毛！」

「我怎麼知道？我祇想逃命。」

「逃命？嘿！仇村長是神槍手，店主三令會飛刀，還有成羣的獵犬，還有那些村子裡的漢子，外人得罪了他們，拚死也得擒拿回去凌辱。」她一抬眼，「你逃命的機會很少。」

「請你……」他終於放輕了聲音。

「甚麼？」她雙目一瞪。

「請你手下留情！」

她注視他一會，唇角突然呈現出一陣淡淡的笑容。

「我是不會殺你的。」她用清脆的聲音說：「我放你走。」

「謝謝，謝謝。」

他轉身向草叢中一躍。

「站住。」她的聲音又喝住了。

他皺一皺眉頭，又舉起手來。

她望他的背影發笑，提着槍走前去，她繞到他面前。

他高高的個子，她要仰起臉來才能看到他的臉孔。

「我叫你逃……」她用槍指住他的胸膛。

「那你……」

「我要你跟我走。」她將頭一擺。

「甚麼？」他猛地一怔。

「嘿！沒有我，你想活命嗎？」她仰起頭看看前面的山峯，「若想越過這座山，祇有我知道唯一的路。」

「你……」

「你不想活命？」

他猶豫了一會，雙手緊緊地互握一下。

「我要往北面走，我祇能往北面走，知道嗎？」他咬一咬牙，壓沉聲音。

「往北走，就得翻過這座山，想翻過這座山，就要經過面前的一個湖。」她對他說。

「湖？在哪兒？」

「你不知道嗎？」她用手一指，「你走的方向，再往前走一丈，下面就是懸崖，懸崖下面就是湖，你剛才走的是條絕路。」

他慄然地轉過臉去，四週是一片長草，野草在風中擺動。

「前面沒有懸崖，」他輕輕的搖一搖頭，「別打誑。」

「不信？走前一丈。」她將槍一指。

他莫明地看看她，向前跨一大步。

腳踏在草內「察察」的發出聲響。

女孩子握着槍，一絲不放鬆地跟在身後。

「小心，停步。」

突地，她向前尖叫，他站住了腳，回過頭來，她神色倉皇地直走上來。

「站住，別動。」她緩緩走到他的面前，輕聲說：「伸出手去，撥開前面的長草。」

他不置信地看她一眼，終於伸出手。

長草一撥開，他張目結舌地楞住了。

在他面前不及一尺的地方，就是一望無際的虛空，俯望下去，是一大幅斷崖，長草遮掩着邊際，一點也看不出來。

「看見了沒有？看下面。」她囑咐。

他俯望下去，懸崖下全是亂石，亂石前面是一個大湖，而那座山頭，聳立在湖的另一岸。當他上山的時候，一點也看不出兩山之間隔着一條懸崖，還有一個湖。

「看見了沒有？」她在他身側問。

他驟地回過身來。

「沒有別的路？」他厲聲問。

「你走的是絕路。」她搖搖頭。

「沒有別的路？」他睜大眼睛。

一陣厲風刮來，狗吠的聲又再傳來了，聲音比剛才更接近更恐怖。

「他們已經在搜山。」她細聽着，「他們向懸崖迫了過來，你在酒樓留下甚麼東西沒有？」

「我？」他思索一下，點點頭，「一頂皮帽，打架時遺留在地上。」

她搖搖頭。

「你祇能跟我走了。」她無奈地說。

他站在當地，一時間失了主意。

「他們讓狗嗅了你的帽子氣息，他們遲早會來的。」她將長槍向前一揮，「還不快跟我走？」

他有一陣混亂的感覺，一時間主意全失。

「來啊？不逃命嗎？」她響亮地問。

「我們走哪一條路？」

「那兒走，」她指一指相反的方向，「從那兒下山谷。」

「下山谷？」

「唔，那是我的家。」

他倒退了一步。

「你要回村子去？」他戒備地問。

「別傻。」她笑起來，「山谷裡祇有我們一間木屋，沒有別人，祇有我祖母。」

「你的祖母？」

「唔，槍法很厲害，狩獵第一能手，滿頭白髮。」她用手在皮帽上一拍，「快來吧。」

「不！」

「又怎麼樣了？」她又一叉腰，滿臉的不耐煩。

「你有馬嗎？」他打量她一會。

「有一匹，最强壯的。」

「我可以借用嗎？」他問。

她無聲地打量他一會，咬一咬下唇，恍然大悟地點點頭。

「我知道……」她厭惡地歪一歪嘴，「你祇不過是不信任我，好吧，隨我回家，我把馬給你。」

她的聲音充滿了憤怒，卻又顯得那樣天眞無邪。

「聽住。」她將槍嘴向他一揚，「我要救你，你不接受，好，一上馬，你走你的，就是我看見你死在地上，也別想我來收屍！」

他一陣錯愕，她緊閉一閉唇，向他一偏臉。

「走啊！我把馬給你！」她回身向前走，他看她的背影一會，終於無奈地跟着她走。

從草叢中走過去，一前一後，草聲響着單調的、清脆的聲音。

* * *

踏過一望無際的草，在峭壁巉崖的山谷裡緩緩向前，天氣漸漸轉涼，北風在山谷裡廻旋震盪，風聲像號哭的寡婦。

黑虎默默無言的向前走，少女握着長槍身形敏捷在形勢險要的懸崖上疾走自如，山勢愈來愈崎嶇不平，她躍上一塊巨石，站在上面回過頭來。

她回顧四週，一望無際的崇山峻嶺，陰森森的氣勢，幾乎令人窒息。

「前面不能走了。」他仰頭向她嚷。

「上來。」她伸手向他一揮。

他竄上去，她向前指一指。

「看，下面！」她俯望下去，然後撐一撐腰，再仰頭望他。

石下幾乎成垂直形的峭壁，亂石與野草佈滿四週。

「你的家在哪兒？」他沉聲問。

「那邊。」她又指一指谷下不遠的地方。

峭壁下的山谷濃蔭密佈，山谷前面就是那個湖，在陽光下閃着波光。

在濃蔭裡他看不見任何屋子的踪影，他迅速轉過臉來，眼神閃爍着向她一瞥。

「屋子呢？」他放重了聲音。

「那邊啊！」她睜大眼睛，顯得那麼清純而無邪。

他靜默了一下，他有一點疑惑，那烏亮的眼睛後面，是純眞？是狡猾？是友善？還是一個陷阱？

他俯視一下，下面杳無人跡。

「我看不見有甚麼屋子。」他說。

「屋子在樹林裡，在這兒自然是看不見了。」她將手上的長槍帶往肩上一掛，「走啊！」

她才偏過臉，他一反手，已抓住她的手腕。

「聽住，你！」他從鼻孔哼出來的聲音：「如果你耍甚麼花巧，夠你看的。」

她一下子定了眼，不置信地呆了一陣，「嗳！你這個人！」她哇然的叫了起來，「人心當狗肺，你不要命了。」

她一咬唇，手一揮，肩上的槍已握在手中，「放手！」她臉上一陣鐵青，怒喝着。

他定神注視了她，手一鬆，他轉頭便跳下了巨石去。

「去找死吧！」她尖嚷一聲，往峭壁下移步走去。

「嗳！你……」他仰起頭叫，叫了一下，他止住聲音，現在還選擇些甚麼？在這個深山峭壁上，離開她依靠誰？

「嗨，你……」他高叫着跳下巨石。

「站住。」她臉色愼重地轉過臉來，低喝道：「不要動。」

他突然怔住了，她直視着他脚底的石，緊張得喘不過氣來。

「不……要……動。」她伸手向他搖搖。

靜止了一會，她神色彷彿鬆懈了一點。

「不要動，你脚下的石塊是鬆的。」她放輕着聲音，「過來，小心，踏在我踏過的地方，這塊石子。」

她用手一指，他望一望壁下，背脊上滲着一陣冷汗。

他呆木地提起右脚，左脚底的石子「克勒」一聲，開始搖動。

「跳！」她一聲尖叫。

他躍身一跳，跳在她指示的石塊上。

才站穩，他剛站過的石子往壁下直滾而下。

石子滾下峭壁去的聲音，「得得」地，愈滾愈深，愈滾愈輕……一下子石塊在視綫裡消失了。

像從夢魘裡醒過來一樣，他鬆了一口氣。

風掠過的聲音。

四週一片寂靜。

他無聲地抬起黝黑的臉，她大而明亮的眸子正沉默地接觸在他的臉上。

「我……對不起……我……」他的聲音一下子便哽住了。

她深深的看他一眼，轉過頭去。

「看住我的脚，踏在我踏過的石塊上。」她沉重地道：「……踏得輕，走得快，知道嗎？」

「你下山回家就是走這條路？」他猶豫着地問道。

「村裡有一條小路經過湖邊，可以回家。」她簡略地說：「現在恐怕已經有人守住了。」

她的神色很鎭定，舉手托一托皮帽，看着他。

「準備好了？」她問。

「走吧！」他咬一咬牙。

「別害怕，我記得這兒每一塊石頭，數得出每一棵樹，每一根草——相信我！」她露出一絲淡淡的，令人安詳的微笑。

「跟住我！」

她向下一躍，跳在下面一塊平面的石頭上。

「下來啊！」

他向下一躍，耳邊是一陣厲風。

他跳到平石上，直撞在她懷中。

她一伸手，用槍桿將他來勢格住了。

他的手按在槍桿上，她和他同時怔了一怔。

他站定了，他鬆開了手，沒有去奪她的長槍。

她怔着呆呆地凝視他一眼——左懸崖峭壁上。

「行嗎？」她用的像耳語的聲音。

他點一點頭。

她坐在石面上，轉過身，雙手摸在石沿邊，然後，背着身子向下吊去。

她的脚尖沾在下面的一塊小石上，然後她的雙手一鬆。

他站在平石上看不見她的身形，他俯臉去望她。

她站在下面的小石上，她的脚下是千丈懸崖。

「下來，儍子，逃命啊！」她向他叫嚷：「學我的樣子，吊下來！」

他的指尖滲淌着手汗，將雙掌往前胸一揩，他雙手輕按石邊，背着身子向下面，漸漸吊下。

他的脚尖在她站的那塊小小的石塊上，他有一絲安穩的感覺，他鬆開了手。

那塊小小的石塊——他多麼地需要它！

他閉上眼睛，輕輕地將胸腔裡的氣一點一點透了出來。

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一塊小小的石塊，一個單身年輕的少女——他多麼的需要她的幫助！

他的安危，就祇剩下這一點點，像這一塊小石？

「你怎麼了？」她的聲音。

「……」他睜開眼睛，「嗯……我……很好。」

「不用怕。」她安慰地笑一笑，「第一次，總是怕的。」

他的牙齒在格格地咬響着，他的臉皮像火熔一樣地炙燒着。

黑虎！多麼地羞慚，黑虎在依靠着這個陌生的少女！

現在還能有自尊嗎？回過頭去，只有死！

向前走吧！往前走，崇山矗立，也許還有能容他逃生的地方。

在死前面，自尊又是甚麼？

他的手被她伸過來的手輕輕地拉住了，他像在惡夢中驚醒了。

「拉住我吧！」她告訴他：「你在害怕，來，這一段很容易就可以過去的。」

第一次，他的手觸及她的手。

第一次，他讓她的手拖引着。

他走她引的路，他踏她踏過的地方。

一塊一塊的小石，往下……往下……往下……

風在慘厲地刮着。

他咬着牙關，忍着羞恥往下攀移。

黑虎！黑虎！現在還是黑虎嗎？

他被她牽引着，眼眶裡含着薄薄的淚光。

太陽開始西斜的時候，她停下步來。

她在一塊石面坐下，伸直雙腿舒出一口氣來。

「下面的路比較容易走了，可以攀着樹枝往下走。」她仰起臉來說：「坐下，現在可以休息一會了。」

她拍一拍身邊，他在她的身邊坐下來。

「還需要多久才能到達你家中？」他擔憂地問道。

「快了。」

他仰頭看看崖上，峭壁聳天，他幾乎難以相信自己是從那上面攀下來的。

「他們……會追來嗎？」他問她。

「不，至少，沒有那麼快。」她搖搖頭，「他們搜索到崖邊來，就得下山，他們如果再追尋到湖邊，要兜一個大圈子。」

他抹一抹臉上的汚漬，被樹枝劃破的皮肉用手指沾上去，有一點刺痛。

「你需要洗一個臉。」她的聲音。

他將手放下，她一刻不停地注視着他。

現在他和她彼此都注視得這樣平靜，一切的敵意都在危崖上消失了。

「你往北邊去幹甚麼？」她脫下了皮帽子，將烏黑的長髮從帽子裡垂下，她用手指梳理一下。

「去……活……」他猶豫一會，終於回答。

「家人呢？」

「沒有。」

「沒有馬？」

「馬被他們槍殺了！」

「噢！」她的臉色黯淡了一下，「沒有馬，你就不能到北面去。」

「所以我需要你的馬。」他立即說：「我沒有錢，祇能夠借，以後會將馬歸還你的。」

她靜默的坐在石上，作一下子歇息。

「怎麼？你不願意把馬借給我？」他敏感地問。

「不，我……」

她又止住聲音，忽然她笑起上來。

「爲甚麼不在我的屋子裡住幾天？」她建議：「讓他們忘記了這件事，你可以大大方方的往北面去。」

「不，我要立刻走。」

「在我的家裡，沒有人敢碰你一下的，我叫祖母把他們都轟出去。」

「不！」他拒絕着。

「我們有一間小小的木屋子，在樹蔭下面，前面有一口井，我養了兩隻鴨、三隻白鴿、一隻花狗，還有幾隻雞。」

她充滿興緻地告訴他，「早上，太陽還沒有出來，白鴿已經『咕咕』的叫，聲音在兕人的老婆子，那些鷄我們從來不用飼養，牠們遍野走，找自己的食物，吃得又肥又大，還有那些鴨子……噢！那條狗，是一個打獵過路人給我的，已經養了好久，你會喜歡牠，牠的全身黑色，身上三點白斑，所以叫牠三花……」

她說着，說着，那樣喜悅和興

奮。

然後，她呆呆地止住了口，楞然地望住了他。

他向她微笑着，然後，他搖搖頭。

「我知道，那是一個可愛的家。」他有點黯然，「但是我不能久留。」

「我知道。」她緘默地垂下眼皮。

四週死靜，祇有風聲掠過草叢的「悉索」聲。

「如果你沒有在酒樓裡闖禍，那就好了。」很久，她低低的聲音。

他看看她，沒有說話。

「如果你祇是個旅客，就在這兒過路，那就好了……」她用低訴的聲音說：「但是你闖了禍。」

闖了禍？

在她心目中他祇是個打架闖禍，但是，他是一個逃犯，這祇有他自己知道。

「這個村裡的人……」她搖搖頭。

「他們怎麼樣？」

「就是不肯放過過路的人。」她告訴他，「也許是爲了從外面來的人富有，而他們自己貧窮，也許因爲外面來的人勤力，而他們懶惰，也許因爲妒忌，也許是因爲……」

他入神地望着她。

清秀的雙眉，很白晰的皮膚，女性的柔和，混合着男性的剛强，她完全全跟其他少女不同。

「也許因爲他們生性殘忍。」她繼續說。

他咬一咬唇，很沉默。

「那個店主三令，祇知道刮外面人的錢，自然，他不會放過你，去年，他叫人來做媒……」突然她聲音止住了。

「甚麼？」他立即抬起頭來。

「見了我就動手動脚，一次給我咬了他一口，一次給我用手指在他的臉上抓了五條痕。」她爽爽直直地說：「嘿，他可佔不了我的便宜。」

「那麼做媒的事……」

「還用說？」她回答：「還未進門口，已經給奶奶轟了出去。」

「令祖母不喜歡？」

「三令送來的東西，奶奶一手扔在地上，他還是厚着臉皮再來。」

「你喜歡他嗎？」他放輕聲音。

「嘿！想也別想，我死也不會嫁給村子裡的人……」

她突然發覺失言，立即止了口。

他看看她的臉，她馬上將臉轉開去。

他的唇角呈露出一絲微笑，在他的黝黑的臉上，那絲微笑充滿着柔意。

她瞥他一眼，看見他的微笑，那雪白的牙齒、烏黑的眸子，筆挺而濃黑的雙眉，寬闊像豹子一樣的肩膊。

不，三令是比不上他的。

不，仇小寶也比不上他。

不，仇村長也沒有他的英勇。

唔，就是這種過路人，就是這樣的過路人。

她總是每天帶着獵槍上山去，她總帶着一個夢一起上山去。

她夢想總有一天，有一日，她上了山，遇見一個陌生的過路人，迷了路。

那個迷路的陌生人，好看的牙齒、烏亮的眼睛、堅挺的雙眉，寬闊得像豹子一樣的肩膊……

她給陌生人引路，陌生人向她笑了。

他笑了，一手帶她上馬，帶着她離開這個可怕的、孤獨的、寂寞的山村。

那是夢，和那桿長槍一樣，她天天帶着上山。

現在這個夢就在她的面前，他的微笑，就像那夢一樣地充實，一樣地眞切。

「你在想甚麼？」他的聲音。

她甦醒似的睜大了眼睛。

「我們可以走了嗎？」他問她。

她站了起來，用手拍一拍皮帽，伸手把皮帽戴上。

「你冷嗎？」她看看他，「沒帽子，耳朵冷嗎？」

「不，現在還有太陽。」他仰頭望一望西面的山頭。

「走吧。」

她跳下石塊，走在傾斜的草堆裡。

「拉住樹枝，行嗎？」她邊走邊回頭問他。

「行。」他向她感激地一笑。

「……」她站住了脚步，「你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他的笑容消逝了短短的一瞬，然後抬起深邃的視綫。

她圓大的眼睛正注視着他，他唇角的笑容又隱約的呈現了。

「我叫黑虎。」

「我叫金娃。」

她喜悅地歡笑着，跳躍着往山下奔。

「我叫金娃。」

她邊跑邊叫嚷，喜悅的回音，在山谷裡廻旋着。

「我叫金娃，我叫金娃！」

豺狼闖屋　祖孫誘敵

夕陽漸漸轉成了黯紅時，他們走進了山谷的綠蔭裡，抬頭仰望上去，全是密密麻麻的樹枝，紅色的夕陽映在樹枝上，樹幹呈現着深深的褐色。

她挾着槍向前奔走了兩步，顯得特別輕鬆。

「看，看見沒有？」她伸手向前一指，回過頭來。

黑虎的視綫，接觸在前面不遠的那個高坡上，一座陳舊的，用木塊併搭而成的小屋，孤獨地聳立在坡上，一條簡陋的木樓梯由坡上通下。

屋頂的烟囪冒着一陣陣的黑烟。

「奶奶在弄吃的了。」她含笑地跟他說：「跟我來。」

她帶他走到木樓梯前去，有鴨子的「嘎嘎」聲，有母鷄在地上啄食。

木樓梯前是一口古井。

他三步兩脚奔到井邊，提起井旁的大小桶，仰頭喝了兩大口，他放下木桶，才抬起頭來，一下楞了。

木樓梯的梯級上是一條藍色的舊圍裙，圍裙的長度幾乎沾在地上，梯級扶手上是一隻充滿皺紋的手。

他的視綫向上移——一個目光矍鑠，滿頭白髮的老太婆，正站在他前面的梯級上，漠然地俯視着他。

老太婆的唇旁、額前、耳邊佈滿着皺紋，但她的眼神烱烱有光，臉上有令人敬懼的威嚴神色。

她一絲笑容也沒有，站在木梯上面，像一具塑像。

他伸手抹一抹嘴角，回頭去看金娃。

「這是我的奶奶。」她站在他身後。

他再回過頭來，向老太婆微笑一下，老太婆銀白的頭髮在風中飄揚一下，一絲沒表情的回過身，向木梯上走回屋子去。

一頭黑狗自木梯上迎面而下，擦過老太婆脚邊，急匆匆奔向金娃這邊來。

「三花！」金娃滿臉喜悅地叫起來。

三花奔到金娃身邊，踮起後脚站起來，在金娃周圍團團地跳着。

「三花！三花！」金娃一手將狗抱起，走到黑虎面前來。

小狗亂舐金娃的臉，金娃尖叫着避開去。

「看！看見了沒有？」她將牠抱到了他面前，「看，三塊白斑，一、二、三，所以我叫牠三花。」

她伸手將狗遞到他的臂彎去，他默默地退開一步。

「怎麼？你不喜歡牠？」她失望地問。

「你說的馬呢？」他問她。

「馬？噢！」她蹲下身，將狗放在地上，然後站起來露着一張笑臉，「你急甚麼？天也快黑了，吃點東西充飢再說。」

他思索了一會，感到肚子飢餓的「嘰咕」聲。「我想我還是早點趕路，你能施捨一點乾糧嗎？」他低聲地問。

「甚麼話？」她又一叉腰，挺胸嚷起來：「我千辛萬苦把你從山上帶下來，你這樣就走？」

「我……」他退下一步，爲難地垂下臉。

「至少，你也應該進屋去，休息一下……」她的臉馬上立即又露出無憂的微笑，「來，跟我來！」

她「登登登」踏上了木梯。

「你奶奶……」

「噢！」她立即醒覺地向他點點頭，「她老人家就是這樣的，不喜歡外面的人，連村子裡的人也不喜歡，所以我們住在這個山谷裡，她的心腸是挺好的，來！」

她向他伸伸手，他仍然呆站在梯下。

她一沉臉，一手將他的皮衣領一抓，「你上不上來？不然叫奶奶用槍打死你！」她高聲的大叫着。

她的手往上用力一扯，他祇得跟了上去。

木屋子的木門敞開着，小小的木屋裏面冒出一陣陣充滿香味的白烟。

老太婆在屋後烤肉，香氣陣陣。

屋內簡陋而且狹小，在夕陽裡，屋子內更顯得陰沉黯淡。

金娃將長槍向牆角一靠，小狗也往屋角的一張小床一竄，躺在床上的毛皮上懶洋洋地伸一伸前腿。

「坐啊！」她在他肩頭一按，讓他在桌前的木櫈上坐下。

老太婆一聲不響，默默地將一個鐵叉放在火上烤兔肉，睡覺的地方和火堆之間隔着一層黑黑的木板。

香味陣陣地從木板另一面透過來，他嚥了一口唾沫，祇覺得腹部在陣陣收縮。

「奶奶，拿點吃的來！」金娃大着嗓子叫。

老太婆「篤篤」地走到桌子前，一手提着一隻鐵叉子，一手提着一個大盤子。

將盤子放在桌前，將叉上的一隻兔腿往盤上一扔，一聲不響的回頭便走。

「奶奶。」金娃叫住她。

她回過頭來，充滿皺紋的眼角停留在陌生人的臉上。

「這是黑虎。」金娃含笑輕鬆地說：「他是過路的，迷了路，我就……」

老太婆一絲感情都沒有，冷漠着臉，抬起瘦瘦的脖子。

「很抱歉打擾你，我祇想借一

借金娃的馬，立即就走。」他用歉意的聲調說。

「馬？」

老太婆驟然一怔，眼角烱烱看一看孫女兒。

「是啊！我的馬，不在嗎？」金娃立即打岔着：「咦！眞的，怎麼沒見到？噢！對了，叔叔騎去了？」

「甚麼？」黑虎驟然的站起身來，一下子屋子裡都靜寂了。

「你……你不是說可以將你的馬借給我嗎？」他焦急而疑惑地看着金娃，「馬呢？」

「我忘了……叔叔一早來借馬到彭莊去，我完全忘了。」她急促的回答。

「甚麼時候回來？」

「也許……就回來了。」金娃忽然含笑問奶奶：「不是嗎？我叔叔說傍晚回來，把我的馬也帶回來，不是嗎？」

老太婆站在一旁，一句話也沒有說。

她祇站着，用冷冷的，不可思議的神色看着他們。

一陣强烈的失望侵襲着黑虎，他頽喪的在桌旁坐下。

「你擔心甚麼？」金娃很喜悅的聲音：「到了我的家，怎能愁眉苦臉？不！吃了再算，一會兒馬回來了，吃得飽飽的再上馬。」

老太婆猛地掉轉頭走進內室，一句話也不說，甚麼都沒理會。

「你確定馬匹晚上會回來？」他用低沉愼重的聲音問金娃。

「你到現在還是不相信我？」金娃有點生氣，「來！吃嘛，吃！」

黑虎瞥一眼盤子裡的兔腿，伸出手去。

手上積滿泥汚，黑虎立時將手縮回去。

「我想洗洗手，可以嗎？」黑虎問金娃。

「在外面。」金娃走到門邊，向外面指一指道：「在哪兒，有木盆和毛巾。」

黑虎走到門邊，在門邊不遠的地方，安置一個瓦水缸，盛滿冷水。

木盆安置在水缸旁邊，一棵小樹懸着一條繩子，上面有晾晒着的毛巾。

「謝謝。」黑虎踏出門去。

夕陽微弱暗淡，天邊呈現着一片深紫，寂靜的木屋四週充滿歸鳥的吱吱聲。

黑虎仰天看一看頭頂上的樹枝，寧靜地，可以聽到歸鳥飛掠過樹枝的撲翼聲。

他吸進一口氣，深深的挺一挺强健的胸肌。

他有一絲安寧的感覺，不知道爲甚麼，在這個隱蔽的樹林裡，他忘記自己是一個逃犯。

他巡視四週，樹叢都在夕陽裡變得深沉了，泥土是紫色的，那些枯黃了的野草，被夕陽渲染成淡淡的橘紅色。

他踱到木梯邊，母鷄開始回籠了。

這是一個家，他仰起臉來告訴自己。

而他，卻是一個飄泊四方的亡命者，他回過身來，驟然看見站在門後呆看着他的金娃。

她靠在門上，長長的頭髮披在她半邊臉上，光亮晶瑩的眸子正默默凝視着他。

他捲起皮衣衣袖，蹲下去，從瓦缸倒了一木盆的清水。

他將手伸進冰凍的水裡，一雙破舊的靴子輕輕的走到他身邊。

他仰起了臉，見她取起繩上的毛巾，無聲地瞥了他一眼。

他低下頭去洗手，躲避着她的眼神。

她無聲無息地將毛巾的一角沾了水，輕輕的將沾水的毛巾蓋在他臉上，那些被樹枝劃破的血痕上。

她的手是那麼輕巧……

那麼樣地溫柔……

那麼樣的充滿了情意。

他的臉偏開了，默默地咬了一咬唇。

她意外地垂下手來，羞慚而失望地呆着。

「謝謝你。」他用很低沉的聲音說：「不要毛巾，會把你的毛巾弄汚的。」

她看着他，眸子裡有深深的空洞和憂怨的眼神。

「進去，金娃。」他露出一個淺淺的微笑，伸手在她的手背輕輕的拍了一下。

她垂下眼皮，看着自己的手背，然後，她站起身來。

她俯身進入木屋，屋裡比剛才更暗沉了。

「金娃。」一陣低低的聲音在屋裡的木板後喚着。

「是，奶奶。」她立即走到屋外去。

木板後站着奶奶，沉重和嚴厲的神色，令她看來更是蒼老了。

「過來，金娃。」沉沉的聲音。

金娃走到了奶奶的身邊去，一切靜靜的，她似乎能感覺到祖母說的話。

「在哪兒遇見的？」奶奶邊問邊用叉子烤着兔肉，聲音裡一點情感也沒有。

「我不是說過了，在山上。」

她奶奶將叉子上的兔肉轉了一個身，望着爐裡的火。

「你打算將他怎麼樣？」又是毫無感情的。

「……」

「把他留下來？」

「……」

「把他留在家裡？」

「我不知道。」她有點倔强地答道。

「金娃。」老太婆的臉色愼重，吁一口氣，神色肅然地看看孫女兒，「我告訴你，這一次你不能胡來。」

金娃靠在木板上，手指尖順着木紋一下一下胡亂地劃着。

「你聽見了沒有？」老太婆遏不住怒氣，聲音響了起來。

金娃的眉尖一挑，閉一閉唇。

「告訴你，外面的是一個男人，一個堂堂的男人。」老太婆手指往外一指，「你可不能把他收在這兒，你要狗，我就讓你養狗，要鷄就養鷄、要白鴿、要鴨子都可以，但是外面的那是個漢子。」

「是又怎麼樣？」金娃的雙眼一翻，倔强地反問。

「你喜歡，也不能把他留在這裡。」老太婆一臉埋怨之色，「嘿，向他撒甚麼謊，把他留到這兒，這算甚麼話，忘了幾年前……」

「您……」

金娃突然地回過頭來，臉上是一陣冷冷的寒霜。

「告訴您，奶奶，我警告您。」她咬牙切齒地說道：「這一次，您再把我朋友趕走，我就不會饒您，嘿！我無論如何不會寬恕您！」

「你强嘴！」

「幾年前，難道我會忘了？」她充滿憎恨地偏一偏臉，「那個狩獵的人，您明明知道我要跟隨他，您明知我愛上他，嘿！您卻暗暗的把他趕走了，祇留下他的三花，嘿！、難道以爲我會忘了嗎？」

老太婆一陣震驚，一舉手，將叉着的肉那支鐵叉往空中一舉，作勢打下。

「你頂嘴。」

「您敢！」金娃頭一抬，長髮披肩，毫無怯懼地將身子往前一挺。

木屋內一下子寂靜得像墳墓一樣。

爐子裡熊熊的火光映着老太婆和孫女兒，爐裡的火種在「畢啪」地炸着微響。

那老太婆的憤怒僵持了一會兒，終於平淡了下來。

他轉身，將叉子重新放到爐子上去。

「讓他吃一餐，立即遣他走。」老太婆毫不留情的聲音，「不管他跑路、爬山，叫他走路。」

「這您管不着。」金娃向前踏上一步，放輕着聲音，堅硬而有力地說：「奶奶，您再趕走這一個，我死都要拚命。」

老太婆半側過臉來，神色烱烱地，一句話也沒有說。

孫女兒長大了，自己也的確老了，管不管也不了了。

老太婆望着火光，心裡告訴自己。

有時候想想，還是讓她去吧！女大當嫁，將來總得有個家，也該有個丈夫，也該有幾個孩子。

可是兩人相依爲命，怎能捨得她走了？走，也得讓一個正人君子帶她走。

幾年前的那個狩獵者，年紀夠得上做她父親，孫女兒怎能跟他去？

跟了他，又是狩獵，那比兩口子相依爲命好得了多少？

火光熊熊，老太婆緊閉着嘴，一聲不響，心裡卻左右思量着。

金娃在木板上站了好一會，奶奶突然沉靜得有一點奇特。

她瞥了奶奶的背影一眼，轉身走出屋外。

木梯上黑虎正將木盆裡的水倒去，將濕的毛巾在繩上晾好。

「進來吃點東西吧。」金娃站在門邊說：「相信你已經餓扁了。」

黑虎回過頭來，深深地看她一會。

他有一點唐突，他怎麼會這樣的注視她？

他沒有說話，伸手將皮衣袖子翻了一下，一聲不出的踏進屋子去。

黯淡的夕陽照到屋子來了，洒在木桌上，紅紅的，間雜着樹枝的蔭影。

他在桌邊旁坐下，她坐在他的對面，她的臉在夕陽下是粉紅色的。

「吃！」她將盤子推向到他面前去。

他略一遲疑，一手迅速地抓起兔腿，拚命地大咬一口。

她牢牢地看着，似乎很有興緻。

他將兔肉嚥下，又咬了一大口，又再咬了一大口，直到塞得嘴巴滿滿的。

她突然笑了。

他鼓着嘴巴，放下肉腿來。

「你呢？」他問。

「還有哩，奶奶在烤。」她指一指木板的後面。

「你們平日就是這樣的過活？」他問：「吃這個。」

「打到甚麼吃甚麼。」她回答：「還有乾糧，乾糧是村子裏面帶回來的。」

「那你叔叔……一定是去買乾糧去了！」他猜測着。

「是……的。」

他看看她。

他突然的問金娃：「你說……甚麼時候會回來？」

「快回來了。」金娃回答。

「告訴我。」他問：「我應該從哪兒走？」

「首先過湖。」

「有多深？」

「很深，會沒頂的。」金娃回答。

「馬怎能過？」黑虎問得很急。

「有一條橋，祇有一條。」她說。

「過了橋……」

「我會指你該走的路。」

「你……」

「我和你一起過橋。」金娃望着黑虎，「怎麼？你又不相信我了？噯！」

「可是馬……」

「馬被我叔叔騎去了。」她有點不耐煩的皺一皺眉。

木板給推開了。

老太婆從板後出來，瓦盆子裡盛着兔肉，她將兔肉在桌子上一放。

「要逃命，嘿！」她响起亮而且威嚴的聲音：「可沒有那麼容易。」

黑虎錯愕的抬起頭來，老太婆站在面前，仍然是那副板着的臉孔。

「奶奶，他路過，在三令店子裡要了一碗水喝，三令要他三兩金子，他沒有，三令手下和他打起來，金娃立即忿忿不平地一口氣說了出來。

「哦！」老太婆淩厲的眼色瞥了黑虎一眼。

「他無意中又得罪了仇小寶，現在仇村長追尋他。」金娃繼續的說。

「哦！」

老太婆又唔了一聲，再掃視黑虎一眼，臉色稍爲緩和下來。

「所以，他們一羣人你都得罪了。」她喃喃地說。

「他往絕谷上逃，他們用狗追他，我把他從……」金娃怯怯地停了一下口，立即避重就輕地說：「我把他從山上帶到這兒來了。」

「所以妳又走那條峭壁之路了。」老太婆臉色頓時又一沉：「我告訴妳多少次，不准走那條路，妳耳朵聾了麼？命也不要了麼？」

「可是他們追他啊！」金娃一鼓臉頰，放輕了聲音：「也該救救他的命！」

老太婆低思一下，暗自搖搖頭。

「嗯！那批人，」她喃喃地說：「三令簡直是個地霸！仇村長除了忌我幾分外，誰都不能惹上他。」

黑虎望望老太婆，又轉頭不明瞭地看着金娃。

「我奶奶槍法厲害，仇村長就祇對她又忌又敬。」金娃插口說：「奶奶與他向來不和，這才住到這裡。」

「妳嘴巴小心！」老太婆一聲厲喝。

金娃住了口，老太婆沉默了一會。

「沒有人知道妳帶路？」她轉問金娃。

「沒有。」

「那他們追趕到這裡來，可能還有一段時間。」老太婆暗自忖算着。

「是啊！」金娃喜悅着看看黑虎。「所以你吃飽了，休息一陣，打個瞌睡也不要緊。」

「不！」老太婆突然站起身來。

「奶奶，您……」金娃一陣錯愕。

「不，不能躭了，不能躭了！」

老太婆側耳細聽，神色愼重了起來。

「聽……」老太婆接着一陣緊張。

「聽見驚動的鳥聲嗎？」老太婆舉起滿佈皺紋的手掌，示意噤聲。

她細聽一會，沉下臉來。

「有馬來了。」她告訴金娃。

「金娃，出去擋着！」老太婆刹那間，動如脫兔，一手抓住黑虎的肩膊。

「告訴他們我去睡覺。」她吩咐金娃，接着回過頭來：「跟我來，到板後去避一避，小伙子。」

金娃迅速地一手抓起牆邊的長槍，一手開門，一下子又掩到屋子外去。

老太婆掩上門，帶黑虎藏在木板後的爐子旁。

黑沉沉的長板後，老太婆精銳的眼光，立即接觸在黑虎的臉上。

黑虎的眼睛與老太婆的眼睛短促地接觸了一下。

那樣沉重，那樣嚴肅，那樣決斷，彼此在短短的一刹那好像完全明瞭了一切一樣。

「你放心，奶奶，我是不會躭在這兒的。」他用輕得像呼吸一樣的聲音說：「您和妳的孫兒說的話，我剛才都聽見，您老放心，我不會躭在這兒的。」

老太婆沒說話，祇是默默的站在黑暗裡。

「帶她走吧！」突然，是她決斷的聲音。

「什麼？」

「帶她走吧！帶她到天涯海角，讓她跟着你。」老太婆有點憂傷而沉重的聲音：「這個孩子——也長大了。」

「可是，我……」

「我知道。」老太婆一目了然地點點頭：「我知道，你不祇是一個過路人那麼簡單，我這個年紀什麼人沒看見過？」

「我……」

老太婆舉槍對着仇村長吼道：「今天決不饒你……」

老太婆搖搖頭，顯得很乏力，很煩躁，在那冷冷淡淡的神色後面，却又充滿了仁慈和藹。

「別告訴我你的來歷，我也不想知道。」她停頓了一會兒，又堅決地道：「祇是……帶她走！」

是那樣的奇詫，老太婆完全變了，變成另外一個人，另一種主張，她道：「一顆種子，自己生長，像一隻小鳥有了翅膀自己會飛翔，而老的，就像一隻蠶蛾，產下了卵，漸漸的死亡。」

一陣深深的憂傷，在黑虎的心際擦過，他低下了頭，默默地搖搖頭。

「我的孫女脾氣强蠻，家務也不太會做，不過心地善良，捨己爲人。」老太婆輕輕的說：「很聰明，也孝順，這種狩獵生涯，對她也不太適宜。」

「奶奶，請您明白……」他哽咽住了。

「她說喜歡進村子去，可是我不喜歡，她從來不去。」老太婆眼中呈露着一層薄薄的，安慰淚光的讓她去一次，她回來就說：『奶奶，村子裡的女人很漂亮，頭上有紅紅的繩子束辮子。』我說那是紅絲繩，她很喜歡，可憐，這兒連半根繩子也找不出來。」

她搖搖頭，有點黯然。

「村子裡有許多人喜歡她，那個三令，那個仇小寶，都要娶她，都是她打獵時遇見的。」

他點點頭。

老太婆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緊緊地握了一握。

「都拜託你了。」她兀自點點頭。

「奶奶……」

「天保佑，走不走得掉，都要靠運氣。」老太婆嘆了一口氣。

「奶奶，那匹馬……」

老太婆仰起頭來，緊閉着唇，忽然向他搖搖頭。

他一陣寒慄。

「什麼？」他愕了。

她轉過臉去，又搖了搖頭。

「您……您……您說什麼？」黑虎睜大着雙眼睛。

「沒有馬，我們根本沒有馬。」

老太婆低低的聲音。

他倒退了一步，靠在木板上呆住了。

「可是她爲什麼？」

「她要你跟着她回來，這個孩子，要什麼就非要不可。」老太婆搖搖頭：「她要白鴿，就去村子那邊偷，要鴨子，又去別人池塘去捉！唉！她這一次撒這樣大的謊。」

他有一點昏厥的感覺。

唯一的期望就是那匹馬，然而

卻是一個謊，一個那樣大的謊。

那他就在這兒幹什麼？

他千辛萬苦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他的心頭莫名地充滿了憤慨，似乎是一種被人玩弄了的感覺。

一下子，四週沉寂了。

遠遠的，傳來屋子外木樓梯下的叫聲，是金娃的尖叫聲。

老太婆與黑虎互相覷了一下，老太婆首先從板後出來了，悄悄走近窗隙旁去。

黑虎貼緊牆壁，一點點向門邊移近。

從門縫隙張望出去，金娃雙手握槍怒氣衝衝地站在木梯的最後一級。

一匹黑馬拴在樹蔭，一個青年正在跟金娃不斷地爭執。

黑虎凝神一瞥——鹿皮外衣，棉布袴子，竟是店主三令。

「我說不准進屋，就不准進屋。」金娃一臉怒容，雙手用槍嘴指住三令。

「非進不可，我要親口告訴妳奶奶。」三令作勢要從木樓梯擠上來。

「不准！」

金娃一聲嬌叱，雙腿一分，阻住樓梯的整個入口。

「告訴你，小娘子，不准我進屋，準得有道理！」三令懷恨在心一歪嘴唇。

「嘿，你敢進來，奶奶會再把你像做媒那樣的轟出去。」金娃冷冷嘲笑了一下。

「好，我祇是先來通知妳，要妳小心。」三令叉一叉腰，露出一臉無賴相：「待會兒仇村長就到，看妳硬得了什麼！」

「哼！都是飯桶，一個人打一場架，就全批武裝到處亂撲，什麼大不了。」金娃雙眼一翻：「去，我沒空跟你嚕囌！」

「好，警告妳，走掉的叫黑虎，是個逃犯，殺過人，搶過貨！」三令轉過身去：「妳們兩個小心點。」

「啊……」金娃祇覺得耳邊嗡嗡的响，驚悸地倒退了一步。

三令敏感地回轉身，狡猾地望望金娃的神色，抬一抬眉。

「噢！勞煩你……要一口水。」他裝腔作勢地說。

三令趁勢上前一步。

「下去。」金娃槍嘴往他一頂，他頓時躍退了一步。

「水啊！嗳，要水啊。」他嚷叫了起來。

「瞎了眼啦，井不是在這兒。」金娃一指梯旁的那一口井。

「這水怎能喝。」

「不喝就滾。」

「好好好。」

三令走到井邊，一手挾槍，一手提起水桶，喝了一口井水。

「咦……嗳……」三令一望井底，突然地抬頭高叫起來：「快來，看，妳的三花掉在井裡了。」

「什麼？」

金娃一驚，急急從梯旁奔往井邊。

三令趁她不備，閃電似的直衝上木梯。

「喂！你……」金娃急嚷起來：「站住，站住。」

三令已經竄上樓梯，提起右腿，一脚猛力地將掩着的大門一踢。

木門「砰」地敞開，門內赫然站着神色凜然的老祖母。

「大膽！」老太婆目光銳利地上前一步。

三令出其不意地退了一步，眼球卻迅速地向屋裡溜溜的一轉。

「幹嗎？」老太婆厲聲問道，身子往門外一擋。

「村裡走脫一名逃犯，仇村長命令我來搜。」三令握一握手中的槍，理直氣壯地答。

「村裡逃了犯人村裡找，到此地來騷擾什麼！」老太婆雙目一瞪，勢不可擋。

「但是，仇村長……」

「仇村長，嘿，告訴他管村裡的事，這裡的事情他管不着。」老太婆向木梯下一望：「金娃，上來。」

金娃氣衝衝的登上樓梯，怒目相視，往門口一擋。一老一小在木門口擋阻，威風凜凜，這使三令不得不壓低聲音與傲氣來。

「好，就讓仇村長自己來。」他忿忿地說出一句。

轉過身去，三令無意中瞥見了還存着水漬的木面盆。

他的眸子一斜，立即又看到了掛在樹枝上的細繩，還有上面的毛巾。

他思索了一會，用手一抓毛巾，還是濕濕的，用神察看，毛巾上有淡淡的，絲絲血漬。

他冷笑一聲，回過頭來。

「好哇，叫他出來。」他又一叉腰，瘦長的脖子向前一伸：「我知道他在屋裡。」

金娃怯怯的看看祖母，老太婆向前一挺。

「滾下去！」她怒叫着。

「嘿！騙得了別人，可逃不了我的眼睛。」三令乾笑了一下：「毛巾上的血漬那兒來的？」

「我剷野兔留下來的。」金娃插嘴道。

「好，嘴別刁，一會兒讓仇村長來！」三令狠狠的轉過身，接着暗暗咒一句。

「他媽的。」金娃忍捺不住，向

前一躍，向他臉上就揍。

「妳……妳這野種。」三令着了一掌，反手一抓，緊捏着金娃的手腕。

「你滾！滾！你這無賴，惡霸，賤種，你滾不滾，滾不滾！」

金娃哇哇地邊叫邊嚷，拳打脚踢，用牙向三令的手背咬去。

三令抵擋不住，奮勇將金娃一推。

金娃被推，退倒在門邊，三令趁機向木梯下一躍，竄上馬去，轉眼間跑得無影無踪。

老太婆看着馬匹遠去，回頭看孫女一眼。

金娃抹一抹臉上的亂髮，一臉氣憤。

「仇村長立即會來，快進屋去。」老太婆臉色沉重地吩咐。

金娃無聲地看着祖母，老祖母向她淡淡的一笑。

笑得那麼安詳鎮定，似乎早已成竹在胸，絲毫慌張的情緒也沒有。

金娃踏進屋子。

才踏進門去，一隻强健有力的手猛地從門後伸出，一手扯住金娃的頭髮，向屋內一推。

「啊！」

金娃一聲大叫，黑虎緊揪着她的頭髮，舉手狠狠的摑了她兩下耳光。

「啊！你……」

「妳這騙子，騙子，馬呢？馬呢？妳沒有馬？妳卻騙我？」

黑虎咬牙切齒地舉手作勢搥擊，老祖母一手擋住。

「住手！」老祖母大喝一聲。

黑虎像從惡夢中驚醒，怔呆了一會，終於失神的放下了手。

金娃的身子一陣蜷縮，捧着被摑紅了的臉，一下子嗚咽起來。

「不准動手動脚，人家是個大姑娘。」老祖母低喝道：「現在還是吵鬧的時候嗎？」

金娃伏在小床的羊皮上，掩着被摑的臉輕聲不絕的啜泣着。

一陣憤怒之後，黑虎看看自己的手掌，默默地有一點兒後悔，老祖母瞥一眼金娃，忍不住走到床邊去伸手輕撫着孫女兒肩頭。

「金娃……我……」黑虎得得的上前一步。

「走開。」老祖母一聲高喝：「誰敢碰我孫女一條汗毛？你這畜牲！」

老祖母厲聲怒責，黑虎垂下頭，咬一咬唇，猛然轉身向屋外便闖。

啜泣着的金娃霍地跪起身來，閃着滿含淚水的眸子。

「站住，你往那兒去？」她急劇地嚷。

他站定了，背着身，站了好一會。

「再見！」他沒有將身子轉過來，用沉沉的聲調簡短地說。

「站住！」金娃霍地跳下床來，直衝過去一手拖住了黑虎的手臂：「你不能走，不能獨自走，你這樣走，是等於去送死。」

老祖母呆呆的坐在床沿，抬起她惘然而空洞的眼，佈滿皺紋的眼角裡淡淡地泛着一層淚光。

「你把我作弄得還不夠？妳要把我怎麼樣？」他用憤怒的，卻又不响亮的聲音問金娃。

「我帶你過去，帶你過湖，過了湖，再帶你翻山。」她用急促而充滿信心的聲音說：「我認識路，祇有我知道，祇有我能帶你出去。」

「她拚命地告訴他一切，但是她祇看見他在輕輕的搖頭。

「妳說有馬？馬呢？」他問：「妳說能帶我出去，帶到那兒？」

「請你相信我，相信我。」她焦急地咬唇說：「我說有馬，因爲在山上你不相信我，而我要把你帶回來，所以我說謊，請你相信我，我眞的沒有惡意。」

「帶回來？」他偏過臉來：「妳把我帶回到這兒來？」

「是的，是的。」她急急地點頭：「因爲我要和你在一起，我……」

她在那一剎間嘆息了。

他烏黑的眸子開始接觸在她的臉上，是那麼地莫測，那樣地疑惑和好奇。

「我……會把你救出去，相信我，黑虎。」停了一會，她用一種很成熟，很堅定的聲音。

那樣地誠懇，可是他仍然搖着頭。

「不，妳不認識路。」他斷然地說。

「你……不相信我？你不相信我知道這山區唯一的途徑？」她張嘴失望地低叫起來。

他閉着唇，緊緊地，他看她好一會。

「不！」他回身向門外走去。

「她知道。」

一陣低低的，沉重而坦然的聲音，黑虎錯愕地回轉身，老祖母緩緩地從床沿站起來，踏着穩重的脚步走到黑虎的面前。

「她知道！」老祖母突然用一種很柔和，柔和得像親人一樣的神色注視黑虎一會，然後向她點點頭：「她知道，祇有她知道。」

黑虎失神地看着金娃，金娃一副期待着緊張而熱心的神色，令他的心弦暗暗的震動了一會。

「跟她走，孩子，她會帶路。」

老祖母瞇一瞇眼，充滿皺紋的手在黑虎的手背上輕輕的拍了一拍。

親切得像親人一樣，黑虎無聲

了。

「不相信她，得相信我。」老祖母慈祥地仰起頭望着陌生人一眼，向他點點頭。

他又在注視金娃，一絲希望呈現在她圓而明亮的眼睛裡，她滿懷渴望地向他怯怯地展露出一絲絲微笑。

「金娃，把妳的鎗拿來。」老祖母吩咐着。

「是的，奶奶。」金娃興奮的竄到牆角，喜孜孜地提起長槍，遞給老祖母。

老祖母接過長槍，緊緊地，憐惜地看看槍身，突然迅速地將槍向黑虎手裡一遞：「拿住。」她帶着命令的口氣。

黑虎俯下看一看槍柄，意外感激的抬起頭來。

金娃站在他的身邊，甘心情願的微笑着，她與他為了這柄槍而拚命搶奪過，也幾乎成了敵人。

可是現在，槍在他的手裡。

「走！現在走，現在就走！」老祖母斷然地說：「金娃，帶他走！」

「好！」金娃轉身，走到床邊，蹲下身在床底的箱子裡摸索着。

一下子，她又站起身來，將一隻皮水袋和兩支蠟燭往黑虎身上一塞。

「拿住。」

「蠟燭！」他看看手裡：「山風裡怎麼點蠟燭？」

「你別管，要逃命，聽我的話去做！」金娃提起皮帽往頭上一戴：「走吧！」

兩人抬起頭來，才發現老祖母失了踪。

「奶奶。」金娃低叫嚷着。

不一會，老祖母從木板後緩緩的踱出來，手裡拿着了一個包袱，還有一件又大又寬的羊皮衣。

她默默的將包袱往桌子上一擱，手裡將羊皮衣抖開了。

「是妳爹留下來的衣服，」老祖母將羊皮衣搭在孫女的肩頭：「夜裡山風很大，披上吧。」

「奶奶！」

金娃心中一凜，那件皮衣是父親死後唯一留下來的東西，奶奶一向收藏着，視同珍寶，她怎會把皮衣披在自己的身上？金娃突然疑惑不定。

老祖母回過身去，又拾起桌面上的包袱。

「奶奶，您也去？」金娃低着聲音問道。

「我老太婆還跑得動嗎？」老太婆淡然地一笑，提着包袱走到黑虎的面前來。

她將包袱往黑虎身上一背，漸漸抬起頭。

「都是我孫女兒的東西，你就替她拿了。」老祖母柔聲的說。

「奶奶！」金娃一陣高叫，黑虎頓時楞住了。

「走吧，孩子，為了妳自己，走吧！」老祖母的眼眶裡充滿了一層薄薄的淚光：「我照顧不了妳多久，妳就在這兒，也只是為了我……我知道。」

「奶奶，您……」

老祖母慈祥的臉上呈現溫和而幸福的微笑。

「妳一向喜歡城市，那些乾淨的街道，那些大屋子，妳說看見也好，還有，那些頭上戴着紅絲繩的大姑娘，跟他去，金娃，妳也長大了，應該走了。」老祖母用顫動的聲音對孫女兒說。

「不，奶奶！」金娃猛然衝口大叫。

「傻孩子，妳不是剛才還說喜歡他嗎？」老祖母伸手拍拍金娃的肩膊：「他會帶妳到城市裡去的，會買紅絲繩給妳的，會讓妳看許多許多的地方。」

「不！不！」黑虎將手裡的包袱往桌面上一扔，堅決地呼喝起來。

金娃含着淚珠的眼睛望向黑虎，心中一陣慌張。

「不，我不能把妳的孫女兒帶去，不！」黑虎將頭一擺，緊緊握拳。

「什麼？」老祖母直竄了起來，伸手狠狠地往黑虎臉上一摑。

「奶奶！」金娃大叫。

「啪！」地一下，屋子裡驟然沉靜得死寂一樣。

黑虎垂下了頭，緊緊地咬了一下牙關，久久沒有抬起頭來。

「畜生！」老祖母心疼欲裂的聲音。「我把我的一切給你，難道我的金娃就不配嗎？」

金娃微張着嘴一時楞了，默默地，一顆晶瑩淚珠在她的眼角裡垂下。

「還是你自己不配？畜生。」老祖母握拳往桌面一擊：「你是一個男人，她能救你逃生，你就不敢帶她走？」

黑虎突地抬起頭來，堅毅而且倔强地咬着牙根。

「好，我帶她走。」他斷然的道。

低低的哽咽聲响起，金娃用手掩着自己的嘴，盡力不讓自己的哭聲洩出來。

老祖母直視着黑虎，欽佩地點點頭，神色强硬的向他笑了一笑。

「金娃，過來。」她又叫。

「是的，奶奶。」金娃邊應邊含着淚，走到老祖母的跟前。

老祖母憐惜地用手抹去金娃臉上的淚痕，深情地凝視着她。

「上兩次，我把妳帶回來的男人趕走，是因為他們都不是妳應該跟隨的人。」老祖母點點頭：「這一

次我讓妳去了。」

老祖母回過頭來一看黑虎，又跟孫女點點頭。

「不管他怎麼樣，他的心一定是善良的，我看得出。」她告訴了孫女。

「奶奶。」

「妳一定要對他像對妳爹娘一樣，記住嗎？」

「奶奶，不，我不離開妳，我不要離開您！」金娃哭泣倒在奶奶的肩膊上。

「在人前哭，成什麼體統？」老祖母一手將她推開：「傻孩子，就在這兒，我要是有什麼三長兩短，誰照料妳？這樣祇有令我放心，以後，這些事情一過去了，你們可以隨時來看我。」

「奶奶。」

「不要婆婆媽媽。」老祖母臉色一沉：「還不快走，就在這兒哭什麼喪，把眼淚抹乾了吧！」

金娃急忙用手抹去淚水，哀傷地看着老祖母。

「走哇！走！」老祖母一反臉，順手拉開木門。

遠遠的，在寂靜的夜裡，樹叢中有鳥羣驚飛之聲。

「快，仇村長那幫人來了！」老祖母神色大變，一手將金娃往外一推。

「走！跟金娃走，快！」她催促着將黑虎推出門外，急急地將門一掩。

木樓梯上一前一後的脚步聲迅速地消失了，夜仍然是那樣地寂靜。

老祖母仍然靠在門背上，望着屋角淡淡的火光，天已經全黑了，她遲鈍地走到牆邊，取起燭盤，將火點上。

達達的馬蹄聲近了，近了，近了……

馬匹停在木屋下面，一陣混亂聲，夾雜着狗吠的聲音，人們紛紛議論着。

脚步從木樓梯上來了，是一個人的靴子聲，重重的，毫無怯懼地。

木門砰然地被踢開，門外是持槍待發的仇村長。

屋子裡，燭光搖曳下，桌邊坐着白髮蒼蒼的老祖母，老祖母神色漠然，冷冰冰的視綫，一動也不動的盯在仇村長的臉上。

「把犯人藏在哪兒？」仇村長粗暴的問。

「找我這個老太婆，也犯得着帶槍？」老祖母一開口，詞鋒尖銳。

「別裝蒜，人呢？」

「進來搜！」

仇村長目光銳利地向屋內瞥了一眼，放下槍來。

「金娃呢？」

「怎麼？」老祖母眼睛向上一翻，是你兒子托你老頭子來做媒？」

「嘿……別裝蒜啦！金娃呢？帶逃犯走了？」

「金娃打獵去了。」

「半夜裡打獵？」

「日裡打不到，明天餓肚子！」

「唔……」仇村長的視綫立即瞥在桌上面的兔肉上。

老祖母冷眼一瞥，毫不在意。

「到那兒去打獵？」仇村長接着問。

「笑話，去有野獸的地方去。」

「老婆子！」仇村長寒臉一沉：「別嘴刁，告訴妳，逃掉的是犯人，殺人劫貨，妳孫女兒可要上當了。」

「犯人？」老祖母鼻子哼了一哼，說：「嘿，金娃的爹難道是犯人？你『啪！』的一槍，可打得眞準啦！」

「…………」

仇村長神色突變，狠狠的瞪了老祖母一眼，轉頭就下樓去。

「搜山，點火把，搜山！」底下傳來了仇村長的命令。

「搜山！」

「搜山！」

人聲雜沓，馬蹄聲紛紛走遠。

在燭光中老祖母呆坐着，看着火光，她漠然地，淺淺地一笑。

槍殺仇人　捨命救孫

從爬荊棘的山側前進，夜裡的北風刺骨，金娃在羊皮外衣腰際扣上皮帶，小心翼翼地撥開前面的樹枝草叢，回過頭來。

黑虎隱藏在後面的樹叢裡，在黑暗裡祇露着他黑臉上的兩隻閃閃生光的瞳孔。

「看，前面。」金娃低壓着聲音。

黑虎低着身掩到金娃的身邊，樹叢不遠的地方泛光點點。

「是那個湖？」他低嘆起來。

「看，右面。」金娃的臉幾乎貼在他的肩膊上，神色緊張地告訴他。

右面，在反着銀光的湖面，呈現着一條長長的，窄窄的木橋，夜裡，那條孤單簡陋的木橋，顯得特別冷酷和陰森。

靜悄悄的，四週一絲動靜也沒有。

「仇村長已經懷疑我會領路，他勢必會到橋頭來截路。」金娃道：「我帶你走的是捷徑，沒有人知道可以由這條路到湖邊來，走！趁他們的馬匹還沒有到之前過湖。」

金娃竄身向前一衝，黑虎反手猛力地將她手肘扣住。

「別去！」他粗豪的聲音。

「……」金娃睜着錯愕的眼睛。

他凝視着她，在深夜裡，在寒風中。

「謝謝妳的關懷。」他的聲調突然放得很柔和，柔和得令他自己也難以相信：「謝謝妳引路，以後的路我可以自己走！妳……回去吧！」

「什麼？」金娃臉色突然一沉，反手將他的手揮開：「你敢？」

「金娃！」

「你好沒良心，」她雙唇顫動地尖叫起來：「過了湖，你沒了我就能逃嗎？呸！你過湖，他們也會過，沒有我指路，你怎能活？」

「金娃，妳不明白我的意思。」

「你不是看見他們來勢洶洶嗎？你知道嗎？祇要仇村長一下令開始搜山，格殺勿論，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殺你。」金娃氣憤地轉過臉去：「枉我這樣待你，現在叫我那還有臉回去？」

「……………」

「嘿！你以爲我眞的配不起你嗎？」她一嘟嘴：「仇村長的兒子，嘿！就會娶我，還有三令，做做酒樓老闆娘不好？偏偏要跟你這個無賴在一起！」

「金娃，妳不明白，一點也不明白。」他伸手去緊緊握着她的手。

她的手冰冷，這樣的冬夜裡，她一定冷壞了，他緊緊抓着她雙手，將她的手拉到自己的懷中去，那樣能令她暖和。

「妳是奶奶唯一最親的骨肉，知道嗎？」他深深地凝視着她：「妳眞這樣忍心拋下她就走？」

金娃垂下眼蓋，無聲而倔强地偏過臉去。

「奶奶比我還能幹，她什麼都能做。」她用很低的聲音反辯着。

「但是她老了。」

「誰說的，不准說我奶奶老！」她一抬頭，充滿了惱恨地警告。

「還有，」他回過眼去看了看橋畔：「前面的路，他們隨時可能……那是很危險的。」

「你把我金娃看成什麼人？」她雙手一縮：「我帶你來，我就會怕死嗎？告訴你，你去不去？我帶你走捷徑就是要你在他們趕到之前過湖，你去不去？你說！」

黑虎垂下了自己雙手，呆呆的站了一會。

一陣莫名的憂傷在侵襲自己，也許那是快樂，也許那是傷感。他不知道怎麼樣去形容，因爲他從沒有嚐過和試過。

「爲什麼要待我這樣好？金娃，我祇是一個……陌生的過路人。」他帶着一點絕望的聲音說：「你到底去不去？去不去？」

「妳告訴我，這樣做爲什麼？」

「我喜歡！」她睜大眼睛：「你，去是不去？」

黑虎站在她面前，像失神似的微笑了。

「我去。」他點點頭。

她繃緊着的臉開始露出笑意，是那樣溫和與可愛。

她扭過頭，輕輕地撥開樹叢，伸手向黑虎一揮。

鑽出樹叢，初升的新月銀光洒在他們的臉上。

沿着樹叢在湖邊奔，四週萬籟無聲，木橋伸展在前面，象徵着自由，象徵着生命與幸福。

他們向前奔，向前跑，終於他們的脚步在那條簡陋的，却又令他們充滿信心的木橋上。

他吸進一口氣，橋下是一片水光，橋前，是另一岸。

金娃仰起臉，在銀光下，她喜悅地伸出雙手。

「金娃！」他低喚。

她回過頭來，含着風采飛揚的目光。

「金娃。」他伸手將她一拉，讓她的臉靠在自己的胸膛上。

「不！」她立即將他推開了。

他疑惑地看她，她急忙地解開她腰際懸着的皮水袋。

「我差點忘記了盛水。」她匆忙地說：「你在橋柱邊躲一躲，我立即就來。」

她轉身向湖邊奔，踏過碎石子，她蹲下身去，將皮水袋的口子浸進水中。

卜卜卜响起輕微的水泡聲，金娃望着水裡的銀色氣泡，心裡喜悅，興奮而且慚羞。

剛才的擁抱，他緊緊的手，强而有力的勁力，還有那厚厚的，充滿維護力的胸膛。

是爲了感謝而抱她？還是爲了……

如果他喜歡她，又爲什麼總要把自己遣開？她呆呆的望着水面，一聲聲地在自問着。

她有一點失神，驟然，銀色的水面反映着一支黑黑的長長的槍嘴——那槍嘴正指在她的腦後，她這才驚醒過來。

一雙長長的腿接着在水面反映出來了，身後的人走近了一步。

「起來！」低沉而充滿痛楚的聲音。

她望着水面楞了一陣，突然驚慌地回過身來。

在月光下，那麼清晰，那麼地接近，長長的身形，有點蒼白的臉——提着槍的仇小寶！

他看着她，用他那傷神的，碎心的眸子。

金娃呆呆的，緩慢的站起身來，盛着水的皮袋無聲地從手裡滑了下去，跌在石子上。

從那一年起，那一年金娃由一個嬸嬸帶進村子那一年起，他幼小的心靈上已經烙上了金娃的影子，之後，一年一年的成長，金娃影子一年比一年的深刻。

仇小寶永遠不能忘記金娃，之後，她狩獵的時候他又遇見了她，他幫忙她射了一頭野鹿。

他很愛她，是無聲的，羞慚的、含蓄的……

但是現在，她却幫助另一個男人逃命，一個她素未謀面的男人。

仇小寶手裡握着槍，緊緊地，雙手滲出了汗。

他望着她，緊緊地咬着牙根，顯得那麼的頹喪。

「妳不是被迫帶路的，是嗎？」他茫然的聲音。

一向當他看着她的時候，她很能容易地看出他的瞳孔裡的一切，但是這一刻，他的眸子是那樣地黯淡，黯淡得有一點悲慘！

「告訴我！」他突然响亮地喝問。

「不！」她倔强地仰起頭來，「我自願。」

他定着眸子，他臉上的肌肉一下子全部都僵硬了。

「是自願的。」他低喃了一聲：「爲什麼？爲什麼？」

「小寶！」

「別叫我的名字！」他憤恨地怒喝。

「你們爲什麼對他這樣的迫害？小寶，他祇不過在村裡打一場架，也不值得你們這樣。」金娃焦急地輕聲的央求着。

「打一場架？金娃，他是一個逃犯，他殺過人，逃了獄，妳不知道？」

「不，不，你們說謊，騙人。我不會再相信你們的鬼話！」金娃仇恨地怒叫起來：「你們想把一個人置於死地，就把一切的罪名套在他一個無辜人的頭上。你們一向都是如此，嘿！當年我爹不也是因此而給你父親……」

「住口！」小寶一聲叱喝。

「你知道！你知道得清清楚楚！」金娃理直氣壯地反辯着：「你知道你的父親，比誰都清楚，爲了保持他村長的地位，他什麼都幹，而你，你祇是躲在母鷄的翅膀下的小鷄。」

「妳！」

他忿忿地提起槍來，她向前一挺。

「你敢！」她威嚴地說。

他濕濡的手有些震動，看着她大而充滿靈氣眸子，他痛苦地放下槍桿。

「他呢？」他沉聲問。

「你要把他怎麼樣？」金娃低聲

地問他。

「把他押回去，使妳自由。」他簡短地說。

金娃看看四週，風吹草動，靜寂寂地，仍然沒有出聲。

「你父親呢？」她問。

「帶了一批人搜山，我從村子裡直接趕來到這兒來，我知道他會過湖的，想不到……」他放輕聲音：「妳竟然帶他過湖。」

金娃瞥一瞥四週。

「只有你一個人？」

「幾個夥伴聽說黑虎藏在妳家，趕到妳的木屋去了！」小寶將聲音放到最輕的說：「金娃，把他交出來，別令我難做，妳知道我……」

金娃突然轉身，邊奔邊放聲大叫：「黑虎！跑！往對岸跑！沒有別人！跑！逃！逃得快些！」

尖厲的叫聲在山谷裡迴旋着，仇小寶臉色一沉，躍身向前一撲，一手揪住金娃的脖子。

「妳！妳這賤貨。」他咬緊牙關。「啪啪！」地伸手摑了金娃兩個耳光。

金娃跌倒在石地上，小寶垂下手，看看自己的手心一下子楞了。打了她了，打了她了，怎麼可能？怎麼捨得？」

他的心像承受着刀絞，他的眼眶內有一點模模糊糊。

「丟下槍，別動！」

一陣低沉的聲音，有力的，渾厚而無懼的聲音在小寶身後響了起來，接槍嘴指住仇小寶的背脊上。

仇小寶失神一刹那將長槍往地上一扔。

「黑虎！」金娃如獲救星似從地上爬起來，歡悅地低叫。

「把槍拾起。」黑虎吩咐金娃。

她急忙拾起仇小寶的長槍，倒退了一步。

「向橋邊去，金娃。」黑虎用槍指着仇小寶，邊吩咐金娃。

金娃擔心地望着黑虎，倒退兩步。

「走啊！金娃，我隨後就來。」

黑虎眉心一皺，發狠地命令着。

金娃一咬唇，扭身迅速奔到木橋上。

黑虎遠遠瞥見橋上的金娃一眼，用槍嘴向仇小寶背脊上頂了一頂。

「現在，回過身去，不准看。」

他沉聲吩咐道。

小寶還未轉身，突然地，無聲無息，另一支槍管輕輕地在黑虎後頸上一指。

「想逃？嘿嘿嘿！」

一陣陰森可怕的笑聲。

「舉起手，扔槍！」黑虎背後的聲音：「黑虎，今天你命該絕了。」

仇小寶回身一手奪去黑虎手中的長槍，背後提槍的人走到黑虎面前來。

鹿皮外衣，一副可惡的、傲氣的而陰森的笑容。

「三令！」仇小寶感激而又有點慚愧的聲音：「我爹呢？」

「跟着來了。」三令頭一抬：「來，先結束這個小子！」

他一扳槍掣，子彈上了膛，向黑虎腦袋部位瞄準。

「不，要生擒的，我爹爹說！」

仇小寶將槍一擋。

「嘿！你爹，你爹！」三令一臉鄙視：「我抓到這條賊，我來處置。」

「你！」

「不，不，不！」

遠遠的風聲裡傳來一陣求饒的聲音，金娃瘋狂地在黑暗裡奔了出來，伸手猛搖着。

「不，不能殺他，不能殺他！」

金娃的皮帽在風裡跌了下來，長髮在黑暗中的狂風裡飄盪。

三令眼神一定，唇角牽起狠狠地一笑。

「不，不能殺他！」金娃奔到面前奮身一衝，用自己的身體擋在黑虎面前。

「金娃，妳！」黑虎一手擁住金娃無聲地哽咽了。

風在刮着，掠過耳邊一陣陣慘厲的號哭聲。

三令神色深沉地注視金娃一眼，臉色僵硬得像凝固了的黃蠟。

那樣美的，那樣倔強的金娃，在他的心裡就是唯一的美人，一次又一次地要得到她，討好，做媒，給她整間酒樓，她都不要，她越不要，他越想得更加厲害，可是，她現在却用自己的生命來掩護着那個逃犯！

一陣酸氣直往三令鼻上湧，他的眼色更深冷了。

金娃看得出他眸子裡的殺氣，她吸進一口氣，但手阻擋在黑虎前面。

「不！三令！不，不准殺他，要殺，先殺我。」金娃的叫喊聲。

三令舉起槍來唇角的笑意更森沉了。

金娃驚惶地睜大眼，黑虎迅速地將她一扯，把她扯在身後。

「殺吧！」黑虎胸前一挺。

「不，不！」金娃瘋狂一般地往前一撲：「三令，不，求求你，讓他走，讓他過橋去，我嫁你，我嫁你，讓他逃命，我什麼都應承你了。」

三令的槍柄已在眼前，突然地，他遲緩了下來。

「金娃！」站在一邊的仇小寶突然激厲地，痛楚而絕望地低叫出來。

三令眼尾向仇小寶一瞥，立即

又警惕地用槍指着黑虎。

「三令，我嫁，我嫁給你。」金娃搶天呼地哭喊着。

三令眉尾一抬，臉上的笑意開始得意了起來，突然……

「嫁！我沒有答應，誰敢嫁？」

一陣穩定而沉厚的聲音，在黑暗中傳了出來，接着，黑暗中一個影子向前呈現出來。

白白的頭髮在夜裡飄盪，充滿皺紋的嚴肅臉孔，手上長槍一支，威風陣陣。

「奶奶！」金娃驚叫起來，聲音喜悅，而又恐懼。

「傻孩子，過不了湖？嘿，奶奶幫妳。」老祖母臉上短促的一笑，突然又轉過臉去：「三令你好放肆，要我孫女，你可沒有那種福氣！」

「老賊婆，妳敢擋我？」三令殺氣騰騰地面對老祖母。

「要擋就擋，你敢攔我？」老祖母跨上一步，手中的獵槍握得緊緊的。

「老婆子，妳老眼昏花。」三令邊說邊將長槍迅速地往上一提。

「奶奶。」金娃淒厲地嚎叫。

「砰！」

槍聲一響，祇見老祖母手上一抖，三令槍還未發，哼也沒哼一聲，便滑倒地上。

「三令！」仇小寶略一定神，向上撲去。

「站住！」老祖母一聲厲喝。「仇小寶，別插手，站在一旁。」

仇小寶睜眼注視老祖母一會，在黑暗裡呆着了。

金娃含淚向奶奶身邊撲去，黑虎俯身一手將長槍抓起，握在手中。

「奶奶，謝謝您……謝謝您……謝謝您……」金娃伏在奶奶肩頭低聲抽搐着。

「孩子，走，立即就走。」老祖母向黑虎打眼色，黑虎無聲地上來拖金娃的手。

「奶奶。」

老祖母將頭一偏，硬着心腸不再看任何人一眼。

夜裡的風，刮得淒涼。

靜幽幽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跨上木橋，黑虎拖着金娃迅速地向木橋另一頭直奔。

仇小寶含着淚光的眼睛向木橋的那一方遙望着，她終於去了，去了，不再回來了，跟着另一個不認識的不知道的人……

老祖母放下槍來，木然地踱到三令的屍體身邊，用脚尖將三令屍身一翻，看了一眼，他緊閉着的眼睛。

「你作惡多端，我想殺的不是你。」她自語着：「我一直要殺一個人，却不是你，不是你……」

風像是哭的一樣刮了起來。

馬蹄聲自遠而近，人聲和火光一點點地越移越近，越來越近。

一匹白馬騎着仇村長，後面的馬上是禿頭酒保，再後面的，掉了門牙的大漢，再後面，另外兩個酒樓裡的彪形大漢，而後面，鬨鬧的村人……火把照耀着整個湖邊。

老太婆提槍向前一站，在烈風中英武無比。

馬韁一扯，白馬前蹄向上微微提起，馬上的仇村長已一躍下馬。

後面的馬擁了上來，成一排地戛止了，人聲靜止一會，火把光裡，有狗羣的吠叫聲。

仇村長向前，瞥一下伏仆地面上的三令屍體，精光四射的眼睛迅速地落在老太婆的臉上。

老太婆嚴肅的眼神向四週一望，驟然冷笑了起來。

「嘿，區區一個逃犯，竟動用整個村子裡的人來擒拿，仇村長，不怕別人笑話嗎？」老太婆清晰響亮的問。

仇村長一臉寒霜，眉頭緊緊一皺。

「是您幹的？」仇村長將靴尖向屍體略略一翻，看一看傷口。

「你要怎樣？」老太婆將頭一揚。

「殺人賠命。」仇村長低沉的聲音：「跟我去！」

「殺人賠命，哈！」老太婆響亮地大笑了起來：「仇村長，金娃爹的命誰來賠？那些被你迫上山取了命的人，他們的命誰來賠？」

「住嘴！」仇村長叱喝起來。

「住嘴，可沒有那麼容易！」老太婆婆鼻子重重一哼：「老婆子住山谷裡什麼閒事都不管了，可是殺了我的兒子這筆賬，我可要算一算了。」

「你……」仇村長頓時一凜，四週刹那間肅靜無聲。

「我老婆子平日裝聾作啞，今天可要當衆說明。」

「住嘴！」仇村長勃然大怒喝止着。

「哼！我兒子槍法厲害，百發百中，你自知不如，懷恨在心，他祇是引路讓一個山賊逃生，也犯不着你將他迫上死路！」老太婆婆又一字一字地高聲問：「仇村長，你當時是依法行事，還是蓄意殺人？」

「你，你，你！」頭髮灰白的仇村長，突然連臉色也是轉爲灰白了，他咬牙切齒地上前三步。

「站住！」老太婆厲喝一聲，將槍往前一抖：「哈，我老婆子今天饒不過你。」

仇村長突然的站住，錯愕地一愕。

「提槍起來！」又是一聲叱喝。

火花照耀着仇村長的臉，眼色呆滯，額角隱隱約約的閃着汗光。

多少年的心血，多少年的奮鬥掙扎，陷害了多多少少的優秀槍手，保持了今天村長的地位——可是，就是這一次，他自己知道，這一次，還有這一個。

一個長輩，一個年事已高的婆婆。

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敵手。

「提起槍來，老傢伙！」又一聲怒喝。

好吧！拚一拚，村長可下不了這一個面子，好，拚一拚。

仇村長咬緊牙關，濃眉一抬，提槍向前連上三步。

四週靜寂無聲，風聲裡祇有火炬劈劈啪啪的燃燒聲。

仇村長觀清形勢，在衆目睽睽下正想擧槍拚命。

「啪！」

響亮的一響，槍響劃過整個黑夜。

仇小寶拾起地上的長槍，往老太婆婆背後暗射一槍。

老太婆婆背後中槍，咬着牙關回過頭來。

仇小寶握着長槍，楞楞地，驚惶而恐懼地愣着。

「好，小寶，好，閃閃縮縮，做得好。」老太婆婆身受巨創，譏諷一聲：「別再想依靠父親做英雄，明兒戴孝哭一場吧！」

老太婆悠悠閒閒地說完了話，飛身一旋，祇見槍頭一擺，「砰！」地發槍——仇村長應聲倒地。

老太婆將槍一扔，長笑了一聲，向前仆倒。

「爹爹！」

一陣悲痛欲絕的呼叫聲，仇小寶向父親倒地之處撲去。

仇村長胸前中槍，掙扎着掙起身來，仇小寶含淚蹲下，伸手去扶父親的肩膀。

「滾開，畜生！」仇村長一臉忿恨，伸手拚命地連摑兒子兩個耳光。

「爹爹。」

「畜生，爹沒有你這畜生……教你，養你，你却是個小人，暗算……別人……」仇村長悲憤欲絕咬牙切齒地怒罵。

「爹，我爲了救你，我爲了……」仇小寶含淚哽住了聲音。

仇村長搖頭絕望地向後傾倒，倒在兒子的肩膀上。

「沒有用……我得承認……我的孩子沒有用……」仇村長不斷的搖頭，伸手捉住兒子的手。

「小寶，你十歲還不敢上馬，我就知道……」仇村長苦澀地一笑：「我怕別人笑話，逼你壓你，要你成個英雄……但是，你祇是一隻老……鼠。」

「爹！爹！」仇小寶悲憤欲絕地垂下頭，緊閉上眼睛。

「爹……爹走了，這個地位就保不住了……一個個强手都去掉，最後，還是……自己騙自己……」

「爹！我替你報仇？我把金娃……」

「不！金娃不能殺……金娃的爹，早年我就不該殺掉他，祇是因爲你……還有我的地位……他太……强了。」仇村長掙扎一會，急促地喘着氣。「老太婆……忍受了好幾年，也該出一口氣……我死了，她就……她呢？小寶，她呢？」

仇村長忍着痛楚支撑了起來，小寶輕輕地將老父接住了。

「爹！她就在前面，躺着……」仇小寶輕聲地說。

「把她叫過來，叫過……來，看我死……她會高興的……去！去！」仇村長遲鈍地揮着手。

「爹……」仇小寶無力的叫。

「去……」

他將老父輕放在地上，仇小寶站起身來，風無情地刮在他的臉上，他走到老太婆仆着的石塊旁。

「奶奶……爹快要死了……去，去看他死，會令您高興……」仇小寶的聲抖着，淚水如雨的洒下。

老祖母佈滿皺紋的手垂在石塊旁，白髮蓬蓬，在寒風中吹揚。

「奶奶！」

仇小寶伸出手去，將她的身轉過來，她閉上眼，嘴角邊是一絲絲淡淡的微笑。

「她……死了。」仇小寶站起來：「她死……死了……」

他退後，瘋狂地奔到他老父身邊。

「爹，她死了，爹！爹……」仇小寶渾身一震，他僵直地垂下手，突然向前跪下。

「爹，爹爹，原諒我，原諒我！」

風夾雜着地上的沙，吹進頭髮裡，沙沙地响着。

人聲嘈雜起來，嘈雜起來，終於變成了囂鬧。

一雙靴子緩緩的踱近了仇小寶，小寶抬起頭來，然後，另一個人也站近了。

禿頭酒保又着手俯視小寶，脫掉門牙的大漢站在後面，眼睛裡一副鄙視的神色。

仇小寶定一定神，伸手將父親身邊的長槍一帶，兇狠狠地抬起頭來。

「不准動！」他將槍向前一指：「誰動就一槍。」

禿頭酒保笑了，無牙大漢也笑了，一個個村人的臉孔是那樣的深沉，那樣的狡猾，又似乎是那樣的得意。

「小子！」禿頭酒保首先開口：「不要作威作福吧！先報報你父親的仇。」

「…………」

「嘿！我的老闆死了，你爹也死了，你心中的女人帶着別個漢子走了！」無牙漢子又說了這一句。

仇小寶握着長槍的手更緊了。

「爲村長報仇！」有人在人羣中叫。

「報仇！」又有人叫。

聲勢洶湧，仇小寶仰一仰臉，深深地吸進一口氣。

「帶狗帶馬過湖。」他高呼傳下命令。

寧爲玉碎　金娃殉情

翻過山嶺，黑虎覺得肩上的包袱越來越重，北風刺骨，靴子裡的脚趾完全像結冰似地僵硬了。

金娃冒着烈風向前挺進，步伐有一點踉蹌，路越行越艱巨，進度也越來越遲鈍。

黑虎在寒風伸出手來，回身緊拉着金娃。

她的唇角已凍得發紫，緊裹着羊皮外衣，身上仍然不斷地發抖。

「要停一會嗎？」在呼呼的北風裡，黑虎的聲音幾乎全給北風掩沒了。

「翻過這兒，前面有一塊大石！」金娃向前指指：「那兒可以避風。」

黑虎伸手半扶半拖地支撑着金娃。

如果不是爲了生命，這樣艱巨的山路，誰也不敢跨前一步，昏天黑地的，四周一點光亮也沒有。

雪層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悄悄地囤積起來，月色早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

從山岩旁邊拐過去，前面黑漆漆的一塊大石聳立在崖旁。

金娃迅速的冒風向前奔，轉到巨石後面，喘息着用嘴向手裡呵暖氣。

黑虎竄到石後，靠在石壁上鬆出一口氣來，他轉過臉，看看一旁的金娃，她的烏亮的眸子正注視着他。

無聲地，他伸出手去，將她摟在他的懷裡。

他用手輕輕拍着她的肩頭，愛護而又憐惜地將臉靠在她的頭髮上。

「天也許要下雪了。」他仰望着前面，一望無際的黑夜。

「你冷嗎？」她顫抖着的聲音。

「唔！」他回答得老實。

她推開他，開始解開身上那件羊皮外套的腰帶。

「不！」他一手拉着她的手：「妳自己穿。」

他將她又拉到自己胸前來，用雙手圍着她的身子，讓她溫暖。

他的胸前是溫和的，溫暖得像奶奶的木屋子，還有鋪着毛皮的小床。

一切的寒冷都在那一剎間驅散了，祇是暖流在他們的體內流盪着。

「我在想……奶奶……」伏在他身上，她低喃着。

他緊緊地擁抱她一下，沒有說話。

「她爲什麼不跟我們一塊兒走，」她用低得幾乎祇有自己能聽到的聲音：「從小她就這樣的照顧我，她是一個慈祥的好奶奶，祇跟一個仇村長，因爲……」

「妳的父親？」

「老祖母和父親的槍法馳名，仇村長顧忌的就是奶奶與我父親二人，那一年……」她放輕聲音：「一個被壓迫而成了山賊的人被仇村長追到山上去，爹爹爲了仗義，助他一臂之力，誰知道……仇村長公報私仇，將爹爹……」

「……」他輕輕地拍着她的頭，安慰着却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

「娘悲痛欲絕，第二天投崖死了。」

「爲什麼？爲什麼仇村長要這樣？爲了什麼？」黑虎憤怒地低吼。

「因爲他要做他的村長，村子裡誰强就有資格，做了村長好吃好住，能向所有的人發施號令。」她悲痛的搖了搖頭，又道：「可是我爹從沒有要當村長，那老傢伙却將他……」

「不要再說下去了，金娃！」他用手輕撫着她的長髮：「不要再說下去。」

她將臉緊緊地埋在他胸前，靜默了一會，她仰起頭來。

「你是一個已經有老婆的人，是嗎？」突然地她莫名其妙地問。

他有一些愕然，搖一搖頭。

「沒有？」她呆呆的張着雙眼，臉上隱約地泛現出一層笑意。立即，那笑意又消失了：「那麼……爲什麼你總是想撇開我？」

他的心有點傷感，他咬咬牙關，抬起頭來。

「走吧！」他說。

他將包袱重新背上肩頭，右手提槍，左手拖着金娃，從石背踏進北風裡。

「上去，往上，只要再走一段路。」金娃偶一回望，突然吸進一口氣，低叫起來：「看，他們過湖來了。」

黑虎警惕地俯頭往山脚下一望，山下點火光，在樹叢中閃耀着。

「前面眞的有路？」他焦急地問。

「你還不相信？」金娃一轉頭：「走！快跟着我！」

深夜裡兩個影子，一前一後地往崇山峻嶺中前進。

躍上石塊，穿過荊棘，撥開樹叢，在毫無人跡的山野上往上逃命。

勁風迎面掠來，風裡隱隱約約的夾雜着一陣焦味，金娃向前跑二步，驟停下步來。

她靜止了一會，側耳一聽，一陣陣輕微的，劈劈啪啪的聲音。

「山火！」倏然地轉身大叫。

「什麼？」黑虎雙眼一睜。

「山火，上面山火！」金娃氣急敗壞地奔到黑虎身邊：「黑虎，不能上去。」

「什麼？」一下子彼此都楞了。

烟味越來越濃，順着風勢向下蔓延。

迅速得不能令人置信，空氣突然令人嗆咳起來，濃烟蔓延，一下子伸手不見五指。

「能上嗎？」黑虎在濃烟中的聲音。

「不，上面的樹一定全被燒着了。」

「還有別的路沒有？」

「沒有，非得上去不可？」

黑虎咬緊牙根，吸進一口氣。

「往上闖吧！」他回過頭來沉聲道：「金娃妳下山。」

「什麼？」一陣强烈的絕望侵襲着她的，她狠狠的呆立了好一會。

「金娃，回去！」黑虎瞥見她神色有異，驚慌地在濃烟中叫喚。

燃燒聲漸漸展延，强風傳來了一陣陣悶熱焦臭的氣息。

整座山勢陰暗得像要咆哮起來，四周被濃烟包圍着。

「金娃！」黑烟朦朧中，黑虎擔憂地四處覓尋金娃，她在濃烟突然消失了。

「金娃，金娃。」

「黑虎！」一聲倔强忿怒叫喚：「你撇不掉我。」

黑虎迅速回身，只是濃烟中人影一閃，金娃已往上奔去，一下子在濃烟中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金娃？」

他只覺得身上一陣寒慄，來不及思索，他往山上迅速直竄。

「金娃……」

烟濃得像墨，劈劈啪啪，聲音越來越近。

「金娃！金娃！」他嘶着喉嚨叫喊。

樹叢阻擋在前面，他衝過去伸手將樹叢撥開。

「蓬」地一聲，火舌向他直冒而來，他一回身，身後的草叢也燒了起來。

烈焰熊熊，一片金紅，一片灰白，一片漆黑。

「金娃！」火勢在他身後蔓延。一聲聲奇異的，可怕的，噬人的火焰聲抖動着他的心。

金娃怎麼了？她跳進火裡去，她已經死了？

剛才爲什麼要撇開了她？現在，太遲了。太遲了。

「金娃！」他呆站着放聲大叫起來。

突然那强烈火光令他醒覺過來，往上逃，往上逃，立即就逃。

他退後一步，往濃烟火焰中直竄。

一切都在這一刻混亂，眼前是一片火紅、一片金黃、一片潔白、一片烏黑……

他拔脚飛奔，爲了自由，他不顧一切地向前直奔。

跳過石塊，竄過樹叢——他像完全喪失了主宰，他像野兔一樣地往前逃，往前跑。

脚下的地面完全彷彿顫動了起來，彷彿迅速往後退，他喘息着，哽咽着，直奔到筋疲力盡。

他仆倒在地下。

他昏厥了一陣，閉上眼，他忍住哭聲，哽咽一下，他緩緩地抬起頭。

風掠了過來。

沒有悶熱氣，沒有令人嗆咳的焦味，沒有劈啪聲，也沒有火光。

風掠在他臉上，冰冷的。

他突然坐起身來，怎麼一回事？那場火呢？

他回過頭去，心中突然顫抖了一下。

他坐在形似垂直高峯上，脚下面是遠遠的、一陣熊熊的火光。

他走了多少路，他怎麼奔得這麼高，他自己也不能夠理解。

山火順着風勢向下伸延，他呆着看那些火光，眼角的涙無聲無息地沿着頰旁垂落。

爲什麼？爲什麼？那個可愛的女孩子爲什爲要自己這樣不顧一切？

自己是一個死裡逃生的人，而她，却是那樣的無辜。

跟隨自己又有什麼幸福？那可憐的女孩子，自己不能給她幸福，跟隨着又能得到一些什麼？

爲了她好，才阻攔她，可是她却跳進了火裡……

他摸一摸肩上的包袱，她的包袱仍然懸掛在肩頭上，但是現在，一切都無用了。

以後的路，往哪兒？向左？向右？還是向上？往那兒逃去？

他從來沒有重視過她，可是就在這一刻，他除了金娃，忽然對一切都不在乎了。

「金娃，我抱歉！金娃！」他伸

出手，痛楚的緊緊的把臉掩住在手心中。

四周全變了，祇有遠遠刮過來的風聲。

尖厲的風聲彷彿有人在狂叫，又像是凄厲的啼哭聲……

他將臉埋在手裡，靜止了。

有人在尖呼，有人在狂喊？

他驟然在像觸電似的仰起頭來。

「黑虎！黑虎……」在風裡，遠遠的，一陣又一陣的呼叫。

他淌着涙的臉，突然充滿了希望，他站起身來，高高的站在危峯上。

「金娃，金娃！」

「黑虎！」

「金娃！」

遠遠的坡上是一點白色的影子，是金娃，是金娃羊皮衣白色的毛領子。

「金娃，我在這裡，在這裡。」

他張開口在狂叫着。

「黑虎！」她向峯上直奔而來。

熱血沸騰着，他歡笑地向前伸着手，瘋狂地向峯下奔去。

她奔向他，含着涙。

他奔向她，歡呼着。

他們越奔越近，終於他們彼此在山坡上相迎着，牢牢的互相擁抱着。

「金娃！」

她哭着，那樣擔憂而驚恐地哭着。

「金娃，你別……金娃！」他將臉貼在她的臉旁，輕撫着她的長髮。

「我忽然想到你不熟山路，我以爲你……死了。」她啜泣着抬起頭來，接觸了他的眼神，她低下頭去安心地笑了。

「死……」他猛地心中一凜：「不！」

「噢，黑虎，那山火可以擋他們一陣。」她俯頭望一望山腰：「去，那個地方快到了。」

「那個地方？」他不明瞭地問：「什麼地方？」

「跟我來。」

「金娃！」他將她的手一拖，細神地注視一會她的臉，然後抬起手：「妳的臉全被烟燻黑了。」

他抹去她臉上的汚漬，她伸起手也指去他臉上的汚漬。

她柔軟而溫軟的手指，接觸在他的臉上，他深深地靜止了好一會。

「告訴我！」她輕輕問：「他們爲什麼叫你黑虎？是因爲你黑黑的皮膚？」

「從小，他們就都叫我小黑子。」他回憶着告訴她：「後來長大了，跟村子裡的人打架總是打贏的，他們就開始叫我黑虎子，後來——他們索性就叫我黑虎了。」

「黑虎！」她點點頭：「我喜歡，黑虎。」

「走吧！金娃！」她將槍往肩上一掛，另一隻手緊緊地拖住金娃。

* * *

上面的山路就比較平坦了，野草叢生着，草堆下面的泥土很結實，山路很寬闊。

「以前，這兒是一條路。」她拖住他的手在前面走：「現在好久沒有人來，草和樹叢也到處長了起來。」

「這兒怎麼會有一條路？」他詫異地問她。

她向前急速奔兩步，站定脚，突然伸手向他回過身來。

「看……」她站在高高的地方，呼叫着。

在黑暗裡，他仰起頭來，黑沉沉的山岩上是一個巨大得驚人的洞穴。

他睜大眼睛，帶着奇愕的神色踱到金娃的身邊去。

「是一個山洞！」他終於鬆了一口氣，放輕着聲音：「一個這樣大的洞。」

「這就是我要來的地方，也是你唯一能走的路。」她緊緊地拖着他的手：「來，快跟我來。」

向洞穴移近過來，深邃而漆黑的洞口，有一隻蜷伏着的巨獸。

「把包袱帶來的蠟燭點上了。」走進洞口，她吩咐他。

黑虎點上蠟燭，在黯淡光裡的映照下，能清晰地看到洞口支撐着無數的木柱，仰望上洞頂上去，上面也支撐着一條條數不清的木架。

「這是一個鑛洞。」他低嘆起來。

「好多年前，有一批外洋來的人，他們說這山裡有金子，就開了這麼一個洞。」金娃告訴他：「後來金子找不到，他們就把這個洞遺留下來，都跑回去了。」

「沒有人知道這個洞吧？」

「有的，年老的人都知道。」金娃搖頭：「可是他們都不敢進去。」

「爲什麼？」

「這個洞深得驚人，更四通八達，許多人在裡面迷失過，以後都沒有再出來了。」

一陣陰陰的霉濕氣息從洞裡傳來，金娃的聲音被一陣空曠的回音籠罩着，顯得特別陰森可怖。

「妳知道這裡的路？」他輕聲地問。

「祇有一條路能走，路的盡頭就是邊界。」她回答。

「金娃！」他驚喜地呆住了，立即，他緊緊的握住她的手，道：「謝謝妳，金娃。」

「先別謝，過了洞我還要你帶我走。」她拖着他的手在洞裡走。

地上滿佈着細碎的小石，脚踏上去，响着細細碎碎的聲音。

聲音是那麽低微，可是在空曠的洞裡傳了出來，清脆而且响亮。

燭光漸漸向前，洞壁的水柱上佈滿着濕濡濡的水漬。

沒有風，祇是一陣陣的砭骨寒冷，一切平靜得像在另外的一個世界一樣。

直向前走，金娃站定了，前面有三條分叉的小路，金娃思索了一下，走那條左面的。

進了一層，洞口的面積縮小了一半，裡面更加死寂了。

「每一次我走進來，我總記着走那一條路，那樣回去就不會弄錯。」她放低聲音對他說。

他不明白她爲什麽將聲音放得這樣輕，他發現她的脚步也放輕了。

「這一次，我不用再記住出去的路了。」她仰起臉來，向他展露着一個喜悅的笑容：「這樣，很好。」

他沒有說話，他有一點矛盾。就這樣的把她帶走嗎？就這樣的把她帶過邊界去嗎？

將那孤單的老祖母獨自留在山谷裡？

可是他又這樣的需要她，他從來沒有這樣的感覺過，就是剛才，在山火裡……

讓她走？讓她跟？讓她跟自己？讓她走？讓她跟？

脚步漸漸的向前，他的脚步聲有點沉重。

「前面要小心。」她突然回頭用很輕的聲音說。

前面又是兩條岔路，往左面的那條比較窄小，往右的比較寬闊。

有兩條粗粗的木柱支撐那許多木樑，黑虎舒一舒腰，作勢往木柱上靠上去。

「不……」金娃驚愕地一怔，一伸手，猛將他拖住了。

他愕然的望着她，一絲一絲的，有泥屑從頭頂上無聲無息地洒在他臉上。

他仰起臉，擧起蠟燭，淡黃色的光圈下，洞頂的木柱間有鬆泥一絲絲漏下。

金娃屏息地注視那些泥屑一會，漸漸地，漏下的鬆泥停止了。

她鬆下了一口氣來，忽然看見黑虎蒼白的神色。

「摸一摸木柱都不行。」她用很低聲音警告他說：「這裡面的木柱越舊殘，也越危險，這洞實在太久了。」

「說話也……」

她點點頭：「說話要輕，不然……」

「現在……往哪兒？」他焦急地問。

「你猜猜？」她仍然展露着微笑，似乎什麽都不放在心頭。

「左面？」他指了一指。

「不，右面，再轉左，再轉右。」她搖搖頭。

「還有多長的路？」

「路？這個洞全是路。」她向他翹翹唇：「我以爲你膽子很大，却想不到這樣膽小。」

「我不想在這裡面活埋，妳不知道活埋的滋味嗎？」他責問。

「我知道。」她拖着他的手往前走：「以前村子裡捉到一個偷馬賊，他們將他活埋了，在地上挖了一個大洞，用泥往他的脚跟掩起，埋到頭上來，他已經叫不出聲了，是嬸嬸告訴我的。」

從右角的洞穴走進去，又轉了左面。

木柱顯得很霉舊，全是現着腐爛的樣子。

「爲什麽……村子裡的人那麽狠？」他邊望着四壁，邊心不在焉地闖。

「他們生性殘忍，尤其是對外來的人，或者是犯了罪的人，他們總是不肯放過！」她很感慨地搖搖頭：「他們用自己的武力來威脅他人，否則，他們怕被別人欺負，三令是這樣，仇村長是這樣——他們個個都是這樣。」

盡頭又到了，她又領着他走到右面去，才走了一步，她停下步來。

「黑虎……」她低聲溫柔地叫。

「唔！」他詫異地看着她。

「你眞的願意帶我走嗎？還是……」她擔憂的傷感的將聲音放低了：「還是……一點點對我的心也沒有？」

「……」他啞然了，默默地低下了眼睛。

「你……」

「先帶我出去，金娃。」他無聲似地要求。

「別怕，他們跑不到這裡來的。」她安慰着他。

「先帶我出去。」

她失望地抬起頭來，點點頭。

「好吧！」她咬一咬唇，終於說。

她含着笑，站在交岔口的頂端上，笑得很神秘。

她伸手指指左面，又指指右面，沒有說話。

「妳？」黑虎上前一步，怔住了。

「走啊！」她抬一抬眉尖。

「什麽？」

「你要走，自己走。」金娃刁鑽地笑着：「走，自己走。」

「妳！妳？」

他的手有一點激動，燭光也因此而抖動着。

在燭光抖動下，他的眼神充滿了一層突然而來的莫名憤怒。

「妳！妳還要我？」他一咬牙，衝上前，一手摑了金娃的一個耳括子。

清脆的聲音响起，沙沙的一陣低响，木柱上的鬆泥緩緩的滑下。

「妳……妳一直沒有眞心！直在耍我，開始說有馬，然後沒有馬，又說有路，現在！是不是沒有路？沒有路！妳，妳在耍我！」

他忍不住大叫起來，金娃捧着被摑紅的臉，瞪大眼睛。

她一下子直竄上來，一手掩住他正想大聲喊叫的嘴巴，泥土直洒在他們的臉上。

她緊緊地撲在他胸前，整個礦穴似乎在搖撼着。

她緊緊地倒在他的懷中，他的手拚命地擁着她。

窒息着，窒息着，一點一點地，泥屑止住了。

於是一切靜止了，靜寂中，金娃低聲地在他的胸膛哭泣了起來。

「金娃……」他哽咽着，他的手伸起來，撫摸着金娃的長髮，他用手掃去她髮間的泥屑，呆呆的看她。

她從他的胸前退開去，一聲不响地看着他手中的燭光。

在這一刻，她完完全全地絕望了。

「你去吧，我攔不住你，去吧！」她從喉頭中發出來的聲音。

燭淚從燭光滴下來，沿着他的手指，像一顆眼淚，然後凝住了。

她俯下頭，用手背揩去眼淚，倔强地抬起頭來，她站洞穴的叉路上，向他傷感地點點頭。

「你可以走左面，也可以走右面。」她黯淡地說道：「兩條路是相通的，他們……沒有人知道。」

「什麽？」他意外的。

「左面和右面，結果相連在一條通道上，沿着那兒走，就可以由山的另一頭穿過去，那邊就是……邊界。」她垂下臉，一顆晶瑩的淚珠從眼角垂下。

他握着蠟燭，一陣强烈的，突然而來的激動令他深深地黯然了。

「金娃！」他無聲地走到她面前。

他用手托起她的臉，燭光在這一刹那是那麽柔和，她烏黑的瞳孔中，那燭光是兩點明亮的光芒，像閃燦着的星……

「不要哭，金娃。」他的喉頭哽咽了一下：「學我，我從來不哭。」

她接觸了他的眸子。

不，他說的是謊，在燭光下，他的眼眶內是一層淡淡的，朦朧的，震顫着的淚光。

「謝謝妳帶路！我不該……摑妳，我……」他搖搖頭，將手放在她的肩頭上，他轉開臉去一會，又回過臉來：「我不帶妳走，那是爲妳好。」

她睁大着眼，任由淚水成直綫垂落。

「我喜歡妳，金娃，我從來沒有愛過女孩子，妳救了我的命，我應該報答，可是……」他咬一咬牙，猛地一搖頭。

「黑虎，我求求你，帶了我……」她抖顫着的聲音。

「不！」他斷然道：「不！我不能！不能！」

「爲了什麽？黑虎？」

「我今天活着，不知道明天……在那兒，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麽……」他沉沉地自言自語道：「我不能連累妳。」

「你……你是說？」她張大着嘴。

「我是一個逃犯。」他駭然脫口說。

「哦？」她不置信地楞呆了。

在燭光下，他看着她，是那樣柔情。

「他們……」她輕輕的聲音：「他們說你搶了貨？」

「是的。」

「還殺了一個人？」

「不，不！」他驟然否認。

他們彼此面面相覷靜止了好一陣子。

「怎麽一回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她猛然地搖頭。

她轉過身去，將蠟燭放在地上，他一聲不响的在角落中坐下。

洞穴裡靜得能聽到彼此的心跳聲，彼此的呼吸聲，一切是那樣急促，又那樣的沉着。

「眞像一個夢——一個夢……」

他疲乏地用手掩着臉：「我是怎麽被捲進這件事去的？」

他將眼睛從手心中抬了起來，望着前面穩定的燭光。

「我祇有一個朋友，從小的朋友，叫明剛，住在叔父家裡。」他低聲回憶着：「我在一家姓倪的人家做馬伕，明剛不知怎的愛上倪老爺的千金，他要娶她，姓倪的祇要聘禮，明剛沒有錢，來跟我說。

「我知道倪老爺祇要錢可不管別的，勸明剛去籌那筆錢，於是他去向他的叔父借，」他搖頭，「他叔父不但不肯借，而且知道倪老爺要聘禮這件事。」

金娃大大的眼睛出神的望着黑虎，一動也沒有動。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拍在她的手背。

「他叔父找了媒人，決定送聘禮，自己娶那個千金，原來他早就對她有了念頭。」黑虎無奈的笑了一笑：「之後，那千金要嫁過去，明剛像瘋子一樣地來找我。」

「他要你幫忙？」金娃忽然地插口一句。

「是的，他和那千金相戀，他們兩人決定私奔，來向我要馬。」

「你就幫了他？」

「是的，出嫁的那一晚，明剛和她潛逃了，偷了一筆錢，明剛叔父的錢，却沒有搶，是偷。」

「以後呢？」金娃瞪大着眼。

「我駕着馬車在後門等，他們剛踏上馬車，他叔父追了出來，要衝上馬車，我舉鞭一揮，馬向前直衝……於是……」

「……」

「明剛叔父一隻脚已踏上車，向後一仰，腦袋先着地，於是……」

「後來呢？」

「明剛心軟，總是自己叔父，要我停車，可是，那時候他的叔父早已斷了氣，之後……」他的聲音也止住了。

「他們將你們抓下了。」

「謀財害命，將我跟明剛都抓了，而那千金……」他鼻孔內的聲音輕蔑的一笑：「爲了面子，她誣告明剛和我迫她潛逃，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她怎麼……」

「在牢中，明剛差點瘋了，又恨又悔，天天向我懺悔，說累了我。」黑虎默默地望着燭光：「他說他要逃出去，要和我再在一起無憂無愁的生活，他整天精神恍惚，幾乎瘋狂了。」

「他……後來呢？」

「一個大雨天的晚上，他逃了，不知爲什麼，我也跟着逃。」他木然地輕聲說：「也許是因爲我自小孤獨，沒有親人，祇有這樣的一個朋友，也許，我實在害怕那些罪名，也許……我要自由，我跟着逃，奔着，奔着……然後……」

他的視綫從燭光上突然抬起頭來，停留在金娃的臉上。

「我想我一直混混噩噩的逃，跟着逃，直至他們追到我們，一槍射中明剛的腦袋，他祇悶悶的哼了一聲就倒下去了，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眞正的逃命。」他緊緊地咬一咬牙關：「我知道不逃，他們就會要我的命，於是我就往前逃，一直逃，沒有停過。」

他的手緊緊握住了她的手，捏得她的手有一點酸痛，那是一種掙扎，她一聲不响地承受着。

「於是，一個村子又一個村子，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一條河又一條河，一座山又一座山，」他痛楚地垂下眼蓋：「沿路搶過馬，騙過食物，威脅過村人，什麼都做，爲了命，什麼都做……」

他的手越握越緊，她牢牢地凝視着他，泛起了一層深深的微笑。

現在，她知道這對他多麼的重要，是的，爲了他的生命，她指的路，多麼地重要。還有這一切的一切，多麼重要！

「帶我走吧黑虎，請你帶我走。」她將臉輕輕地靠在他的手背上：「我跟住你，無論怎樣，請你讓我跟住你。」

「可是，爲什麼？」

「我不管明天，我不管前面，讓我在你的身邊。」她輕聲地央求。

他將她的手漸漸放開，像觸電一樣，她反手將他手緊握。緊緊地，比他剛才更緊地握着他。

「我帶你到這兒，你就應該帶我到更遠的地方。」她急切地說。

「更遠的地方？」

「是的，更遠的，更美麗的地方。」她點點頭，喜悅而充滿着憧憬：「那兒有乾淨一街道，永遠不滅的火爐，那些人穿着寶藍的，墨黑的，閃閃生光的絲綢，那兒有桂花的香味，有賣糕餅的叫聲，那兒有亭台，有樓閣，那兒的女孩子頭上繫着紅紅的絲繩，她們搖着紗扇，襟上掛着芬香的白蘭。」

「金娃！」

「夏天有閃光的螢光蟲，冬天有滿庭院的白雪，春天有碧綠的楊柳，秋天有甜蜜的金橘。」她柔和而滿足的聲音繼續說：「我在你身邊，握着你的手，像現在一樣，我們並肩坐在一起，手接觸着手，我將頭靠在你的肩膊上，講述着故事，那兒沒有流血，沒有眼淚，沒有逃亡，沒有槍和子彈。」

她的聲音輕息下來，輕息着，最後靜止了。

她呆望了燭火一眼，淚無聲地在眼眶內泛起了。

「請你帶我走，黑虎。」她哽咽着的聲音顫動。

他放開她的手，那樣地强硬，那樣的絕情，他霍然地站了起來。

「不！」他斬釘截鐵地說。

她低下頭去，看着蠟燭，她咬着顫抖的唇角承受地點點頭。

「我知道……再求也是沒有用的了。」她緘默一會，向自己說：「祇是……不要我，你祇是不會要我。」

「你不想想妳的奶奶？不想想老人家？」他皺起眉頭，聲音放得很沉悶：「她老人家辛辛苦苦的把妳養大，妳對她老人家一點的孝念也沒有？」

「我，我……」

「回去，不要像一個孩子，跟住我是沒有用的。」他故意將他的聲音講得很厭惡，這樣令她也令他自己覺得好過一點。

「你眞的這樣厭惡我？」她猶疑

地，却又那樣地不能置信。

「回去吧，不要多說！」他催促着。

她閉上嘴，一聲不响，似乎思索了一會，她下決心地兀自點點頭。

「好吧，我回去。」她告訴自己。

她走到他面前，伸手去解他肩上的包袱，他不自覺的舉起手來，用手摸着肩頭的包袱上，無聲地，她已經將她的包袱解了下來。

她脫下身上的羊皮外套，一聲不响地放在他的手裡。

「我不要！」他立即說道。

「以前，是父親的，父親是個好漢，祇有你配得上穿這件外套。」她體貼入微地告訴他：「拿着吧！你還要過邊界去，那兒會很冷的。」

他感到難以支持下去，他的心有一點絞疼，他的手在不斷地激動地顫抖。

她蹲下身子，解開包袱，在包袱裡取出另一支蠟燭，然後緩緩地站了起身來。

「一支你拿去，一支我帶走。」她說。她將燭頭接觸他的燭光，一下子，她手中淡黃色的火光亮了。

他深切地看着她的眼睛，是那樣的不捨。「金娃！」他將燭光拉開去：「金娃，聽住我說，有一天，妳會有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有雄心，有前途，有深情，妳會遇到他，他會帶妳離開這兒，到又大又乾淨又美麗的地方去的，他會買給妳數不盡的紅絲繩，你會住在飄滿蘭花香味的庭院裡，妳會有很快樂的生活，有一天，等着有一天……」

「有一天。」她苦澀的嘲笑一下：「你不知道我已經等了多少個『有一天』。」

「金娃！相信我，這一天一定會來的，妳心裡的人也會來的。」

「是嗎？」她抬起淚汪汪的眼睛。

「是的。」他傷神地點點頭。

「黑虎。」她突然傷感地大哭了起來，迅速地撲在他的身上：「回來，記住，一定要回來，我等着，你回來的時候，也就是這一天。」

「金娃！」他仰起臉，使眼眶裡的淚珠不致於因此而落下。

金娃咬着唇提起手中的包袱，用手去揩抹淚痕，提着蠟燭轉過身去。

「希望回來的時候，你會認識這兒的路。」她悲切的叮囑：「我的木屋在近湖的山谷裡，不認識……問問別人，我會在家中等。」

「我一定回來，金娃。」他眞摯而誠懇地應諾：「只要我有命，一定回來。」

「保重！黑虎！」

在離別的一刹那，她成長得那麼快，不再是一個任性的孩子，就像一個飽經世故的少女。

她低下頭向前才走了兩步，突然地，一條黑影從洞穴外面的通道向金娃直竄過來，向金娃一撲。

「啊！」金娃向後一退，燭光下赫然是金娃飼養的小狗。

「三花！」黑虎突然低叫起來。

「牠怎會來的？難道奶奶沒有將牠關在屋裡？」金娃蹲下身去，用手撫摸三花柔軟的長毛。

三花搖頭擺尾，在金娃身伴團團轉，金娃親牠，突然，她疑惑地抬起頭。

「牠是怎麼來的？可憐的狗？一定跟着我，牠常常跟着我在這兒進出。」金娃低喃着，突地，她驚愕地向黑虎面前一站。

「我們被跟踪了。」她急劇地說。

「什麼？」黑虎一怔。

「三花跑到這兒，他們一定跟着到這兒。」

隱隱約約傳來一陣輕輕的狗吠聲，有脚步踩着石子的聲音。

金娃猛地住口，睜眼向四週巡視。

「他們來了！」她放輕聲音：「走！黑虎！立即就走！」

脚步聲越來越近，隱隱約約地可以聽到人聲的說話。

「金娃！」他低聲喚。

「走吧！走！」她急急向他揮手，左右兩條路，隨便走！我擋路。」

他咬一咬牙根，轉身便走。

「再見，金娃。」他低喚一聲，往右面的道路直奔。

她背身去，不去看他的背影，然而迅速地，她又回過頭來。

暗淡的燭光下，他已經走了。

一顆無聲的淚珠從她的眼角垂了下來，她靠在支柱旁沉默着。

三花在她的脚跟前搖擺着尾巴，似乎一點也沒注意發生在主人身上的悲劇，她蹲身下去，將三花抱起了。

又剩下三花與她，像上一次那個獵人走的時候一樣。

難道又回到山谷裡，又住在那小小的木屋中，又狩獵，又爬山，又聽風聲，又看着草動，一天又一天。

又要再默默地重新憧憬另一個人，希望那個人帶她到別的地方離開這兒，看美麗而乾淨的城市地方，看美麗的女孩子，聞蘭花的香味。

跟祖母，過一天又一天的平淡的日子，沒有奇蹟，只有幻想的日子……

一切都過去了，自己還要做些

什麼夢？她輕輕地告訴自己。

他只是一個逃命的人，今天跟昨天和明天一樣，只是一個普通的日子，所以悲傷些什麼，惋惜些什麼？他只是一個過路的陌生人。

她緊緊地抱着三花，手搔搔牠的耳後，三花靠在她的臂彎裡，很舒服地搖着尾巴。

「回去吧！三花。」她低聲道。

「回去？嘿？沒有那麼容易。」一個聲音突然而來。

一個黑影擋在她面前，一支長長的長槍，一支火把。

瘦瘦的，長長的臉沉着地看看她，神色冷酷而令人心悸。

「仇小寶。」她低叫了起來，雙手一鬆，三花無聲地滑落地上。

仇小寶的臉毫無血色，他擋住去路，對她一向和善的臉突然變得無情而且可怕。

另一支火把又從洞外傳來，是禿頭酒保，弄得有點氣喘，臉上殺氣重重。

接着一支、二支、三支火把出現了，三條三令店裡的彪形大漢、打手跟踪而至，緊張而陰險的神色教人不寒而慄。

「小寶……」金娃定着神，向後倒退了一步。

仇小寶看着了她，他的臉皮似乎完全僵直了一樣，他的眼神裡已經沒有柔情蜜意，目光呆滯，他的牙根緊緊地咬緊着。

「小妞，妳逃不了。」禿頭酒保伸手一指，向金娃叱喝起來。

立即洞頂的鬆泥沙沙地下瀉，洞內靜寂一會，幾條漢子恐慌地抬起頭望着洞頂，只有仇小寶的眸子動也不動地盯着金娃。

「說出來，他往那條路走的？」仇小寶沉着聲音。

金娃略略回頭，發現自己站在交叉洞口的中間，她一轉念，低下頭去搖搖頭。

「他……沒有來。」她傷神地說。

「什麼？」禿頭酒保一下低嘆。

「上峯來的時候，下面那陣山火，」金娃擺着頭：「他穿進了火的樹林裡，就沒有再出來，我找了半天，累了才到這裡來休息一下。」

仇小寶不等她說完，伸手向前一揮，「啪！」的摑了金娃一個重重的耳光。

「你！小寶！你……打我……」

金娃瞪眼掩着臉，倒退下去。

「今天，妳在我的眼中不再是金娃，不再是那個打獵的女孩子。」仇小寶向前威逼着：「今天，妳不說出來，我是不會放過妳的。」

金娃倒退了一步，一咬牙，猛然仰起頭來。

「嘿！不，不會告訴你！」她充滿倔强與反抗的說：「要找，自己去找。」

「好，小妞嘴硬，綁住她吊到村裡去！」長滿鬍子的大漢突然地插嘴。

「你敢？」金娃一聲嬌喝。

「嘿，誰不敢？」大漢哈哈一笑：「難道叫妳奶奶從閻羅王那兒來保護妳。」

「什麼？你！你說什麼？」金娃驟然一怔。

「哈，老婆子去了見閻王了，小妞兒還不知道？」另一個大漢冷冷地低哼着。

「什麼？」金娃刷地回過臉，盯着小寶：「小寶，你說，我奶奶怎麼了？」

仇小寶的臉更蒼白了，在火光照耀下，青白得像一張紙一樣。

「你說，說啊！」金娃抖着聲。

仇小寶呆木的眼睛轉動了一下，一層薄薄的淚光呈現在他的眼上。

「我殺了妳……奶奶。」從喉頭哽咽出來的聲音。

「啊……」金娃渾身一抖，驚慌地伸手，掩住了嘴。

「而妳奶奶殺了我的爹爹。」他又接着說。

在金娃怔呆中，仇小寶像融蠟一樣地軟化了，頹喪得像潰崩開來一樣。

「你……爲什麼？爲什麼？你們……爲什麼？」金娃緊緊閉着唇，眼淚一連串垂落了下來。

「嘿，再不說實話，妳也一樣送命。」禿頭酒保臉色不動地插上了一句。

「爲什麼？這又何必？爲什麼？告訴我，爲什麼？」金娃輕聲，絕望地，而又不明瞭地問：「奶奶只是一個老太婆，活不了幾年，黑虎只是一個過路人，犯不了你們什麼？你們爲了什麼？小寶，爲了什麼？」

她伸出手來，淌着淚黯然地問小寶，小寶低下了頭，垂下了眼皮。

「你們一定要互相殘殺嗎？你們一定要彼此憎恨嗎？」她含着淚問：「你們不能施出一點點同情之心？不能施出一點點友愛？」

「金娃！」仇小寶突然阻止着：「妳不要再說。」

「小寶，求求你，放了他，求求你。」金娃緊緊咬着下唇，傷神地央求着。

「不可，小寶！」禿頭酒保沉沉的聲音：「爲了那個賊，三令少爺死了，你爹也死了，放了他，你受得了別人的恥笑嗎？你說，小寶，你說。」

仇小寶充滿矛盾地猶豫了。

是的，本來這是一個美麗的山

村，簡陋，却充滿了祥和，自從爹爹當了村長，一切都因此變了，如果從現在起，不再流血，不再仇恨，四周會是那樣地平靜，湖面會那樣的清澈，人們的臉上會再重現微笑。

然而驟地——爹爹倒下地去的那一幕又突然在他的眼前呈現出來，爹爹咬緊牙根，摑他一個耳光，都是因爲自己沒用。

爹爹除却强敵，流血傷人，爲了什麼？爲了什麼？就是要兒子有地位，有一個出頭的日子。

不！爹爹不能白死，仇一定要報。

他的心一狠，情感硬得像堅冰。

「講出來？往左？往右？」他威嚴地低喝：「講！不然要妳命。」

「什麼？」金娃强烈地失望，睜着眼睛，有一點呆木：「你！」

「哈哈，不吃些苦頭，怕妳就不知道厲害！」禿頭酒保斜眼向仇小寶一瞥，打了一個狠狠的眼色。

仇小寶皺一皺眉頭，硬着心腸點點頭。

禿頭酒保向前一踏，金娃迅速向後一退。

閃電似的一刹，金娃的手臂已被禿頭酒保握得牢牢，酒保臃腫的身材向前一竄，金娃的手臂立即被反絞在身後。

一陣劇痛，從關節處傳來，傳到了金娃的心坎，她緊咬着牙，一聲也不哼！

「妳說不說？」滿臉鬍子的大漢將火把提高一點，將火光照亮着金娃的臉。

「不！」

「好，有妳看的了！」酒保的手向上一提，金娃被捏着的手臂又被扭絞得緊了一點。

「不……不……」汗珠隱約從金娃額間滲透出來，在火光中發了亮。

仇小寶的牙關緊緊地咬着，他永遠想不到這一天，想不到這樣的一天，愛得她那麼深，那樣地强烈，可是今天却看她在他的手下受着折磨。

「還不講？好，扭斷妳的骨頭，看妳招不招！」禿頭酒保兇神惡煞地喝了起來。

仇小寶突然抬起了頭來。

「不！放了她！」他驟然命令。

「什麼？」酒保意外地一瞪眼。

「放了她！」仇小寶能清晰地看出了酒保與那三條大漢眼中的反叛性，他將手裡長槍往酒保腦間一點。

「放手！」他毫不怯縮的命令。

酒保鄙視仇小寶一眼，很不願意地將手一鬆，金娃滑倒地上，輕輕啜泣起來。

「過來，金娃！」仇小寶輕聲吩咐。

金娃咬着唇仰起頭來，她無聲地望着仇小寶，忍住哭泣。

她沒有爬到他身邊去，她坐在地上，只是默默地怔呆着。

那樣纖弱，那樣可憐，仇小寶傷神地默視着她，這最後一刻，她仍然不肯到他的身邊來，他的心似乎在一片片的碎裂。

是的，自己太儒弱了，是的，金娃只配黑虎，只有他，能令她捨死相隨。

黑虎——那個逃命的陌生過路人，令他又恨又妒！

在沉默的空隙中，酒保悄悄去摸腰間的短手槍。

「別動！」仇小寶像一隻機靈的兔子，手中的槍往前一伸。

他巡視那幾條大漢，在那些充滿仇恨與反抗的眼色裡，要挽救金娃是困難得很。

「你們不用用你們的腦子。」他立即機警地說：「傷害她又有什麼好處？黑虎逃得了嗎？」

仇小虎邊說邊搜索着各人的神態，洞外聚集着的村人，這兒也不過是兩條道路，找不到，黑虎也要餓死在洞內。

「哼！抓到那小子一定綁起來，吊在村裡來示衆。」那個掉脫門牙的漢子憤憤地說。

「那好。」仇小寶瞥了一瞥金娃一眼，她倒在地上，睜着一對孤單而又無助的眸子。三花坐在她身邊，用舌舐着她的手。

仇小寶抬高聲音道：「現在，我們分左右兩路搜索，金娃，妳出洞去！」

他柔情萬縷的看看金娃，金娃突然瞪着眼驚惶地站起身來，擋在衆人面前。

「不，不，你不能去！不能去！」她高聲阻擋着。

「他媽的！分兩路前進！」禿頭酒保將金娃一推，往後面通道前進。

金娃瞥後面，另兩名大漢又持槍往左面而前進。

「不，不能讓他們去。左右兩路會合之後，黑虎就難有生路了。」

一閃而過的意念，那樣地快，那樣地迅速，她奮身奔在禿頭酒保的前面。

「快逃，黑虎！」她有意無意地，向前大叫一聲，身子往通道的木柱撞去。

「金娃！」仇小寶嘶啞的喊着。木柱脆弱得像炭屑，「克勒」一下，洞頂的泥堆烏天黑地似的傾瀉而下。支樑滾滾落下，禿頭酒保慘叫一聲，被一條木柱擊中頭部，頓時斃命。

仇小寶緊靠在洞邊，一聲聲轟轟的聲音，悶悶的，中間混和着泥土的霉爛氣味。

一切都被黑暗籠罩了，一陣陣的烟泥之後，四周又是漸漸趨於平靜。

仇小寶緩緩地睜開眼，不能置信剛才發生的一切。

有泥屑絲絲撒下，散落在仇小寶的臉上、鼻上，他移動了一下，沒有任何的動靜，他才漸漸的離開了洞壁。

暗淡的光綫從右面射來，他移近過去，洞角站着長滿鬍子的大漢，手裡擧着僅存的火把。

他雙目呆怔，受驚到不會移動，他的身邊是掉了門牙的大漢，面無人色地瑟縮在一旁。

仇小寶迅速回過頭來，四周一片鬆泥，斷木散佈在四周。

金娃呢?怎麼不見了金娃。

「金娃!」他心驚膽顫地高呼。

沒有回音，一點點回音都沒有。

他一手奪過大漢手中的火把，像瘋狂一樣往泥堆裡衝。

「金娃!金娃!」他邊叫，邊伸手推開阻擋在面前的橫木，木一移開，他木然了一會。

禿頭酒保瞪大着眼，腦前一灘鮮血，形態可怖地喪命在木柱下面。

仇小寶心頭一陣寒慄。

「你們死的啊!快來找!」他含着淚，向那兩名大漢喝道。

他們充滿了驚惶地移動了脚步，就在前面，他們踩着了另一條屍體。

「阿彪!」無牙大漢低呼了起來。

「阿彪死了?」長滿鬍子那一個大漢蹲下身去，突然充滿悲憤地伏在同伴的身上低聲哭泣了起來。

仇小寶心頭一驚，急急向前搜索，踏過泥堆，經過斷木，他的脚被一件物件一絆，他低下頭去看，是金娃的靴子。

「金娃!」他興奮地高呼。

提起火把，他的神色迅速地低沉了下來，一陣蒼白重新在他的臉上呈現出來。

一條粗粗的木樑壓在金娃的背上，她的臉埋在泥堆中，長髮披散在地上。

「金娃，金娃!你們來!來人啊!」仇小寶倒退了一步，喉頭起了一陣哽咽與抽搐，他靠在洞壁旁，忽然僵直了。

兩條大漢漠然奔到仇小寶面前，祇看見他兩眼含滿淚水。

「救她……救她……救……」他呆呆地伸着手。

一陣混亂中，木樑被移開了。

「還有氣。」一陣低低的聲音。

「什麼?」仇小寶急切地衝上前去:「金娃，金娃!」

抹開她面上的泥漬，他伸手撫摸她長長的頭髮。

終於，她在他的懷中，那個可憐的女孩子，還有自己可憐的愛情。

他的淚直淌了下來，一滴一滴的淌在她慘白的唇旁。

「金娃，妳不能死，不能死，他們都死了，妳不能死。」仇小寶像一個嬰兒一樣的哭泣着。

漸漸地，金娃的眼皮跳動了一下，那樣地輕微，却又那樣地安詳。

火光在她的面前搖晃，睜開眼，是那樣舒適，她以爲躺在黑虎的懷裡。

「黑虎!」她低喃着。

「是我!我是仇小寶，是我!」

她睜大着眼，怔呆了好一會，擁抱着她的人悲切地低喚着。

「你們跑不過去，路給塞住了，跑不過去……」她安詳地說:「塞住的路，就是他逃去的路，別追!」

「金娃!」仇小寶難堪的垂下臉去。

她望着火光，一絲一絲地，但是那象徵着光明。

「他現在該出了洞，過了山，那邊是邊界。」她喃喃地說:「那兒有白雪的山頭，碧藍的天空，有禦寒的禿鷹，有長滿濃毛的綿羊，清新的空氣，那兒令他自由。」她漸漸地展露出一絲微笑自信地說:「有一天，他會回來，回到這個地方，到小小的山谷去找那間小小的木屋，我在屋子裡等他，頭上束着紅絲的繩子。」

「金娃，妳……」

「他會回來，他會回來，他一定會回來的。」她向仇小寶點點頭，天眞而且充滿着渴望:「相信我，他一定會回來。」

一陣低聲的，柔情的，却帶着傷感的聲音，在沒有人注意的方向響起。

「我回來了，金娃。」是黑虎的聲音，所有的人驚惶而意外地回過身去，左面的叉路口，站着穿皮衣的黑虎。

臉上是那樣地黯然，生命對他似乎再也沒有意義，沒有反抗，他只是呆呆的站立着，所有的人都被他的神態怔懾了，他踏前一步，看看那兩條漢子，然後，視綫停留在仇小寶的臉上。

「黑虎!」仇小寶完全地愕住了，黑虎向前走來，手一揮，將手上的長槍擲在地上。

一切靜止了，靜止着。

他走到金娃身邊，跪下身來。

他向仇小寶伸手，仇小寶黯然而又痛楚地靜止了一會，將金娃扶到黑虎懷中去。

金娃的眸子變得明亮了，她柔情蜜意地微笑着，沒有一個女孩子在這刻比得上她，沒有一個女孩子比她更美更可愛。

她靠在黑虎的懷中，是那麼的溫暖，他的胸膛是那樣的强壯，那樣地充滿着維護力。

「我回來了，金娃。」他用輕得祇他和金娃能聽得到的聲音，在她的耳畔低喃着。

「我知道你會回來的。」她柔和地點點頭:「可是，爲什麼?爲什麼這樣的快?」

「我回來帶妳去。」他緊緊地閉一下眼睛，眉頭緊鎖了一下，又立即用很溫和的聲音道:「帶妳和我一起去生活。」

「眞的，黑虎?眞的……」她喜悅地仰起頭來，他緊緊地將她擁住。

眼淚在他的眼眶中打滾，他拚命地忍受着，不讓它掉下來。

「我帶妳一起去，金娃!」伸手撫撫她的長髮，「帶妳去看看美麗的城市。」

她看着火光，响往地歡悅地傾聽着。

「那兒有乾淨的街道，有雅緻的亭台樓閣，那兒有穿着絲綢的女孩子，有蘭花的香味……」黑虎哽咽着聲音:「那兒的春天有綠色的楊柳，冬天有紅色的桃花……那兒……」

終於，他的聲音停頓了，眼淚緩緩地順着他的臉頰淌了下來。

「那兒有賣糕餅的叫喊聲，有搖着紗扇的女人。」金娃立即接着說下去:「那兒有嘻笑的孩童，那兒沒有悲傷，沒有槍聲，沒有流血，那兒平靜、安寧、祥和、充滿着幸福。」

「是的，我要將妳帶到那個地方去。」黑虎默默地回應着她。

「那地方有多遠?」她忽然地問。

「不遠，很近。」他告訴她:「來，拉住我的手，那地方很近。」

她緩緩地提起手來，他厚而寬闊的手緊緊地包圍着牢牢地緊握了。

「既然不遠，我們帶了奶奶去，她走得動。」她忽然說。

「好的，帶了奶奶去。」他點點頭。

「也帶了三花去，好不好?牠很乖，自己會跟路。」

「好的，好的，好的，帶了三花。」

她滿足地點點頭。

「我很抱歉，留仇小寶一個人在這兒。」她有點難受地說:「他一向對我很好，我們從小就在一起，他還幫我打獵，他常常騎着馬，爲了要見一見我，在山谷口等我回去，我們能不能帶他?」

黑虎默默地抬起頭來，仇小寶緊咬着下唇，轉過身去，靠在牆角落低聲飲泣。

「我們可以請他常常來，探訪我們，好嗎?金娃。」黑虎低聲說。

「好的，你……不會再離開我了，黑虎?」她有一點兒擔憂地問。

「不，不，永會不會離開妳。」他堅決地說。

「那很好，我很放心了。」她安詳地閉上眼睛:「我要安心的睡一會兒，醒了，你就帶我們去。」

「睡吧，醒了，我帶妳去。」黑虎被淚水掩遮着他面前的一切，淚光後面，世界都在浮動着。

金娃安詳地閉上眼睛，她的唇角含着笑，是那麼滿足和歡悅。

一切都沉默了，死寂了……然後，金娃的手鬆開了，她的手從他的手中滑下。

黑虎輕輕地抹去她臉上的污漬，用手指梳理一下她的額前亂髮，一聲不响的橫抱着她，站起身來。

兩個大漢呆若木鷄似地呆立着，仇小寶哭聲慘切地回過頭來。

仇小寶的視綫一下子接觸在黑虎臂彎中的金娃臉上，登時愕住了。

「她?」他低喚叫了一下，完全呆木了。

黑虎將視綫從懷中的金娃臉上抬起來，緩緩地搖一搖頭。

「爲了我，你們怨人、恨人、殺人!」黑虎神色凜然地望了望衆人，又感慨地搖搖頭:「走吧!」他說:「我跟你們走!」

他抱着金娃，仰起臉來，一步一步地向洞外走。

無牙大漢拾起地上的長槍，黑鬍大漢接過仇小寶手中的火把，忽然哈哈地大笑，往仇小寶肩頭上一拍。

「走啦，人捉到了，走吧!」

仇小寶惘然回過身來，踏着盲目的脚步，含着淚隨衆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微弱的燈光遠了，遠了，更遠了!於是隱沒在漆黑裡……

(全文完)



綠林英雄傳奇故事／石中蓮・文　可飛・圖

晏氏七雄

六雄被斬首　小雨探隱秘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同樣是死，人似乎要比鳥無知愚蠢可憐得多。

有着這樣思想的人，他一定會窮一輩子！

窮一輩子並不代表了平安，往往在戰亂、奇變、巨禍、天災或人為的禍害臨頭時，早死的十有八個半，正是這些窮人！

所以有曰：「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　＊　＊

似乎通又似乎不通的一角文告，出現在三湘岳陽城牆之榜招大木牌上。

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昇平治世，豈容俠以武犯禁，況且江淮晏氏七兄弟，父為水寇，母係盜女，父死隨母，幼即頑劣，結隊成帮，竊奪詐騙無所不為，稍長，佔山據湖，為禍鄉裡。去歲臘月初八，深夜大搶劫，攻入退職前山東布政司江氏司府，掠得黃金四萬餘兩、明珠百顆、珍寶七十二件，並且刀傷事主，斬殺追緝官差前後計十八名，終作惡多端，天報不爽。於岳陽藏身，為人識破，卒被捕獲，具供在案……

今天午時，是江淮巨寇晏氏七兄弟於岳陽成擒定期問斬的日子！

昇平世道，偶然有一次可以任人圍觀的「出紅差」，那份熱鬧勝過元宵趕燈會「擠大姐」，別說人山人海，岳陽今天走空了半個城。

晏氏七雄的罪狀，寫起來丈八長的紙要用幾張才行，不過，如要簡單些說，四個字已足代表，那就是搶、殺、劫、奪！

他們七兄弟殺的人，連他們自己也難以計算數目了。搶的次數，比他們七兄弟加起來的年紀還要多，至於奪、劫，那更等於「順手牽羊」般的方便，高興一天能來上三五回讓人瞧！

請仔細看明白，聽清楚，他們七兄弟是搶、殺、劫、奪，自出道直到今天綁赴法場，七兄弟一生誰也沒敢犯半次「淫」戒，一生也從沒有殺過任何一個女人。

也許正因為如此，從晏老大至晏老六，全娶到嬌美妖媚艷麗無比的小嬌娘作妻子，這曾羨煞天下所有的江湖朋友。

晏老七到今天還沒有成家，正過着逍遙自在的光棍日子，所以七兄弟，祇有他有資格出花街進柳巷，光明磊落，結交了不少風塵艷麗的女知己，是出了名的「風流晏七」。

晏氏七雄岳陽被捕，據說是栽在一位小嬌娘手中，祇因晏七堅決搖頭，說要再隔兩年才能要她，於是她決定不等兩年時，腿腳一鬆，跑了趙岳陽府衙，於是名震天下功力武技萬人難敵的晏氏七雄，鋃鐺入獄！

早已接旨「斬立決」砍頭的晏氏七雄，被岳陽這位人稱「白臉包公」的鮑大人，想盡辦法硬拖了三個月才出斬，是鮑大人的善心嗎？不！

三個月前，晏氏七雄被剛剛捕繫大獄的時候，一個個全是生龍活虎，現在除了皮包骨，骨支撐着皮外，再沒甚麼了。

沒聽說，天地無情實有情，官法如爐眞如爐？

你能有多硬？即便是鐵也要在這「官法爐」中煉成了「繞指柔」，何況晏氏七雄不是鐵，是血肉之軀，是皮包骨的大活人了！

「白臉鮑爺」為的是四萬多兩黃金，百顆明珠、七十二件珍寶，人是全抓住了，一個也沒跑，東西半點影子沒看到，更不用想如最初打算那樣，親自摸摸那些寶，而且可以放在自己的大雕花樟木箱裡！您說，鮑爺能算完，於是乎拖了三個月。

沒人見過那十八層地獄究竟如何？岳陽府獄中的幾名死囚，全目睹了「人間三十六層活地獄」的樣兒，不過，他們有幸並沒有親身感受，親身感受的是晏氏七雄！

紙裹包火，空穴有風，確實比「掩耳盜鈴」高上幾層，自獄中死囚家屬傳得的消息，是人人伸大拇指，個個誇讚晏氏七雄才是好樣的，嚐遍過三十六種活地獄的酷刑，由頭到尾七雄兄弟祇有一句話——勸你媽媽吧，老子看你到哪裡找？

不能再拖了，獄卒密報，再拖下去可能湊不上七雄的數了，有三位已是出氣多進氣少。

「斬！」今日午時，「白臉鮑爺」下了府諭！

＊　＊　＊

天剛亮，晏氏七雄已知道了「今朝好日子」的消息。

七兄弟分七處關着，晏老大招呼來獄卒，話祇一句，立刻要七兄弟相聚，痛快的喝一杯「快活酒」。

獄卒怎敢作主，晏老大又說了，慢半點，他要下令叫老二、老三和老四，先一頭碰死在鐵柵上！

這一手厲害，獄卒一面着人上報，一面眞的準備酒菜，「白臉鮑爺」親自趕到，和晏氏七雄約法三章，答應讓晏氏七雄臨死相聚，但要晏氏七雄保證不出意外。

晏氏七雄早已被貫穿琵琶骨、挑斷了足筋，要不會等到今天，哼！

晏七坦然承諾，七雄兄弟再聚一堂，酒菜送到，不含糊，整整的一桌上等菜，七兄弟嘻笑言開，痛飲暢談，羨煞不少死囚，連「白臉鮑爺」，心裡也讚英雄了得。

酒喝了半個時辰，沒半點毛病，獄卒安下了心，七兄弟已互擁臂肩，唱起了山歌來。

晏七的歌喉眞是「呱呱」叫第一，可惜那年頭沒有「男賣唱」的，要不何用七兄弟去殺去搶去奪，祇憑晏老七這副嗓子，也穩穩當當吃香穿絲的坐着八個人抬了。

晏七歌聲雖好，音調却是悲憤萬分，使人聽了會忍不住珠淚盈眶，心潮洶湧。

歌聲停了，七兄弟仍然互相擁抱着，晏老大聲音低到像蚊子一樣道：「老七，全看你的了。」

晏七聲音更低，說道：「大哥，你放心去吧！」

晏二道：「老七，事了別傻，老娘還要人孝順。」

晏七道：「二哥說的甚麼，老娘一生吃喝不盡。」

晏三搖頭道：「老七，有一個在她跟前，總比一個沒有的好，這你會不懂？」

「懂，三哥！」晏七道：「不是還有六位嫂子嗎？」

晏四一聲嘻嘻道：「老七你風流了好幾年，到頭來連『女人』是甚麼也不懂，甚麼六位嫂子，是六個活妖精，咱們在，她們乖，咱們走，她們能不到處找大男人已經算是好的了，回去和老娘講一聲，全給咱們宰了！」

晏七有些不甘願的道：「四哥，咱們一輩子沒殺過女人，到頭來怎麼……」

晏五開了口說道：「四哥說的是正經話，別的女人可以不殺，她們六個一個也不能留，留下一個，你和老娘準沒有命。」

「會嗎？」晏七發出疑問。

晏六怒哼一聲道：「這問你小七子，你待小秀子如何？」

晏七兩條濃眉飛挑了起來，恨聲道：「這婊子養的母狗。」

「別罵她！」晏老大接上話道：「女人差不多全是這材料，你花在小秀子身上多少心血，她一告，就生生吃死了咱們弟兄，小七子，記住，先宰小秀子，那是為六個哥哥報仇，再殺家裡的六隻騷母狗，是為防患未然，更是為了老娘。」

晏七答應了，帶淚含血立了重誓！

晏氏七雄仍然相抱在一處，死囚們祇當他們兄弟情深，獄卒更沒往別處想，其實老七的琵琶骨傷早已好了，鐵鎖是虛鎖在身，不錯，右足筋已被挑斷了，但這算甚麼，當年他就一隻腳飛縱五丈六，現在更不含糊。

七兄弟相擁那是假的，三月酷刑皮包骨是不錯，被磨去的是肥油，那身修練數十年的內功眞力，不傷元穴，誰又能破去它們。

如今，晏老大至晏老六，知道大限已到，因爲穿透的琵琶骨，內部已生了壞血瘤，沒救，祇是拖日子，現在他們六人把一身眞力全以「導傳神功」導給了晏七，晏七變成了晏氏七雄的總和，熱鬧在後面，有好看的了。

該到的總要到，時辰快要到了。

七兄弟分開啦，坦然出獄登車，坦然挺胸直赴法場，車上，七兄弟目視遠方，並沒有如傳說的那樣，高呼狂叫自己是英雄了得，也沒像「鼓兒詞」上所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留幾句警語，勸勸世人，更沒留下個遺言，原因是他們七兄弟斗大的字祇認識一個，那是「晏」字。

午時到，炮聲響，鼓聲震耳！

一個個來，劊子手的刀眞快，劊子手的腕力眞足，「颼！」晏老大身首異處，怪哉，死前正哈哈大笑。

晏二也在笑聲中離世，晏三、晏四、晏五……

晏六了，他突然揚聲道：「且慢！」

此時說「且慢」！誰聽他的，「白臉鮑爺」向劊子手作出斬的手式。

劊子手鋼刀閃光，晏六高呼道：「誰想聽聽老子們藏金的地方？」

亂了，從「白臉鮑爺」心裡亂起，亂聲中「白臉鮑爺」總算能知己知彼，想通了這時候就算晏六能說，他也不能聽，再作手勢，劊子手鋼刀猛下！

緊隨着滾出丈遠的晏六人頭，卻騰起了一條人影，那是晏七，祇見人影兩三閃，跳了三五跳，哪裡還去找他的影子！

於是法場中走了晏氏七雄之一的消息，沒半天，已傳出千里，整一日，似乎已是天下人皆知了！

*　*　*

別說六扇門裡沒能人，姜大班頭就是能人之中的能人，不但辦案如神，有時更能在「無中」生「有」！

晏七一走，不到兩盞茶的工夫，姜大班頭已坐在小秀子那比從前不知豪華多少的香閨中了。

小秀子一張臉，早沒了人的顏色，不是嘛？她出賣了晏氏七雄，獲得了官家明賞千金的一半，另一半她必須孝敬現在坐着的姜班頭，和此時心亂如痲坐立不安的「白臉鮑爺」。

如今，晏七逃走了，從法場逃走的，不論是誰，這時要叫小秀子安心，那話比放屁還臭，自己作的自己知道，她若還能安得下心，那麼太陽也會從西邊出來了。

不過，姜班頭說得好，你放心，你就是最好的餌，晏七准來，來了准完蛋。

不錯，晏七一定會來的，祇是來了之後，完蛋的究竟是哪一個就不知道了。咱們姜大班頭說慣了含混不清的話，這次也沒有例外。

*　*　*

岳陽四門裡，有座麥家花園，廢置荒棄已久，聽說曾出兇案，成了凶宅，如今仍然陰森森若有鬼氣，所以那樣堂皇的宅子卻沒有人居住。

誰說沒有人，有，不但有，這人並且已經住了三天！

三天，也正是晏七在法場逃遁，毫無消息的第三天的日子。

是晏七？如果是他，就不夠聰明了，姜大班頭雖說本領較差，但身在公門總是好多好多年了，出了這等大事，上頭逼得像火燒屁股，又怎會放過這種極可能隱藏歹徒的地方。

果然，當姜大班頭在小秀子家苦守無獲後，派出幹捕窮搜各處，麥家花園列爲第一。

祇是姜大班頭一行來得不是時候，大白天連個鬼影子全看不見，何況是個厲害脚色的大活人。

一連窮搜三天，官場中的老毛病就犯了，雷聲還有，雨點早止，不過姜大班頭仍有一套，依然派有眼綫在緊緊的釘着小秀子的香閨。

是晏七逃脫一刀之難的第四天傍晚，麥家花園那口大井裏面，突地衝天拔起一條黑影，微沾井口，人已到了鳳閣樓頭，腰一塌，形影俱已消失。

黑影並非鬼怪，自難一閃失踪，是進了樓中，直穿廳，踏進那間昔日本是麥家大小姐所住的閨閣！

黑影剛剛一脚邁進，頓覺有警，但並沒有縮步退回，反而猙獰的低嘿了一聲道：「是哪一方好友先我而到？」

角落極暗的暗影裡，有人接了話，聲音如同銀鈴道：「怎麼？這地方是閣下風流晏七的嗎？」

妙，黑影竟是晏七，白天藏身井中，難怪姜大班頭一連搜了三天全搜不到人。

晏七不含糊，人家一個姑娘，竟有這大膽量直指而問，再猶豫豈是晏氏七雄，於是沉聲道：「怎麼樣，難道這地方是姑娘你的？」

姑娘噗嗤笑了一聲道：「沒想到風流晏七，還生着張能言善道的嘴巴，你說對了，這地方正是姑娘我的！」

晏七不信邪道：「姑娘姓麥？」

姑娘答話乾脆道：「半點不假，麥雨珍，麥家的二小姐，也正是傳說中已死三年今爲鬼魅的我！」

晏氏七雄到岳陽不是一次更不是一天，對當年麥家兇案知道得十分清楚，麥氏一夜之間，連死帶失踪不留一人，死的正是二小姐，名字正叫麥雨珍，是被人姦殺，大小姐失踪，直到今天沒有消息，現在這不明來歷的女子，自認是死已三年的麥家二小姐，誰信？

晏七笑了道：「說吧，你是人是鬼？」

晏七說的不是眞心話，他有意和姑娘多答問幾句話，方便摸定方向，一擊中的。

「少來這一套，晏七！」姑娘冷冷地說道：「不管我是人是鬼，你風流晏七全不會害怕，不過，我要奉勸你句話，我沒有惡意，否則，前兩天隨時隨地能出頭告訴姜大班頭，指出你藏身其井……」

晏七心頭大驚道：「笑話，井中有水，水深過丈，會藏得住人？」

姑娘格格地笑了道：「水面距井口丈五，在丈二的地方，有一活門，那是當年園中荷池用的引水道，不僅可藏一個人，五個人也有地方。」

不錯，晏七正是藏身活門之中，姑娘能指出這一件事，晏七相信姑娘是麥家的人是不會錯了。

不過，晏七不相信人死還能復生，更不相信鬼能人言，才待喝問姑娘究竟是誰，姑娘好像能看穿他肺腑心事般，接着又道：「別多疑，我是麥雨珍沒有錯，當年死的是我大姐，至於我怎麼樣失踪，和爲何不出面種種，那是我們麥家的秘密，對你無礙，你不必知道，我也不會說明。」

夠爽快，晏七發了丈夫氣概道：「好，衝着這番話，晏七信了你！」

姑娘低笑出聲道：「你有膽子？」

這話問得奇特，也問得令人發火，晏七不由冷笑出聲道：「祇怕天下像晏七這種膽量的人不多！」

「那很好，晏七，你餓了一天，要不要熱熱的好好的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頓？」

「有這種地方嗎，姑娘？」

「晏七，別姑娘姑娘的叫，聽着煩死人，我比你年紀小，叫我小雨吧！我就直接叫你晏七，怎麼樣？」

「好，小雨，你說有這種地方？」

「當然有，要不我豈不騙你嗎？」

「那就快，我是眞的很餓了！」

「很快！」話聲中，姑娘突然打亮了火摺子，要點起燈來。

晏七彈指打滅了道：「小雨，這可不是鬧着玩的，有燈千里亮，是不是，你怕那姓姜的混小子找不到我嗎？」

「冒失鬼，我既敢點燈，就能保證誰也看不到，你怕那門子。」

麥雨珍再次打燃火摺子，點起半支牛油燭。

晏七咬着牙，他實在不信別人看不到燈光。

麥雨珍笑了，眼角一掃晏七道：「別怕，你看。」

一聲「看」，祇見麥雨珍突飛縱身巨樑之上，不知道在甚麼地方一摸機關，牆壁突然裂開一道小門！

晏七一愣，麥雨珍已拉住他的手臂道：「進來。」

進去了，雙雙移步而入，牆又重合，嚴絲密縫，晏七借火光，四外掃視，是個夾道，順道而行，已現極亮的光芒，一道黑黝黝的門，露着尺闊縫隙，麥雨珍拖着他走進去。

裏面竟是一間美倫美奐的閨房，桌上正擺着仍帶熱氣的可口酒菜。

晏七雖然一肚子的疑問，但坐下就吃，反正他心中有數，不吃白不吃，不吃也頂不了將來到的福抑或禍！

*　*　*

「沒想到，小雨，我眞沒想到，你會是麥大哥麥老大，我們麥大當家的二姑娘。」

晏七橫躺在軟軟的香床上，一身赤裸，剛洗過澡，腰間纏着一塊浴巾。

麥雨珍穿的也不多，斜靠在一張搖椅上，搖晃着十分悠閒。

「晏七，想不到的事還多得很呢。」

「麥大哥已經早成了仙佛，過去的事，小雨你放心，我不會問。」

「你聰明，其實，你問也是白問。」

「小雨，別的事我不問可以，關於我自己的事……」

「你瞞得了『鮑貪心』，瞞得了『姜大話』，休想瞞得過我，我知道你們七兄弟練過『洗髓功』，又會『般若功』，不這樣又怎會被人折磨成像瘦猴兒？就算琵琶骨穿上洞，要跑誰全攔不住……」

「小雨，我六個哥哥全中了血毒，是他媽媽那條髒鐵索！」

「別恨了，那沒用，你不總算是活着嗎？」

「小雨，我活着實在不容易。」

「比你一心要殺小秀子還難？」

提起小秀子，晏七臉色變了，一抬那隻好腿道：「媽的，這騷……」

「別罵，再騷也是你先找她的，不像我，是我找上了你。」

晏七臉一紅道：「小雨，這不能比，可是……唉，小雨，你如果

早說出麥老大來，我是怎麼樣也不會糊塗到這個地步，唉！」

「唉個甚麼勁，怎麼，我比不上你心愛的小秀子嗎？」

「別提，說別的。」

「沒有啦，別的就沒有話要說。」

「小雨，你總不會毫無緣故的找上我吧？」

「當然！」小雨小臉一翻道：「我是看中了你七兄弟祇留下你，想嫁給你，好獲得那些黃金珠寶！」

「得！得！得！算我不會說話，別動火！」

「我說的是老實話，又火的那門子，哼！」

晏七一再陪小心，小雨才轉怒爲喜。

最後，小雨問晏七有甚麼打算，晏七話祇一句，上刀山下油鍋，也要先處治了小秀子。

他說得好，不爲別的，坑我害我散我騙我，那算是我晏七瞎了眼自己找的，可是我六個哥哥死得冤，他們怎麼死，死在誰手中，全不冤，可是死在小秀子狠毒的告密是太冤太屈了。

小雨警告他，姓姜的不那麼糊塗，現在去找小秀子，那是等於「飛蛾撲火」！

晏七苦笑說得好，他能等，等，等。

* * *

半個月的日子，像睡了一大覺似的，醒來已過去了。

半個月十五天，晏七和小雨，不僅是從世家江湖交結而達致無所不共，並且已等於二而爲一的生死一體。

晏七受了三個月的活罪酷刑，在這十五天的「進補」下，不止恢復了原有的健康，並且因爲業已獲得了六個兄長的傳功，使一身本領功力也到了顛峯頂點。

半個月，卻慘了姜大班頭，在「白臉鮑爺」的緊逼下，多少年沒吃過竹板子的胖屁股，已被打了兩次，每次雖祇是象徵式的來幾下，羞辱多於責罰，但是姜大班頭也痛得祇能伏着睡覺，因此他恨晏七入了骨，絲毫沒有鬆懈對晏七的追捕。

小雨有些不忍心再看晏七內心的折磨，說出一條妙計，晏七千恩萬謝，幾乎把小雨當成了再造爹娘！

其實，小雨是爲她自己，從摸清晏七藏處，進而相會、談話、相愛到現在，小雨把應該知道的事情，全弄明白了，也該遠遠離開這個不祥並命中註定仍將橫死的晏七。

* * *

晏七單身一騎黑馬，出現在由三湘轉湖北入四川的狹窄荒涼的野道上！

這消息因不斷引起江湖梟雄的追踪不捨，而傳到了岳陽，姜大班頭被召進府大人「白臉鮑爺」的二堂上，他領了捕文，定了日子，要「千里走單騎」去緝捕晏七歸案。

突然，晏七的形踪又消失了，在山野荒道上平空的消失了。

但却捉到了他騎的那匹黑馬，黑馬身上有血，血漬尚新，於是志在那些黃金、明珠、珍寶的各路英雄，全認定晏七折在道上，被某地某方人物所擒，正在逼問着那些珍寶黃金的下落。

* * *

姜大班頭牽馬出了城，是大清早。

迎面攔路的是個英俊的少年英雄。

少年英雄和姜大班頭低語幾句，姜大班頭臉帶喜色，重又悄悄回到城中。

入夜，初更，小秀子正和她結識不久已作入幕之相好歡欣趣談，二十幾天的提心吊膽，她也因晏七遠走川邊的消息而放落。

* * *

彭子艮是個白淨面皮的瘦長個子，年雖已到了五旬，看上去祇有四十四五，他和小秀子交往，是妙緣，小秀子的老相好曾帶小秀子赴過彭子艮的邀筵，席上，男的動心，女的淫媚，早已眉來眼去，傳情送笑，當小秀子老相好因事離開了岳陽後，他倆熱情如火，乾柴烈火一碰就着，慾火燒到一處，如魚之得水，水中游魚。

自晏七法場脫身，彭子艮就裹足不前，生怕色運下面生了「霉」，碰上晏七這個煞星。

現在沒有這個顧忌了，晏七早已逃離了岳陽，二十多天的相思慾火，男的難忍，女的不耐，今夜酒聚，調笑戲逗春色無邊！

二更，酒已八分，菜剩羹殘，小秀子早已脫了個渾身上下赤裸裸，彭子艮則抱着小秀子，正極盡溫柔情趣之能事！

小秀子臉紅如火，一雙柔荑，在桌下緊揉慢拈，不知作些甚麼營生，彭子艮上撫下摸，兩個人用盡「手字」，因之嬌喘嗔哼似病般的呻吟聲傳佈於外。

這時，一條人影悄然無聲的落在窗前，用不着舐破窗紙窺所以，聞聲早知是怎麼一回事，黑影一翻而至屋頂，再頓足遙射而去。

黑影並沒有去多遠，而是直射投落到小秀子住宅後隔三家的前門樓上，手一招，另一條黑影拔身出現迎將向前，前面黑影悄聲道：「妙，快去，兩相好！」

迎前的黑影悶悶的狠狠地哼了

一聲道：「謝謝，你接應我。」

先前的黑影呸了一聲道：「我回去，看到那種活色生香的樣子，準倒霉，咱們再見了！」

話聲中，不待答覆，騰身而去。

剩下的那個黑影，毫不猶豫的直撲小秀子的香閨。

一聲碎窗木散，夾雜驚呼聲傳出香閨，正赤身蛇纏的小秀子與彭子艮鬆了手。

明燈現影，來人赫然竟是傳說中業已進川的風流晏七。

* * *

幢幢人影，少說集結了三五十人，爲首者正是岳陽府的班頭姜爺。

這時，遠遠現出一盞燈籠，姜大班頭傳令下去準備，晏七已進了小秀子的香閨。

有人提議，應該立刻趕去，否則小秀子必死，姜大班頭說得妙，小秀子的死活，絲毫不掛在他和鮑大老爺的心上，如果不趁晏七怒失耳聰，恨失心神時下手，萬一再次遁走，他娘的誰的屁股能代替挨那竹板子。

遠處的燈籠，忽然無故自燃，剎那熄滅，姜大班頭再次傳令，人影疾快移動，已將小秀子的香閨團團圍住。

圍緊，滴水不漏！

怪也，所有的人，竟全棄丟所用兵刃，每人手中一支漆黑如小兒臂長足尺五的圓筒兒！

姜大班頭揮揮手，大家靜靜地已挨近了牆根，誰也不動，等着，窗子已散碎四開，燈光雪亮，大喝之聲入耳！

可憐、可悲，一向看來傲氣十足的小秀子，竟也會跪倒地上，哭着、喊着，哀求着，彭子艮已四平八叉的躺在地上，沒有死，一身上下連半點兒傷痕全沒有，嚇昏了過去。

是晏七的聲音道：「你不是說過自已貞節如烈女一般嗎？你不是又哭又鬧逢人申訴着那次赤身被捉，是惡人中傷嗎？現在呢？嗯！」

「好人，七爺，我錯了，你就可憐可憐我……」

「住口，你就算是一夜連召十八個男子，七老子也過問不着，這一點你沒錯，生就見人癢的××，那祇是現你十八代祖宗的世，關不着晏七爺的甚麼事！我祇問你，十年相識，我究竟是那一點對不住你，你說！」

「七爺，我……我說過知道錯了。」

「錯你媽的個屁，七老子我懂，是我沒要你，不錯，我那六個嫂子全他媽媽的夠風騷，可也全他媽媽的嫁了之後，乖乖的伺候着咱老娘，你成嗎？你是個甚麼材料，自已該明白，沒嫁人就偷野吃，一偷一大隊，你當我不知道，嫁給那個冤種以後，大門匙你偷偷打了六把，七老子就有一把，冤種不在，七老子就成了主人，你當這些，七老子認爲對？

「像你這樣子，七老子能用花轎抬你進晏家的大門嗎？我能讓晏家大門黑夜三更出出進進那些狗雜種，你好狠，於是暗通消息給官府，如果祇是陷害了七老子，那算是七老子瞎了眼睛，摸過你這淫貨遭的報應。

「天可憐，我那六個哥哥生龍活虎般的，全坑在你這個臭婊子身上，他媽的，七老子今天祇戳你三刀六洞，那太便宜了你，哼！」

混着晏七那愈說愈上火的怒哼，是小秀子那沒命的狂號怒叫。

「哼！狗淫婦！」

「啊！啊！天啊！殺人啦！哎喲親娘！好……好大哥……你……啊媽呀……七……七爺……你給……我個痛快……吧！」

尖聲悲號，聲聲相連，小秀子把一生騙人的好話，全叫了出來，可惜沒有用，對現在鐵打了心的晏七，半點用全沒有，晏七一刀緊似一刀，一刀兩洞，全不是致命的地方，但有兩刀卻是小秀子迷人那所在！

外面聽的人，一身汗毛全都寒立了起來，祇有姜大班頭夠種，在計算着，六刀了十二個洞。

啊！痛死我了……

晏七一刀插進小秀子那「妙不可言」處，刀尖兒眞的由椎骨最後一節透出！

小秀子已出氣多進氣少，兩眼直翻，叫不成聲，全身抖個沒完！

又一刀，直從心房後背透出，小秀子雙腳一擺動，祇是剎那間，她再也不會迷惑別人，再也不會傷害別人了！

姜大班頭又作出手勢，他太懂，人在殺紅了眼的時候別惹他，等着一會兒就成，等那股殺氣消了，殺人的就會手軟心軟了，那時動手擒人，是十拿九穩的。

晏七兩頰流下淚來，他並非是爲身中八刀、十六個洞慘死的小秀子，而是爲他那已死的六個兄長。

擦乾匕首血，得走了，小秀子那陣沒命的狂喊悲號，不驚動人才怪啦，走！

臨走，他還掃了地上的彭子艮一眼，搖搖頭放過這個人，晏七本不好殺，彭子艮雖說無行，但小秀子無異是個娼婦，叫娼婦守身不接客，比叫公鷄生蛋還難啦。

晏七剛剛跨出門去，警兆已生，止步沉聲道：「人不少，若非

七老子一心牽割那個狗淫婦，早就發現你們，請出來，別小家子氣！」

姜大班頭自暗影子閃出，晏七濃眉一挑道：「大班頭好靈的消息，晏七聽說你好像出了城？」

「對。」姜大班頭道：「姜某也聽說你七爺已經去了四川。」

好對答，誰也不吃虧。

晏七目光向四外一掃道：「何不全請出來見見面。」

姜大班頭又揮了手道：「別叫七爺看扁了咱們，全出來！」

晏七看清對方人數目及人手一支怪圓筒後，頓即明白今夜祇怕很難逃出小秀子這院落了。

不過他仍夠沉着道：「姓姜的，晏氏七雄已經賣給你六個，怎麼說，非趕盡殺絕不可？」

姜大班頭話夠痛快道：「七爺，你非成全不可！」

晏七冷冷的道：「姓姜的，如此不行的話，今夜祇怕來人中要先我走掉一大半！」

姜大班頭淡然道：「七爺，就是祇剩下一位，也得伺候你再去法場。」

「姓姜的，就憑你們？」

姜大班頭冷聲道：「晏七，是憑我們手中的『萬蜂筒』！」

一聽「萬蜂筒」三個字，晏七臉色突地變爲煞白！

姜大班頭何等人物，這時開口道：「不瞞七爺說，這次你仍然被人賣了，『萬蜂筒』就是這人借給我們的，七爺，認命吧！姜某保證半點苦全不會加在七爺身上，祇是破去七爺你一身武功，明天正午，送七爺你去和六位兄長相聚，七爺，成不成你給句話。」

晏七心頭雪亮，很清楚出賣他的人是誰！

他可不認命，點着頭，嘆口氣，倏忽走上前已將兩個倒霉的公差抓在手中，沒猶豫，拋向姜大班頭，接着，他一個旋轉，重回到房中，手微抖，燈火熄，裏外黑成一大片。

外面的人更亂，姜大班頭大吼道：「靜下來，三人一組守着，天就要亮了，遠站五丈，不信他能變成飛蛾跑掉！」

這招夠狠夠絕，人在五丈外，三人一組，更全有那種絕對難以躲過的歹毒暗器，跑是休想，不跑，天亮誰全能看清誰，結局也是一樣，所以再難再險，晏七打定了主意，是非趁現在闖不可！

晏七摸到了床前，伸手拉起了那床絲棉被，以指作剪，把棉被分作三條，前心後背及雙腿之間，以撕裂的床單作繩緊緊紮好，雙臂包紮兩塊厚絮，抖手拿起撕裂被單的另一半，這是兵器，以內力抖出，足可以震飛那些如牛毛的「萬蜂毒針」！

準備好後，仔細想過，祇要頭臉不被打中，上半身已不怕蜂針，下半身的一雙小腿是最脆弱的一環，但是已無法可想，如果連小腿也紮起，動作不靈，逃脫的機會更加渺茫。

一切想過後，他一腳踢翻了八仙桌，一聲斷喝，將一隻木椅扔出前窗。

姜大班頭有一套，適時揚聲道：「別理會，不是活人不放針，後面的小心些，這是聲東擊西的計策。」

話剛說完，一張八仙桌已自破窗中飛出，直砸向姜大班頭，大班頭沒理，動也不動，他人在五丈外，八仙桌落勢不足四丈，根本傷不了他！

話是這麼說，他可也加上了小心，八仙桌落地的聲音，使他心驚膽寒，那聲音太小、太輕，桌子更沒有被摔碎，頓知不妙，時間上已經遲了剎那，晏七突然自桌下拔起，一閃到了大班頭面前！

好個姜大班頭，明知晏七撲上自己已死多於活，但仍然緊咬牙齒，黑筒舉起聲連響，數百寒星直罩晏七射去！

接着，他沉聲道：「別管我，快些圍殲！」

晏七錯料了姜大班頭，不錯，平日裡姜大班頭怕死愛財好逸惡勞，但現在，他自己明白，要避已不及，躲又沒有晏七那麼快的能耐，拚命或許有活路。

晏七撲上了姜大班頭，一掌把姜大班頭震飛出去丈五，他又錯了，姜大班頭雖連聲沉喝令手下圍攻，但那筒兒太歹毒，那些手下人從心裡發毛，生怕傷了大班頭將來倒霉，所以全楞着還沒有下定決心，如今晏七把姜大班頭一掌震飛了，數十幹捕已再無顧忌，祇聽得脆響的簧聲，一聲接一聲的像疾鼓，千數寒星全照顧到晏七。

晏七左腿上業已中了姜大班頭十幾枚毒針，祇覺得痲痺，不知道疼痛，掌震姜大班頭飛出去之後，晏七一聲猙獰笑聲，一點三指封死了左腿大穴道，身形撲臥，施展十八閃翻，像陣旋風似的，撲向數十個幹捕。

翻滾中，他又覺得前心後背中了難以計算的毒針，可惜針太短太細，那床分散開當作裹身的棉被夠厚，竟半支也沒有插進身上！

不過，左腿卻中了十幾支針，好歹毒的暗器，晏七祇覺得毒氣仍能從被封穴道中順氣向上衝，雖說一時無礙，但時間久了，當然會被毒氣攻心，業已打定主意要暴撲擊斃三五幹捕以亂彼陣腳時，然後逃

脫。

各幹捕「萬蜂筒」固然歹毒無比，卻不能應用自如。一因姜大班頭被敵方一掌震摔之後，就沒見移動或起身，早當八死兩活，所以不敢按動機筒打出毒蜂針來，二者，此物安裝不便，必須要有點時間，晏七就趁這時間，疾射似電撲殺過去，匕首連削，頓時四傷六死，餘衆不禁拔足狂奔遠處。

晏七頭都不回一聲冷哼，匕首脫手飛出，直插進姜大班頭的後心！

姜大班頭這叫「該死」不得活，其實晏七的一掌，祇是擊中他的肩頭，傷雖不輕，但絕未昏迷更離死還遠，是他太過刁猾，要手下替他拚命捕人，故意裝作被一掌擊昏，豈料晏七自己心中有數，臨走時，這抖手擲刃，卻實實在在要了姜大班頭的老命。

*　*　*

小雨一個人，手托香腮在木木頓頓地發着楞。

一支牛油燭，已點剩了小半支，燭淚成串，點點連連。

她頰上也正流着珠淚，串串滴滴，不知爲何。

突然，她猛地起身喝問道：「是誰？晏七？」

不錯，晏七，他終於逃脫包圍網回到麥家花園的這處秘室。

不過，他那張臉已變得煞白，一身上下一片紅，是血，有人家的，也有他自己的。

他推門而進，身子挺得畢直，一步一步，雖然夠慢，但很穩健。

小雨臉色一變，上下打量着晏七道：「辦好了啦？」

晏七坐下去，用雙手捧起他的左腿，小腿上，少說上百毒針，已針針入肉！

他笑了，是開朗的大笑，瞧着小雨道：「你大概不會知道，我在法場逃生就是爲了要殺那狗賤婦，根本沒打算事了後還活下去！」

小雨退了一步道：「你跟我說這個幹嗎？」

「很簡單，我就要去了，這針太歹毒！」

「不要緊，咱們想辦法解毒。」

「小雨，我相信你能解的。」

「哦？這憑甚麼根據？」

晏七沒理會她，嘆息了一聲道：「猶憶昔日和麥老大初次相逢，是咱們老大引領的，麥老大腰間挾着一支黑筒兒，是天下三大毒暗器之一，那時我曾說過，此物太過歹毒，有傷天和，麥老大說，這是他獨門之物，有解藥，不會死的他會救。」

小雨又退了一步道：「所以我也有解藥，喔？」

「你不會沒有，不過我用不着它了！」

「怎麼說？」小雨話聲有些急的說道：「爲甚麼？」

晏七苦笑了一聲道：「你不是想我死的嗎？如果再救了我，豈不是委屈了你自己？」

「我……」小雨張口結舌祇說了個「我」，就沒法再講下去。

晏七笑了笑，笑得那麼眞摯開朗，伸出右手道：「過來坐近我，時間不多了，我必須要和你好好的說幾句話，相信你一定有話要說的。」

小雨竟沒猶豫，拖過把椅子坐在晏七身旁。

晏七目下仍有制敵的功力，但他撫摸着小雨遞過來的玉手，竟沒下手。

一頓之後，晏七一聲長嘆下感慨的說道：「小雨，你究竟姓甚麼？」

小雨低垂着頭道：「何必問！」

晏七想了想道：「這樣吧，我問你一個問題，希望你能老實答，然後你要答應我一個請求，最後我送你兩句價值難以估量的話，如何？」

「說吧，晏七，不過我總覺得先解解你身上的針毒要緊。」

「不要緊，何況這毒已經不是你能解的了。」

「怎麼會……我……」

「小雨，眞的，時間不多了，答應我嗎？」

「你堅持的話，說好了。」

「你等於救過我……」

「沒有的事，我不承認。」

「別急，聽下去，沒有你，我不會這麼容易能辦好今天晚上的事，何況這二十天來，蒙你照料我，和……祇是，我不解你又爲甚麼，去向姜大話告密，並且，借出那麼多的毒針筒，這是我要問你的問題。」

「好，我實話實說，五年前你們七雄兄弟，在『子午鎭』下劫過一次鏢，護鏢的老鏢頭燕杰是我爹，他死了，死在你的手中……」

晏七想了想，「哦」了一聲道：「是『飛虎鏢局』，人稱『撲天飛虎』的燕杰？」

小雨點着頭，晏七苦笑着看看她，長嘆出聲。

小雨知道晏七還有很多話要問，遂接口說道：「三年前，麥老頭兒一家途中遇上强敵，結局是强敵雖死，他一家卻也死得一個不剩，他身受重傷，我救了他，使他多活了大半年，他感激我那份情，送了我此處的秘圖、毒筒，我就是按照秘圖找到的。」

晏七道：「你早就該找我兄弟報仇才對。」

「找了，找不到你們，當我得

悉你們秘密計劃劫案的時候，又來遲了一步，最後聽到你們兄弟岳陽落網的消息，但已無能爲力了，後來法場上……」

「那個時候你去看熱鬧，可對？」

「嗯！所以我就極爲小心的追躡在你的身後，終於大家見了面。」

「我明白了，但是你又爲甚麼，不立即下殺手，反而……反而在……小雨，這有甚麼內情呢？」

「有件事你也許並不知道，晏七，你可認識一位叫伍天慈的姑娘？」

不知何故，小雨提起「伍天慈」這三個字，竟使晏七激動得全身發抖道：「小雨，你怎麼知道這件事的？」

小雨哀怨的嘆了一聲道：「我當然知道，那本是你已下聘的未婚妻子，不幸一夜小雨，爲了好心答應一個雨中無處投宿的孤客借宿，結果被那孤客用迷藥玷污了身體，更賠上了天慈一條老命，恨怨冤屈下，懸樑自盡……」

「小雨，這件事情你怎麼會知道這麼清楚的呢？」

「不瞞你說，晏七，那個孤客就是我的哥哥。」

晏七恍然，慘笑連聲道：「所以你才在殺我之前，先陪我些日子，似乎是要求個『誰不欠誰』，對嗎？」

小雨微一頷首道：「我不認爲我說錯了甚麼。」

「小雨，錯了，錯得太……」

「就算是錯了，晏七，現在說，已經太晚了。」

「是晚了，小雨……我……」

晏七突然感到一陣昏玄，幾乎由座中摔了下來！

小雨急忙扶住了他道：「快些躺到床上去，我……」

晏七含笑着搖搖頭道：「晚了，小雨，現在你靜靜地聽着，那些黃金、明珠、珍寶全在咱老娘那兒。」

小雨流下淚來道：「我沒有貪圖那些東西的意思。」

晏七向她擺擺手說道：「聽下去，小雨，黃金不算甚麼，珍寶也祇是供有錢人家玩弄的東西，但那百顆明珠之中，卻有三顆奇珠，正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三佛珠』……」

小雨再次接口道：「我本來就是爲這三顆珠子而來的。」

晏七笑了笑道：「這東西藏處祇有老娘才知道，你要想辦法才能到手，用甚麼辦法你自己去想了，我所請求你的，是代我殺六個人……」

「六個人？」小雨驚駭出聲。

「嗯，六個！」晏七道：「我那六個嫂嫂，這是我六位兄長的遺言，非做到不可，你怎麼說？」

小雨不知何故，竟然點頭答應下來。

晏七十分安心的長長嘆了口氣道：「我去了之後，身上的東西全歸你，但要一件不少的拿給咱老娘看才成，咱老身是藏身在……」

下面幾個字，小雨總算是聽清楚了，因爲這時候晏七中氣將散，瞳孔漸大，語不成聲調。

晏七去了，去得心安理得十分安詳。

當他發現小雨告密時，曾在小秀子血腥的香閨中有過閃念，小雨不是小秀子，小雨是個有理智的，而且十分剛强信義果斷的奇女子，她會告密，絕不像小秀子那樣祇愛金銀和偉岸男人，雖然晏七在匆匆忙忙下無法推斷出其中原因，不過他卻深信虧欠道理的一方，極有可能是自己。

再者，他想及小雨的捨身侍伴，二十幾天來的照拂，是他從來不敢夢想獲得的，多想幾遍，頓覺小雨似乎有心以身相報，於是晏七決定追隨已死的六位哥哥於泉下，當見到小雨，獲知自己是她殺父仇人時，立即暗暗拍開所封穴道，毒氣頓即直衝心房，就是大羅神仙也難以救其不死。

晏七已死的事，祇有一個人知道，就是小雨。

* * *

小雨已沒有了下落，其實誰又認得小雨呢。再說誰能知道天下究竟有多少叫小雨的女人！

岳陽府「白臉鮑爺」，對官場中的一套眞有辦法，在給姜大班頭姜大話殯殮的那一天，正午，號炮三響，所謂已逃大盜江淮晏氏七雄最後一名，業被緝獲，正法示衆，於是完結了這段公案。

有人曾百般打聽過，祇知道當日法場處決七雄時逃脫了一個，沒人知道那是晏家的老幾，在小雨故佈疑陣，傳是晏七去四川的消息時，人人說逃出來的是晏七。

可是行刑劊子手卻說，晏七是第三個被斬首的。

岳陽府捕快講，緝獲的唯一逃犯，是晏五。

「白臉鮑爺」笑對賓客說：祇怕是晏二吧！

最後「白臉鮑爺」煞有介事的又說，其實，晏氏七雄全長得差不多，獄中三月，面目全非，說老實話，誰也難以眞的分別出誰是誰了。

就因爲如此，武林江湖上傳言不一，更深信最後處決的犯人，絕對不是正身，獄中死囚不少，隨便抓個出來斬了頂數，是官場中見慣

的事。

「白臉鮑爺」爲了交差和了斷這件震動天下的公案，迫得用獄中死囚代晏氏的消息，被武林中人所深信，當然，也有疑處。

* * *

距太行山六十里地的「斷腸坡」，昔日是有名的兇險地方，如今，天下昇平，於是乎在太行山已無盜匪的傳說，多年來亦不見盜匪的出沒。

「斷腸坡」有了人家，先是三五戶，其後七八家，終於經年之後，「斷腸坡」成了大鎮，千多戶人家，六七千名居民，不但人人足以溫飽，並且成了南北往來的必經之路，一年又一年，各種生意如雨後春筍，興隆榮盛。

既已成了要道大鎮，少不了要有個能施號令指揮的人，這人便是「斷腸坡」的首富，人稱「大老好」的董大川董老爺子。

這天，在所謂晏氏七雄先後伏法的二十二天後，董老爺子的後宅花園的「暖閣」上，傍晚正在筵請七八位特殊的人物。

大家在邊飲邊喝邊談，奇怪得很，他們不談莊稼，不談生意，不談風月，而是專談論晏氏七雄伏法之事。

是董老爺子開口，一開口那種氣派腔調，聽着就不是回事，他說道：「怎麼的，二十來天啦，你們就總共辦了這麼大點的事？嗯！」

緊靠着董老爺子右首的一位白淨面皮的中年人，神色鄭重的說道：「山主可否容屬下說幾句話？」

怪哉，堂堂「斷腸坡」首富的董老爺子，竟一變而成了山主，甚麼山的主？山主又代表了甚麼，耐人尋味。

董老爺子嗯了一聲，算是准許了。白臉中年人接着又道：「晏家哥兒七個的事，說來十分簡單，其實很不容易偵獲準確消息，捕快們說法不一，不能盡信，劊子手咬定晏七死在第一次法場上，我們又不能眞的直入那『白臉鮑爺』的官宅，逼問實情……」

董老爺子沉聲說道：「有甚麼不可能的？」

白臉中年人道：「山主容稟，這事非秘密不可，逼問過鮑老兒後，就不能再留活口，殺官雖說如同造反，諒他們還找不到『斷腸坡』來，祇是那就瞞不過江湖朋友的耳目了。一個弄巧反拙，怕礙及現在這種安穩局面，所以實在不能去動那狗官！」

董老爺子不是不懂厲害是非的糊塗蛋，聽到此處，點點頭道：「話有道理，好，現在開始商量今後的步驟，誰有最好的辦法？」

座中六七位看來都不平常的人物，卻無一人開口。

董老爺子嘿嘿地冷笑了起來道：「怎麼，難道當年威震天下，使武林白道頂尖高手的『三奇劍』、全無可奈何的『太行八友』，今朝嗓子眼裡生了瘡？膽子上破了洞？竟成了緘口的金人？」

不知道「三奇劍」這三位白道無敵高手的人，聽了董老爺子這番話，絕不會驚心，知道的很可能伸出口來的舌頭，半天縮不回去的！

別的不說，祇講已死的江淮晏氏七雄，敢誇是打遍天下，橫行過南北，但一生不和「三奇劍」這三位武林奇客過不去，如果狹路相逢，七雄總是立刻避走，由此可見「三奇劍」的厲害威風！

「三奇劍」雖然如此厲害和這等威風，有件事情卻碰了硬釘子，那就是當年代人抱不平，找上「太行山」，指名索戰「太行八友」，結果鎩羽而退下太行，誓言終生不再踏進太行山區半步！

因之「三奇劍」固然名震天下，而「太行八友」也成了江湖上無人不曉的人物。

誰能想到，這小小的「斷腸坡」鎮，巨富善翁的董老爺子，竟會是「太行八友」的主人，這樣的話，董老爺子該叫董震天，人稱「飛魔」才對。

不錯，董老爺子正是昔年太行霸主的「飛魔」董震天，祇因江淮晏氏七雄鬧得太兇、太大，致官家一怒出盡大內及緝私高手，遍索天下大山，使「飛魔」慌恐自畏而改變了方法，老巢在太行山區中仍是機關林立，但表面上看來已散山而去，明裡，他落戶在太行山五十里的「斷腸坡」，假百家姓而成大鎮，其實「斷腸坡」鎮上，是清一色的昔日太行手下，也是清一色的太行盜匪大本營！

知道了內情，自然對他們如今秘密商議有關江淮晏氏的事，就不覺得奇怪了。

董震天以嘲諷的字眼，針對屬下八友，八友無不垂首色愧，他們不是沒盡心力，祇可惜江淮巨寇太過厲害，人雖死了，他們仍然無法找到七雄遺孀和晏老娘的隱身處所在。

董震天雙目如電的環視八友一遍，突然哈哈地大笑道：「別喪氣，記得嗎？當年我就說過，遇到困難要轉換方法才行！不用再爲晏家那老乞婆費心了，她已經安穩不了幾天啦。」

聞言知意，八友老大「當代霸王」楚無敵，開朗的笑道：「山主可是知道老丐婆藏身之處？」

董震天搖搖頭道：「老夫還不知道，不過有人知道。」

八友不由同聲問道：「是誰？

人在哪裡？」

這時「暖閣」風簾挑起，進來了一位嬌美而有英氣的姑娘，笑嘻嘻地說道：「人在此地，就是我，我知道晏老娘的藏身之處！」

八友全傻了，十六隻眼睛，噴出火來了！

「太行八友」雖然不是「色中餓鬼」，卻甚喜此道，美女當前，自是由不得有些個失魂落魄！

董震天沉哼了一聲，把八條大漢的魂魄勾了回來，一個個都不由臉紅耳熱了。

此時，那美女大方地移步上前，坦然的坐在董老爺子的身側空位上。

董震天如光閃般的目光，再次掃過八友臉上道：「你們認識認識，提起這位女豪傑，也許你們全覺得很陌生，老夫告訴你們，她就是昔日我道中的老前輩，麥老大麥大當家的千金小姐，麥二姑娘麥雨珍！」

八友又同聲驚咦，董震天別有用心的一聲哈哈後，接着又道：「據老夫所知，麥姑娘並不拒絕好男兒的關懷，祇要他能躲過麥家的『萬蜂筒』，就可以了。」

一聲「萬蜂筒」，又令「太行八友」全都色變出聲來！

董震天還有話說：「法場逃脫的七雄之一，最後就是死在『萬蜂筒』下，可惜的是麥二姑娘從來沒有見過晏氏七雄，所以不知那是晏老幾？」

「太行八友」中的老二，「鐵算子」向不失，突然接口問道：「姑娘可以說說內情嗎？」

麥雨珍應是燕雨珍，但是「太行八友」和董震天都不知道，她媚眼兒瞟望向老二道：「沒有甚麼可說的，人死了，死在『萬蜂筒』下。」

向不失以懷疑的眼光盯着麥雨珍道：「姑娘，屍體呢？」

麥雨珍淡淡的答道：「換了五百兩的金子了。」

向不失自作聰明的說道：「跟『白臉鮑爺』作成的生意？」

麥雨珍搖頭道：「那狗官若是眞有這具屍體，就用不着找個死囚當倒霉鬼了。」

向不失一伸拇指道：「姑娘說得是，辦得好，不過在下仍須請教，用五百兩金子買屍體的人是誰？」

麥雨珍冷冷地說道：「晏老娘！」

「太行八友」第三次同時發出驚咦之聲，董震天哈哈大笑道：「因此，老乞婆藏身之處，才被麥姑娘發現了。」

「太行八友」的老三「人奸」邢無影道：「當眞如此，請教姑娘怎不自作打算，反而找上山主？」

麥雨珍嬌笑連聲道：「還沒請教閣下是『太行八友』中的……」

「老三，姓邢，邢無影，姑娘請多多指教。」

「怎敢，邢三俠，我有句不當說的話也請教一聲，這事若我換成邢三俠，邢三俠自作打算呢抑或是找些幫手？」

邢無影語塞，姑娘說的是正理，舉凡江湖中人，那個不知晏老太婆的厲害，等閒人休說近身了，十丈外能保得不死，也是上上大吉。

麥雨珍仍然有話道：「還有，邢三俠，黃金無數、明珠百顆、珍寶七十二件，單祇黃金一項，就重兩千五百斤，邢三俠，別說雨珍是一個弱女子，換上邢三俠，祇怕也搬不動了。」

語塞的邢無影，羞紅了臉道：「姑娘，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呢？」

麥雨珍正色道：「邢三俠這樣就錯會了我的話意了，說實在的，太多的同道，盡犯了個『獨佔』的毛病，因此結局也就是死多活少，須知隻手是不能遮天的，像這種飛來的橫財，就該大伙享用，這就是我找上董山主和各位的最大緣故。」

「太行八友」心底服了姑娘，單祇說姑娘這種胸襟，他們就比不上了，何況其他。

向不失在誇讚中肅色道：「姑娘可願示晏老太婆的藏身處？」

麥雨珍道：「當然願意，否則我來又作甚麼，她帶着六個寡婦，住在山東濱海以產晶石聞名的『勞山』！」

邢無影失色道：「在勞山？那就麻煩多多啦！」

董震天沉聲道：「有甚麼麻煩的了呢？」

邢無影壓低聲調道：「玄天道長是勞山上清宮的觀主，這老雜毛不祇劍術已到鬼神莫測的化境，內功修爲也是當代第一人物，晏老太婆隱身彼處，去的人若沒有能動玄天老道的本領，那就很難成功！」

董震天殘眉皺起，才要開口，麥雨珍卻哈哈一笑道：「邢三俠怎麼忘記那句力不勝智取的話了？再說晏老太婆是甚麼人物，上清宮自然應該十分清楚才對，相信我們祇要不作得太過份太招搖，上清宮很可能會裝聾作啞來個不聞不問。」

董震天猛地雙手一拍道：「有見識，邢老三，你還有甚麼要說的嗎？」

邢無影要說的話還很多，不過他熟悉這位山主的性格，當眞再接說下去，那是自討沒趣，遂把頭一搖，表示沒有甚麼話可說了。

董震天冷冷一笑，一個字一個

字的吩咐道：「三天之內，商量出最妥善的下手辦法來，第四天一早動身，聽明白了沒有？」

「太行八友」全明白了，恭敬的答應着。

* * *

天下往往有不約而同的巧合事，例如現在。

兩隊人馬，不約而同的走在這「膠高」的道上。

一隊是一望而知的漁船行當，另一隊也很明顯，是精采的特殊工匠！

兩隊突然在濟南府相逢，誰也沒招呼誰，似乎誰也不認識誰。同路同宿直到「高密」境內。

分手了，一隊直向濱海的一座美麗島嶼，一隊轉自大路，去了勞山。

勞山以產各類上品水晶聞名，尤其是紫水晶爲冠，據說礦產極盛。

平常人家是用不起這種水晶製品的，而水晶的用途，此時並不甚廣，其價值不次於彼時歐洲的鑽石。

紫水晶燈爲皇貢的一大珍品，而水晶串簾更是連普通富貴人家也用不起的極珍貴物件，所以盡管紫水晶和其他水晶裝飾品極端貴重，但很少人去從事這種工作，因爲它出路不大，工價雖貴仍難足以溫飽。

如今，竟有數約三十四五人的大隊工匠，遠遠到達勞山，專製水晶物件，確是罕見的事情。

官家對一切凡能生財的東西，雖都列有成規，或開採或購買不已，但老百姓往往不太理會這些，感嘆物爲天賜先獲者得，又憑的甚麼在尚未獲得之前，就付出代價，這論調使官家哭笑不得！

接近府縣州衙的地方，官府自有足夠爭索的本錢，稍遠就鞭長莫及，也祇好一隻眼睜一隻眼閉由他！

不過，勞山的水晶礦產，不僅不是官家物，官家連半片毛都摸不着，緣自爲數年前，省吏爲了避免自己麻煩，呈准上峯佈下文告，舉凡能在五年貢期呈上合於規格的貢品者，即可獲得勞山特製水晶的全部產益。附件是：必先呈上精美製品而決定。

有人辦到了，是一家姓晏的人家，呈上「五福水晶」成品，爲內宮所喜，自此，姓晏人家還能獲權益。

但是這戶人家並不仗勢欺人，如果有人採礦製物，他們不聞不問，祇是在某一界限立有界碑，說明再前即爲禁地，光明相訪，朋友對待，擅闖禁地，後果自負。

現在，大隊人馬到達勞山，一不與「上清宮」老道們打招呼，二不理業主晏氏，竟直入坑穴，穴外立樁建屋，大有喧賓奪主之勢。

「上清宮」的道爺們，俗語說清靜無爲，你不來找我，我樂得省心。而晏氏一家，連「上清宮」的道爺們都找不到，就不用說這隊人馬了！

勞山山勢並不算得如何雄偉峭拔，按說應該很容易找到晏家才是，但事實上恰恰相反，一連五天，竟沒有人發現半點踪影。

不過這隊人馬全對勞山有了八分認識，也都推測出晏家人住在頂峯，可惜無路能通，而四外壁峭百丈，滑不留手，任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難飛越而上。

此時，另一隊人已到達了那座美麗的漁島，很快的造好了特殊的船隻，由海路沿海邊循着過勞山濱海地區行進，並且已與到達勞山的這一隊人，取得了聯絡。

原來這兩隊人馬，正是太行霸主董震天所率領的一千好手，「太行八友」走陸路，黃河四龍赴漁島，計劃是水陸齊攻，十分週詳。

* * *

夜三更，一條人影自勞山頂峯一座寬敞石屋中射出，索垂百餘尺，直達董震天及「太行八友」所建木屋後，這人懸索飛墜而下。

有人在索下相迎，是「太行八友」中的邢無影和向不失。

他們很快進了木屋，垂索而下的人，竟是麥雨珍。

麥雨珍以急促聲調告訴董震天，時不予我，晏老太婆恰在病中，一千好手必須立刻爬索而登，大事可成。

向不失一向不失，這次也難例外，頭一搖道：「不慌，姑娘，請先答幾句話。」

麥雨珍冷冷地說道：「你沒問出口來，我已經知道是甚麼事了，我們自太行分手，我先到了兩天，你們找不到上山頂路，我又怎能登上山頂？所以你覺得可疑對嗎？」

向不失臉上一點紅都沒有，坦然的說道：「正是，這本是十分可疑的事。」

麥雨珍冷哼一聲，不理會向不失，卻對董震天說道：「董山主，是誰的妙計，來到勞山不去『上清宮』一會玄天道長的？」

董震天神色一動道：「有此必要嗎？」

麥雨珍道：「當然，玄天道長知道路徑……」

向不失接口道：「且慢，姑娘有所不知，向某兄弟在這些日子，幾乎可以說繞行山區不下十次，絕無路徑可供登峯之用。」

麥雨珍嘲諷的說道：「要是你說得對，晏老太婆和那六個寡婦，

上下峯頂莫非是全用吊索?」

向不失仍不服輸道:「祇怕正是如此。」

麥雨珍並不反駁，祇是淡淡的一笑道:「大概傳言晏氏七雄生於江淮是錯了，他們是該生於勞山峯頂。」

向不失似乎沒有聽出話中眞意，剛要接口，董震天已接口沉聲道:「你省兩句廢話吧！麥姑娘已經指明，如眞無路可達頂峯，江淮晏氏娘兒七個，就像姑娘說的一樣，是生於勞山峯頂了。」

話一頓，轉對麥雨珍道:「姑娘指敎，如是另有路徑，就不要爬這百數十丈的索繩，徒耗人力了。」

麥雨珍搖頭說出路在礦坑中，黑夜有人守關，太險，絕難渡過，百尺索繩雖說多少會消耗些氣力，似乎穩而不會驚了晏老太婆。董震天在考慮過得失之後，頷首下令，魚貫登上索繩。

麥雨珍又獻上妙計，索繩現在先上去的人大可多抛下幾條，使登峯之行能夠快捷。

這提議連本來仍存疑問的向不失，全暗叫慚愧，如果麥雨珍別有用心，又怎肯說出這種話來。

董震天更高興萬分，找了三條索繩，叫邢無影帶在身上，首以麥雨珍所垂繩索爬上峯頭去。

邢無影功力了得，刹那已揉升上去，在深夜中，邢無影漸漸淡而終於消失。

刹那，一連着又垂下來三條長索，麥雨珍毫不客氣，首先飛身縱上她垂下的長索，順索而爬了上去。

向不失與「太行八友」中三人，也分別撲向另外三條長索，十分矯捷的登上峯頭。

四條長索仍然垂着，「太行八友」另外四位，繼之而上去。

長索垂懸到三十五名高手俱皆登臨峯頂，仍然沒有收回。

最後登峯的董震天，他在登臨峯頭時，四顧不見「太行八友」和麥雨珍，約隔十丈右側，卻現出石屋廓影，和微弱的燈光！

和董震天一道上來的三個人，功力技藝僅次於「太行八友」，份屬董震天十二巡關之職，經歷之廣並不差於「太行八友」，目光掃向四外，不見一個自己人時，頓即止步不前，內中之一閃身到了董震天面前道:「山主，當心，祇怕有詐！」

董震天這時已十分清楚自己上了當，上了麥雨珍的當，不過他業已看清四條長索尙在，必要時他後退有路，於是冷冷地說道:「往前，老夫要看看這賤婢究竟打着甚麼主意?」

這人手指長索道:「山主，要留下個人才行。」

「嗯!」董震天道:「留下『鬼刀』曾凱。」

「鬼刀」曾凱是三人中的巨無霸，身高力大而威猛，在刀法上有出人意表的造詣。

他留下了，一對大眼睛直盯着那四條長索，不敢稍懈。

其餘三人「狡狐」劉志和「天王拳」卜甫，緊貼着董震天先行直撲石屋，另一名人稱「一道閃」的雷風，卻騰身而起，繞遠兒直撲向石屋後側。

適時，祇聽得「鬼刀」曾凱連聲奇特的驚咦，除「一道閃」雷風業已繞行稍遠，返回不便之外，其餘三人無不聞聲縱回。

祇見「鬼刀」曾凱刀已出鞘，直指繩索，繩索怪也，竟自動縮收，董震天一聲冷哼！目光落處已看清正有一支鈎爪，緊抓住四條繩索往石屋方向拖去。

他騰身拔起，似欲撲向鈎爪，上當了，適時突然一道火光自石屋內閃電而出，並不擊人而是落向鈎爪的尖端，等他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懊悔已晚了，四條繩索被火彈擊中，頓即斷去，如蛇之游向深草，一滑墮下峭壁懸崖，於是他們的歸路已斷。

就在這當兒，本係十分沉暗的天空，突然出現奇特的泛紅光色，時亮時暗，他正覺不解，那撲繞屋後的「一道閃」，眞像道火閃般在凄號中由後側撲摔地上，一身是火，落地祇翻滾兩下已一挺而死。

董震天懊惱已極，厲聲喝道:「晏老賊婆，給董太爺滾出來答話。」

在奇特的時淡時亮的紅色光彩照映下，石屋的門開了，赫然竟是麥雨珍！

接下去的是「太行八友」，一個不少，凡是先董震天一步登上峯頂的太行豪傑，除了「一道閃」死於一身烈火之外，餘者皆已成爲俘虜。

先前，董震天祇當是上了麥雨珍的當，如今麥雨珍也是階下之囚，他不由暗覺心凜。

莫非是麥雨珍出賣他們，然後要生擒「太行八友」，並能使「太行八友」連個哼哈全沒發出，這幾乎近於不太可能，但是不太可能的事，已擺在眼前，成了事實。

他的人走完了，再出現的是一位白髮鷄皮極猙獰的老太婆，手中一支「寒鐵杖」粗如小兒手臂，長祇六尺，發着烏濛濛的光閃！

不用問，她就是晏老太婆，別的不講，至少麥雨珍的消息十分正確。

晏老太婆身後出現了六名艷衣濃粧嬌美而嫵媚的俊婦人，眞是一個比一個美，這當然是晏氏七雄，

自老大到老六的六個老婆。

妙的是晏氏七雄已死絕，六位寡婦不但身上不見半絲毫素孝，連晏老太婆那緊緊包着白髮的帶兒，全是赤紅繡金鑲着藍寶。

董震天雖說自信武功高過晏老太婆，但當目睹手下無一走脫的情形，心頭已盤上重結，很快的打定主意，如能有辦法化解而救下這些多年的夥伴，他願意一試。

因爲這個緣故，董震天神色轉變了，哈哈一聲道:「可是老太當面?」

晏老太婆寒着一張老臉，冷冷的說道:「董震天，咱們少套近乎，你的來意老身十分清楚，老身隱居於此，不願再見血腥，但也不能任人上門欺凌，你這些手下，擅闖禁地，老身已經毀去了他們的一身功力，除了這個丫頭是罪魁禍首，老身必須留下她成全我規律外，其餘的你可以領走，走右側，老身已備好了一條長索，現在你答我一句，是走抑或一戰?」

董震天强壓下心頭的怒火，難爲他能笑得出聲道:「老太，沒有第三條路嗎?」

晏老太婆根本不再理會董震天，對六個媳婦道:「聽清楚，當我數到第十的時候，從後面起，每多數一數，給我宰掉一個，明白了嗎?」

那位晏老大的未亡人，當年有名的「胭脂虎」，哈哈一笑道:「媽，你可眞是的，總共幾句話，怎會忘了?你就數吧，我手癢得從心裡頭難過。」

晏老太婆眞妙，橫了「胭脂虎」一眼，呸了一聲道:「你又看中了那個小夥子啦，手癢?賤貨，我告訴你，你那兒癢也得全給老娘忍下去。」

話鋒一頓，轉向董震天道:「老身說話，向來不二，走不走由你，一……二……三……四……」

她計數很快，聲調也很高，一聲接着一聲。

董震天一聲道:「且慢老太，走就走，也請看些薄面，包括那位麥姑娘一道走如何?」

晏老太婆猙獰的看着麥雨珍，搖頭道:「沒商量，不行!」

董震天沒火，卻一字一字含威的說道:「老太，別太逼人，俗語說，打人九九別加一，老太，不錯，我手下『太行八友』被擒了，可是另外還有接應……」

麥雨珍不等董震天把話說完，已搶先接口道:「董山主，你那羣人裡面有叛徒，四龍也給他出賣了，這半天紅光，正是舟船皆毀全軍覆沒焚燒的火光。」

董震天聽得心驚了，他不愧爲太行山主，哈哈一笑道:「謝你啦，麥姑娘，也算不了甚麼，也等於給我董震天一次最好的敎訓!」

話鋒轉對了晏老太婆，變爲剛毅的說道:「老太，老夫先時尙有顧忌，顧忌這些跟我多年的好兄弟，如今也沒有了，老夫不知那個出賣我的人是誰?說得自私些，老夫現在誰也信任不過，所以老太，要嘛，你就全放，包括麥姑娘，否則你全留下好了，包括老夫!」

晏老太婆猶豫一下，董震天再次哈哈大笑着又道:「祇是要留老夫，必須付出極重的代價，最後結局，十有八九是晏老太婆一家和老夫，俱難再存於人世之間，究竟怎麼樣，老太，請答我一言。」

晏老太婆道:「董震天，老身不是聽唬聽嚇長大的，你最好聽我艮言相勸，立刻就走，老身不怕說句露骨的話，有人今夜要不放過你!」

董震天冷哼一聲道:「那最好，請他出來會會。」

晏老太婆似乎無奈的嘆息一聲道:「既然你不聽艮言，這也是天意，『胭脂虎』，從麥丫頭開始，鬆綁放人!」

胭脂虎哈哈一笑說道:「媽，你捨得……」

「放肆!」晏老太婆沉聲一喝道:「快放人!」

自麥雨珍起，大家被一條長索串着，胭脂虎一聳手肩，左臂一抖，一道寒光飛射而出，已將麥雨珍的繩索削斷，寒光一吐即隱。

董震天暗暗心驚，江淮晏氏不論男女孤寡，竟然全有一身令人不敢輕視的看家本領。

寒閃再吐，再收，太行八友，索綁全鬆。

此時麥雨珍已快步走向董震天，董震天含着歉意的一笑道:「老夫無能，致使姑娘功力全失。」

麥雨珍頭低下，微搖着，董震天已轉向剛剛走到面前的向不失道:「向兄弟覺得如何?」

向不失臉一紅道:「屬下無能!」

董震天才待安慰幾句，倏覺背心重穴一痛，不僅提不住眞氣，連話也無法說出，掙扎轉身，手摸前胸，一支尺二長的怪針尖端由胸腔透出，他已看清那突下毒手的是誰，雙目噴火，張口用力擠出一句「爲甚麼，姑娘?」人已坐於地上。

不過他還沒有死，似乎等待麥雨珍的答覆。

麥雨珍厲聲的道:「董震天，姑娘會叫你死而無怨的。」說着，她附在董震天的耳邊，以低到任何人都無法聽到的聲音，又道:「記得那老鏢頭燕杰嗎?他拜過山，敬過酒!你老賊不便下手，暗暗通知

了晏氏七雄，老賊，姑娘姓燕，你明白了沒有？」

董震天猛地自地上站起，手指着麥雨珍，臉上現露出極難捉摸的神情，想開口已無法出聲了！

向不失扶住了他，他慘然一笑，急指透胸而過的怪針，向不失一咬牙，自他背後用二指拍出針來，怪針出體，他前後心血射如箭，他毫不在乎，依然手指着晏老太婆，以最後一點餘力道：「我……我要看你……你的報應！」

說罷，一聲慘笑，仰面摔倒，一挺而死！

好狠的晏老太婆，這時傳下令去道：「賤貨們，給我老娘殺！」

麥雨珍一聲大喝道：「老娘且慢！」

晏老太婆不知為甚麼，竟對麥雨珍好得出奇，揮手阻止了六個媳婦道：「乖女兒，為甚麼？」

麥雨珍道：「江淮晏氏不論男女，人人英雄，不殺無力抵抗的人。」

二媳婦「巧狐」冷笑一聲道：「你算是從那兒長出來的葱，有你說話的餘地嗎？」

晏老太婆橫眉怒掃了「巧狐」一眼道：「你這騷狐狸給老娘滾遠些。」

聲調一變，笑問麥雨珍道：「依你說，怎麼辦？」

麥雨珍請求的道：「老娘，這要是老七他們兄弟，大概是會放人走的，所以想請老娘……」

話沒說完，晏老太婆已含笑揮手道：「由你由你……」

皆大歡喜，除了那六個已然守寡已久的蛇蠍美女。

＊　＊　＊

麥雨珍而今應該叫燕雨珍了，為着方便，稱她小雨最為適合，這會是晏老七稱呼的。

小雨也守寡了，為晏七守寡。

晚飯後，那大客堂中，一家人，八個寡婦正品茗話家常。

胭脂虎是大兒媳，叫姚盼盼。

「巧狐」是晏老二的渾家，是江湖上有名的女兇人，姓郭，叫郭愛麗。

一丈青是晏老三的妻子，人長得高大，但絕對沒有一丈，在小寡婦中，她是較為難看一些的一個，不過她那身紮實的功夫，祇怕除老大外別無敵手，叫袁白茵。

「天雀」崔英英，是四寡婦，小巧而結實，很美。

晏老五的妻子人稱「桃花女」，姓陶，好名字珠兒，美而媚，在七小寡婦中大概是她最能迷人！

「玉美人」潘淑芬，最穩重，很少開口，不過，晏六曾對老太說過，小心她，很狠毒也夠陰險的！

首先開口的是「巧狐」，她陰沉地對着小雨一笑道：「我很奇怪，你眼巴巴的用毒計坑了整個太行山的人，跑上這孤峯頭，當眞是為陪着我們幾個守這份活寡？」

小雨答得妙：「老二家裡的，你說呢？」

「巧狐」哼了一聲道：「連個大小全不懂，你要稱我二嫂子！」

胭脂虎笑了道：「得了吧，騷狐狸，他們哥兒活着的時候，你也沒叫過我一聲大嫂，何況現在？」

「巧狐」眼皮一翻道：「胭脂虎，莫非你和小七子這個騷貨有了勾結，找我的痲煩？」

晏老太婆寒鐵杖向不離手，杖端猛地一頓地道：「要吵嘴滾出去吵！」

小雨雖說才來了一天，但對晏家女眷們之間怪異行當，已有了相當的認識，晏老太婆根本就是位不講究小節的怪女傑，固之衆兒媳也就各有各的稱呼，隨心意難分禮數。

晏老太婆鐵杖一頓之威，使大堂客廳之中靜了剎那，也僅僅是一剎那，「桃花女」打破了這剎那的靜默道：「我說大夥兒，咱們別爭論其他了，尤其是『巧狐』嫂子，更該看開點，咱們多了個小七子媳婦不多，何況小七子渾家眞有一套，剛進家門就建奇功，現在放着要緊的不問，今後怕再沒有機會了。」

「巧狐」道：「迷人精，你是指甚麼要緊的？」

「桃花女」道：「咱們打從到這倒霉透頂的勞山頭，就沒下去過，好的是那時候他們哥兒活蹦亂跳，現在消息傳來，岳陽地面去了六個，又有消息說那最後一個也沒站得穩，有的又說站穩了，並且藏了起來，總之，消息太多虛虛實實眞眞假假，小七子家裡從外而來，消息總比咱們靈，究竟是怎麼回事，咱們必須要知道，我說這才是最要緊的。」

毫無疑問，「桃花女」這番話說到小寡婦們的心眼裡去了，果然再無爭辯，包括晏老太婆在內十四隻眼睛全瞪着小雨。

小雨半絲兒驚慌全無，微微嘆息了一聲說道：「怎麼辦？我從頭說起，任由大家來發問，凡我知道的，一定詳細回答。」

晏老太婆開口道：「很好，你講吧。」

小雨道：「我是一年前在七哥……」

「巧狐」接口道：「誰是七哥？小七子是嗎？」

晏老太婆罵道：「閉上你的那張騷嘴，老娘在聽要緊的事，不准你橫行打岔。」

「巧狐」乖巧的沒再說話，小雨適時又道：「七哥那時正為計劃一

件大事，獨自投宿，我正生病在那家叫『天順』的客棧，七哥好心腸救了我，他也好狠，破了我的身，我尋死……」

「桃花女」噗嗤一聲笑了道：「怎麼說，天下會有剛嚐過新鮮得了甜頭的大姑娘，一轉臉就要尋死？」

晏老太婆答上了話：「沒人像你，吃着一個還得抓着一個，生怕天下男人死絕了，哼！小七子家裡你說你的。」

「是！」小雨放乖，連聲應着道：「男女間事，說多了討厭，總之，我和七哥就成雙結對，不多久，他們就幹好江家的買賣，七哥對我說，要先送東西回來，我要跟着，七哥不答應，沒有辦法，祇好任由他走了……」

晏老太婆閉着眼睛，直點頭道：「小七子就是這個脾性，很少聽娘們的主張……」

小雨沒瞧晏老太婆，接着又道：「他再和我見面時，已是兩個月以後了……」

「玉美人」突然開了金口道：「不對呀！七兄弟送東西回來不假，可沒提過已成了親，有你這個人的？」

除掉說話的「玉美人」外，其餘十二隻眼睛又全緊迫的盯着小雨，小雨看都不看，冷冷地一笑道：「我可醜話說到前面去，從現在起，本就沒有義務跟你費口舌，那個要再存着壞心腸來試探我的，我是『徐庶進曹營』，可要『一言不發』了，當我不懂，七哥回來，就對我說了，他沒見到大夥兒，帶着東西和一封信，是走秘道送上山頂的。」

「玉美人」更像玉石雕的美人，謊言被人挑穿了，連半絲絲的不自在都不現。

晏老太婆接了話道：「說得好，你接講你的，別人的話就當她放屁！」

「玉美人」還有話，是衝着晏老太婆說的：「反正我已為大家盡了力，總有一天，路遙知馬力，祇是那時候『放屁』的沒有，痛哭失聲的不少！」

晏老太婆沒理會她，示意小雨開口。

小雨心頭跳着，她對「玉美人」又有了新的認識，不過她乖巧得很，看都不看「玉美人」！

話聲又起道：「後來，我和七哥在長沙府會見了六位哥，我那個地方，很嚴實……」

「天雀」嬌笑道：「你可以當我也是在放屁，你那個地方究竟在哪裡呀？」

「在長沙城裡南門的『斜苑』，是座三進的院子，我勸哥兒們全留下，六位哥說得好，人挪活樹挪死，風聲緊，非常換地方不可，所以在第二天哥們就走了，七哥義氣，留了信物，說明勞山地方，要我早早的和一家人團聚……」

「胭脂虎」狠聲道：「如果全都回來，連他的毛也少不了一根，人挪活，娘的，挪到岳陽去挨那一刀！」

小雨道：「當時我也是那麼勸哥兒們，大哥說了，他說寧可落網在外，也不能讓任何人知道老巢所在，不能驚嚇着咱們老娘！」

晏老太婆老淚流了下來，喃喃道：「好孩子們，一羣好孩子，娘又怕甚麼的呢？」

小雨話聲又起道：「他們究竟甚麼時候去岳陽，我不清楚，我正好把房子賣掉，收拾俐落，僱了車要東來，消息震破了膽，說哥兒七個全坑了，落了網，在岳陽！」

晏老太婆道：「打聽出來了沒有，誰坑了他們？」

「娘，您老人家請聽我慢慢的說下去。」小雨說道：「我的心跳着，連夜趕到岳陽……」

不知道那位母大蟲，小聲說了句「這才是老實話，心不跳早蹺了！」

小雨裝着沒有聽見道：「好嚴密，根本沒辦法去探監，最後我買通了另一死囚的家屬，以探這死囚的名份才掃了他們哥兒七個一眼，我帶了不少吃食，求得那惡卒子的同意，吃食在經過仔細檢驗之下，送遍了所有的死囚，七哥才能跟我說明了情況，坑他們的是個淫賤婦，叫小秀子，指使的是太行山之董震天，昨夜我刺殺了董震天老賊後，在他耳邊上才告訴他，我是晏老七的媳婦。」

晏老太婆一頓鐵杖道：「做得好，好乖女，可是那個狗淫婦呢？」

小雨道：「死了，死在那如今藏身在外還不知是幾哥的手中，八刀十六洞，連那害人夾人的地方，全挨了刀，叫人大快人心！」

晏老太婆雙目中突地射出了寒光道：「當眞，乖女？」

小雨道：「話是岳陽已死的『大話姜班頭』說的，不會錯。」

晏老太婆道：「究竟是那一個該死的狗種，交上那個騷淫蹄子的？」

小雨頭一搖道：「七哥沒來得及說，不知道。」

晏老太婆長嘆了一聲道：「該當，眞該當，他們兄弟一生守着不犯淫戒，不殺女人的規矩，到頭來祇為其中之一害羣之馬，撞上那種狗賤人，犯了戒，於是落網身死，逃脫的那一個，必然立過血誓，非殺那賤母狗不可！唉……」

「巧狐」試探的問道：「我說七妹子，怎麼有傳言說走脫的那個是小七呢？」

「不是他，」小雨果斷的接口道：「我一聽法場上脫身的一位，就在岳陽大街小巷留了七哥和我兩個人知道的暗記，直到小秀子八刀十六洞的死掉，都不見七哥影子，所以我敢保證那不是七哥！」

「胭脂虎」道：「老大不會殺女人，就算立了血誓，非殺她爲兄弟報仇不可，也不會殺上八刀十六洞！」

「巧狐」一抿嘴道：「我那口子用慣了砍山刀，那種刀別說八洞十六洞，四刀怕已把那賤貨分成二十四段了。」

「一丈青」道：「殺上八刀十六洞，我那個也許能幹出來，祇是他用雙抱鈎，八鈎祇怕人已變成了碎肉血骨頭了。」

「天雀」哈哈一笑道：「我們老四用棒，八棒子那淫蹄子怕成了揚州看肉了。」

「玉美人」淡淡地說道：「晏六在弟兄們行列中，高人一頭，法場跑的要是他，傳說不會錯到現在這麼亂。」

剩下五寡婦「桃花女」，她蕩笑着說道：「用刀，也許老五急中隨手拿，可能八刀十六洞，他那狠勁兒上頭，也下不了手，我說絕對不會是他另有原因，他就見不得那東西，一見了就口水流滿了胸腔，要他照直對準了那東西上插一刀，他寧可用手指頭了。」

這可好，七位小寡婦，分說下來，似乎法場上脫逃的那位，根本就不是晏家的人。

晏老太婆聽着，聽得很仔細，沒開口。

「巧狐」出了主意，道：「說歸說，講心眼裡的話，誰全也巴不得活着的是自己的漢子，現在講、談論、推測，連屁用全都沒有，我說姊妹們，江湖上能識得姊妹們是晏家的人不多，下勞山、去岳陽，可可靠靠、仔仔細細的去摸個清楚，幹不幹？」

嘩啦，除了晏老太婆、小雨，餘外的人全站了起來。

晏老太婆笑了，陰森森地笑了笑道：「很好，騷淫狐出的高明主意，你們當老娘是喝西北風長大的，看不明白你們這些離開男人八面癢的浪蹄子是甚麼變的，走可以，走得愈遠愈好，但是給老娘我記住，誰離開勞山一步，那些金銀、明珠、珍寶，就沒有誰的份，在走以前把這身功夫給老娘留下，然後走，走得愈遠我愈高興。」

六個小寡婦傻了眼，一個個互相望着作聲不得！

小雨厲害，笑着說道：「娘，您老別生氣，這可不能怪六位姊姊，不是嘛，事情逼着人下勞山來，誰不想弄個清楚明白活着的究竟是誰？說穿了，就算別有打算，娘，那也算不得大錯，年紀輕輕的，日子多，夢更多，冬天冷，就算是夏天也未必心頭會熱，人嘛，就是這樣子，至於說那些黃金、明珠、珍寶，姊妹是份裡該得，娘要不怪我，恕我放肆的說一句，不叫大家下山可以，總得有個限日，這樣大家心裡全有了指望，娘您老說對不？」

「胭脂虎」首先讚好道：「對，小七妹的話太對了，娘，總該有個限期的。」

於是全接上了話，全認爲小雨說得是道理，應該有個最後的日子。

晏老太婆目光掃過七個標緻的小媳婦，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小七子他家裡的話對，寡不好守，日子太長了，不過我心不死，還要再等來一件東西，這樣吧！咱們以三年爲限，三年後的今天，如果那件東西仍然沒有回來，或者活着的那一個還沒有到，我就把所有的珍寶金銀，分成十份，你們可以每人取一份走，走時也就散了局，江淮晏家，也從那一天起，除名江湖，你們說怎麼樣？」

「胭脂虎」道：「娘！三年太長了。」

晏老太婆才待接話，「玉美人」已搶先接話，道：「一年的話，我等，再多一天，我寧願現在分文不要的走，也許多過一年『暖和』日子，勝過那些中看不中吃的冰冰涼涼的金銀珠寶！」

「桃花女」喊一聲說道：「就這樣說了！」

「巧狐」嬌笑連連道：「娘，你老就開恩了吧！」

晏老太婆淚水往肚裏流，頭一低，手一揮道：「好，一言爲定，現在你們各自回自己的房裡去，我想要一個人清清靜靜的！」

小雨在大家走了之後才走，經過晏老太婆那張搖椅時，雙手扶在晏老太婆肩上，低語道：「娘，天下本無不散的筵席，人生如夢，退一步說，留下這麼多心性心術難化的寡婦，娘，也許有朝一日是場大禍！」

晏老太婆猛地抬頭，老淚落在襟上道：「丫頭，你爲甚麼在這個空當回來，娘早識得你有多好！」

小雨星眸也爲了這句話而珠淚盈眶，勉强的笑了笑道：「娘，別把我看得太好，您知道祇有我一個人明白七哥不在世上了！那您說我回來是爲甚麼？」

晏老太婆嗯了一聲道：「爲甚麼？爲錢？」

小雨道：「娘，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七哥告訴過我，晏家另有規矩，不管多少，不管結局，有一份的總有一份，七哥走了，娘，我有了那一份，往後的日子也比沒有那一份舒服些了吧！」

晏老太婆嘆了一聲道：「這是老實話，去歇着吧！放心，少不了你的份。」

小雨笑道：「我先謝娘您啦，不過娘該很明白，現在咱們晏家，已經沒有能力能夠留住另外六顆心的東西了，她們能多留一年，也是爲了珍寶和黃金，所以娘你千萬當心，注意那……」

晏老太婆笑了，接口道：「放心啦，除了老娘，別人休想找到……」

小雨也笑笑道：「六人若爲富貴，六顆心爲了這東西，很可能暫連成一片，那也夠危險和厲害的了。」

晏老太婆這次沒有答話，似在沉思，小雨這時轉過身去，慢慢的走了。

* * *

驚天動地的消息，自京師傳出。

刀光劍影乒乓聲響遍燕趙！

年輕的皇帝在聽信重臣削藩之議下，沒能顧及到自身的健全與否，就冒失行事，導致了誤失江山的悲劇，也因而改變了歷史！

新皇登基，叔承侄位，行文之到處，大赦天下，晏氏家族，合乎大赦條例，晏老太婆一門八寡婦，頓由不能見光的暗處，躍昇到能爭生存的大白天！

她再也用不着避人，最妙的是，昔日人人覬覦的萬千珍寶，尤其官府明暗欲獲的珍寶，也在大赦令下，因一夥匪徒業經正法，成了誰現在獲有就是誰的東西了。

換一句話說，如今要是有人從八寡婦手中搶劫去這些珍寶，那人就犯了罪，搶劫罪，物主就是八寡婦，試想，她們焉得不喜！

晏老太婆承認一年的日子，早過了，但是正因爲正當戰亂，小寡婦們離開反而比不離開壞，所以大家同意，再續一年，再續的這一年，卻還沒有到。

晏老太婆在接獲赦令後，仍極秘密的告誡衆兒媳，王法祇能管住安善良民，甚至可以使官吏束手，但對江湖武林中人來說，毫無威力，從前兩面爲敵，現在祇不過是少了後顧之憂而已，所以仍須小心謹慎，晏老太婆會在深夜，獨自悄悄下山去找過「玄天道長」。

老道士當年曾受過七雄嚴父的大恩，這也是晏老太婆神秘自江淮老家遷居勞山頭的原因。

玄天道長第二天離山他往，目的地是所屬府縣，十日後返，晏老太婆接獲了消息，她所希望的事，毫無辦法，官家無權出賣整整一座山給百姓，但是晏家仍有獨自開採晶石的權益。

她當然不會認輸，一輩子剛强，她依然會剛强下去，勞山頭有她生存一天，晏姓以外的就無路可登。

她思忖計劃向都十分週到，祇差一點，忘記了太行八友、小雨等人的事！

本故事暫告一段落，欲知下文，請看「野鳳狂龍」。(完)

新派俠情掌篇故事／凌　風・文　可　飛・圖

孔雀神功

習得絕世功　報仇重掌教

流水湍急，野渡橫舟，投目四野，是一片荒涼的景象。

儘管它的景物是如此的荒涼，祇要渡過溪水，就有一條通往武當山的捷徑，這個野渡便成爲一些香客、小販的必經之路徑。

「船家！咱們要渡江。」

「好的，請上船。」

這是一艘小舟，駛船的是一位約莫二十上下年歲的少年，此時天氣炎熱，汗流浹背，他穿着一條去掉雙袖的短衫，兩臂肌肉賁起，顯得健康之極。

船上原已坐着兩名香客，如今又來了一男兩女，他自然立即解纜不必再等客人了。

適才上船的三個人年歲全都不大，男的三十五六歲的勁裝漢子，女的祇有十七八歲，她們的衣著是一青一紫，而且風華不俗。

他們上船後，三對目光忽然一起投向駛船少年的左臂上，臉上的顏色在逐漸變化，神情顯得嚴肅而緊張。

莫非駛船少年的左臂不同於常人，長得怪異，或者是生出了花朵？

不，他的左臂跟常人一樣，祇是左臂的上端，在接近肩膀之處有一個圖記。

它是一個較大的半圓形，連接一個較小的半圓形，下端連着一個橄欖形，形狀與孔雀羽毛上的花紋十分相似。

無論這個圖記是與生俱來的，還是後來印上去的，這男女三人也用不着這般緊張吧？

此時小舟離岸約莫五丈，勁裝大漢忽然出聲道：「小兄弟，快將船靠岸，在下有事請教閣下。」

駛船少年一怔道：「甚麼？你要我駛船回頭去？」

勁裝大漢道：「不錯，在下有重要之事與小兄弟相談。」

駛船少年說道：「客官說笑話了，渡客過江是在下的職業，怎麼能夠半途而回！」

同船的一名香客道：「不錯，咱們還要趕路，你有話待到了對岸再說不是一樣嗎？」

勁裝大漢哼了一聲，忽越雙掌齊吐，江面上立時揚起兩聲哀嗥，那兩名香客竟然被他一起擊落江心去了。

駛船少年臉色一變道：「客官，你這是幹甚麼？」

勁裝大漢隨即擄起衣袖，左臂上現出一個與駛船少年相同的圖記。這樣的圖記，青紫兩女也有，祇不過她們是在右臂之上而已。

駛船少年呆了一呆，說道：「你們是誰？」

勁裝大漢道：「孔雀王駕前二級侍衛左光晋。」

青衣少女說道：「孔雀王護駕左弼蘇蘭。」

紫衣少女道：「孔雀王護駕右弼章小燕。」

三人報過職稱姓名，然後雙拳一抱道：「屬下參見少主。」

駛船少年道：「我不是甚麼少主，也沒有你們這樣的部屬，請起。」

漢水水流急湍，在他們交談之間，小舟業已以快逾奔馬之勢駛達彼岸。但左光晋卻躬身一揖道：「本幫遭逢劇變，致使少主蒙塵，屬下等衛護不週，原本罪該萬死，但血仇不能不報，基業不能不復，屬下留此殘軀，願誓死以報少主。」

駛船少年吁出了一口長氣道：「你弄錯了，客官，我的確不是你們的少主。對不起，有客人來了，各位請吧！」

不錯，是有客人來了，他們是一對約莫五旬上下的夫婦，男的一身灰衣，獐頭鼠目，雙眼骨碌碌的亂轉，一看就知道不是一個甚麼好的東西。

女的紅衫紅裙，滿身妖氣，雖已年過半百，那身打扮比一般少女還要妖艷。

他們剛剛到達渡口，灰衣老者便哈哈大笑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原以爲你們已逃往海外，想不到竟然藏身在這裡，嘿嘿……」

勁裝大漢左光晋大喝一聲道：「胡剝皮、蕭艷紅，你們這兩個無恥的東西，老教主待你們恩重如山，你們居然靦顏事敵，爲虎作倀，大爺如不將你們碎屍萬段，如何對得起教主在天之靈！」

灰衣老者名叫胡剝皮，其兇殘狠毒由此可知，像他這樣的一個人，自然會厚顏無恥，惟利是圖了。

左光晋義正詞嚴的罵他，他連臉都不紅一下，反而哈哈一陣大笑，「你太蠢了，左光晋，當年曹孟德縱橫天下，予取予求，他處事的原則，就是寧願我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我，想開一點，姓左的，如果你肯歸順新月教主，老夫包你今後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與胡剝皮說道理，無異對牛彈琴，因此，左光晋不再浪費唇舌，口中大喝一聲，同時一刀揮出去。

「刀趕千層浪」是左光晋的獨門刀法，一刀揮出，勢如海浪千重，一波接着一波，永遠不會休止似的。

武林之中使刀的人極多，但像他這等威勢絕倫，玄奧詭異的刀法卻不多見。

胡剝皮知道左光晋的刀法凌厲，不待第一波刀風臨身，他已經斜竄八尺。

此人一身功力十分高明，輕功的造詣尤其深厚，他以快速的身法圍着左光晋打轉，抽冷子敲出一記旱烟鍋，專攻對方的穴道及關節等要害。

這兩人一交上手，一時半刻很難分出勝負，旁觀的青衣少女蘇蘭，對紫衣少女章小燕道：「小燕妹子，快護住少主走，這裡交給咱們就是了。」語音一落，彈身就向蕭艷紅撲去。

章小燕轉身躍到江邊，纖足向船舷一點，小舟便像離弦强弩一般的向江心激射。她以彩燕掠波之勢，紫衣飄飄，輕巧而準確的落在船艙之內。

駛船少年哼了一聲道：「姑娘，你待怎麼樣？」

章小燕幽幽一嘆道：「少主，你不承認咱們，難道連竇氏的滿門血仇都不管了嗎？」

駛船少年原是划着雙槳，逆流而上的，此時神色一呆，划動的雙槳也停了下來。

江水湍急，小船立即一瀉千里，向下游急速的冲了下去。

章小燕道：「少主，你先將船划到對岸，咱們再慢慢的聊。」

駛船少年不再說甚麼，雙臂貫勁，運槳如飛，片刻之間，小舟已抵達岸邊。

他們躍上沙灘，章小燕回頭向對岸舉目一望，那裡的搏殺已經結束，而且人影杳然。

她神色焦急地道：「少主，咱們得趕快離開這裡。」

駛船少年冷冷道：「你請便，我爲甚麼要離開此地？」

章小燕嘆口氣道：「這麼說，少主還是不相信我們了？」

駛船少年說道：「我爲甚麼要相信你們？」

章小燕道：「好，請問少主是不是姓竇？」

駛船少年道：「很多人都知道我姓竇，這不能證明甚麼。」

章小燕道：「少主隨身的東西有兩樣，一是綠翠玉牌，它一面鐫着一隻孔雀，另一面是一個竇字，再就是一把鑰匙。」

少年愕然道：「你怎麼知道？」

章小燕道：「屬下原本不知，是左侍衛告訴屬下。」

駛船少年道：「他怎麼說？」

章小燕道：「他娘是少主的奶娘，當年事變之際，左大娘帶着三歲少主逃出總壇，待她藏好少主，引開追兵之後，卻再也找不到少主了，這些話是左大娘臨終之時對左侍衛說的。」

駛船少年嘆息道：「看來我當眞是你們的少主了，我父母呢？當年究竟發生了甚麼變故？」

章小燕道：「少主，此事說來話長，咱們先離開這裡，屬下再告訴少主便是。」

駛船少年沉吟道：「家師雲遊去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回來，我如果不告而別，家師會擔心的。」

章小燕道：「令師是哪一位高人？」

駛船少年道：「家師是地藏寺的方丈，法號奇山，十六年前，他老人家雲遊到貴州，在劍河附近遇到我，就將我帶回地藏寺來了。」

章小燕道：「老禪師必是一位世外高人，他收留少主十六年，卻不給你受戒，那份遠見就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所以少主的不告而別，可能早在他預料之中，你就不必爲此事而感到不安了。」

駛船少年道：「說得也是，但咱們要去哪兒？」

章小燕道：「去貴州雷公山，孔雀教的總壇就在那裡。」

駛船少年道：「你說咱們要去孔雀教的總壇，爲甚麼？」

章小燕道：「老教主是少主的父親，孔雀教原是少主的，咱們祇是去收回故物罷了。」

駛船少年道：「當年我年紀太小，對往事一點都不記得，再說孔雀教既爲壞人所霸佔了，憑咱們就能奪它回來？」

章小燕道：「屬下也不明白當年的變故，此事左光晉會告訴少主的，至於咱們的實力確是太過單薄一點，不過祇要少主習會孔雀斑，縱使千軍萬馬，咱們也不在乎了。」

駛船少年一怔道：「孔雀斑？它是一種甚麼武功？」

章小燕道：「它是一種無敵神功，少主祇要習會了它，就是武林第一人了。」

駛船少年臉現疑惑之色道：「我爹會孔雀斑嗎？」

章小燕道：「不會。」

駛船少年道：「那麼到哪裡去學？」

章小燕道：「少主的身上是不是有一把黃金鑰匙？」

駛船少年道：「不錯。」

章小燕道：「祇要咱們有黃金鑰匙，就可以習得孔雀斑，至於詳細內容，屬下也不知道，左光晉會告知少主的。」

駛船少年道：「咱們到哪兒等候左光晉？」

章小燕道：「不必等，他們會追上來的。」

* * *

鎮坪縣隸屬陝西，它卻處於陝鄂川三不管地帶，此地良莠雜處，但互不相犯，這偏僻小縣，也就成爲犯罪者的樂園了。

在西街的大風客棧之內，住有兩對主僕，一位中年文士、一名白髮老者，他們各自帶一個書僮，中年文士是駛船少年改扮的，他原名叫竇胤，白髮老者當然是左光晉，書僮自然是章小燕蘇蘭了。

他們停留於鎮坪縣城的原因，是竇胤想弄明白孔雀教的一切，並找出黃金鑰匙上的秘密。

在貴州的東南一隅，孔雀教頗爲盛行，他們以替人治病，以及驅神役鬼爲職業，就像有些地方的道士、巫師一樣。

不過孔雀教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而且教規甚嚴，待傳至孔雀王竇煥的手中時，竟然發生了倫常的慘變。

新月教主是竇煥同父異母的弟弟，雖說是生性乖張，卻長得一表人材，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正是此人的寫照。

竇煥武功極高，曾連敗西南六大高手，獲得孔雀王的美譽，但他的個性耿直，不善心機，那就難免要落入野心者的陰謀之中了。

新月長袖善舞，風度翩翩，原已很容易獲得人們的好感，再加上他的恭順及處事的過人機智，自然會得到竇煥的寵信。

於是他陰蓄死黨，收攬人心，最後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裡，突然發動叛亂，名震武林的孔雀王，除了奶娘救出一個幼子之外，終於全家遭亂黨殺害，寸草不留。

時光如白駒過隙，十多年歲月眨眼即過。

新月教主威鎮西南，他應該躊躇滿志才是，但他沒有忘記孔雀教主竇煥那個幼子，所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如果不除掉那條漏網之魚，他是寢食不安。

因此，他派出大批爪牙去找，最後他們釘上了左光晉，終於發現了前教主的這個遺孤竇胤了。

這些都是往事，但說者與聽者每到傷心之處，無不聲淚俱下。

說完了這些，就要面對現實的問題了。

左光晉道：「少主，在咱們孔雀教，有一種神秘的傳說，相傳最先創立本教的孔雀眞人，曾經習得一種絕世神功孔雀斑。但是該神功太過霸道，難免有傷天和，所以將該項神功封存於金雀壁內……」

竇胤道：「金雀壁在哪裡？後來有沒有取它出來？」

左光晉道：「金雀壁在神壇之內，那是一座厚達十餘丈的花岡石壁，石質極之堅硬，縱然是寶劍寶刀，也休想動得他分毫，所以時至今日，仍然祇是一項傳說。」

竇胤長長吁道：「那麼所謂孔雀斑神功，也是子虛烏有了。」

左光晉道：「不，屬下相信金雀壁珍藏神功之說，絕非空穴來風，咱們祇要找出金雀令上的秘密，就可以開啓金雀壁，獲得這項神功了。」

竇胤道：「甚麼是金雀令？」

章小燕道：「就是少主身上所帶的那柄金鑰匙嘛。」

竇胤哦了一聲，立即取下掛在脖子上的金鑰匙，經反覆查看，除了耀眼的金光之外，找不出任何一個字，或任何一條紋路，這從哪兒去找出它的秘密？

失望，爲他們帶來了沮喪，但無法影響他們的意志，父仇不得不報，基業不能不復，縱然明知荊棘滿途，他們也是義無反顧。

由鎮坪南下，經四川的巫溪，至奉節，僱船沿江上行重慶，再渡江南下經綦江至貴州的桐梓縣境。

迢迢千里，長途跋涉，他們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仍然感到有些勞累，因此，他們決定在此歇息一天。

此時月色經已偏西，距縣城還有三十餘里，按他們的脚程，趕到縣城吃晚飯，大致不會有甚麼問題，因此，蘇蘭抹了一把汗水，指着路旁一個茶棚道：「少主，歇歇脚，喝一口茶吧！」

歇歇脚、喝喝茶這話平常得很，但少主二字卻出了問題。

歇脚的不止一夥，除了他們，一旁還有五個，更巧的是這般人正是新月教主的爪牙，那少主二字，怎能不引起他們的注意？

他們站了起來，其中一名掀鼻子暴牙灰衣老者，目光流轉向竇胤等瞥了一眼，然後目注左光晉道：「高明，可惜孫猴子七十二變，仍然逃不出佛爺的手掌心。姓左的，你們自己了斷，還是要老夫動手？」

左光晉哼道：「尤辛，當年你累犯教規，十惡不赦，老教主法外施仁，祇將你逐出本教，你竟敢參與叛亂，助紂爲虐，今天饒你不得，給我殺！不可放走一人！」

語言甫落，立即撲向尤辛，刀光繞體而生，展開一陣猛烈的攻擊。

尤辛使的是一對鐵筆，招招尋經問穴，眞是變化多端，一晃就是三十多招，兩人功力相匹，誰也佔不到便宜。

另外四人由章小燕、蘇蘭各鬥一個，竇胤獨自接下兩個漢子。

章、蘇兩女步法靈活，功力頗高，她們不祇是刀法凌厲，出手更是辛辣無比，十招不到，兩名雄赳赳的大漢就被她們放了血，她們雙雙獲勝，另兩處的搏殺卻難解難分。左光晉較灰衣老者尤辛高明一點，但也不是五百招以內能夠分出勝負的。

竇胤身負這家無上玄功，舉手投足之間，都是武林罕見的絕學，他雖是赤手空拳對付三截棍及一柄長劍，打來卻輕鬆之極。

章小燕看了一陣道：「蘇姐，你幫左侍衛，我去幫少主。」

蘇蘭道：「好的。」於是纖足一點地面，縱身就向尤辛之處撲去。

章小燕也撲去竇胤搏殺之處，但她並未出手相助，祇是傳言對竇胤道：「少主，這般叛徒罪大惡極，每一個都死有餘辜，何況，爲了免除後患，你必須儘快解決他們。」

章小燕提醒了竇胤，他知道自己是婦人之仁，於是右手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向一柄迎胸刺到的長劍抓去。

空手入白刃，祇是仗着快速的身法乘虛而入，如果以內掌抓鋒利的寶劍，那就很難辦得到了。

但竇胤卻抓着了劍尖，手指微一運勁，劍身立即響起「克察」一聲輕響，右腕微微一震，一縷寒光已「噗赤」一聲鑽進敵人的胸口，同時身形一個旋轉，右脚突然飛起，使三截棍的漢子被他踢得飛了起來，這一脚雖是將對方擊斃，卻噴了他一身鮮血。

章小燕經過了不少陣仗，見過了不少高手，但像少主這麼舉手投足之間，就連斃兩名敵方高手，她還是第一次看到。

「少主，你眞高明，屬下當眞是大開眼界了。」

對章小燕的讚美，竇胤祇是淡淡一笑道：「別捧我，小燕，他們的搏殺已經結束了，我要找個地方清洗一下。」

章小燕道：「少主先換下血衣，待到達縣城再好好的清洗。」

此地無水可供清洗，他祇好換下血衣，待到了縣城再說，待更衣之後，他發現脖子所掛的金雀令也被鮮血所染，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章小燕嫣然一笑道：「交給我，少主，洗滌這個倒是方便得很。」

竇胤摘下金雀令交給章小燕，她倒出一碗茶水將金雀令投入碗中，然後用手輕輕拭抹，鮮血是洗掉了，但她卻叫了起來：「少主，你看！」

竇胤接過金雀令看看，左光晉、蘇蘭也聞聲走過來，金雀令完整無缺，依然金光閃閃，耀眼生輝，祇是其上卻閃出幾個鮮紅的紅字來：「左三右四左十一右五。」

左光晉一聲歡呼道：「這是祖宗有靈，才使金雀令的秘密無意出現，屬下等恭喜少主。」

竇胤道：「可是，我不懂它的意思，這左左右右莫非是開啓暗門的密碼？」

左光晉道：「正是，少主請看另一邊繪有孔雀頭，牠的眼球繪得很大，也許秘鑰之門就在這裡。」

寶胤點點頭道：「你可能說對了，咱們走吧！」

他們一路兼程急趕，一直到達雷公山下，再也沒有發生意外。

這天天交二鼓，他們已經深入孔雀教的總壇，由於左光晉輕車路熟，因而直進神壇並未被人發覺。

神壇燈火通明，香烟繚繞，氣氛顯得十分莊嚴，壇中除了兩名身着黃袍的值夜弟子，靜寂得落針可聞。

章小燕、蘇蘭雙雙撲進，制住他們兩人的睡穴，再恭迎少主寶胤道：「少主請進。」

寶胤進入神壇，祇見上首一幅巨大的黃綾帳幔，帳前香案之上，供着列祖的神位，他們上香參拜之後，左光晉道：「少主，綾帳後面的石壁上，刻着一隻巨大的孔雀，少主快用金雀令去試試。」

寶胤轉入幔後，果然發現石壁上刻着一隻栩栩如生的孔雀，他身形拔起，以壁虎功貼着石壁，然後摘下頸間的金鑰匙，向孔雀的右目插去，金鑰匙很輕易的就插了進去，而且嚴密脗合，絲毫不差，他再按左三右四、左十一右五的轉動，祇聽到一聲輕響，石壁立即向右側移動。

他落下地面靜觀其變，片刻之間已現出一道僅堪容人的縫隙。

左光晉道：「少主快進去。」

寶胤道：「你們在外面易被發現，咱們一起進去。」

他們魚貫進去，石壁立即自動關閉。

這是一個極爲寬大的石室，石室中央頂端懸着一盞大燈，照得滿室通明，這盞燈不知用的是甚麼燃料，竟能多年不滅。

石室四邊繪着許多圖案，是失傳已久的絕世神功武學，祇要習得其中一項，便可以名震天下。

上首擺放着一張矮桌，上面陳列着一本絹册、一柄寶劍、一隻玉瓶及一張便條。

寶胤先看便條，上面寫着：「孔雀斑、金雀劍是本教鎮教之寶，先始祖用以蕩妖平魔，威震華夏，被中原武林譽爲天下第一人，但如所傳非人，必將爲本教及江湖造成不幸，本教弟子須愼之，寶瓶中三粒孔雀膽，服一粒即可以增加一甲子的功力，如若速成孔雀斑神功可服一粒。」

便條沒有上下款，想是前一代某一教主所留，寶胤再看絹册，才知道是一種玄奧無比的內家心法，及一種霸道、絕倫的劍招，他原是一個大行家，略一瞧看便知道祇要習會這兩項絕藝，的確可以天下無敵。

於是，囑咐左光晉等三人專心研習牆上的武功，他服食一粒孔雀膽，然後將全部心力投進那本絹册。

兩個月匆匆的過去了，所幸石室存有不少乾糧食水，飲食不致缺乏，終於，寶胤習會了無敵劍招及絕世神功，左光晉及蘇蘭、章小燕等也大有所獲，成爲武林中頂尖兒中的高手了。

於是，他們開啓石門，再度來到神壇之上，當他們由幔中轉出之際，目光所及，禁不住神色一呆，神壇依舊，祇是多了七名神態彪悍的大漢，及一名滿身媚骨的女人，左光晉指着一位身材瘦長，峨冠博帶的紫袍道人道：「少主，此人就是新月教教主，餘下七人都是他的死黨。」

寶胤仰天一聲長嘯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給我殺！」

新月教主冷哼一聲道：「這麼說，你就是孽子寶胤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啊……」這句話還未說完，就被一股柔若春風的力道吹得飛了起來。

這的確是一股柔和的春風，但當風力拂身之際，他那昂藏七尺之軀，竟然輕若羽毛般的被兜了起來，全身骨骼盡碎，七竅狂噴鮮血，週身印滿孔雀斑紋，死狀恐怖已極。

新月教主被誅，其餘七人也沒能逃過一死，亂黨盡除，孔雀教自然又是一番新面貌了。（完）

上文提要：方恨少、唐寶牛冒犯天威，闖入「八爺莊」打傷天子、宰相，經過定罪後處斬，由龍八、多指頭陀、衆多的武林好手、大內高手分幾組押着囚車，取向是「破板門」，主事的是老太監米公公，監斬的是方小侯爺，選午時斬首，劊子手是李可，更少不了刑部的任勞、任怨，他們是蔡京親信，爲防人劫囚……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朝天一棍

冒充欽犯誘敵　反被擊殺喪生

「師弟，你說王小石那班人會不會來？」任勞道。

任怨不答卻笑。

他的笑猶如過眼雲烟。

別人幾乎難以覺察到他的笑：他的眼裡沒有笑，的確。

他的嘴唇也沒有綻開笑意，確然。

甚至整張臉也找不到什麼笑容，這點也很確實。

但他在這瞬息間的而且確的在那細皮白肉的臉上，法令紋深了一深、寬了一寬，如果這也算是笑了，那麼這笑絕對是陰惻惻的，不但帶着險，而且奇，甚至不懷好意。

任勞是極熟悉他的笑，所以十分証據確鑿的肯定他曾笑過了。

他笑了也就是答了。

而且反問了一句。

「你好像很擔憂？」

任勞本想搖頭，但到頭來還是點了頭。

因爲他不敢隱瞞這個聰明的小師弟。

他敢遮天瞞日、騙父騙母、出賣祖宗、背叛師門……却不敢隱瞞任怨。

因爲根本就瞞不了。

「你擔憂什麼？」

「官家高手、大內好手、禁軍猛將……好像都來得很少、很少。」

「你沒看錯。」

任怨居然讚了這一句。

任勞幾乎感動得流淚，因爲他在這年紀比他年輕四十歲的「師弟」面前，一向又老又蠢又無能，幾乎連當他的「徒弟」都不如。

「可是……爲什麼？」

「我問你：昨晚『金風細雨樓』權位之爭裡，白愁飛爲何會死？」

「因爲……因爲他不知道王小石實力會如許强大！」

「次要。」

「因爲蘇夢枕未死！」

「不是很重要。」

「莫非是……他不該輕視了雷純？」

「還不是主因。」

「……」

「他慘敗乃至慘死的主因是在：他不該令相爺覺察出他的野心太大、志氣太高，不可信任，無法倚重，爲了免其坐大，相爺才提拔雷純這一個女流之輩、較好縱控，用她來挾持蘇夢枕復出，並在他身邊佈滿內奸，在他的生死關頭，出賣背叛了他，以致他只有戰死一途。」

「我明白了……所以說，白愁飛是死於相爺的計劃中的……」

「只是，相爺也有計算失誤的時候。蘇夢枕居然自戕，雷純便失

去了威脅王小石的法寶，而且哀兵勢盛，雷純不敢輕攖其鋒，只好身退。金風細雨樓便拱手讓了給王小石。」

「我明白了。」

「你還不明白。」

「不明白？我……」

「你不明白昨夜一戰和今晨人手調派有絕大關係。」

「是的，是的，我的腦筋不及師弟您快，老是轉不過來……」

「今天來的主要都是武林中人，主因有三，你不妨猜猜看。」

「我……我頂多只想到一個可能。」

「你說說看。」

「諸葛先生在武林中和禁軍裏德高望重，他暗示支持他的派系勿來淌這趟渾水，那麼，自然有許多大內高手都不敢插手呀。」

「這確是其一。」

「其餘的……我就想不出來了。」

「另一個原因是：相爺也受皇上節制。聖上雖然看似十分信重蔡大人，但也有暗中留意官中京裡的風吹草動的。相爺要全權調度京中宮內的高手出馬，只怕驚動甚大，也不是他一個人就可以翻雲覆雨的。」

「對對對，不然，他怎會在近期極力拉攏我們，無非也是要把那朱胖子趕下台去而已……」

「相爺不欲皇上太過留意此事，也不想太顯他在軍中的實力，所以，軍方高手的調度，自然就不敢太明目張膽了。」

「那麼，還有一個理由呢？」

「我看，相爺這次有意來一場『京師武林各門各派幫會勢力互相消弭對決』。」

「京師武林各門各派幫會實力的互相消弭對決？」

「對。」

「他……爲什麼要……」

「嘿哼。」

「我還是想不明白。」

任怨沒答，卻顧而言他：「今天，這一戰可嚴格得很呢！沒有相爺親發的『通運金牌令』，誰也不能放走欽犯、强盜，否則，罪與劫囚同！這樣一來，京裡的武林人士，就只有作殊死、背水一戰了。」

任勞聽了，越發有點緊張起來：他當然武功高强、對敵無數，但近年來，入了刑部升了高職之後，已很少在江湖上出手肉搏、拚命交戰的了，若是暗算得成，或在牢裏施刑，犯人武功再高，也斷無還手餘地，可是，今天這一戰，就明顯沒這個利便了。

人生裏，就算兄弟朋友手下再多，有些時候，總是要自己親自出手、拚箇存亡。

人總是以有限的生命與無盡的時空搏鬥：

王小石如是。

蘇夢枕如是。

白愁飛也如是。

就算今天問斬的唐寶牛和方恨少以及監斬的任勞任怨：亦如是。

* * *

涂競和李二也在等。

等時辰到。

等意外：

等人劫法場！

* * *

「時辰到……」

到了。

涂競雖然見過許多大場面，但卻已等得心驚肉跳。

李二雖砍了不少惡人頭，却也等得手心發汗。

而今，時辰終於到了。

囚車裏的犯人已給押出來，强迫跪下。

涂競大聲宣讀方恨少、唐寶牛二人罪狀，然後，下了立斬之令。

立即，就要人頭落地。

李二舉起了大刀，迎空霍地舞了一道刀風，刀鋒在晨霧中漾起了一道白光，劊子李這一手起刀落……

但他也十分警惕，極之留意：他生怕突然有一道暗器飛來，要他的命，或射向他的手和他手上的刀。

通常，劫法場都以這一「招」爲「序曲」。

所以他早有提防。

他想好了怎樣躲開這第一道暗器，怎麼格開劫囚人的攻擊，以及如何轉移劫法場兇徒的注意力——假使眞有人要救走這兩名欽犯的話。

一切是假，保命要緊。

也許，從來沒有一個斬人頭的人會如此狠狽：既怕暗器打到，又想有人猝襲，甚至已在等待有人劫囚，一面要執行處斬令，一面又要保住自己的項上人頭。

另方面，他又不能不砍那兩個人犯的頭。聽說他們犯下了彌天大罪，竟打傷了皇帝和宰相；另一方面又擔心這一刀砍下去，會爲自己惹上一身禍亂血仇：這兩人連天子、相爺都打，爲他們報仇的同黨還有什麼不敢做？

沒想到，連專砍人頭的人都有這種難過的關頭。

其實誰都一樣。

就連當今國家最有權的官員，最富有的人物，總有些生死關頭，使他跟常人一樣顫抖驚慄，令他與凡人一般擔憂駭怕。

誰都一樣。

刀揚起。

刀光漾起。

叱喝陡然響起：

「刀下留人！」

* * *

來了！

果然來了！

方應看和米蒼穹馬上交換了一個眼色。

任勞和任怨也交換了一個手勢。

* * *

阻截李二下刀的，果然是暗器。

劊子李已鐵了心，只要一見有人出現，有兵器攻到，有暗器打到，他立刻舞刀護住自己，退開一邊再說。

但事實上，完全沒有可能。

因爲李二避不開暗器。

不是那件暗器，而是那些暗器。

如果是一件、兩件、三件暗器，那是可以擋格、閃躲的。

但這兒不止是一件、兩件，也不是七件、八件，而是一大蓬、一大堆、一大把的暗器，向李二身上招呼過去。

準確來說，總共有三百一十七件，大大小小的暗器，都算了在內。

這些暗器，都來自高手手裏，有的還是使暗器的專家打出手的。

你叫劊子李二怎麼閃？怎麼躲？怎麼避？

要不是跪在地上給反銬着的方恨少滾避得快，他也必然跟李二一樣，一大一小，一個成了大馬蜂窩，一個成了小馬蜂窩。

* * *

來了。

霧中，人影疾閃急晃。

許多名大漢，青巾蒙面，殺入刑場。他們都不知來自何方，却都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又像他們本是這街上的幽靈，多年前經過大軍的鎮壓烽火的屠城，而今又陡然聚嘯湧現，爲他們生前的寃情討回公道，過去的血債求箇血償。

這些人，雖包圍着刑場，但似乎不着緊要救走方恨少與唐寶牛，他們只在寒刃閃動中，解決了好些守在外圍的官兵與公差，進一步把包圍縮小。

米蒼穹不慌不亂，沉聲喝道：「你們要幹什麼？」

爲首一名青巾蒙臉漢子，手上全沒兵器，也沉聲叱道：「放掉兩人，我們就放你們。」

另一人也青巾蒙臉，長得圓圓滾滾的，像隻元寶，手裏抱着一把偌大的鬼頭刀，足比他本人高了一個頭有餘，笑嘻嘻的道：「好機會，別放過，你們就當做好事，放生！」

方應看咧齒一笑，牙齒像編貝般的齊整白晰：「誰放誰？嘿！」

他一拍手。

他拍手的方式很特別：就像女兒家一般，他把右手、尾指外的三指迸伸，輕輕拍打在左手掌心，在濃霧裏發出清脆的掌聲。

然後，人，就乍現了。

也不知有多少，他們就像一直都藏身在濃霧之中，而且都是高手。

他們反包圍了原先出現的江湖人物。

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其中包括了「八大刀王」，另有「托派」黎井塘、「頂派」屈完等人。

方應看道：「投降吧，你們已給包圍了。」

那空手的人忽然一仰首。

他的眼竟然發出藍色的光芒。

他雙手突然發出暗器。

不是向方應看。

也不是向米蒼穹。

甚至不是向任何人。

而是向天。

他竟向天發出了暗器！

* * *

他的暗器很奇特：

一像飛鈸。

一像鞋。

「鞋」與「飛鈸」，飛得丈八高遠時，忽然撞在一起，發出轟隆、轟隆一系列聲響，並擦出藍星金花來！

然後，街市各路、各街、各巷、各處(包括了：紅布街、紫旗磨坊、黑衣染坊、藍衫街、半夜街、黃褲大道、三合樓、瓦子巷、綠巾街、白帽路……等地)都有人閃出來，奇怪的是，這些人都不蒙面，但連熟透京師各幫會各路人馬的任勞任怨，也認不出這一個個陌生的臉孔。

這些人反包圍了那些「有橋集團」和官兵高手，而且，各處街角，還傳來戰鼓、殺聲。

方應看冷哼一聲，徐徐立起。

他鮮艷的紅衫在濃霧裡特別矚目。

他秀氣的手已搭在他腰間比紅衫更貴騰紅的劍柄上，銳聲道：「我倒忘了：『天機組』也會來淌這趟渾水，不過，說來不奇，張炭是『龍頭』張三爹的義子，他是『金風細雨樓』的人，沒道理請不動人來送死。」

米蒼穹忽然扯了扯他的衣袖，壓低聲音道：「小侯爺，今天咱們在這兒只是幌子，犯不着跟道上的人結下深仇吧？」

米蒼穹提省了那麼一下，方應看這才長吸了一口氣，忽然低聲唸道：

「那嘛柯珊曼達怛先怛瑪珈邏奢達索娃達耶幹漫……」

然後才平復了語音，也向米蒼穹細聲說：「公公說的對。咱們今天的責任只是能拖就拖，非到生死關頭，不必血流成河。」

米蒼穹知道方小侯爺是以唸密宗「不動明王咒」來穩住殺勢與情緒：但他不明白何以今天一向比他年輕卻更沉得着氣的方應看，竟然常有浮躁的現象。

這使米蒼穹很有點錯愕。

他一向認為：方應看年紀雖輕，但却是有英雄本色、豪傑氣派、梟雄個性。他時而能强悍粗俗，必要時又可謙虛多禮，時而自大狂傲，但適當時又能溫情成性。他既知道激進，又懂得要脅。時機一至，即到不擇手段攫取一切，但又深曉退讓忍耐，等待良機。他積極而不光是樂觀，自負卻不滿，可以掛下臉孔捋袖打架說狠話，也更嫻熟於全身而退，避鋒圓說乃至下台善後，無一不精，且進退自如，討人喜歡，使人尊重，令人驚懼，惹人迷惑。

這才是眞正的當代雄豪，兼且善於經營「有橋集團」暗中勾結各省縣商賈操縱天下油、米、鹽、布、糖的交易，富可敵國，且又不吝於打點收賣，並不致引權貴眼紅染指。

有了錢，便足可與掌有大權擁有重兵的蔡京互相分庭抗禮。

當然，在還沒有充份的實力對峙之前，有橋集團依然討好蔡系人馬，任其需索，提供錢貨，成為大家心目中的「財神爺」，有權的人，還是得要有錢才能享盡榮華富貴，誰會把往自己口袋裡塞銀票、往家裏遞銀兩的「財神」趕走？

於是滿朝百官，對方小侯爺都有好感，至於米有橋，是上通天子下通方侯的一條「橋」，大家知他權重（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的司職）人望高，而且武功據說也十分出神入化，自然人人都討好他，沒什麼人敢得罪他。

米有橋因深感自己一生乃為宋廷所毀，一早已遭閹割，不能做個「完整的人」，對少年立志光大米家門楣（他幼時貧寒，小負奇志，知雙親含辛茹苦培植他，意想大業鴻圖，能振興米家。米家祖父本是望族，因苦諫而罹罪，遭先帝貶為貧民，流放邊疆，五十年後方能重入京城；米有橋的父母在京略有名望之時，又因開罪朝中權貴遭殺身之禍，而米有橋少年英朗，給內監頭領看中，關入蠶室，引入宮中，從此就成了「廢人」），已盡負初衷；他把希望投寄於方應看身上，就因為看出方應看是大將之材，是個未來的大人物，他要用這青年人來獲得他一輩子都得不到的好處。

所以他才支持方應看。

不過，今天方應看的浮躁焦燥，令他頗為意外。

但總算還能自抑。

他一向以為：做大事除了要不拘小節外，還一定要沉得住氣。

他知道今天事無善了，「有橋集團」的主力定必要出手——但只要不到生死關頭，能不直接殺人，不結下深仇，他就沒意思要親自出手，也不許讓敵人的血染紅自己的手。

殺人不染血，才是眞正的一流高手。

像蔡京就是。

* * *

其實，那領頭的空手瘦漢，正是「獨沽一味」唐七味。

那個又矮、又胖、又高興的蒙面漢，便是「毒菩薩」溫寶。

這兩人的身形，其實蒙了臉也很容易認得出來。

但他們仍然蒙臉。

遮去臉容的理由很簡單：

他們還想在京師裏露面行走，尤其此役之後，「金風細雨樓」和「象鼻塔」的當家兄弟們，留得一個是一個，這原也是他們通宵會議的結果。

所以他們在行動時必遮去顏面——以他們的身世背景（例如：唐七味出身川西蜀中唐門，而溫寶是「老字號」溫家的好手），都不好惹，若沒有眞憑實據，當場指認，日後要以官衙刑部名義抓拿線索，自然會使其家族不憤不甘，因而結下深仇——坦白說，就算在京裏廟堂的當權得勢者，若說願與下一滴毒液就可毒死武林的人（老字號溫家），一支針只在手背上刺了一下，二十四天後才在全無癥兆的情形下一命嗚呼的一門（蜀中唐門）結下樑子，你就算一日逃之三千里躲入海底三十浬都一樣會給他揪出來（太平門梁家），開罪了他們可能會給蝨子和蟑螂活生生噬死（下三濫何家），惹怒了他們的子弟甚至有日會無緣無故的掉入毛坑裏給糞便噎死（南洋整蠱門羅家），惹火了他們中的一人便會遭到報復、暗殺、及至吃一口白飯也咬着七支釘子四片趾甲一口老鼠屎（「天機組」和「飯王」系後）……與這種以人為敵，會有誰！

有誰敢！

所以武林的事，仍在武林中發生，仍由武林人解決，以武林的方式行事。

他們已反包圍了「有橋集團」的人，並開始殺向待斬的人犯。

他們並非殺向米蒼穹和方應看。

他們的目標不在那兒。

他們一開始衝，就遇到了强大的反挫。

「有橋集團」和蔡京召集的武林高手，馬上裏應外合的截殺正往內衝的「象鼻塔」和「金風細雨樓」子弟。

這時候，局面變成了這般：

米蒼穹和方應看在菜市口的「國泰民安」牌坊下，監守着待處決的死囚唐寶牛和方恨少，卻沒有任何舉措。

任勞、任怨卻在囚犯之旁，虎視眈眈，以防有任何異動。

唐七味和溫寶，領一衆好漢（包括有「夢黨溫宅」、「金風細雨樓」和「象鼻塔」，其他武林人物、江湖好漢）衝向唐寶牛和方恨少，旨在救人。

此一同時，在外包圍「劫囚」一派的蔡京指派的武林黑道高手和部份官兵，又自「劫囚一派」身後攻殺過去。

同一時間，在外一層的各街各巷埋伏的「天機」和「連雲寨」高手，為了解「劫囚一派」之危，又往內截殺蔡京手下。

而在最外層，「有橋集團」和「十六劍派」的人，又想夾擊「天機組」和「連雲寨」手下，兩股人馬也纏戰了起來。

這正是京師武林實力的大對決。

一下子，菜市口已開始流血。

血染菜市口。

大家在濃霧中埋身肉搏，在「國泰民安」下進行血腥厮殺。

* * *

但米蒼穹和方應看，依然沒有異動。

殺向唐寶牛和方恨少的為首兩人，正是溫寶和唐七味。

溫寶拿着大刀。

好大好大的一把雙鋒三尖八角九環七星五鍔六稜鬼頭大刀。

他砍人一刀，不管砍不砍得中人，就算對方閃過了，或用手上的兵器一招架，但對方就像着了刀鋒，或給那刀傳染了點什麼在他的兵器上而又從兵器迅速傳入手中，自手心又轉攻心臟，就跟結結實實着了一刀一樣，免不了一死。

也不見他有怎麼出手，他有時候好像根本沒有出手，只揮了揮手、揚了揚眉、或聳了聳肩，衝向他，包圍他或向他動手的人，就這樣無緣無故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他們都着了暗器，但誰也弄不清楚：他們是怎麼着了暗器？對手是怎樣施放暗器？

那無疑比動手出絕招還可怕。

他們兩人很快就迫近了待斬的死囚。

待斬的死囚顯然並沒有瞑目待斃，他們也在掙扎脫囚，但任勞、任怨卻制住了兩人。

看他們的情形，如有必要，他們會即下殺手——反正只要欽犯死，管它是不是砍頭！

就在這時，那牌坊上的匾牌，突然掉落了下來。

任勞嚇了一驚，但任怨已迅疾彈出去，他撮五指如鶴嘴，身如風中竹葉，絕大部份時間都僅以一足之脚尖沾地，急如毒蛇吐信，已連攻那道「匾牌」十七、八記。

任勞這才看清楚：「匾牌」仍在牌坊上，「掉下來」的是一個恰似「匾牌」那麼魁梧的人！

這人臉上當然也蒙着青巾，一下來，已着了任怨幾記，看來不死也沒活的指望了。

卻聽狂吼一聲，那大塊頭的步法又快又怪，而且每一次出腿，都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甚至也不合乎情理之中：因為這種腿法除非是這雙脚壓根兒沒了筋骨，才能作出這樣的踢法，但是，就算這雙腿可以經過鍛煉完全軟了骨，也不可能是承擔着這麼一個「巨人」的雙腿可以應付得過來的。

可是卻偏偏發生了。

這「巨人」身上顯然也負傷了幾處，冒出了鮮血，任怨的出手仍然又狠又惡又毒，但已有點為這巨人氣勢所懾，不大再敢貿然搶攻了。

這巨人還猝然拔出了刀。

砧板一樣的刀。

硬梆梆的刀。

又抽出了腰間的劍。

輭劍。

軟綿綿的劍。

刀如葵扇。

劍似棺板。

劍法大開大闔。

刀法大起大落。

每一刀都不留敵頭，每一劍都力敵萬鈞。

這人使來，配合步法，打得如痴如醉。

任怨已開始退却，眼神流露懼色，叫道：「癲步！瘋腿！大脾劍法！大牌刀法！」

然後突然叫了一聲：「小心……」

這聲是向任勞開叱的。

任勞一怔。

任怨猛以斜身卸力法，如一落絮，讓開了一記斷頭刀，又向任勞猛喝：

「地下！」

地下？

任勞及時發現，有一道黃土，迅疾翻動，已接近死囚脚下。

他大喝一聲，鬚眉皆張，五指駢縮，以掌腕直推下三尺深土裏去，霹靂一喝：

「死吧！」

轟的一聲，一人自土裏翻身而出，在電光石火間，居然，蝦米一

般的彈跳上來，以頭肩臂肘加雙手雙腳跟任勞交了一百二十三招！

這人身上每一個部位，都像是兵器、武器、利器，甚至連耳朵、鼻子，也是有極大的殺傷力！

* * *

這些人雖然都是蒙了面，可是自己人當然認得誰是自己人、自己人是誰：

那又矮又胖使鬼頭刀毒人而不是斬人的，正是「毒菩薩」溫寶。

那高瘦個子，不動手便能把暗器射殺敵手的人，當然就是「獨沽一味」唐七味。

唐七味和溫寶也馬上辨認得出來：

那從牌坊上「墜」下來的正是朱大塊兒，而從地裡暗襲的人，正是「發黨」裏唯一「下三濫」高手何擇鍾。

他們都是經嚴格配合好才行動。

但「有橋集團」也一樣有安排：

水來土掩。

兵來將擋。

唐七味和溫寶正待向死囚逼近，就遇上了八個人。

這八人本來一直都守在方應看身邊的。

這八人正是：

「八大刀王」！

* * *

「五虎斷魂刀」彭尖

「藏龍刀」苗八方

「伶仃刀」蔡小頭

「驚魂刀」習煉天

「大開天」、「小闢地」信陽蕭煞

「七十一家親」襄陽蕭白

「相見寶刀」孟空空

「陣雨廿八」兆蘭容

* * *

這八人連成刀陣，困戰唐七味與溫寶。

這八刀聯成一氣，雖曾為王小石制敵機先所破(白愁飛也曾破此刀陣，但只屬蔡京刻意下令為白愁飛製造聲勢，而以方應看都屬作墊石，俗稱為「犧牲打」，不死傷算)但連當年大俠方歌吟也譽為：「若此八人協力同心，聯手應敵，我單憑『天羽廿四劍』和『天下四大絕招』，恐亦未可取勝。」雖有鼓勵、過譽之意，但這八把刀的聲勢與實力，就算唐七味和溫寶對付得了、應付得下，只怕對救囚再也無能為力了。

卻在這時候，有十人及時出現。

他們都是「發夢二黨」中「夢黨溫宅」溫夢成旗下的高手。

他們用的都是長型的兵器，包括：槍、矛、戟、棍、鐵、鏟、叉、鎲、鈀、錘。

他們的名字都有一個「石」字。

夏尋石、商生石、周磊石、秦送石、唐懷石、宋棄石、元炸石、明求石、清謀石、葷井石，共十人。

這十人一齊出手，對抗「八大刀王」。

刀王的刀，雖然厲害，但這「十石」用的都是長兵器，且結成陣勢，先把八人分開，擋開，讓他們無法結成刀陣，刀勢亦一時無法全面展開。

若論單打獨鬥，「溫門十石」只怕仍非「八大刀王」中任何一人之敵，但這十人聯手一條心，且一早有對策，撐開了八刀，打散了八人，一時還能算是佔了上風。

唐七味與溫寶把握住這時機，驟然衝近唐寶牛、方恨少處，一以刀一以手，為他們解開劈碎枷鎖。

這時機無疑非常重要。

人要成功，最重要就是懂得把握時機。

要把事情做好，也得要把握時機。

但很多人都只在等時機，卻沒把握時機。

那就好比人坐在家裏苦等，但時機卻在門外，他就是不懂得開門去迎接。

時機不會久等。

時機會走。

時機溜去不再來——再來的，也不會是同一時機。

得失之間，往往便是這樣。

唐七味和溫寶現在便把握了時機，救方、唐！

* * *

但在另一方面，另一角度(譬如蔡京派系，有橋集團的人)而言，時機也同時等着了、出現了！

時機跟刀和劍一樣，往往也是雙鋒兩刃的，對甲來說可能是良機，但對乙而言卻是舛機；同樣對你是一個先機，但對他卻成了失機。

因此，說自己「掌握了時機」是一件很曖昧或荒謬的事，因為你可能同時也給時機「掌握」了：那是時機選擇了你，也可能是你得到了這時機之後，反而要面臨更大的噩運。

沒有人知道「時機」到底眞正是向着那一面，而結果到底是怎樣——如果知道，那麼，很多人就不一定會去求那官職、賺那椿大錢，管那一件事、愛上那一個溜溜的女子……諸如此類。

因為沒有人知道「結局」是如何。

也許，還包括了這一場「劫法場」。

* * *

溫寶和唐七味把握住千載難逢的時機，劈開枷鎖，釋放方恨少和

唐寶牛！

米蒼穹和方應看又互望了一眼，米有橋身後四名青靚白淨的少年太監，一齊捧了一支不知用什麼打造的黑忽忽的長棒，遞了過來，但米有橋只揮了揮，就叫他們退了下去，到了這地步，他們似仍沒意思要動手。

因為在他們眼中，唐七味和溫寶，已經都是死人。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想？

原因很簡單：

他們認為自己已掌握了先機。

* * *

枷鎖已開。

銬鍊已斷。

方恨少、唐寶牛得以自由——自由後第一件事是：

猝襲唐七味和溫寶！

一個用刺。

小小的一根魚骨那麼大的刺！

一個以鉈。

無頭無尾神出鬼沒的飛鉈！

* * *

他們當然不是唐寶牛和方恨少！

他們是等着殺害來救唐寶牛和方恨少的人之伏襲者。

他們當然就是：

當日「金風細雨樓」中四大護法：「吉祥如意」中的——

「無尾飛鉈」歐陽意意。

「小蚊子」祥哥兒。

他們給蔡京「安排」來伏擊救方恨少和唐寶牛的人！

他們狙擊的對象(假想)是：

王小石！

他們也可以說是「自願」狙擊王小石的。

因為他們要忙着「表態」：

當日，他們對在蔡京門下得意一時的義子白愁飛「效忠」，但白愁飛在昨夜已在相爺「授意」下「清除」掉了，他們雖然能「及時轉舵」，追隨蔡相爺的「意旨」行事，但為了要表示他們一路來只為相爺「效命」，他們不得不急於表示自己是「忠心耿耿」的，而且得要馬上立下一個大功！

什麼「大功」？

當然沒有比殺掉王小石(就算是任何來救方、唐二人的人)更能立功、表態，討蔡京的歡心了。

所以他們就變成了(冒充)「待斬的囚犯」。

菜市口的當街斬首，根本就是一個「局」。

一個蔡京要「一網打盡」京師武林人物的「局」。

而且還處心積慮把「有橋集團」也擺進了局裡！

* * *

唐七味、溫寶驟受突襲。出其不意！

他們可以說是死定了！

然則不然。

世事常意外。

錯。

其實世事並不常意外。

意外的只是人通常都料錯了、估計失誤而已！

* * *

祥哥兒和歐陽意意才一動手，唐七味突然向歐陽意意迎面打了一個噴嚏，然後及時閃身，但歐陽意意的「無尾飛鉈」居然一折，仍然擊着了他的左肩胛一記。

唐七味負痛大吼了一聲，仆地。

仆倒之前，雙肩聳動，卻沒見他手指有什麼動作，已發出了一十六枚(完全不同的)暗器。

但歐陽意意也是暗器高手。

他的暗器當然就是他的「無尾飛鉈」。

他一招得手，轉攻為守，以飛鉈砸飛格掉了七件來襲的暗器。

看他的聲勢，剩下的那九件暗器，也決難不倒他。

不錯，暗器是難不倒他。

可是他卻倒了。

四孔流血，而且是黑色的血。

他不僅倒地。

而且是倒地而歿。

* * *

米蒼穹何等眼尖，他一眼已發現，唐七味眞正的「暗器」，是那一記「噴嚏」，已全然噴射在歐陽意意臉上。

歐陽意意才有動作，便告發作。

歐陽意意一死，唐七味立即低叱一聲，那些剩下的九枚暗器，全回到他的鏢囊之內，一枚也不浪費。

米蒼穹瞇起了眼睛：

狹、窄而長……

蜀中唐門，果然是不可小覷的可怕世族！

* * *

祥哥兒冒充的是方恨少——他較瘦小，像方恨少；歐陽意意雖不算魁梧，但夠高大，加上枷鎖、銬鍊和披頭散髮，一時也可充作唐寶牛。

歐陽意意出手的時候他也出手。

襲擊人？祥哥兒一向不甘落人後。

何況，他外號「小蚊子」，本就因他擅於「偷襲」人而起的：他就像蚊子叮人一般難以禦防。

可是，那只是對普通人，並且是在正常的情形下。

溫寶雖然像個活寶寶，但肯定不是普通人，而這時機也相當「不正常」。

溫寶的鬼頭刀尖一刀替他砍爛

了枷鎖，再一刀爲他斬斷了鐵鍊，第三刀……

沒有第三刀。

因爲來不及施第三刀。

祥哥兒已然反撲。

不，反刺。

他的「急刺」急刺溫寶。

溫寶呆住了。

目定口呆的那種「呆」。

他似完全沒有想到「方恨少」會這樣對他。

他那張口結舌的「樣子」就算隔着青布，也十分像是個蒙面的「活寶寶」。

只是，這個「活寶寶」，卻是個「毒寶寶」。

而且還是「極毒」的活寶！

* * *

溫寶做人的原則是：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毒人。

毒死人。

不死不休。

* * *

祥哥兒的「刺」可是有毒的。

淬有厲害的刺，卻刺不着。

因爲祥哥兒已失去準頭。

他忽然覺得手軟。

然後發現身上的衣衫(白衣)忽然全染成黑色了。

他還沒定過神來，只覺脚軟。

然後，連身都軟了。

他那一刺還沒來得及收回來，只聽溫寶問他：

「嗳，你沒事吧？」

聽到了這一句，祥哥兒已整個人都軟了。

* * *

方應看眼利，他一眼已看出：

溫寶先下了毒。

那砍在枷鎖上的一刀是有毒的。

斬斷鐵鍊的那一刀，更有毒。

那毒力竟向銬鍊和枷鎖上迅速傳染了開去，祥哥兒已即時中了毒，猶不自知。

老字號溫家，當眞是歹毒派系，不可輕忽。

一下子「暗算」劫囚者的兩大高手：祥哥兒與歐陽意意，同時喪生。

米蒼穹和方應看再對視了一眼。

看法已全然不同。

* * *

米有橋撫髯咳聲道：「你們早知道這兩人不是方恨少、唐寶牛？」

溫寶一見米蒼穹發話，連退了五、六步，保持距離，這才回答：

「是，你們早知有人劫法場，又怎會把眞正的人犯押來菜市口？再說，憑這兩人，還扮不了方恨少、唐寶牛。蔡京以爲他一雙血手就能掩盡天下人耳目麼？難矣！」

米蒼穹倒大感興趣：「你們明知我們佈了局，卻還來送死？」

「不。」方應看突然道，「他們是來拖延。」

「拖延？」

「他們故作襲擊，拖住戰局，」方應看目如冷冰：「他們要讓人以爲他們眞的中計，實則，他們已另派人去劫囚。」

米蒼穹呵呵笑道：「好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卻見方應看一按腰畔血劍，就要揮向場中，他連忙以「密語傳音」儆示：

「你要親自出手？」

「是，他們太得意了，我要他們損兵折將！我要殺盡這些鼠輩！」

「但他們殺的却不是我們的手下！相爺派歐陽和小蚊子來作眞正的伏襲者，爲的是他們『自己人』領箇全功，也分明對我們不信任。」

「我只要殺掉他們幾個首領，沒意思爲了這兩個該死的傢伙報仇。」

「可是，你只要一下場，就會跟他們結下深仇……在這時候，多交一友總比多樹一敵的好，你今天殺性怎麼這般強？」

「我？殺性？」方應看一呆，好像這才有所警惕似的，眼尾怔怔的望着那四名小太監合力才捧得起的丈餘長槍，不禁喃喃自語：「也許是因爲……」

他轉而低頭怒視自己一雙秀氣、玉琢般的手：「血手，眞的不能掩人耳目麼？」

* * *

這時街口各路金鳴馬嘶，喊殺連天，禁軍與有橋集團後援，已蒙面掩殺而至。

* * *

在晨霧裡，米蒼穹、方應看及「任氏雙刑」所押的隊伍才向菜市口進發，「八爺莊」裡又出現了一隊精英好手，由龍八領隊，多指頭陀壓陣，押着兩架囚車，沒聲沒息往破板門進發。

比起「菜市口」來，「破板門」當然不及其人多興旺。

但「破板門」也有其特色。

一，它是「六分半堂」和「金風細雨樓」的交接口——在六分半堂勢力膨脹的時候，它自然就是六分半堂的，但在六分半堂頽勢的時候，它自然又會屬於金風細雨樓的地盤了。

以前，它甚至是「迷天盟」轄下的地方。

二，「破板門」的範圍很大，包括貧民窟「苦水鋪」和長同子集，都屬於那個地帶。這一帶龍蛇混雜，既是市肆也是黑市白道交易、交流之所。

隊伍沒有直入「破板門」。

隊伍在一家相當著名的酒樓：「一得居」前十一家舖位陡然止步。

然後佈陣、佈局。

佈陣是嚴格防守，如臨大敵。

佈局是準備處決犯人。

這地方正好是在一家簡陋淺窄的店舖之前。

這店舖已關了門。

但店子的招牌仍在。

招牌上的隸書寫得十分純正：

「回春堂」。

* * *

回春堂。

是的，這便是當日王小石和白愁飛初到京城，未遇蘇夢枕不得志前時開的跌打刀傷藥局：

「回春堂」！

他們竟在王小石當日所開，並在那兒廣爲平民百姓療傷治病的門前，處斬他的兩名拜把子兄弟！

* * *

王小石在不得志的那段日子裡，不知已醫好了多少人，幫多少貧病負傷的人妙手「回」了「春」。

如今「回春堂」門扉緊閉。

而今他在那裏？

還能不能爲他那兩名即將人頭落地的結義的兄弟「妙手回春」？

* * *

一切已佈置好了。

一路上這隊人馬已佈伏留心，只要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的主力和原先已埋伏好的大內高手、蔡系武林好手，都會立即予以剷除。

但路上並無異動。

既無異動，便要執行處決令了。

他們似仍在等待。

等什麼？

莫非是等時辰到？

不。

蔡京這等人之事，其實也有梟雄心境、豪傑手段，向來不守常規，且不惜越路破禁。

如果他眞的要處斬唐寶牛、方恨少，其實大可什麼也不等，要殺就痛痛快快的殺，要活便痛痛快快的活，本就是奸雄心態！

那麼，他們還在等什麼？

他們到底在等些什麼？

* * *

來了。

快馬。

馬蹄如密鼓，自街角急掠而至。

馬上是個慓悍的人，整個人就像一支鐵鎚。

給巨力擲出去的鐵鎚。

他的人未到，萬里望已率先向龍八報告：

「八爺，方小侯爺叫張鐵樹急報！」

龍八只鐵着臉、鐵着眼也鐵着語音，說了一個字：

「傳。」

策馬雖急，馬上的人可眞還臉不紅、氣不喘。

這銅鑄般的漢子向龍八拱手長揖，他的手掌純厚肉實，拇指粗短肥大，四指卻幾乎全萎縮於掌內：他的手也酷似一把鐵鎚。

人肉鐵鎚。

他正是方應看小侯爺的貼身手下：

「無指掌」張鐵樹。

「稟告八爺，」張鐵樹此來只要說明一件事：「小侯爺要小人向八爺急報：唐寶牛和方恨少的同黨果眞在菜市口動手救人！」

龍八頓時呵呵笑了起來：「很好！這招調虎離山、聲東擊西果然妙着！王小石那批伙人，既救不着人，只怕還要死個屍橫街口！」

然後他揮手，讓張鐵樹退下去。

之後他問多指頭陀：「我們現在還等什麼？」

他覺得自己的權力似乎有點要受多指頭陀節制，而且還多少要聽這少了兩隻指頭的頭陀，他心中很有點不是味道。

「等！」多指頭陀好像在算自己那已越來越少的指頭，「還是要耐心再等一等，只等一等。」

他一點頭，身後的「托派」領袖黎井塘，立即與兩名手下打馬而去。

* * *

果然不需要等很久。

一匹快馬如密雷急炸，自長街急馳而至。

馬上雖是個柳樹般的漢子，但整個人却像一片葉子，輕若無物。

因爲輕，所以快。

極快。

馬未到，人已一掠而至。

龍八馬上惕然，多指頭陀目光一閃，已道：「是張烈心！」

來人是方小侯爺另一心腹大將：

「蘭花手」張烈心。

他整個巨型的身子就像柳枝一樣，軟若無骨，手指就更尖細得像竹籤，輕得像棉花，但要比一般人超碼長出一半以上。

他就是用這雙手兼修「素心指」和「落風爪」兩種絕技。

「稟大人，」張烈心也恭謹作揖，「小侯爺要我來報：目前在菜市口劫囚逆賊裏，匪首王小石似沒有來。」

「什……」龍八一震：「……麼？」

多指頭陀點了點頭，擺手示意張烈心退下。

(未完・三)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棒打江山

上文提要：陶克拜祭完亡妻、女回來，路上遇上了師弟冬瓜唐在追逐「丹江雙義」洪大川、白水青，說他們倆是大色狠，夜闖閨閣，雙方打鬥激烈，陶克帮助冬瓜唐打傷了他們，此時閨閣中女子錢丹鳳趕來，說他們同是三水幫的人，陶、唐因誤會，打傷了三水幫的人，捉拿淫賊不成，反傷害三水幫的人，從此結下了樑子……

少帮主逞强受辱　陶統帶再結仇怨

這兩人早就餓了，也累了，很快的把肚皮塡飽便雙雙站起來！

掌櫃的笑呵呵，對陶克道：「請跟我來！」

陶克與冬瓜唐一路穿過二門，繞過一道長廊，這才發現「快活居飯館」後面別有洞天了！

＊　＊　＊

這後大院原本是客房，只因這些年盛行抽大煙，掌櫃的靈機一動，便把後院的客房變成煙攤子了！

當然，煙攤子更賺大錢！

這後院像個花園似的，五顏六色的花兒眞不少，陶克跟着掌櫃身後，那掌櫃已對迎過來的姑娘招手，道：「時辰還早，先侍候這兩位歇着！」

那姑娘笑盈盈的對陶克與冬瓜唐二人施禮，道：「兩位爺們早，請這邊走！」

掌櫃的已對陶克道：「兩位請去，由翠翠侍候，一定令兩位滿意！」

陶克道：「有間屋子睡覺就成了，我們不用姑娘侍候！」

掌櫃的忙笑笑，道：「兩位總得要茶水吧，小點心也要侍候兩位幾樣，至於我這兒的大煙土，兩位想抽也不缺，這些都需要姑娘張羅呀！請！」

他又對翠翠姑娘吩咐：「好生侍候了！」

冬瓜唐道：「大哥，咱們甚麼也不用，我看咱們就在角邊那一間睡大覺了！」

陶克點點頭，當先大步走過去！

這兩人自動推開門，嚄，屋子裡還眞有一股子大煙香味飄過來！

這屋子裡叨拾得眞漂亮，紅木床、綢羅帳，好大的枕頭成一雙，枕頭上繡的是一對野鴛鴦！世上沒有家鴛鴦，世上只有野鴛鴦，尤其是男女來到這兒，當然更是名副其實的野鴛鴦！

大床上鋪的也排場，紅綠緞被各一床，床前的墊脚木台亮光光，一邊還放了一個瓷痰盂，那是有大用處的，怕客人抽足了煙要吐黑痰呐！

門後面放了個臉盆架，一應洗臉用具很齊全，一邊有個小圓桌，黃澄澄的燈就放在正中間！

陶克剛剛走進門，身後面，冬瓜唐「咚」的一聲關上了房門，倒把翠翠堵在門外了！

「兩位大爺，翠翠給兩位大爺提茶來了！」

「免了！」

「兩位大爺，總得替兩位倒上洗臉水吧！」

「免！」

「兩位大爺，我……」

「姑娘，回去吧，我兩人要睡了！」

「可是這間屋子……」

不料翠翠的話還在叫，屋子裡已傳來打鼾聲！

眞快，倒下去就打鼾！

這不是陶克，陶克一時間思前想後的不自在，他想的可多吶！

打鼾的是冬瓜唐，這矮胖子睡覺比吃飯還重要，昨夜只睡了不到兩個時辰，前後又打了兩架，這時候躺上床，拉起被子蓋在肚皮上，便呼呼大睡了！

門外的翠翠無奈，掌櫃的更是直搖頭！

兩個人還直發楞，爲甚麼？

兩人低聲說起來：「我看吶，過午以前把他兩人吵起來，就說要開飯！」

「是，我記住了！」

「唉，這麼多房子空着，偏就走進這一間！」

「我也攔不住他們！」

「這不怪你，等一等對紅紅說，封少爺一到快告訴我！」

「是，我馬上對紅紅去說！」

掌櫃很緊張的往前面走去，那翠翠便往一間側廂房裡走，她好像也緊張！

＊　＊　＊

陶克與冬瓜唐兩人吃飽喝足睡大覺，這房間中，果然沒有臭虫蚊子跳蚤，人睡床上，舒服極了！

陶克也沉沉的睡了！

他打算睡一覺就過江去劉家莊，爲的就是打聽一下，劉家姑娘是怎麼被姦殺的！

陶克的心中塞滿了痛苦，他活着就好像只有一件事情等他去辦，那就是找出兇手！

陶克做夢也咬牙，以前他是不會咬牙的，但自從他突然變得一無所有的時候，睡在夢中也不安，只因爲他太恨了，恨不得把兇手碎屍萬段！

＊　＊　＊

就在陶克與冬瓜唐二人擁被呼呼大睡中，房門外有了沉沉叱聲！

那聲音是兩種不同聲音，一男一女在對話！

「開門！」

「封少爺，你今天換個房間吧，仍然由我紅紅侍候你，也一定叫封爺你滿意！」

「紅紅，我說開門！」

「封少爺，裡面已經有人了呀，而且……」

「誰敢睡我訂下的房間？」

「封少爺，也只不過一個時辰，他們馬上就會走的，你還是……」

「啪！」

「啊！」

房門外打人了，那女的尖叫一聲，便也把房門內睡的兩個人吵醒！

陶克挺身起來，直搖頭在聆聽！

冬瓜唐已跳下床，他對陶克示意別出聲！

＊　＊　＊

房門外那男的叱吼：「少囉嗦，快叫門！」

女的這才萬不得已的拍門：「二位爺，開門了，快要吃午飯了！」

「別吵，午飯我們不吃了！」

冬瓜唐故意這麼說！

「二位爺，我叫紅紅，是這兒專門侍候客人的，請原諒，這間房子早就有人訂下了，請你們換一間吧！」

冬瓜唐叱道：「放屁，那有住了一半換房的，去去去，別吵爺們好夢！」

就在他的話甫落，猛古丁一聲「咚」！

嚄，房門被人從外面踢開了！

門只一開，外面的人也看見了，這人的長相還眞俏，面皮白，鼻子長，一對眼睛似野狼，因爲黑眼珠上帶了那麼一點黃！

他的嘴唇薄，嘴巴有些翹，身子也有六尺高，一把鐵骨扇子搖呀搖，冷冷的左手撩起綠夾衫站在門口往這房間的大床上瞧！

陶克下床了，他在床頭拿起他的木棒！

冬瓜唐已逼到門口，吼叱道：「他娘的，你小子是幹甚麼的，敢在這兒撒野……」

那人對着冬瓜唐冷哼，道：「甚麼東西！」

那意思就是不屑於同冬瓜唐說話似的！

冬瓜唐也冷笑：「你又是甚麼玩意兒！」

那人的面孔上先是一厲，旋即沉聲道：「朋友，這是老子早就訂下的房間，快滾！」

陶克看了這人一眼，道：「至少這房間不是你家的，朋友，你太囂張了！」

那人哈哈笑道：「原來是兩個玩命的，也好，我在江邊等候兩位了！」

他的話甫落，人已轉身離去！

一邊的紅紅嚇得上前勸道：「封少爺，你……」

「走開！」

「轟！」紅紅撞在花磚的石地上，張口吸大氣！

陶克一見火大了！

冬瓜唐已開口罵：「他奶奶的，江邊怎麼樣，你咬老子一口呀！」

他回過頭，對陶克又道：「大哥，走，教訓這小子去！」

陶克大步往外走，迎面掌櫃的拉住他不放手！

「兩位，千萬去不得！」

陶克還沒開口，那冬瓜唐已自懷中摸出一塊銀子塞在掌櫃手上，道：「別拉，咱們不吃霸王飯，不住霸王店，拿去！」

掌櫃的忙陪笑，道：「爺，你誤會了，這點酒菜我請客，江邊千萬去不得！」

陶克道：「江邊有虎？」

「江邊沒虎！」

「江邊有狠？」

「江邊當然不會有狠，只不過你兩位可知道那公子是何人嗎？」

陶克道：「誰？」

掌櫃的先是看看附近，他降低聲音道：「那位公子就是三水幫幫主大公子人，稱『三江公子』封流雲的便是他呀！」

冬瓜唐一楞，道：「噢，他就是三江公子嗎？」

掌櫃的忙又道：「是呀，所以二位千萬惹不得！」

冬瓜唐對陶克道：「大哥，機會難得，咱們可得前往高攀吶！」

「高攀？」

冬瓜唐道：「是呀！咱們能同姓封的小子動手過招，不正是咱們高攀？」

陶克一聲洪笑，甩開掌櫃的雙手，大步往外走去！

冬瓜唐對掌櫃一擠眼，哈哈一笑跟上去了！

掌櫃怔住了，但他也暗自在笑！

那剛自地上爬起來的紅紅似也嚇得捂着嘴巴！

* * *

江上帆影點點，江岸柳樹飄飄，那和風送來的暖意，應該是令人舒暢的！

風和日麗的天，總是叫人愉快，只不過有幾個人的臉上不愉快！

江邊上的石堤，有一段垮了，江水自缺口處溢上岸，就在岸邊的不遠處，正瀟洒的站着一個人，這人的綠夾衫隨風掀起衣襬，那髮髻上的絲帶抖着，宛如玉樹臨風，只這儀表，便知是公子哥兒！

這人乃「三江公子」封流雲是也！

他的面皮在冷笑，山坡那面是桐城，他的背後是江面，渡口還在兩里外的下游，隱隱的還看見渡船兩三隻！

封流雲並不看渡口！

江面的風光也不瞧，他只看着那山坡！

當他發現兩個人影的時候，他的臉上有了笑意，那當然是得意的笑！

不錯，陶克與冬瓜唐並肩過來了！

陶克無表情，他以爲這是無謂的打鬥，實在不該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更覺得，自己放着要做的事不做，跑到江邊打架，實在不應該！

如果他不來，他就會又去桂花與小娟的墳上看看，那才是他應該去的地方！

冬瓜唐可就不一樣了！

他見封流雲傲岸的站在江邊，便不由戟指着對陶克道：「大哥，你看看，這小子那種不可一世的樣子，他媽的，甚麼玩意兒！」

陶克打從鼻孔哼出聲！

這兩人已站在封流雲的面前了！

冷笑着，封流雲道：「報上名來！」

陶克道：「如果你懂禮貌，應該先報出你的名字！」

封流雲冷冷笑了！

他看看陶克，又看看冬瓜唐，不屑至極的道：「三水幫少幫主封流雲！」

冬瓜唐對陶克道：「眞臭！」

說着，他用手去捏鼻子，好像有人放臭屁似的！

其實這就是表示封流雲在放屁！

封流雲的狠目一厲，盡是殘酷冷笑聲！

陶克道：「原來你就是三水幫少主，失敬了！」

封流雲道：「我還沒聽你們的大名！」

陶克道：「我叫陶克，這位是我兄弟冬瓜唐，封少主，你還有何指教？」

封流雲道：「兩個無名小卒矣！」

陶克淡淡的道：「封少主，如果你不計較，大家各奔西東，何必定要翻臉！」

封流雲道：「這話在我到了『快活居』後院的時候，你們就應該說了，這時候不嫌太晚了？」

陶克道：「只要出自誠意，任何話也不爲晚，封少主，你可以回去住你訂的房間，我們改道過江去，如何？」

封流雲嘿嘿冷笑，道：「想撒鴨子不是？姓陶的，既來之則安之，露兩手再走也不遲！」

陶克道：「刀棒無眼，傷人總不是好的事情！」

他的心中很苦，才一天，就結了樑子，想想昨夜那三人，他們好像就是三水幫的人，如今天又遇上三水幫少主，這光景就好像上天安排好，要他同三水幫幹上似的！

陶克是找淫賊的，沒來由的同三水幫結寃仇，這實在令他無奈何！

冬瓜唐早就火大了！

他對於大哥的低頭話，心裡覺得不舒服，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種事他沒幹過！

冬瓜唐上前一大步，他直視封流雲，道：「喂，耍威風呀，你找錯地方也看錯人，老子們沒有三兩三，就他娘的不會上梁山！」

封流雲仰天大笑，道：「有種！」

鐵骨扇橫在右方，他大敞門戶的道：「二位，一齊上吧，也免得本少主費事！」

冬瓜唐叱道：「他娘的，目中無人吶！」

「嗆」，他的刀拔在手上：「大哥，看我收拾他！」

陶克本要出手，人家挑明要一人鬥兩人，但當冬瓜唐這麼一說，自己便退守一邊了！

封流雲的鐵骨扇「刷」的一張又闔，身形已直欺冬瓜唐，點戳截打，四字訣一氣呵成，便也把冬瓜唐的三刀四式封住！

冬瓜唐一聲叫：「來得好！」

立刻，就是刀光霍霍，冷芒交錯，他那一路刀法便立刻施展出來了！

便在這時候，從山坡上走下一個人來，這人的肩上挑着一擔柴，有包乾糧的袋子掛在扁擔前頭！

這個人來得快，幾個大步已到了江岸邊！

他看着兩個人在比鬥，那眼睛可就瞪大了！

這人甚麼時候來的，陶克可並沒注意到！

封流雲與冬瓜唐兩人更沒有注意！

這兩人拚得可眞凶，那冬瓜唐的刀法似乎有進步，封流雲就是近不得他的身。

姓封的在咬牙了！

他如果擺不平這矮胖子，他就休想對付陶克。

封流雲就以爲，陶克的功夫一定了得，因爲從修養上，當知姓陶的了得！

功夫越高，修養越好，只有那一瓶子不滿半瓶晃蕩的人物，才會以爲自己不可一世！

封流雲便是這號人物，只不過他只看到別人，而不知道評估自己！

* * *

封流雲鐵骨扇橫裡截，刹時間一個大旋身，他的身子便隨之騰向三丈高空中，鐵骨扇便在此時猛一抖！

一邊的那人開口叫：「小心暗器！」

便在這挑柴的叫聲甫起，冬瓜唐已橫出半丈外，但他的肩頭上還是着了一支鋼針！

冬瓜唐本來就在雙臂上受了傷，如今左肩頭上又中了一針，雖然他的身上肉多，却也痛得他直哎呀！

冬瓜唐挺着身子罵起來了！

「操，你玩陰的呀，可惡！」

陶克却看了一下挑柴的，這人的臉上鬍子眞多，看起來年歲並不大，雙臂上的肌肉栗子樣，個子中等，雙目有神，頭髮上的帶子是白色的！

這人只一聲叫，也等於救了冬瓜唐一命，因爲封流雲的那一針是打向冬瓜唐的咽喉，封流雲不打算要這矮胖子活了！

封流雲惡毒的看着打柴漢，叱道：「那裡來的野漢子，可是活膩了，也敢來此攪局！」

打柴的道：「有甚麼化不開的結，你老兄一定要這位的命！」

封流雲怒道：「爺們在生死之搏，你是甚麼東西，敢來攪和，滾！」

冬瓜唐已拔出肩上的鋼針，他忿怒的吼道：「這位老兄，你一邊看熱鬧，老子今天非宰了他！」

陶克道：「兄弟，輪到爲兄的了，你與那位仁兄就守在一邊，由我領教！」

他走向封流雲，道：「封少主，陶克領教，咱們也別再囉嗦了！」

封流雲冷冷道：「好，看招！」

他身形斜進，看着是往陶克的木棒上格去，只不過中途突然變招，直往對方的氣海穴點去！

如果陶克去阻擋，必然上大當，因爲封流雲的鐵骨扇突然一抖，一根鋼針直彈而出！

這一招令人想也想不到，以爲他是點穴，實則八成力道運藏扇中，等到一定距離，他抖腕發針，十拿九穩！

陶克的木棒手中盤旋着如風車一般，就在銀星甫自扇中出現，陶克的木棒立刻豎在胸前高旋，便也聞得「叮」的一聲響，一根鋼針扎在木棒上！

於是，陶克的木棒變方向了！

只見他挺身直欺而上，那旋空的棒子立刻發出「叮咚」聲，打得封流雲脖子浮腫，頭殼流血！

封流雲的輕功實在高明，他在挨了七棒之後，旱地拔葱三丈五，七個空心觔斗連着在空中滾，落地已在十丈外了，看得陶克也暗叫好！

冬瓜唐就要持刀追，却被陶克叫住！

「別追了，給他個教訓也夠了，何必引起三水幫的仇恨！」

冬瓜唐道：「已經結下仇恨了！」

陶克無奈的搖搖頭。

挑柴的走向冬瓜唐，他雙手一抱拳道：「這位仁兄，你剛才的一路刀法是不是一位大師所傳授？」

冬瓜唐猛一楞，便陶克也吃一驚！

冬瓜唐伸手拉住打柴的，道：「老兄，你難道也學過了無和尚的刀法？」

挑柴的一笑，伸手道：「仁兄，借你的刀一用！」

冬瓜唐把鋼刀交給挑柴的，只見挑柴的拉開架式，一路刀法使出來！

此人的刀法十分沉猛，好像推波生風般的呼嘯之聲隨刀身而生，三十六式七十二旋殺，使下來氣定神閒！

冬瓜唐撫掌樂了！

陶克抛下手中木棒，道：「刀來！」

挑柴的將刀交在陶克手上，嚄，只見陶克拿了個起手式，緊接着從第三十六式倒使出一路刀法，舞得是飛砂走石，樹葉紛飛，只見刀芒難見刀身！

這光景看得那挑柴的吃一驚！

「我的仁兄吶，你的刀法更見精純，難道你老兄也是大師的傳人？」

陶克道：「了無大師不收徒，只把刀法傳人，兄弟，這麼說來，我們俱是了無大師俗家弟子了！」

冬瓜唐道：「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請教仁兄，你的大名是……」

挑柴的道：「我姓常，叫在山，有人叫我『西山樵子』，吹！」

他回身一指遠處江對面的山峯又道：「我住在武當山後，就靠打柴為生！」

陶克道：「你雖滿臉鬍子，看你年紀也不大嘛！」

常在山道：「虛歲二十六了！」

陶克伸手拍拍常在山，笑道：「老弟，我佔便宜了！」

常在山哈哈笑道：「你是大哥！」

陶克道：「你是老弟，哈……」

冬瓜唐也跟着大笑起來了！

* * *

常在山把柴抛在江邊上，他只把扁擔抽出來，往肩上一扛，笑道：「大哥、老弟，咱們這是有緣份，走，進城裡去喝一杯！」

冬瓜唐道：「對，喝個痛快！」

陶克道：「那裡喝酒方便？」

冬瓜唐道：「當然還是回去桐城的『快活居』，也叫掌櫃的不敢小覷咱們！」

常在山道：「嗨，那家酒館我去過，後院開的是大煙館，有銀子的是少爺，沒銀子的不招待，我看還是換個地方再說吧！」

陶克道：「我們吃過酒就走，不去後面大煙館，兄弟呀，你可知道為兄的心有多麼苦！」

常在山怔了一下，道：「大哥，有苦就說出來，兄弟我們都分擔！」

三個人一邊往桐城走，陶克一邊直嘆氣，那冬瓜唐便仔細的把陶克遭遇說一遍！

常在山怒視着天，吼道：「老天爺眞的瞎了眼，難道天爺也欺善怕惡呀？」

陶克搖頭，道：「命吶，兄弟！」

常在山的火氣也不小，他吼聲似虎，道：「大哥，這件事就是我的事，咱們合力暗打聽，就不信抓不到那可惡的淫賊！」

冬瓜唐接道：「咱們就在桐城方圓三百里地找，就不信咱們找不到！」

陶克暗咬牙，桂花小娟的屍骨未寒，他能不想盡辦法找兇手？

* * *

三個人都不笑了！

遇上這種事，誰也笑不出來！

三個人一路走，一路罵，金剛怒目的又進了桐城縣的大街上了！

「快活居」的門前，伙計從老遠就看見陶克又來了！

伙計不往前迎，他急急忙忙的往後院跑！

他也嚇一跳，因為「三江公子」封流雲正在他訂的那間吸大煙房裡治傷吶！

甚麼地方不好去治傷，偏就把那位丁大夫請到「快活居」的後院來！

桐城縣這麼大，封流雲偏就又回來！

其實他非奔回來不可，因為他受的傷也不輕，鐵骨扇內三根鋼針也用完了，還是先把傷治好，再回三水幫去叫人來！

封流雲是不受別人欺壓的，他不會白挨揍！

這幾年，他只有叫別人死，他是三水幫少主呀！

* * *

伙計奔到後院，拉住掌櫃就報告！

「不……不得了，那傢伙又回來了！」

「誰？」

「死了老婆女兒的那小子，另外還有兩個跟着來了！」

掌櫃聞言，立刻對伙計吩咐：「別多嘴，封少主在治傷，我們別對他講，你去前面穩住那三人，要吃要喝管個夠，就說後面沒空房！」

伙計道：「萬一他們往後面闖……」

掌櫃一想，道：「別慌張，就

把他三人帶到對面的大房間去，那屋裡有兩張床！」

伙計道：「我明白了，別叫他們雙方碰上面，那會鬧出人命的！」

掌櫃的點點頭，道：「叫他們好好的招待，最好喝完酒就走路，娘的，出了人命我得跟去打官司！」

* * *

前面，已有伙計把陶克三人請在一張桌子上，那冬瓜唐開了腔：「先送兩斤燒酒，切上個大拼盤，再來四個熱炒，肉包子五十個，咱們不夠再叫！」

從後面走來的伙計已笑道：「正在叨念兩位吶，老顧客又上門了，吃的喝的沒問題，馬上送到！」

另一伙計已往灶上跑去了！

伙計這才對陶克道：「眞替各位擔心事吶！」

陶克道：「甚麼意思？」

伙計搓搓手道：「各位已經知道了，那位三水幫少幫主，是不好惹呀！」

冬瓜唐道：「三水幫甚麼東西，照樣打得那小子頭破血流！」

伙計急道：「眞不得了了，封少主只要回到三水幫總舵，大批的高手就會找來此地，那時候各位就痲煩了！」

陶克道：「三水幫總舵在甚麼地方？」

伙計道：「襄樊江面上最大的船，那就是三水幫總舵所在！」

冬瓜唐道：「三水幫總舵在江面上，哼，他們要找來，那得走上兩天了！」

伙計道：「不過三位吃過酒以後，趕快先找地方去躲躲幾天，萬一被堵住，那就得玩命！」

原來這伙計是想叫陶克三人吃過酒趕快走路！

這伙計把陶克與冬瓜唐當成瘟神一樣了！

* * *

冬瓜唐當先為陶克斟酒，然後又為常在山倒滿杯，這三人舉起酒杯沒開口喝，陶克正容的道：「我的兩位好兄弟，何必一定要歃血為盟燒香叩頭，咱們以酒表心跡，就是異姓兄弟了！」

「大哥！」

「兄弟！」

「乾！」

三個人碰杯一飲而盡！

兩斤酒怎麼夠，又是兩斤燒酒送上桌！

陶克心中苦，他也喝得多，只喝得臉紅脖子粗的張口說話不清楚！

那常在山雙目盡赤，瞪着大眼睛猛甩頭！

冬瓜唐吃得多，五十個肉包他吃了三十七個，另外又把湯灌了一大碗！

他雙手捧着肚皮直喊叫：「奶奶的，今天吃的撐得慌，兩位哥，你們還喝不喝？」

一邊的伙計道：「別喝了，都喝醉了！」

他擔心三人倒在這兒，萬一後院的封少主出來，事情就痲煩大了！

* * *

陶克吃力的站起來了！

冬瓜唐雙手也撐着桌面站起身，道：「大……大哥……咱們後面睡覺去！」

常在山舌頭打捲，開口結巴巴說不出話！

伙計這一回眞急了！

「三位爺，快走吧，小心三水幫的人找來呀！」

冬瓜唐叱道：「誰找來！」

伙計道：「三水幫的殺手呀！」

「找來怎麼樣，咬了老子的鳥呀！」

伙計一看三人往後走，立刻又笑笑，道：「也對，喝這麼多酒，是要先睡一覺，來吧，有間大客房，裡面有兩張床，正合適！」

陶克道：「那……好，快領我們去睡覺！」

伙計帶路前面走，嗨，冬瓜唐還唱起來了！

他唱的甚麼，誰也聽不懂——因為他已口齒不清了！

只要三人不再找上了封少主的房，過了今天就好辦，因為封少主打定主意回去召殺手了！

* * *

陶克的聲音有些沙啞，那是他悲傷過度火氣上衝，又在酒的助力下，才有些不自在！

他對伙計道：「送來一壺竹葉青，那種茶最解酒不過！」

伙計先把房門推開來，掌櫃的早就命人把擺在床上的大煙攤子收起來了！

陶克進得房中，指着大床道：「睡吧，我喝些茶再睡！」

冬瓜唐又爬在一張大床打起鼾來了！

常在山直瞪眼，他發覺這房間太漂亮了，各樣的設備都新鮮！

「大哥，這房間就像有錢人家的睡房一樣華貴！」

陶克道：「兄弟，這兒也是鴉片煙館呀！」

愣了一下，常在山道：「聽說那東西會上癮，道光爺還禁過煙！」

陶克道：「那是前朝，只不過洋人不依，打了仗以後這玩意又盛行了！」

常在山道：「這不能怪洋人，

咱們自己人賤，大家都不吸，洋人也沒辦法！」

那伙計送來茶水，陶克喝了大半壺！

常在山也喝了一碗，便擠在冬瓜唐身邊睡了！

陶克睡在另一張床上，伙計還眞怕對面房裡的封少主知道，便悄悄的把房門關起來！

掌櫃的走過來了！

他身後還跟着兩個大姑娘，兩位姑娘長得巧模樣，只一看就是手脚十分俐落的人！

兩個姑娘不但美，雙手十指也眞尖，掌櫃的對兩個姑娘低聲吩咐！

「大房中有三人，妳們的客人就別帶進去了，那三人不好惹，萬一同妳們的客人起衝突，說不定就會出人命！」

兩個姑娘直點頭，並肩站在二門裡的花牆邊，光景在等她們固定的客人上門了！

爲甚麼客人固定？

只因爲這些客人抽大煙已經抽上癮，每天到了時候，不用叫，一定會擦着眼淚走進來！

這些人只要由姑娘侍候着抽上兩口，立刻就會滿面紅光精神爽的走出門！

* * *

便在這時候，對面房中走出一人，那人正是丁大夫，他老人家提着藥箱出來了！

掌櫃的迎上去，道：「丁大夫，少主的傷如何？」

丁大夫道：「一棒打在頭上，眞不輕，我勸他明日再回三水幫！」

他忽又放低聲音，道：「誰這麼大膽子，敢惹三水幫的人，尤其是封少主！」

掌櫃的抬頭左右看，道：「不要緊吧？」

「還好，我已經替他包紮妥了！」

掌櫃道：「那房間是少主訂下的，偏就遇上他二人不賣帳，這要是少主有個三長兩短，連我也被連累在裡面，我就慘了！」

丁大夫道：「你還沒有告訴我，是誰這麼大膽子！」

掌櫃道：「還會是誰？就是那個死了老婆又死了女兒的姓陶的傢……」

他「伙」字沒出口，回頭看向大客房，又道：「那個女兒被淫賊姦殺的人！」

丁大夫吃驚，道：「是他，唉，放着凶手不去找，偏又惹上大痲煩，別是兇手沒找到，他自己先死掉！」

掌櫃道：「小聲些，他們就在那大客房吶！」

丁大夫又是一驚，道：「這萬一他們再碰面，大掌櫃，你的痲煩就來了！」

「所以我在發急呀！」

丁大夫聽得此話，便急匆匆的往店外走去！

伙計對掌櫃的道：「放心吧，掌櫃的，天就快黑了，他們已關上門睡了，趁天沒亮，咱們先爲少主備馬，送他先上路，然後……哈……沒問題！」

掌櫃道：「我們大家多費心，千萬別在咱們這兒打起來，就慘了！」

伙計道：「絕對打不起來！」

這兩人嘿然又對笑，笑得帶點神秘！

* * *

玉盤高懸射皓光，夜虫唧唧夜半唱，正是萬籟俱寂的時候，從時辰上看，應是三更剛過不久！

這時候大客房中有了响動聲，冬瓜唐第一個醒過來了，他老兄不是睡不着，而是被尿憋醒了！

冬瓜唐還聽聽附近兩個人的動靜，陶克睡得正濃，另一個常在山也側着身子托腮睡！

冬瓜唐輕悄悄的走下床，提着脚後跟出了大客房，這要是在平日，他就會掏出傢伙對着牆邊或花叢拉尿了，可是他一想不行，因爲這是有兩位大哥在，萬一被人看到，自己可以一笑，却給大哥丢人！

他提着褲子走到後院的外牆邊，他才找到那茅坑！

半夜三更那地方點了一盞馬燈掛着，說明那地方正是厠所！

冬瓜唐拉尿只一半，他突然一瞪眼，因爲半夜傳來女子的尖笑聲！

這是幹甚麼的？

冬瓜唐本來仍然酒意濃，但此刻忽然精神來了！

他趕緊的挽起褲子，躡着脚隨聲找過去，只因爲那聲音半天不再傳來，害得冬瓜唐只有一間一間的去偷聽！

「啊！」

「唔！」

這又是甚麼聲音！

冬瓜唐把耳朵貼上窗戶，哎，裡面傳來女子的浪聲，眞叫人吃一驚！

冬瓜唐小心翼翼把窗紙戳了個洞，他瞇着眼往屋子裡面瞧，嚄，只見一個光溜溜、白花花、溜溜淨的女子，正騎在一個男人的肚皮上左右前後不停的動着！

那男的頭上覆有東西看不清，但那女的冬瓜唐一看就知道是這煙館裡的姑娘！

冬瓜唐心中在罵：奶奶的，這兒不但開煙館，姑娘也可以陪客人

的！

只不過冬瓜唐看了一陣，也沒有發覺有誰强暴誰，顯然這是兩廂情願，他自然不好去拆散這一對野鴛鴦！

冬瓜唐暗自往地上吐了一口，便悄悄的低頭往回走，不料他才走了五七步，另一間房中又傳出怪聲來了！

冬瓜唐立刻閃過去，嚄，後窗半掩着，隱隱約約的看見大床上的景象！

那眞令冬瓜唐血脈賁張，因爲大床上正中央擺了一套抽大煙用的工具，燈似油豆不太亮，煙雲裊裊中，兩邊各躺着兩個光溜溜的男女！

兩個人裸裎相向，女的一手端煙槍，把煙嘴送進男的口中，另一手用煙槍在煙鍋內細膩的調着，她美眸斜視，笑意誘人，美齒半露，奶子顫巍巍！

再看那男的，半瞇眼，斜着身子動嘴巴，他一手半摟女的頭，另一手擱在女的光屁股上。

兩個人的模樣眞逗人，這個男人眞會享受！

冬瓜唐看得一陣心火起，只因爲他的年紀正值青春期，但當他想到陶大哥的悲慘，再大的火也熄了！

冬瓜唐迂迂迴迴的走回房，倒在床上便睡下了！

* * *

天尚未亮，後院就有了聲音，聲音不大，彷彿風吹花草响，但這也足以把大客房中的陶克驚動醒！

陶克早該起來了！

他昨夜喝了大半壺茶水，只因爲太累，他憋尿沒起來，天快亮的時候，他實在難忍，便起來了！

陶克正要伸手去拉門閂，突然傳來輕輕叩門聲！

他怔了一下聆耳靜聽，便也飄來小聲細氣的道：「紅紅、紅紅！」

「誰呀！」

「我！」

「呀」的一聲門開一半，露出個披髮大姑娘。

紅紅的上衣只披裹在身上，她小聲的道：「你，幹甚麼，天還沒亮！」

「快三更了，馬匹拴在店門外了！」

「你等咱們，他剛熟睡！」

「快叫他起來吧，晚了就會有痲煩！」

紅紅把頭縮回去了，她在屋子裡叫人了！

她當然是在叫「三江公子」封流雲！

這一夜眞折騰，只因爲封流雲來時受了傷，幾口鴉片之後，半夜裡與紅紅一番床戲，這時候他正好睡，却被紅紅推醒過來！

「紅紅，天好像早嘛！」

「少主，不早了，你的馬已備在門外了！」

「再睡一個時辰叫醒我，啊！」

封流雲頭上的傷眞不輕，他只一挺身就痛得他大叫一聲，他實在半夜不該再折騰！

紅紅自然不會再叫封流雲躺下，她爲封少主穿衣衫，一邊還親吻着封少主的面頰，半哄半勸的要送客！

封流雲突然抓住紅紅手腕，叱道：「說，妳今天有些不一樣，往日裡妳抱住我不叫走，四肢像八爪魚般纏在我身上，今天怎麼催我走，尤其我還帶有傷！」

紅紅痛得一聲低叫，道：「少主，爲你好呀！」

封流雲道：「妳放狗屁，莫非妳另有相好了，嗯？」

紅紅翹着嘴道：「少主，我敢嗎？」

封流雲道：「妳是沒有這個膽！」

他鬆開手，便往床上倒下去又道：「還早！」

他又要睡了，門外的伙計可急了，他低聲的叫：「少主、少主，快起來呀！」

封流雲叱道：「滾，擾人好夢！」

門口，伙計又叫：「少主，你不能再睡了，只因爲，只因爲……」

伙計沒說完，封流雲已挺身在門邊，他一把拉住伙計，吼道：「聽你的話，有甚麼事發生了？」

伙計這才被逼，伸手指向對面大房間，道：「少主，你抬頭看那邊！」

「看甚麼？」

「大房間住了三個人，我知道其中有兩個就是少主的死對頭，爲了少主安全，所以請少主立刻上馬走人！」

「誰？」

伙計道：「昨日裡，少主約鬥的兩個人呀，少主，他們昨夜就住在對面大房間！」

封流雲怔了一下，這要是在平日，他自然不怕他們，如今就不同，他的頭上脖子還在痛，如果不是昨日逃得快，只怕已經死在江邊上了！

封流雲乃三水幫少主，他更是三水幫幫主封大年的獨子，封大年在三江人稱「江上蒼龍」，膝下一子一女，兩人都是封大年的命根子，只不過封流雲風流成性，他除了練武，便是找女人！

* * *

此刻，封流雲聞聽對面大客房中住着陶克等三人，心中着實吃一

驚！

他低沉的對身邊焦急的紅紅道：「妳應該夜裡就該告訴我了！」

紅紅道：「少主身受傷，我怕……」

封流雲大步往外走，對面大客房的門拉開了！

只見門內走出陶克來，他冷笑着逼向封流雲！

伙計可急了，他張口冒出陶克最不願聽的話：「爺，桐城縣是有王法的地方……」

陶克雙目怒光一現：「滾開！」

紅紅見伙計往外跑，她急忙上前，十分溫柔的對陶克道：「爺，別生氣嘛！」

陶克嘆口氣，道：「站過一邊，我不會在這兒殺人！」

封流雲沉聲道：「你想怎樣？」

陶克道：「姓封的，三水幫人多勢大出氣粗，只不過我姓陶的也不是孬種，彼此本就沒有深仇大恨，犯不着拿性命拚，不過，你若再找上來，那就別怪姓陶的眞要下狠心出重手了！」

封流雲何許人，他才不會聽陶克這一套！

他明白，陶克這些話，那是軟裡帶硬，硬裡帶軟，說穿了一句話，那就是怕事！

封流雲不怕事，尤其他挨了幾棒，打得他頭破血流，他當然要討回來，加十倍的討回來！

封流雲當然不是傻子，他在此刻是不能說狠話的，但又不能太失身份！

「姓陶的，本少主面前你算得一條漢子，你的這番話我記下了！」

他大步就要往外走，突然傳來一聲吼：「站住，好小子，原來是你呀！」

封流雲暗自一驚，發現陶克身後冒出個他最討厭的人，那個矮胖子姓唐的！

只見冬瓜唐搖晃着雙肩可就過來了！

「喲，原來半夜裡身上坐個光滑溜溜的女子在享樂的人是閣下呀！」

封流雲立刻火冒三丈，吼罵道：「你娘的，膽敢暗中偷看呀！」

紅紅姑娘低下了頭，她的表情是無奈的！

冬瓜唐可不管這麼多，他指着紅紅對封流雲道：「好小子，你是不是仗着三水幫，欺侮人家大姑娘！」

封流雲吼道：「關你屁事！」

冬瓜唐雙目一瞪，道：「天下人管天下事，姓封的，你唐大爺就愛管閒事，怎麼樣，你咬我一口！」

他這麼一吼，打橫裡，常在山握着扁擔出來了！

「要打架不是，來吧，常大爺侍候！」

封流雲立刻覺得窩囊，這不是虎落平陽被犬欺嘛！

他正氣得個全身發抖，掌柜的披着衣衫跑來了！

他是被伙計從床上叫起來的！

掌櫃的只一衝過來，對着雙方直作揖！

「各位，這本是一場小小的誤會，人在江湖行，轉彎抹角就會再碰面，有道是見面三分情，本就是朋友，何必爭意氣傷和氣，各位，千錯萬錯，我一個人的錯，酒菜住店錢我請客，各位千萬打不得！」

陶克對掌櫃抱拳笑道：「別擔心，今天我們打不起來，我們人多，不能對付一個受傷的，原是要把話說清楚就了事的！」

掌櫃直叫「謝謝」！

封流雲猛的一跺脚，大步便往店外走了！

冬瓜唐對陶克道：「放虎歸山吶，大哥！」

陶克道：「他不是虎！」

冬瓜唐點點頭，道：「對，他差遠了！」

陶克轉而對常在山道：「兄弟，咱們吃過飯去劉家莊，不知你可方便一齊前往？」

常在山道：「大哥，我說過，我在家侍候老母一個人，去年老母過世，如今我是孤家寡人一個，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一人睡覺全家做夢，走到天邊也是我一個，大哥如果不趕我走，咱們這一輩子就在一起吧！」

他的草鬍子猛一翹，對冬瓜唐道：「你不會趕我吧！」

冬瓜唐哈哈笑道：「你若拋下我們離去，我會哭！」

陶克很高興，他對掌櫃吩咐：「快弄吃的，我們吃飽了走人，你不是怕出事嗎？」

掌櫃的當然高興！

當他聽到店外馬蹄聲的時候，他已經把心中的石頭落下去了，聞言忙對一邊的伙計，道：「快去呀，灶上好吃的全送上來！」

伙計掉頭往灶房跑，冬瓜唐上前抓住掌櫃衣衫，他低沉的道：「老小子，我想拔掉你一半山羊鬍！」

掌櫃的忙笑笑，道：「胖老弟，我可沒有做出對不起你們三位的事吧！」

冬瓜唐的舉動，便陶克也怔住了！

只聽冬瓜唐道：「我問你，你開的到底甚麼店？」

「飯館呀！」

「這後院呢？」

「客房呀！」

「客房中的床上為甚麼都擺上大煙盤子？」

笑笑，掌櫃的拍拍冬瓜唐，道：「不錯看起來好像是煙館，飯館煙館不一樣，只不過到我飯館來的客人，為了方便，在自己房裡抽兩口，這又有甚麼不對呀！」

他再拍拍冬瓜唐，又道：「比方你老弟，如果吃飽喝足之後，要抽一口，現成的在你床鋪上，多方便！」

冬瓜唐面色一寒，又道：「那我問你，為甚麼還有姑娘陪着客人上床呀，而且光溜溜的亂搞關係，難道說你這飯館兼營酒家……噢……應該說煙家！」

他想想，也不對，便又改口，道：「難道你這兒還開娼館呀！」

掌櫃的面色一緊，他把手從冬瓜唐的手中掙開，臉上一股冷冷的神色道：「朋友，何必知道那麼多？前面等着三位去吃早飯了！」

冬瓜唐冷冷地道：「大掌櫃，你眞的會賺銀子，又會做人，實在令人佩服！」

陶克道：「吃飯去吧！」

冬瓜唐似乎在掌櫃的臉上看出甚麼，便又冷冷的道：「開飯館賺三樣銀子，這是一魚三吃，實在高明！」

走近紅紅面前，問道：「大姑娘，妳這工作是自願的嗎？」

紅紅抬頭，雙目却黯然！

冬瓜唐不問了，他往前面走去！

掌櫃的見冬瓜唐三人走到前面去吃早飯，他打自鼻孔哼一聲，他心中想甚麼，當然誰也不知道！

但他的身上發出咯咯彭彭響，全身骨節有一半在响，如果知道他是誰，只怕準會嚇死人！

＊　＊　＊

掌櫃的笑容可掬，搓着雙手站一邊，桌上陶克三人吃着熱饅頭喝稀飯，盤子裡的滷味七八樣，冬瓜唐低頭不開口，他在心中打算盤，他已看出這掌櫃不簡單！

三個人吃飽飯，陶克一錠銀子擱在桌子上，却被掌櫃拒收！

「三位，我老屠這一生就愛交朋友，你三位一看就知道是英雄，我難得碰上，這頓飯，還有住店的房錢我請客，三位，我隨時歡迎各位再來，這銀子快快收回去！」

陶克不好說甚麼，冬瓜唐搶過銀子冷冷道：「咱們的銀子不多，但也不屑於吃霸王飯，住霸王店，屠掌櫃，咱們不喜歡叫人背後罵祖先，銀子擱在這兒了！」

他那厚厚的手掌在銀子上猛按，就聽「咯」的一聲响，冬瓜唐已舉步往外走了！

陶克一看銀子入了桌面下，只露出一半在上面，他哈哈的笑笑！

不料常在山又笑道：「兄弟也摸一把！」

說着，他的手眞的在已嵌入桌面一半的銀錠上再按了一下，再把銀錠全部按入桌面裡！

這光景在示威嘛！

陶克見兩個兄弟往外走，銀子鑲在桌面上，不由笑道：「別促狹，銀子這樣，叫人怎麼拿？」

說着，他出掌拍在桌面上，「咚」的一聲，銀錠應手便跳起來了！

陶克接到手上，又塞在滿面吃驚的屠掌櫃手中，大步便出店門去了！

三個人傳來幾聲哈哈！

屠掌櫃却不一樣，他雖也在笑，却是冷笑連聲！

當他把手掌攤開來的時候，他握在掌中的銀錠又變形，變得幾道指印深深的印在銀錠上面！

他露了一手鷹爪功！

＊　＊　＊

就在陶克幾人走出「快活居飯館」不久，後院的紅紅與另外四名美嬌娃，便一齊的走到屠掌櫃房間來了！

「屠當家，我們應該受那矮冬瓜的氣嗎？」

笑笑，屠掌櫃拍拍紅紅的肩，低聲的道：「我屠萬山是受人氣的人嗎？」

他再看看另外四女，又笑笑道：「別忘了咱們的目的是甚麼，這是爭氣，咱們不來這一套，咱們只爭利，有一天咱們成功，哈……妳們……哈……」

五女跟着面露笑意！

屠萬山的話提醒了她們五個人，好像有人說過，要爭千秋，她們……

她們就以為在爭千秋，當然受點悶氣又何妨？

＊　＊　＊

陶克與冬瓜唐常在山，三個人一路來到江邊渡口，七八個壯漢正由一輛大車上往船上搬東西，看上去好像運糧要過江！

陶克三人也上了船，只見江面上帆影穿梭，好不熱鬧，遙望向五浬遠處的對面江邊懸崖下，一條超大五桅大船，正停靠在那裡！

怎會有五桅？只因為這條大帆船共三層，主桅中央插天高，另外兩桅也不矮，為了江面轉動機動，便在船尾與船頭各又多了一根矮一半的桅杆！

如今船停在岸邊，附近還靠了幾條三桅大船，那地方岸上一個大空場，四週盡是老柳樹，好像二十多個漢子在忙着甚麼！

渡船駛向江對岸，渡船上擠了不少過江的人，二十多袋子糧食也堆在船中央！

就在渡船快到江心時候，斜刺裡一條快船疾馳向渡口方向！

那是一條雙桅快船，船面上站着四個大漢，那種打扮，就叫人一眼認出他們是三水幫的人物！

三個人頭紮天藍帶，身穿水色衣褲，脖子上還圍着一條黃色布巾！

這樣的打扮有說詞，表示着三種顏色，他代表着三條大江——長江、丹江、漢江！

三水幫的勢力龐大，他們承運官糧，也包攬南北山產雜貨！

三水幫的水產事業上龐大，他們的勢力直蓋洞庭，有時候官家也禮讓他們三分！

如果要知道他們擁有多少船，三水幫的人就會自豪的對你說，單只在七個座船渠承修的船，就有幾十艘，單就新船，每個月也有兩條往水面推！

三水幫的人馬有多少？這大概眞的算不清，只不過從他們的總舵以下，一共是三舵三十六船隊，每一船隊大小船隻十八艘，當然總舵的直屬快船也有二十艘之多。

這麼多船隻在江面上動，三水幫的勢力當然不容忽視，三水幫的人便也挺着胸膛站在大船上了！

* * *

快船上面的三人就那麼金剛怒目的雙手叉腰站在那裡，快船幾乎與渡船擦身過！

渡船上的人嚇一跳，已聞得快船上有人大聲吼：「好小子，在那兒了，快調頭！」

這人的吼聲夠响亮，渡船上的人再嚇一跳！

渡船上的人抬頭看，快船果然調轉頭來了！

快船上的四個猛漢站在船上直叫喊！

「快，加槳，最好能攔住他們在江面上幹！」

「把所有的槳加上，追！」

渡船上，陶克冷冷的不開口！

冬瓜唐氣得鼻孔直冒煙，因爲他兩人發現快船上的四個人，其中一人叫洪大川！

原來前夜洪大川與白水青，拚命護着「漢水一隻鳳」錢丹鳳，抄近路趕往三水幫總舵，三水幫幫主封大年早就知道錢水龍的女兒愛上他的兒子封流雲，但他的兒子却是一匹野馬，也可以說是一匹狠！

封大年對於兒女之間的事，他很放任，就好像錢水龍一樣，也是個管不住女兒的老爹！

有時候錢水龍到總舵，封大年不提小輩之事，他便也閉口不談！

* * *

當錢丹鳳由漢江分舵兩大殺手——洪大川與白水青陪着錢丹鳳找來時候，封大年還以爲她與兒子封流雲發生甚麼不愉快之事了！

但當錢丹鳳把陶克之事說了一遍，封大年只勸錢丹鳳快把傷先治好，且叫她在總舵等着她的心上人回來，這種事如果由兒子替她找回來對他們的感情有助益！

不料過了不久封流雲帶傷回來了！

這一次，封大年冒火了！

他立刻派出身邊三大護法，由洪大川帶着，去找陶克三人了！

却也眞巧合，竟然在江面上被洪大川發現了冬瓜唐，因爲冬瓜唐的模樣最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

當然，洪大川在快船上大聲吼，這邊的人全聽見了！

陶克對冬瓜唐與常在山道：「兩位好兄弟，咱們好像眞的惹上大麻煩了！」

冬瓜唐道：「來呀，誰怕誰！」

陶克道：「兄弟，這是江面，兩岸多是他們的人，休忘了，雙掌難敵四手，好漢架不住人多，等一等咱們眼放亮，能不打最好！」

冬瓜唐道：「大哥，我說句老實話，別看他們了得，岸上水裡我都來，如果咱們逃走，嗨，大哥呀，這還能再去找那淫賊嗎？」

常在山點點頭，道：「大哥，兄弟說得對，咱們怕他娘的誰？」

陶克不說話了！

他不是怕事的人，他之所以不想同人拚命，是因爲這是無謂的打鬥，只不過爭的一口氣，而他還有更重要的事等他去辦！

他沒有忘了妻女的仇恨！那是令他錐心刺骨的痛苦，他之所以活着，也許就是爲了找出淫賊！

* * *

陶克沉默着，他也看着追上來的快船！

快船上已有個怒漢吼罵！

「他奶奶的，渡船還不快停下來！」

渡船上的人議論紛紛，四個拉帆搖櫓的人在猶豫了，那個半百年紀的大掌舵，見快船要追上，便對拉帆的兩個漢子吩咐：「小七，小五，咱們惹不起三水幫，下帆吧！」

兩個漢子去解繩子了，突然間，人叢中一聲暴吼：「誰要落帆老子就宰人！」

說話的可不是冬瓜唐！

當然更不是陶克與常在山！

說話的是個十七八歲小伙子！

這小子的手上一把刀，身手一偏便攔住兩個要解繩子的漢子！

「我看你們誰敢落帆！」

兩個漢子嚇一跳，那掌舵的可就開口了：「這位年輕人，三水幫不是好惹的，他們殺人不眨眼呀，你不怕他們找你麻煩嗎！」

年輕人怒道：「我管不了那麼多，我爹病得快要死了，不能誤了請大夫，快！」

渡船上，冬瓜唐開口了。

冬瓜唐對船老大道：「那些王八蛋是衝着我哥們三個來的，船老大，你放心的快開船，一切的亂子我們擔！」

船老大這才在人羣中看到個矮胖子！

年輕人對冬瓜唐看一眼，他輕點了一下頭！

冬瓜唐「霍」的跳在艙頂上，他指着追來的快船罵起大街來了！

「姓洪的，你在船上嚷嚷個鳥，這不就快靠岸了，休躭誤別的客人過河辦事，奶奶的，動刀咱們岸上幹！」

洪大川也回罵：「狗養的，今天叫你們見閻王，三江地面上輪不到你們幾個囂張的！」

冬瓜唐不示弱的再罵：「去你娘的那條腿，三水幫的人就想吃人吶！」

洪大川的快船就快追上了！

「好小子，你們千不該萬不該，不該也傷了我們三水幫少主封流雲，這就是死罪不赦，我看你們今天那裡逃！」

就這麼幾句對罵，但聞「咚」的一聲响，渡船當先頂上岸邊高石堤！

冬瓜唐一個雲裡縱，倒翻個觔斗站上石堤了！

渡船上的人就有喊「好」字的！

只這麼一手，那個年輕人便也瞪大眼珠子直視高堤上的冬瓜唐！

年輕人自言自語：「這一招雲裡翻，他怎麼會？」

* * *

渡船上的人往岸上疾走，岸邊有兩輛大車在停放着，趕大車的已招呼人手去船上運糧袋了，便在這時，快船也靠上岸了！

眞巧，船老大身邊的兩個人，有一人對船老大道：「銀子一兩，我家莊主家遭不幸要我們付出苦力的多施捨，往日半兩，今日加倍！」

船老大忙起身，道：「回去對劉莊主說一聲，咱們眞心感謝他！」

岸邊上，陶克立刻明白，這一定是劉家莊的人在運送糧食了！

他如果不是被洪大川看到，此刻可以跟着這兩輛大車，不難找到劉家莊了！

* * *

快船上不只跳下四個惡漢，便開船的四個人也下船上岸來了，他們的手上均提着傢伙！

八個人分成兩列，由洪大川領着圍上來了！

陶克與冬瓜唐、常在山已聚在一起了，那是一片沙土地，還帶點濕濕的，有幾棵長草半尺高，被風吹得往一邊倒，陶克三人就站在草棵中間不動了！

洪大川面對陶克嘿嘿笑！

「姓陶的，不過兩天，咱們又遇上了！」

陶克道：「不是遇上，是你們不放過我們！」

洪大川傲岸的道：「對了，你說得一些不差，是爺們又找上了，因爲，放眼當今，有那個不長眼睛的膽敢同咱們三水幫的人作對，而你們……」

冬瓜唐立刻還以顏色的道：「爺們就敢，娘的，你咬老子一口！」

洪大川咬牙咯咯响，道：「好個矮子，你會爲你這句不敬之話，付出十分昂貴的代價！」

陶克忙道：「各位，雙方本無深仇大恨，我以爲大家說明也就算了！」

一個紅面怒漢沉哼道：「小子，如果你們沒有傷到本幫少主，也許這件事有得商榷，只恨你們不開眼，三水幫的少主也是你們可出手傷的？」

陶克道：「這不能怨我們，是封少主逼咱們出手，我們這位兄弟一樣也中了封少主的鋼針！」

紅面怒漢叱道：「這傢伙並未死呀？」

冬瓜唐火了！

「你娘的，封少主爲何不死？」

洪大川對紅面大漢道：「總護法，你聽聽，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渾小子，他敢如此放肆！」

紅面大漢乃三水幫總護法，人稱「鐵頭」羅一沖！

他的氣功也是一流的，他就是聽得陶克的棒子厲害，這才率領三水幫內堂兩大殺手——「神刀」李艮與「雙刀將」王大剛，由洪大川帶路追來了！

他們本來是趕往桐城的，却不料江中遇見了！

* * *

洪大川冷笑又道：「總護法，這三人我知道，都是潑皮凑在一起，其中這姓陶的棒子招數詭，你得小心才是！」

他轉而面對陶克又道：「姓陶的，可要我爲你們介紹三水幫的總護法與……」

冬瓜唐伸手止住，道：「我不想高攀，用不着在我面前多介紹，不就是想要命嗎？怎麼樣，八個人一齊上？」

「鐵頭」羅一沖嘿嘿笑道：「用得着嗎？」

他在擺手了，那意思是叫別的人閃開一邊！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于阿坤放火燒了白大娘的房子後跑了，白大娘在後緊追不捨，在河邊上，于阿坤停下准備痛擊那婆娘，白大娘果然追來了，她誓要殺了于阿坤，乘于阿坤躍起之際，白大娘撒出了毒粉，于阿坤被迷暈落入水中，白大少跳下水要擒他時，却因敵不過于阿坤的水中功夫而喪命，于阿坤逃掉後，又返回廟內……

新派俠情傳奇故事／辛士·文　可飛·圖

飛刀小祖宗



冤家又碰頭　寨牆捉迷藏

姑娘看了梵各和尚一眼，道：「大師父你這是……」

梵各道：「姑娘父親……」

王人美指著房內床上，道：「我爹病了！」

梵各道：「貧僧只來傳幾句話，說完就走！」

姑娘忙問道：「大師父，那位于兄弟呢？」

梵各點點頭道：「他很忙！」

姑娘立刻又問，道：「于家兄弟還好吧？」

梵各一笑，道：「他很好，且叫我帶來話，說是上次給了你爹一千兩銀票……」

床上的王掌櫃已喘息的道：「不錯，是有一千兩銀票在我這兒，這次逃過一場大災難，我一直把這銀票帶在身邊，大師父，你可是爲著這銀票來的？」

梵各道：「不錯，我那小友要貧道轉告賢父女，這張銀票你們收下來，盡快遷地爲良，別在上元鎮開飯店了！」

王掌櫃道：「怎好拿小友這許多銀子？」

梵各道：「王家飯館被火燒了，你父女又因爲我那小友而惹出這大禍事，收這點銀子也是應該的，何況……」

梵各看了門口站的王人美一眼，又笑笑，道：「何況我那小友也很喜歡姑娘！」

王人美眨眨大眼睛，道：「大師父，請你告訴那位小兄弟，我們不會離開上元鎮了！」

梵各和尚道：「爲什麼？」

王姑娘道：「我們要在這兒等小兄弟回來！」

梵各一怔，笑道：「短時間內他是不會再來上元鎮了！」

王姑娘有些黯然的回頭望向床上的老父。

不料就在這時候，忽見一個年輕人匆匆的跑來，面露喜色的叫道：「沒事了！沒事了！」

這年輕人到了房門口，看了梵各一眼，驚喜的道：「喲，原來是大師父，那天你帶走許多吃的……我記得是包子與滷肉吧，還有我們姑娘給小兄弟做的新衫，大師父，怎麼不見那位小兄弟來？」

梵各和尚一笑，道：「我那小友很忙，此刻不能來，施主聽到什麼消息了？」

年輕人原來是王家飯館的小二，那天于阿坤在王家飯館門口被梵各和尚帶走，這小二就在店門口。

第二天梵各來買吃的，又把姑娘做的衫帶去，也是這小二經的手，此刻見面，頓感高興！

小二面對王姑娘，道：「小姐，沒事了！」

王姑娘道：「究竟什麼事？」

小二滿面笑容，道：「一場大火燒得好，西街的香香館雞飛狗跳牆，不料今天早上香香館的二當家歐太北，他燒了我們的店房找不到他要殺的人，便來這兒搶了兩匹馬逃走了。

「剛才聽說二十幾個香香館的人一齊走了，是上惡水灘，白大娘不回上元鎮，她在半路上等他們！」

小二一口氣說完。

床上的王掌櫃道：「不錯，這是個好消息，可是惡水灘又聚了强人，怕的是四方不太平了！」

梵各和尚道：「至少上元鎮暫時是平靜的，施主可以重整被燒房舍了！」

聞得白大娘不回上元鎮，梵各和尚說了兩句安慰話便往店外走去！

王姑娘送到棧房門口，對梵各和尚道：「大師見了于兄弟之後，代我向他致謝！」

梵各一聲笑，道：「姑娘留步，有緣終是會見面的！」

說完大步而去！

于阿坤聞得王家父女二人平安，便也放下心來，每日就在破廟附近苦練飛刀絕技！

梵各和尚苦守在破廟裡，他相當擔心于阿坤，因爲于阿坤現在已經知道陶津那夥人重返惡水灘，重操舊業。

于阿坤又是報仇心切，萬一他獨自找上惡水灘，小命非完蛋！

要知于阿坤找上上元鎮，便是爲了找白大娘。

因爲白大娘當年是惡水灘的三大王，找上白大娘就不難知道陶津那批人的下落！

現在，梵各和尚坐在破廟門口擲石頭，他要于阿坤對準石頭打，這是練刀的最後一個階段，也是最難練的！

于阿坤打飛石，頭幾天他難得打中一粒，還眞令他有些心灰意懶不想再練！

梵各和尚見于阿坤意興闌珊，便冷冷的道：「于阿坤，你的仇別報了！」

于阿坤道：「爲什麼？」

梵各和尚道：「飛刀練不好，你連白大娘也打不過，對付陶津與郭魁，你更休想！」

想起白大娘，于阿坤就恨得咬牙。

如果那次河邊交手，自己打出飛刀，或許就制住白大娘，就算不要她的命，至少也要弄她個三兩萬兩銀子！

咬著牙，于阿坤苦苦的練飛刀。

每次練完，他的雙臂幾乎就不屬於他的一般酸又痛，有時候痛得他齜牙咧嘴的很想找人出口怨氣！

半個月黑天白日的苦練下，于阿坤終於能擊中梵各和尚抛出的石頭了！

雖然十粒總有兩粒失手，但也算差强人意了！

此刻，梵各和尚削了十幾塊木板，他開始要于阿坤用柳葉飛刀擲木塊！

這夜月色甚好，于阿坤覷準梵各和尚抛出的木塊，彈身而起兩丈高，右手一抖，一點寒星直往木塊飛去。

不料突然噹的一聲，打出的飛刀被一塊石頭擊中，噹郞郞落在石堆上！

于阿坤叫得一聲：「誰？」

梵各和尚已騰空撲向一片草叢，雙掌交錯，猛往一團黑影拍去，口中冷沉的道：「出來吧！」

那團黑影眞夠快，淸叱一聲斜刺裡掠出五丈遠，輕悄悄的落在廟門口！

于阿坤已追過來，但他的右掌飛刀剛揚起，忽然一聲驚呼，道：「是小師太，海音小師太！」

梵各已哈哈笑著走過來，道：「只要看了妳的那種潛龍升天，便知是妳來了，哈……」

海音小師父淡淡的道：「于阿坤，那日在遮陽洞中，你躲在什麼地方？」

得意的一聲笑，于阿坤道：「你猜呀！」

海音小師太俏目上揚，道：「我要是猜得到，當時我便捉到你了！」

于阿坤道：「告訴妳，我就躲在飛瀑後面那塊石頭上！」

海音一怔，道：「那地方太明顯了，想你再笨，也不會躲在那兒等我去捉的，那會想到你眞的躲在那兒，氣死我了！」

于阿坤道：「這叫做虛虛實實，實實虛虛，虛實併用，叫妳糊塗，嘻……」

三人走進破廟。

梵各和尚問海音小師太，道：「妳是專程來找我們的？」

海音小師太看了于阿坤與梵各和尚一眼，點點頭道：「關老施主要我來找你回去。」

梵各和尚道：「有事？」

海音小師太道：「我不知道是什麼事！」

笑笑，梵各和尚道：「是妳要來替我了！」

他看了于阿坤一眼，又道：「他練得差不多了，妳留下來陪他過招，倒是不錯！」

不料海音師太搖搖頭，道：「我還有事，馬上得走了！」

梵各和尚拉住于阿坤的手，沉

聲道：「一百步你已走了九十步，這最後幾步你可不能放鬆，好生給我練！」

于阿坤道：「叔叔放心，我一定練！」

梵各和尚道：「樹上繫根草繩，拴著一塊木頭晃動，你就飛身射木頭！」

于阿坤道：「我就照著叔叔的話做，一定苦練！」

梵各和尚嘆口氣，道：「于阿坤，想那惡水灘的陶津，爲了替他們大哥夫妻尋仇，不知走了多少里路，花費時間二十多年，終於找到大皇莊。

「而你，一心報仇卻不能急，他們在惡水灘重立山寨，你可要加緊練武功，千萬莽撞不得！」

海音小師太也道：「就是嘛，我們這些人爲你擔心事，你可不能亂來，知道嗎？」

于阿坤重重的點點頭，道：「知道了！」

梵各和尚拉住于阿坤，道：「報仇之事不能急，我們必須聯手！」

于阿坤頭一仰，道：「不，報仇是我于阿坤的事，叔叔出家人，關奶奶年紀老了，我絕不拖累你們！」

梵各一楞，道：「怎麼有此想法？我們……」

于阿坤道：「叔叔，我自有計較，這件事千萬別爲難我，好嗎？」

梵各眨著迷惘的眼睛，一頓之下，便與海音小師父走出破廟！

于阿坤果然沒離去，他照著梵各的話，弄來一根草繩吊起一塊木頭！

練功的日子是枯躁無味的，就在第三天過午，于阿坤想起上元鎭的王家父女，趁著買些吃的，順便打探惡水灘的確實地址，遂離開破廟往上元鎭去！

于阿坤來到上元鎭街頭的時候，日頭還未落下山。

他先來王家小飯舖，只見被燒的火場已清理乾淨，正準備重新蓋房子，卻又看不到他們父女！

于阿坤知道，西街的香香館完了，白大娘與歐太北率人重回惡水灘，香香館的姑娘也分散了，大概那兒已沒有人了！

于阿坤看看附近，街頭有家大棧房，大院子裡正有兩個伙計在吆喝！

便在這時候，棧房門內走出個年輕人，可眞巧，正是王家飯舖的小伙計！

于阿坤尚未及開口。

那伙計已指著于阿坤笑起來，道：「哇，原來是你小祖宗，剛剛我家姑娘還叨唸你呢！」

于阿坤道：「原來你們住在這家大棧房！」

小伙計道：「進去吧，我們掌櫃的病也好了！」

于阿坤跟著小伙計，轉彎抹角的來到後廂房，那小伙計已高聲叫道：「掌櫃的，小祖宗來了！」

廂房門是王大姑娘拉開的。

于阿坤已笑著走進去，道：「眞是對不住，害得你們住客棧！」

掌櫃的一見于阿坤，幾乎一把摟進懷，悲喜交集的道：「小兄弟，你眞的來了，太好了！」

王人美滿面笑的在倒茶，雙大眼睛直在于阿坤的身上打量著！

三人圍坐在桌子邊，掌櫃的命小伙計快去弄酒菜。

于阿坤道：「看到你們，我便也放心了！」

王掌櫃道：「小兄弟，有了你的千兩銀票，王家飯舖很快又蓋起來了，眞不知如何感激你！」

于阿坤道：「我一口氣弄了白大娘三萬六千兩，送你們一千兩算什麼，倒是姑娘給我做的新衣衫，眞合適！」

王人美露齒一笑，道：「要是兄弟你喜歡，再給你做個三五件！」

笑笑，于阿坤道：「且等我這件穿破了再做，多了我也沒法拿！」

他一頓，又道：「王掌櫃，你知道惡水灘在什麼地方？」

王掌櫃一怔，驚異的道：「小兄弟，莫非你想上惡水灘？」

于阿坤道：「那是早晚的事情！」

王掌櫃道：「聽說白大娘又回惡水灘幹起老本行，更何況還有幾個更厲害的，小兄弟，千萬別在老虎屁股放鞭炮，划不來！」

于阿坤淡淡的道：「我自有分寸，掌櫃的，你只告訴我惡水灘在什麼地方便成了！」

王掌櫃想了一陣子，道：「好吧，就算我王大年不說，小兄弟也會去問別人！」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惡水灘就在十萬大山裡，只要找到老龍潭，也就看到惡水灘，那地方除了强盜外，荒林子裡野狠很多！」

于阿坤道：「距離此地有多遠？」

王掌櫃道：「你往西南面走，總也有個三百多里路！」

想了想，于阿坤道：「那不就是長淸河方向？」

王掌櫃道：「長淸河離此七里地，你得走過河！」

于阿坤喝了一碗酒，客棧裡也包了幾張葱油餅，加上幾斤滷牛肉，他全都包起來！

王人美沒留住他，王掌櫃親自

送他到鎭外，于阿坤連夜走了！

于阿坤並未再回破廟，他怕再碰上叔叔和尚。

更何況他自認飛刀已練得差不多了！

于阿坤打定個歪主意，要想摸透惡水灘，最好是夜間趕路，白天找地方睡大覺，惡水灘的强盜再刁鑽，也想不到自己會在夜間摸上山！

這是趕往惡水灘第一夜，于阿坤一口氣走了七十里，他早把梵各和尚的話忘到了海的那一邊了！

天尚未亮，于阿坤也累了，便找一處斷崖邊躺下來，斷崖的下面便是一條蜿蜒的山道，山風吹來有些涼颼颼的，他很快就睡著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忽然一陣鬧轟轟的人聲傳來。

于阿坤還以爲來了强盜，伸出頭來往下看，不由一驚，山道上來了一百多人，男女老少都有，扁擔挑子包袱全有。

走在前面的是個半百老者，跟在老者後面的是六個玩刀壯漢，再看這羣人的後面，又有五名玩刀大漢跟著！

于阿坤看了半天，看不懂，這羣人是幹什麼？

轉眼間，這羣人到了一片大樹林邊，忽聞前面老者回頭高聲叫：「休息！休息！」

立刻便見兩個大漢往人羣走著：「吃飯喝水的快一點，拉屎撒尿的到林子裡方便，半個時辰就上路，前面還得翻過飛雲山哪！」

這羣人沒有人多開口，立刻便各人忙忽起來！

于阿坤伸了個大懶腰，拍拍肚皮自言自語：「這些人往那兒去？幹什麼的？」

他取出一張葱油餅，又咬了幾口醬牛肉，三口兩口的吃下肚，側頭又看那樹林邊的那羣人，不由得童心又起。

何不跟上去看看！

于阿坤起身躍下斷崖，他整一整身上穿的新衣衫，飛刀遮在衣衫裡，便匆匆往樹林邊走過去！

于阿坤剛走沒多遠，迎面已衝過兩個壯漢，砍刀橫在二人的胸前，其中一人怒聲道：「幹什麼的？」

于阿坤停下腳來，道：「趕路的！」

另一壯漢上下看了于阿坤一眼，道：「你大概只有十四五歲？一個人走山路也不怕遇上强盜？」

于阿坤道：「什麼强盜？」

便在這時候，只見那半百老者走過來，兩個壯漢分兩邊站，老者已走到于阿坤面前，道：「小兄弟，到那兒呀？」

于阿坤順嘴溜，說道：「姥姥家！」

老者一怔，道：「怎麼一個人敢走大山裡？」

于阿坤道：「也沒什麼嘛，看你們大驚小怪的！」

老者道：「小兄弟，你大概還不清楚吧，如今惡水灘又聚了一幫强盜，附近的村鎭都遭殃，你還是快些走吧，別遇上了就慘了！」

于阿坤道：「原來惡水灘出了强盜，你們大概是逃難的了？」

老者道：「你算猜對了，大涼村距離惡水灘五十里，已經被洗劫了七次，我們這是遷地爲良，往附近鎭上搬！」

于阿坤道：「往什麼鎭上遷？」

老者道：「繞過惡水灘往西北方的下元鎭！」

于阿坤心想：自己從上元鎭來，他們卻又往下元鎭，想那下元鎭一定離惡水灘不太遠，自己從那個方向摸上惡水灘，也許不會被白大娘的人發覺！

思忖之下，于阿坤道：「老先生，我可以跟你們一起走上一段路？」

老者看了于阿坤一眼，點點頭，道：「好吧，你就跟在隊後面！」

老者回頭高聲道：「該上路了，今晚要趕過飛雲山，住在我老友莫大山的寨子裡，快走了！」

于阿坤跟在一個大漢身邊走，他低聲的向那大漢道：「喂，老哥，惡水灘在什麼地方呢？」

大漢不回頭，粗聲道：「老龍潭下面就是惡水灘！」

于阿坤早就知道，但如果找去，他就不清楚了！

一陣沉默。

于阿坤又問道：「老哥，去惡水灘怎麼走呀！」

大漢猛回頭，沉聲道：「誰要去惡水灘？壽星公上吊，不想活了？」

一笑，于阿坤道：「不是啦，我是問你惡水灘怎麼走，別走錯了路，走到惡水灘就慘了！」

哈哈一聲笑，大漢道：「原來是這樣，我告訴你，前面的飛雲山連上老龍山，十萬大山裡，這可是兩道主峯，往西行便容易趕到惡水灘！」

這一行沿著一道山溝往前趕，于阿坤就跟在這羣人後面，在他想，自己改從飛雲山慢慢接近惡水灘，到時候再出點子整那羣王八蛋！

一行走到日落西山，遠遠的半山坡有一道土城牆。

實際上，那兒只住了一個大戶，正是莫家寨！

這處一條較寬的山路直通莫家寨，有一道石條舖的路，這時候一

個人也看不見！

前面走的老者忽然高舉著手，高聲道：「停！」

一百多人便立刻站在路中間，不走了！

老者回頭高聲道：「戴高樂呢？」

忽見一個大漢走過去，道：「老爺子，你叫我？」

老者指著遠處寨子，道：「天快黑了，我們忽然去了百多人，升火造飯都來不及，戴高樂，你腿長跑得快，進寨子去向莫大山莫爺稟一聲，就說我領著莊上老少今晚要在他寨子裡叨擾一宿，明日一早便走，快去！」

戴高樂肩頭扛著刀，立刻邁步往莫家寨走了！

這裡，老者又高聲道：「喝水的，拉尿的，你們就快一點路邊草堆去淨淨身，別進寨子裡找茅坑，令人討厭！」

就在他的喝叫聲裡，立刻就見不少人解開褲子兩邊跑，有的坐在地上喘大氣！

于阿坤低聲問身邊的壯漢，道：「老兄，這位發號施令的老爺子是誰呀？」

那壯漢瞪了于阿坤一眼，道：「小兄弟，你聽過『涼山孟嘗』沒有？」

于阿坤道：「喔，這位老爺子姓涼！」

「誰姓涼，有這個姓嗎？」

于阿坤道：「那是姓孟了？」

大漢想笑，臉皮卻緊緊的道：「你小傢伙亂猜呀！」

于阿坤道：「不就是你告訴我的？」

大漢道：「涼山孟嘗是別人叫的，也是老爺子的雅號，眞正的名字叫戴山。」

于阿坤道：「原來老先生也姓戴！」

大漢沉聲道：「什麼也姓戴，告訴你，我們這羣人都姓戴，是一個大家族的！」

于阿坤一怔，道：「喔，你們全是一家人哪，大概傳了不少代了吧！」

大漢道：「嗯，論輩數，到我這一輩是第九代了！」

于阿坤忽覺黯然。

是的，爺爺于玄當縣官，傳到自己已經三代，可是于家只剩一個人，就算是把和尚叔叔算在內，也不過只有兩個人。

何況叔叔當了和尚，他是不指望生根發芽有子有孫了，再不就是關奶奶，算一算于家也不過勉勉强强三個人。

再看看眼前戴家人，九代已經一百多人，能比較嗎？

于阿坤半天未開口，前面傳來喝叫聲。

戴老爺子已叫道：「走了，別掉隊，這地方野狠最多！」

一行便緩緩的往莫家寨移動著。

突然，前面的人高聲道：「停！」

忽見前往莫家寨的大個子戴高樂匆忙的奔回來，他走到戴山面前，喘著氣道：「老爺子，莫家寨的寨門叫不開，裡面好像不對勁！」

戴山捋著白鬍子遙望向莫家寨，道：「會有這種事？」

一旁有個大漢道：「老爺子，莫家寨會出什麼事？這地方距離惡水灘尚有兩百多里呀！」

戴高樂道：「別是另有强盜吧？」

戴山思忖一陣，道：「先去兩個人，就說我戴山前來拜寨，請他們出來答話！」

於是，戴高樂與另一大漢並肩匆匆的往山寨走，戴山爲了族人安全，便命大夥退到大路邊！

後面，于阿坤走近戴老爺子，道：「老爺子，出了什麼事了？」

戴山看了于阿坤一眼，道：「小孩子別多問，一邊歇著去！」

于阿坤一楞，心想：這老頭看我不起，哼，倒要看你們的！

他悻悻的走到路邊坐下來，兩三個小姑娘圍著他轉，一邊轉一邊叫：「傻瓜蛋，傻瓜蛋，不知一天賺幾個錢！」

于阿坤想笑。

這是丟石頭遊戲，人在地上坐，要防著有人在背後丟石頭，如果及時發現，便可立刻抓住丟石頭的人。

這種遊戲，他曾同青田莊小胖他們一起玩過。

于阿坤看看三個小女孩，大的不過十來歲，看樣子，自己眞的還是個小娃兒！

不旋踵間，戴高樂與另一大漢又跑回來！

「寨門不開，說是天黑了，附近鬧土匪！」

戴山重重的道：「你沒說我的名字？」

戴高樂道：「怎會不說，涼山孟嘗四個字，至少我叫了十幾遍，寨上的人就是不賣帳！」

戴山聞說，沉聲道：「這是什麼話，我與莫大山幾十年的交情！聞得我的名，他就算不排隊迎接，也要親自迎出來，怎麼的，沒得倒在寨子裡擺威風起來了！」

戴高樂道：「老爺子，他們在寨上橫眉橫眼的，就好像仇人見了面！」

戴山怒道：「眞的？」

「不信你問阿雄！」

阿雄是另一大漢，他立刻點點頭道：「當時我就覺得，我們是不是找錯地方了！」

「涼山孟嘗」戴山冷沉的道：「莫家寨我也不是頭一回來，怎麼會錯？」

他頓了一下，又道：「走，我們三人再去！」

三個人匆匆往莫家寨的那道石條山道往上去，邊走邊沉聲道：「眞是年頭不對了，朋友之情，手足之義，全都被拋在一邊，利害當頭還顧全什麼仁義道德！」

匆匆的，三人來到三丈多高的寨門外。

忽聞得寨上一人大吼，道：「喂，你們怎麼不要臉，莫家寨今夜不接外客，你們死纏活纏，算什麼？」

寨外面，戴山高聲道：「我叫戴山，涼山那面過來的，莫兄可在寨子裡，叫他出來見一面，如果他說不見我，你叫我放心，從此我戴山不進他的門！」

寨上一聲怒吼，道：「滾，我們寨主不在，誰知道你們是不是涼山來的？莫非想賺開寨門打劫的？」

戴山氣得一瞪眼，道：「這是什麼話，你快去叫莫大山出來，難道幾十年老友他還不認識我涼山孟嘗？」

寨上又出現一個大個子，他灰暗中高聲道：「不管你是誰，今夜我們不開寨門，對不住了！」

突然，戴山聽得身後有聲音傳來，道：「嗯！這個寨子果然出事了！」

戴山猛回頭，道：「是誰？」

那聲音傳來，道：「老爺子，回頭走吧，今夜你們進不了莫家寨了！」

戴山對身邊的阿雄與戴高樂一打手勢，三個人便往回走，六隻眼睛四下看，就是不見說話的人！

三個人走了二十丈遠，路邊才看見人影一晃，走出一個人來！

「是你？」

那人影笑笑未開口！

戴高樂已沉聲道：「你小子怎麼隨便跟來了？」

那人正是于阿坤。

他聞言一聲笑，叱道：「小孩子，你看到什麼了？嗯！」

于阿坤道：「老爺子，寨子上站的那個人，聽起他的聲音十分熟！」

「誰？」

于阿坤道：「好像是上元鎮香香館的二當家，他叫歐太北！」

「你怎麼認識？」

于阿坤道：「我怎麼不認識？香香館是妓女院，開館的人白大娘，當年可是惡水灘的三當家。」

他一頓，又道：「老爺子聽過這女人王嗎？」

捋著鬍子直發楞，戴山道：「就算是開妓院的人，他們怎會摸上莫家寨？」

于阿坤道：「這件事說來話可長！」

戴高樂吼道：「沒時間聽你說故事，你就長話短說，短話一句！」

于阿坤道：「香香館被人一把火燒了，白大娘走投無路，領著一些當年混生活的，又往惡水灘去了！」

戴山聞言，急急的又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于阿坤道：「大概沒幾天吧！」

戴山頓足道：「如果眞是白大娘他們，莫大哥可眞的要叫天了！」

戴高樂道：「小子，你可看清楚了？寨上的人是你說的什麼叫……歐太……」

「歐太北。」于阿坤道：「那聲音錯不了！」

戴山一手揮手，道：「走，回去商量個計策，我們雖怕事，也不能見死不救！」

四個人走回山道邊，十幾個大漢坐下來，把戴山圍坐在中間，于阿坤反倒被阻在圈外面！

戴山沉重的道：「聞得惡水灘的大盜個個都是能人，我們大夥得想個法子，盡量避免少傷亡！」

附近過來另外兩個老人，站在一旁道：「山哥，我們不用進寨，能走就連夜走吧！」

戴山搖搖頭，道：「不能，如果見死不救，我戴山還是人嗎？」

于阿坤聞言，立刻笑道：「眞夠意思，姓莫的交上老爺子，他走運！」

「去，去，去，小孩子別在這兒亂插嘴。」

戴高樂大聲在閧于阿坤！

于阿坤眞火大了，他伸出左手一推，道：「討厭！」

戴高樂幾乎被推倒在地，驚怒交加的站直身，吼道：「好小子，你找打！」

于阿坤冷冷不開口。

戴山沉聲道：「戴高樂，不許欺壓外姓人！」

這兒都是姓戴的，唯獨一個姓于的！

于阿坤這才開口道：「要想知道是不是歐太北與白大娘，就得我進寨子瞧瞧！」

戴山一怔，道：「寨高三四丈，你怎麼進去？」

一笑，于阿坤道：「我自然有辦法！」

戴高樂沉聲道：「你小子在吹牛！」

于阿坤道：「你不信，好，你們在這兒等著，我立刻進莫家寨！」

于阿坤往山寨走，走了十幾丈又回頭，道：「忘了告訴你們，你們馬上把年輕力壯的集合起來，萬一動上傢伙，你們人多一定不會吃大虧！」

戴山點點頭，道：「小兄弟說得對！」

他一頓，立刻問于阿坤，道：「小兄弟，你是誰？」

于阿坤回頭笑笑，道：「我呀，我是惡水灘那夥人的小祖宗！」

戴家的人全怔住了！

于阿坤往莫家寨那面走，戴高樂楞頭楞腦的對戴山老爺子道：「這小子不是神經病便是吹牛！」

戴高樂沉聲道：「別再說了，快把我們的人召過來，大夥準備傢伙！」

戴家的族人就在戴山的吩咐下，便立刻動員起來。

老的小的退到林子裡，二十名大漢保護著，另外四十名大漢扛上大刀便據在莫家寨的附近大路上，就等寨子裡的消息傳出來，再行拚殺了！

不料于阿坤又匆匆的走回來。

戴山迎上去，道：「小友，莫非你怕了？」

于阿坤道：「誰怕，誰怕，祖宗豈會怕孫子？我是回來對你說幾件事情的！」

戴山道：「什麼事情？」

于阿坤道：「老爺子，我在想，莫家寨內有了土匪，他們又知道老爺子在寨子外面，寨門上一定有了戒備，我要是這時候摸過去，便很容易被他們發現！」

于阿坤的話未說完，一邊的戴高樂已冷笑道：「你看看，我就知道小子在吹牛，他藉詞不去了！」

于阿坤瞪了戴高樂一眼，道：「誰說我不去了？」

戴高樂道：「那你回來幹甚麼？」

于阿坤道：「請老爺子再派人到寨門前胡亂吵著一定要進寨，我就可以從另外一個地方溜進去了！」

戴老爺子哈哈笑，道：「高明，小兄弟，這叫指東打西戰術，高招！」

于阿坤笑道：「也叫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戴高樂面無表情的道：「你小子懂的還眞不少！」

于阿坤道：「有齣戲是這麼唱的！」

於是，戴山立刻又叫戴高樂三人一齊去到莫家寨下亂七八糟的一陣大叫！

便在寨門上的兩個大漢忿怒的叫罵聲中，于阿坤繞到一處山崖邊，他抬頭看看三四丈高的寨牆，順著牆邊拔身而起，只在三丈處雙腿彈向牆的一刹那，空中一個觔斗，便輕悄悄的登上寨牆。

用的正是竹竿頂上彈空落上樹的身法。

于阿坤極目四下看，灰暗中什麼也看不到，寨子內除了近寨門處幾幢房屋，便是二十幾丈遠處的大宅院！

隱隱的，寨門那面傳來叱叫喝罵。

于阿坤一笑，便找了個不甚陡的地方躍下寨牆！

這處的幾株樹下，好像拴了兩匹馬。

于阿坤從附近摸向那片大宅院，黑暗中，只見大門口站了兩個大漢，二人手中端著刀左看看右瞧瞧，光景是在防著什麼！

于阿坤不敢過去，他往側西的圍牆邊溜著走，圍牆高不過一丈五，把個一進兩院的大房子圍在中央！

忽然，圍牆內傳出聲音來：「時辰快到了吧！」

是個女的聲音。

于阿坤吃一驚：「乖乖兒，好像白大娘的聲音嘛！」

于阿坤慢慢伸頭看，他只露了半個頭，兩隻眼睛已發直的瞪得溜圓！

只見這兒是後院，院子裡擠了三十多個男女老少，全都坐在地面上，十幾個握刀大漢分別據守在四週！

再看後廳的廊簷下，一張大椅子上坐着個女人王，可不正是白大娘！

她的那把男人拿着也覺重的大砍刀，正靠在她的椅子一邊晃呀晃的發出刺目冷芒！

于阿坤豎起耳朵聽，心中又驚又怒！

「拖個小的來！」白大娘的聲音！

于阿坤忙著看過去，只見兩個大漢齜牙咧嘴的從一個女人手中搶過一個三四歲的娃兒來！

那娃兒被拉，立刻大聲哭起來！

女人剛要伸手搶，忽然一腳踢過來，只踢得她口吐鮮血，披頭散髮的跌在地！

娃兒伸著雙腿亂踢，已被個大漢抱在白大娘面前來！

「莫大山，你看看，就爲了你不說出藏金的地方，這娃兒又得同他們三個一樣挨刀子了！」

于阿坤聽得心頭冒火，他瞪著眼睛再細看，燈光下，他才發現白大娘的右前面地面上爬著一個灰髮

老頭子！

可眞慘，老頭子一身血淋淋，衣衫破了好幾處，可就是有股子老脾氣……

眼睜得大，嘴閉得緊，身邊死的三個人，就好像同他沒絲毫關係似的！

忽聞白大娘冷冷笑道：「莫大山，我眞弄不懂，你是個要錢不要命的老古董，你怎麼不多想一想，莫家寨的人死絕了，你藏的銀子給誰用？」

莫大山，五十上下吧，乾瘦的面孔，一襲藍長衫，一雙福字緞面鞋，神態上相當嚴肅，山羊鬍子在顫抖，就是不開口，敢情同白大娘卯上了……

妳就是殺光莫家寨的人，妳也休想弄到銀子！

白大娘左掌拍在椅把上，沉聲吼道：「莫大山，你難道眞是大山石頭，腦子不開化，硬頑固不說話？」

莫大山仍然不開口，倒是伸出舌頭舐了一下口角流出來的鮮血！

白大娘嘿嘿冷笑，道：「好，很好，如今刀把子握在老娘的手上，倒要看看是你們莫家寨人的骨頭硬，還是我白大娘的鋼刀快！」

她猛的一瞪眼，沉聲道：「殺！」

「殺」字出口，一旁的大漢鋼刀高舉，眼看著就要往娃兒的頭上砍，忽然從前院跑來個大漢。

他高聲道：「當家的，那批人硬要找姓莫的去回話！」

白大娘唬的站起來，道：「叫歐太北告訴那夥人，叫他們滾！」

那大漢道：「說也說了，罵也罵了，可是他們一定要見莫老頭！」

白大娘怒道：「不是對他們說過，莫老頭不在！」

大漢回道：「他們不相信，怎麼辦？」

白大娘道：「別理他們，守好寨門不讓他們進來，且等我收拾了莫家寨，再去宰那批人！」

她忽然哈哈大笑，又道：「那，那一批一定是惡水灘附近逃難的，敢情好，逃難的人最有錢，他們的家當全帶在身邊，收拾了莫家寨，再找那批人去！」

她可眞在行，有經驗，大凡是逃難的，誰都會在身邊帶些銀兩，尤其是戴家從涼山遷徙，必會把所有財物攜帶走。

白大娘當年生活在惡水灘，這種事情最清楚！

那大漢聞得白大娘的話，立刻點頭笑著回頭走！

于阿坤心中想，寨門樓上只有兩個人，如今自己一個人，白大娘的武功比自己强，不如先整歐太北二人，開了寨門放進人，然後再找白大娘！

于阿坤摸摸腰帶上的柳葉飛刀，心中琢磨，這五把飛刀今晚上要派上用場了，希望出手大吉大利！

他一面暗中跟在大漢後，右手按住那柳葉飛刀直祈禱！

「阿彌陀佛，青菜蘿蔔，不吃葷腥，我佛慈悲，阿門……」

前面大漢怎知後面跟著人，而且還是個要命的人！

那大漢剛剛登上寨門樓。

歐太北已沉聲道：「喂，喂，你後面怎麼跟來個人，他是誰？」

大漢一怔，回頭看，嚇得倒退三步半！

歐太北沒看清，但這大漢可看清，不正是在上元鎮上大鬧香香館的小祖宗！

「是……你……呀……小……祖宗！」

于阿坤看這大漢露齒笑，忽然右手一抬，一點寒芒直奔向大漢胸前！

那眞似流星，又似閃電一現，便聞得大漢一聲低沉的「啊！」

大漢又退了三步半，正倒在奔過來歐太北的懷裡！

於是，歐太北也看清楚！

「哇！幾日不見，好嗎？」

于阿坤像老友見了面一般，舉手向歐太北打招呼！

歐太北全身一哆嗦，怒聲道：「小雜種，你是從那個石縫裡蹦出來的？」

于阿坤一笑，道：「孫猴子才是石縫中蹦出來的，小祖宗我是一步一步走來的！」

歐太北倒豎鋼刀反手臂，怒罵道：「老子宰了你這小狗操的！」

于阿坤轉頭回身躍，道：「我的媽，見面就要殺！」

歐太北一刀劈空，看看地上死的大漢一眼，沉聲罵：「娘的，這是柳葉刀嘛！」

于阿坤笑道：「要不要嚐嚐我的飛刀滋味？」

歐太北聞得于阿坤的話，驚怒的道：「娘的，白大娘在寨裡論買賣，于小子，歐大爺不爲難你，我這裡放你一馬，快逃吧！」

于阿坤笑笑，道：「你說我怕白大娘？」

歐太北道：「你若不怕白大娘，何不去大宅會一會？」

于阿坤道：「白大娘正在忙，我想問問你歐老兒，你們爲什麼轉彎抹角的找來莫家寨？」

歐太北沉聲道：「別問了，說來說去，全是你這小子弄的鬼，一把火燒了香香院，又把銀子敲去好幾萬兩，這才逼得爺們再上惡水灘！」

于阿坤道：「既然要上惡水灘，爲何又來莫家寨？」

歐太北怒叱道：「白大娘離開惡水灘二十年，這次重回山寨，總不能被人看成落水狗，叫人說她白大娘二十年在外白混了吧！」

于阿坤道：「我明白了，白大娘是要搶些銀子充場面了，哈哈……」

歐太北趁于阿坤哈哈笑，忽然揮刀便砍，不料于阿坤這是故意要誘人出刀！

只見刀光一現，冷芒極光未失。

于阿坤忽然一個觔斗，那麼巧的彈上歐太北的頭頂，當他的身子往敵人的背後一丈之地落下的時候，便也抖出一點寒星來！

歐太北雙手握刀平削怒斬只一半，便發出一聲淒厲的大叫聲，歪著身子倒在地！

于阿坤冷然道：「歐二當家的，飛刀的滋味如何？」

歐太北的脖子上冒著血，柳葉飛刀射入肉裡一大半，他怒目而視于阿坤，道：「你……媽……的……」

瞪著眼睛，張著嘴，歐太北死了！

于阿坤立刻上前把兩把柳葉飛刀插回腰帶上，這才匆匆的走向寨門下面。

外面，戴高樂的聲音最大，他還在罵大街呢！

于阿坤打開寨門，高聲道：「喂，戴高樂，快去叫你們老爺子來！」

戴高樂剛才聞得寨上面的慘叫聲，他還有些擔心出了事，一邊罵，一邊看，見于阿坤開了寨門跑來，邊迎上去，問道：「寨子裡怎麼了？」

于阿坤道：「快去叫老爺子來！」

便在這時候，戴山領著十幾個大漢衝過來，

他沉聲道：「剛才的叫聲怎麼回事？」

原來歐太北那一聲大叫，連遠處的戴山也聽到了。

他怕自己的人吃虧，立刻率人趕過來了！

于阿坤見老爺子率人走過來，便立刻迎上去，道：「不好了，老爺子，白大娘率人在寨子裡亂殺人，地上已經死了三四個了！」

戴山驚怒交加道：「眞有這種事？」

「不信你去看！」

「他們一共多少人？」

「除了白大娘，頂多十七八人！」

戴山立刻對身邊的一個大漢吩咐，道：「去，快去叫他們都過來，大家一齊衝進去！」

于阿坤道：「老爺子，你們中間誰能打得過白大娘？」

一怔，戴山遲疑的道：「素聞白大娘是厲害角色，我老人家準備以十人對付她一個！」

于阿坤搖搖頭，道：「再加十個也白搭，要知道，白大娘是能人，她那把刀就沒人擋得了，何況她還有迷魂藥，撒一把，你們一個也別活！」

戴山一驚，道：「麻煩，麻煩，怎麼辦？」

于阿坤道：「白大娘由我幹，餘下的人你們宰，要記住，動上傢伙就得狠下心，千萬不能阿彌陀佛！」

戴高樂又開口了，他冷冷的道：「好小子，你怎麼又在吹牛皮，白大娘可不是紙糊的！」

于阿坤道：「寨門樓我已把他們的二當家放倒在那兒了，大個子，你若不信去看看，看他是怎麼死的！」

戴高樂一楞，道：「那一聲叫眞是你的傑作？」

于阿坤道：「怎麼，不可以？」

便在這時候，又見二十幾個大漢跑過來！

這些全姓戴的人，一旦到了拚命的時候，可也眞團結，也眞聽話！

戴老爺子拍拍于阿坤肩頭，道：「小兄弟，到了這時候，我老人家似乎有些相信你的話了！」

于阿坤道：「我的什麼話？」

「你是惡水灘那幫人的小祖宗！」

這雖只是一句戲言，于阿坤聽得可眞舒坦！

於是，在戴山的率領下，也在于阿坤的指引下，這夥人便直往莫家寨衝進了！

大宅子的門口正站著兩個大個子，全是香香館的打手級。

忽見自寨門衝來一批人，一驚之下，便聞得一人報怨，道：「原來那聲慘叫是我們的人，還以爲歐二當家的殺了人，你……」

兩個人大叫著往宅子裡跑，一人口中還在叫：「當家的，不好了，那批人衝進來了！」

正在二院廳廊上坐著的白大娘，剛又抓住個小姑娘，尚未叫人動手殺。

忽見守大門的跑進來，忿怒的吼道：「別他媽的大驚小怪，什麼事情，看你兩個嚇得臉焦黃！」

一個大漢側身手指前院，道：「不好了，當家的，那批人衝進寨子來了！」

白大娘怒吼一聲，「歐太北呢？」

另一大漢道：「不知道，好像

是死了！」

白大娘忿怒的握刀站起來，道：「歐太北太使我失望了，跟了我這麼多年，他依然沒長進！」

便在她的話聲甫落，腳步聲便像餃子似的，霹哩叭啦的擁進一夥人！

白大娘燈下看，不由得失聲冷笑道：「個小王八蛋，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撞進來，今晚是你小子送上門，我看你還往那兒跑！」

白大娘是看到于阿坤才說出這些話！

一邊有個握刀大漢，低聲對白大娘道：「當家的，這小子又來了，當心些，這雜種『一口吞下個閻王殿——一肚子的鬼』，可要小心對付！」

于阿坤又是輕鬆的一聲笑，道：「咳，白大娘你好哇！」

「好你娘個頭！」

于阿坤道：「妳怎麼見面就罵人？」

白大娘道：「老娘還要宰人！」

于阿坤忙搖手，道：「要打架這回一定奉陪到底，不過嘛……」

「有屁快放！」

于阿坤道：「這地方擠了這麼多的人，施展不開身手，白大娘，我們外面比劃去！」

白大娘對她的十七八個手下人高聲道：「圍緊這些莫家寨的人，誰要是想往上衝過來，就給我狠宰！」

事情很明顯，如果戴山叫他的人衝殺，首當其衝的就是莫家寨的人！

那邊，爬在地上起不來的莫大山已沉痛的高聲道：「原來戴老弟率人來了，蒼天有眼哪！」

戴山睚眥欲裂的道：「莫兄，這批傢伙怎麼摸進寨子裡？」

莫大山道：「好人難做吶！」

便在這時候，于阿坤回身便走。

他低聲對戴山道：「動動你的老腦筋，快收拾這十七八個人，我把這女人王引開來，是死是活全看造化了！」

白大娘已跨過大院，她故意賣弄身法躍上房，幾個起落，便落在大門外的空場上！

白大娘剛剛站定身，于阿坤飛一般的衝過來了！

「小雜種，你是怎麼跑來的？」

于阿坤聳聳鼻子，道：「女人王，妳好比香噴噴的一塊肉，我好比專吃肉的小黃狗呀！」

白大娘冷冷道：「癩蝦蟆吃長虫，你也不怕脹死！」

于阿坤道：「白大娘，妳不去惡水灘去當王，爲什麼來到莫家寨殺人？」

白大娘道：「你管得著？」

于阿坤道：「我于阿坤就管得著，白大娘，年頭雖然變了，天理未見昭彰，惡人也登上官位，飯桶只要走對門路，就能照樣吃香喝辣，可也不能像妳一般，爲了銀子便小孩也要殺吧！」

白大娘氣得灰髮直顫抖，暴睜雙目，大吼如雷：「住口，一派胡言，滿嘴放屁的小子，你是什麼東西，竟敢指責我，白大娘所作所爲，誰曰不該？你竟然膽敢駁逆，妄加抨擊，囂張跋扈，豈能容你？」

于阿坤道：「別叫喊，少生氣，女人王呀，妳的心肝變了色，是黑的！」

白大娘怒罵道：「放你娘的老屁！」

于阿坤道：「哈！好臭！」

白大娘忽然沉聲道：「小子，在這兒可沒有長清河，今夜就是你的死期到了，我看你還往那兒跑！」

于阿坤道：「別提什麼長清河，白艮死在河面上，他可是你的命根子，白大娘，你有一天完蛋翹，誰來替妳收屍喲，嘖嘖……」

白大娘咬牙切齒舉起刀，仰天大叫道：「艮兒呀！你去的不遠，看吧，娘要宰了這小畜牲，爲你報仇了！」

于阿坤一聲厲吼，道：「妳得了吧！」

白大娘見于阿坤厲叫，一瞪眼，道：「再咋唬也救不了你的命了！」

于阿坤怒叱道：「小爺我宰了妳的兒，妳就雞貓子窮喊叫要報仇，白大娘，妳的砍刀殺過多少人？他們該找誰報仇？」

白大娘嘿嘿冷笑，道：「老娘幹什麼吆喝什麼，如今幹的是沒本生意，殺人還有理，操！」

白大娘的身子一偏，閃電泛起，大砍刀兜頭飛斬于阿坤的頭！

活像一條小泥鰍，于阿坤滑不哩脊的從刃芒之下穿過去，口中大叫：「厲害！」

他的叫聲甫出口，人已往寨門外跑去！

白大娘一招砍空，剛旋身，只見于阿坤又要逃走，不由冷聲道：「小雜種，那裡走！」

前面的于阿坤尖聲道：「想同妳家小祖宗過招，那得先跑上十里八里地！」

他口中如此說，心中可著急，姓戴的那麼多人，怎麼這時候還沒喊聲殺？

于阿坤本想出寨子，想到寨門外還有戴家的老弱婦孺一大堆，這女人王狠下毒心，叮鈴噹郎亂宰人，自己怎麼辦？

于阿坤一念及此，立刻拔身上寨牆上捉迷藏！

後面追的白大娘，忽見于阿坤上了牆，心中可眞高興，如果小子跑出寨，一頭鑽進林子裡，自己就難以抓到他了，小子啊！嘿嘿……

于阿坤人一登上牆，面前躺著一個人。

死人，當然是死在他的飛刀之下！

于阿坤一看白大娘也往寨牆上飛，他立刻低頭哈腰，雙手用力托起地上的屍體來，口中大叫：「白大娘，我來也！」

「忽」的一團黑影迎頭砸過來。

白大娘人在半空中，急忙揮刀橫劈！

「颯」的一聲脆響！

白大娘這一招眞夠狠，屍體被他砍成兩段！

于阿坤站在牆上拍手叫：「白大娘，妳的刀法眞是强，也夠狠！」

白大娘怒叱道：「你小子就算上了天，白大娘也要把你揪下來！」

于阿坤一見白大娘上得寨牆上，立刻拔腿便往東跑，他邊跑往前面看，莫家寨的寨牆頂多不過一里長！

他心中暗思量，跑一圈一里，二十里就是二十圈，他娘的，今晚就在這寨牆上同這女人王比賽跑！

白大娘猛在後面追，忽見前面的于阿坤頭一低，不知道這小子弄什麼鬼，不由暗中又摸了一把迷魂散，只要再一招上面，先叫這小子嚐嚐迷魂散，這兒沒有河，不怕這小子逃入水中洗！

白大娘一心要捉于阿坤，她心中很篤定，如果捉住這小子，連剛來的那批人也要留下銀子來！

白大娘心中想著，腳下可沒停。

忽見前面堆了一堆石頭，正感奇怪，不料迎面于阿坤上身猛旋，大聲叫道：「送妳一粒金鋼鑽！」

白大娘但聞颯的一聲響，忙低頭，一粒石頭擦著頭皮飛到身後去！

于阿坤也是吃一驚，自己這一石頭沒打中這女人王的面門，當知這老女人的反應之佳！

于阿坤這時候方明白，學到用時方恨少的道理！

當然，如果他要用石頭打一個普通的人，只怕這個人一定會面目全非，就像破廟外面的幾株老松樹皮！

于阿坤奔跑在莫家寨的寨牆上，心中直罵戴老爺子老混球，這時候還不見有動靜，怎麼辦？

很快的跑了一圈。

于阿坤又跑到寨牆上那堆石頭邊，他立刻又撿了一塊握在手！

跑了十幾丈，他看白大娘越發追得近，立刻擰身又是一石頭，道：「老梆子，妳吃石頭！」

雙方相距四五丈，于阿坤這一石頭用足了勁，後面的白大娘認得準，豎起鋼刀迎著擋！

「噹」的一聲響，石頭被擊落地面上！

白大娘也暗自吃一驚，這小子的腕力這麼强！

于阿坤更驚，這女人王的眼力如此尖，竟以砍刀擋石頭，我的乖，可得動動心眼了！

後面，白大娘已沉聲道：「小雜種，你逃不掉了，快停下來放手一搏，也許你還能死裡逃生！」

于阿坤道：「拚就拚，誰怕誰，不過嘛，我還沒有跑過癮，來吧，女人王，跑啦！」

白大娘氣得臉焦黃，猛吸一口眞氣，騰空來招「八步趕蟬」輕功，噗嚕嚕直往于阿坤身前落下去！

于阿坤一見一瞪眼，他立刻又回頭跑，口中大叫，道：「跑呀，女人王，反著方向也一樣！」

白大娘咬牙猛力追，前面又見那堆石頭，于阿坤這次不跑了，他一屁股坐在石頭堆上面！

看吧！

他雙手交替打出石頭來，呼呼的石頭猛往白大娘的身上砸！

白大娘舞起大砍刀來，石頭全被她撥打在寨牆下，不過，她的追勢業已被于阿坤一陣石頭阻止在四丈外！

那堆石頭眞不少，于阿坤擲了一百多下，可一下也沒打中白大娘的身上，他發毛了！

看看地上石頭已不多，他忙又拾起兩顆來，拔身就跑，口中大叫：「歇夠了，女人王，再跑吧！」

白大娘眞的同于阿坤泡上了！

她收住刀勢，立刻啣尾狂追！

于阿坤寨牆上跑了一半，忽聞莫家寨裡面傳來喊殺之聲，那聲音十分悲壯，相當慘烈，聽得人熱血沸騰，毛骨悚然！

白大娘全身一窒！

可好，于阿坤的機會來了！

是的，他等的就是這一瞬之間！

一聲尖叱，于阿坤回身直撲白大娘。

他人在空中，左右雙手連發，兩粒石頭不分先後的直奔白大娘的面門與肚皮上！

白大娘冷冷的一哂，咬著牙揮落面門的石頭，左手握了一把迷魂散，卻因于阿坤的另一石頭打向肚皮，她不得不用右臂去撥！

她早已知道于阿坤的腕力驚人，如果被他打中，必傷無疑！

（未完·十二）

一代天嬌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大和尚為了引起三聖會的注意，故意怪異地在大街上馭風滑行，終於引來三聖會武士將之圍起，南宮秋月誤認為其是息隱江湖的前輩高人，大和尚將計就計，與南宮秋月對打起來，然後抓住機會衝出重圍，登上小船向湖島駛去，目的是將三聖會之攻擊目標引去，這時江豪與飛雲子已混入武士羣中，隨時可攻上島……

劈碎落魂鐘　難敵綠毒焰

慕容長青、散花仙子、南宮秋月，站成一排，面對石屋而立，四大金剛、四位飛劍女婢、四位金牌劍手，分站在三人身後。

人數雖只有十五個，但却是三聖會中技藝最强的核心。

三個人的態度都不算緊張，但很嚴肅，面對着數十年盛名累積的武林高手，可能即將出現，就算對自己的技藝、實力充滿着信心，但也無法輕鬆得起來。

包圍完成了，石屋中仍無動靜。

江豪和飛雲子雖然站在很前面，但兩人保護施放毒火的一批殺手，位置偏西方一些，沒對着正門，至少，可以避開了首當其衝的一戰。

慕容長青等得有些不耐了，冷笑一聲，道：「一羣老朽，再這麼故作沉着，就先放火燒了石屋。」

他不過隨口講一句話，慕容世家的武士們，已開始了行動，準備放火之物。

石屋中不見動靜，但却似有眼睛在監視着石屋外的擧動。

就在慕容世家武士們準備燃火之時，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一行青衫人魚貫而出。

這一行人數有十二個，出門之後，排到兩旁，有如雁翅一般。

這也表明了他們的身份，是屬於弟子輩的。

十二個青衣人剛剛站好，一個白髯白髮，長可及地的老人，緩步行了出來，加上兩道長長的白眉毛，整個臉孔和五官全都陷入一片白色的鬚髮之中，再加上一件寬大的白袍，全身看不出一點雜色。

第二個人，一身黑，黑袍黑靴，黑腰帶，頭上也戴着黑帽子，連頭帶臉蒙了起來，只露出兩隻眼睛。

完完全全是兩個怪物，沒有一點人的樣子。

飛雲子心中忖道：白髯白髮結一起，整個人變成白毛魔了，白髯老妖萬耀山，人如其名，但不知那麼長的白髮會不會別有作用。

江豪在想，那黑衣蒙面人定是一掌拘魂陸永恨了，一個人沒有鼻子，在臉上開了兩個黑洞，實在是相當難看，勿怪取名永恨了，只不知他那隻鼻子是怎麼掉的，被人削去的，還是病壞的？

慕容長青目光轉動，打量白毛老人一眼，冷冷一笑，道：「仙子，你看這個人一身白毛，那裏有人的樣子，江湖上傳聞有一個白髯老妖，大概就是他了？」

言語汚穢，全無敬老尊賢之意。

散花仙子笑一笑，沒有回答。

但她明白慕容長青的用心，旨

在激怒對方，希望他全力出手。

白髯老妖表現了出人意外的修養，竟沒有開口喝罵。

其實他全身爲一片白毛所遮，也沒有人可以看出他的神情如何。

「好修養，」慕容長青點點頭，目光轉到黑衣人的身上，道：「你這位老兄是什麼人物？在下想不起來，也沒有一點印象，不敢以眞正面目示人，想必是怕見天光了。」

黑衣人就沒有白髯老妖這麼好的修養了，冷笑一聲，對着慕容長青舉手一招。

就像老朋友，打招呼一樣。

慕容長青心中忖思：這是什麼掌法？不是推，不是拍，難道一招手也能傷人？

但覺五縷冷寒的指風直襲上身，似是透入了肌膚之中，人也不自禁的向前行去。

慕容長青吃了一驚，才感受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武功，但人已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前了五步。

一掌拘魂，是一種非常怪異的武功，慕容長青太過大意，一旦受制，竟有着一種欲停不能的感覺。

一股掌風有如快刀斬近，斷去了五縷冷寒的指風，也解開慕容長青受制的穴道。

「好厲害的一掌，」慕容長青心中怒火暴燒，右手已搭在了劍把之上。

怒火觸動了殺機，準備出劍了。

「一掌拘魂陸永恨，」南宮秋月道：「是近百年來唯一練成這種掌法的人，想不到他竟然還活在世上，今年不滿一百歲，也該有九十七八了。」

「小小年紀，怎知老夫身份，一口胡說八道。」黑衣人開了口，說話十分清楚，雖非明顯否認，但也沒承認。

「有一本典籍上，記載了你，也特別提到一掌拘魂這種武功，」南宮秋月道：「你騙不過我的！」

南宮秋月有如此的見識，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都不禁吃了一驚，兩人本都對她存有一點輕視之心，此刻不得不收斂起來了，南宮世家收藏的武林典籍，似尤在慕容世家之上。

慕容長青低聲道：「仙子，咱們一齊出手，先殺了這兩個老妖再說！」

散花仙子道：「這一戰似已難免，何不看個明白？這座石屋中，究竟藏了多少位前輩奇人？目的何在？什麼人統帥着他們？」

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慕容長青點點頭，道：「這麼看來，傳說出現在金陵的茅山老怪龜長齡，也可能在這裏了。」

「所以，要耐心點看下去，要出手打這一仗，就要打個結果出來，」散花仙子道：「斬草不除根，以後就很難再理清楚了。」

顯然，一掌拘魂表現出的駭人武功，並沒把三聖會的三位會主鎮住。

反而激起了他們高昂的鬥志，準備在這一戰中盡屠强敵。

慕容長青雖然幾爲所乘，但他心中並無怯敵之意，他明白，那是全無防備下的挫折，陸永恨所以能一掌制住他穴道，是因爲他練具了陰寒的指力，只要自己有準備，一掌拘魂絕不能拘了他的魂。

散花仙子說得對，要摸清楚這裏還有些什麼高人。

雙方面都很沉穩，白髯老妖萬耀山，一掌拘魂陸永恨沒再出手，三聖會也無人行動。

好像在等待什麼。

十二個青衣人，一出石屋，就排在門外兩邊站，像十二根豎立的木樁一樣。

三聖會的毒火殺手已亮出了火筒，就等着一聲令下，展開毒火攻勢了。

對峙愈久，形勢似是對石屋中人更爲不利。

但散花仙子却有着不同的看法，石屋中分明還有很多人，不肯現身，必有陰謀，似是要引誘他們攻入石屋中。

這一座低矮、不成格局的石屋中，會有些什麼樣可怕的埋伏呢？

相持有頓飯工夫之久，慕容長青忍不住了，南宮秋月也有點難耐心火，冷笑一聲，道：「慕容兄，我們兩個殺進去，留仙子姐姐在外面接應。」

事實上，飛雲子和江豪也等得有些不耐煩了。

「快了，快了，」散花仙子道：「耗下去，對我有益無害。」

慕容長青心中一動，忖道：太陽已下山，我們就可以調動藥物控制的殺手，先行攻上去。

南宮秋月也被散花仙子一語點醒，兩人心中怒火頓消，立刻心平氣和了。

但石屋中却又有了動靜，先是一聲長嘆，道：「想不到啊！年輕人比咱們這些老頭子的耐心還好。」

一陣履聲，又走出一個人來。

飛雲子仔細看，並不是期望中的龜長齡，而是一個長衫文士，身佩寶劍，手托金鐘。

這個人的年齡不大，舉止輕緩，步履蕭灑，但却給人一種迷惘和不安的感覺。

他的肌膚太白了，白得像是用一塊羊脂白玉雕成的人，很美的一個文雅書生，但你如多看了幾眼，會生出恐怖的感覺。

不是醜惡，是淒迷，一種淒迷的恐怖。

「落魂鐘，」散花仙子道：「武林遺失了數百年的寶物，竟然又在江湖出現。」

「想不到晚輩後輩中，還有人識得此物，」中年文士道：「不簡單啊！不容易。」

「他們息隱於此，也就是爲了這批寶藏了。」慕容長青道：「落魂鐘是傳說中的武林奇寶，不過鍾眞人死去之後，就沒有聽說過還有誰能用此物。」

兩人都展現了廣博的見識。

「實在很難用，所以，它耗去了老夫三十年的歲月。」長衫文士道。

「三十年雖然不短，」慕容長青道：「但却未必就能有所成就，鍾眞人未留曲譜，你也未必有重譜落魂曲的天才。」

一面暗中提聚功力，施展傳音之術，道：「這個文士，不知姓名，不管他是否已承繼了鍾眞人的衣鉢，我們不能冒這個險，在下相信全力施爲，可以抗拒十次鐘聲，仙子和在下聯手，在鐘響十聲內，取他性命，不知意下如何？」

「慕容兄的佩劍，可能是一把寶刃，」散花仙子道：「但却未必能毀去神鐘。」

「這不是普通寶劍，乃春秋干將、莫邪夫婦鑄成之劍，不但可斷金切玉，而且能避邪異，」慕容長青道：「仙子放心，劍着金鐘，必毀其器。」

散花仙子道：「劍分雌雄，慕容兄收藏的可是一對？」

「不！寒家只得到干將一把，雌劍莫邪下落不明，」慕容長青道：「家父遺訓，非不得已，不得使干將出現江湖，此刻此情，已到了寶劍出鞘的時機。」

散花仙子道：「久聞落魂鐘聲，能使人魂落魄飛，慕容兄何不聽幾聲鐘鳴呢？」

慕容長青道：「我倒不信鐘聲眞能落魂，你我雖然不懼，但這近百徒衆……」

散花仙子道：「不妨，鐘聲响起時，大家齊聲大吼，魂歸來兮，或可抗拒。」

慕容長青忖道：「眞是胡說八道，這個女道士安的什麼心哪，實叫人揣測不透了。」

心中念轉，人却望向南宮秋月，南宮秋月也正向他看來，四目交觸，若有所悟。

原來，南宮秋月也聽出散花仙子今日處事，顚顚倒倒，大失常態，却又想不出原因何在。

這三人都是聰明絕倫，心計萬端的人物，任何人略有反常，都會引起另外兩人的懷疑。

「一旦鐘聲響起，武士、殺手落魂，仙子姐姐，」南宮秋月道：「一句魂歸來兮，眞能阻止他們落魂墜馬麼？」

語聲雖然和緩，但問題却直指核心，也顯示出一種不信任的感覺。

這是南宮秋月第一次對散花仙子流現出不信任的感覺。

散花仙子心頭震動，但臉上却仍帶笑容，道：「神術、邪法，各有禁忌，也許一句咒訣，不足以尅制它的變化，但至少是有益無害，賢妹何不傳令下去，要他們高喊魂歸來兮時，意念集中，定有所得。」

南宮秋月一面傳令屬下遵辦，一面說道：「仙子姐姐，能不能多給小妹一點指示，魂歸來兮，究竟代表了什麼？」

「以阿彌陀佛而言，只是一聲佛號，但却是咒中之咒，訣中之訣，」散花仙子道：「人在驚慌失措之中，六神無主之時，它有着祈求百佛相救，安定人心的作用……」

「我明白了，」南宮秋月道：「這魂歸來兮，是邪術中的咒訣，也有鎭靜心神的力量。」

散花仙子笑一笑，沒再作答。

但雙方的對峙中，已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慕容長青的寶劍已出鞘，光寒數丈方圓，連鬚髮虬結，盡掩耳目的白髯老妖萬耀山，也露出了兩隻精光閃動的眼睛瞧看。

長衫中年文士似也被這把寶光閃閃的神兵利器給鎭住了，手舉落魂鐘，竟然不敢敲響。

他見聞廣博，看神劍寶光四射，已認出是劍中神品干將，寶劍能切金斷玉，吹毛離刃，落魂鐘只怕禁受不起一劍劈斬，心存顧忌，竟然不敢妄動。

慕容長青第一次亮出了寶刃，亦感覺到劍氣森寒侵肌，劍光所及之處，氣溫也似變冷了。

千古神劍的威勢果然非同小可，再握在慕容長青這樣武功精深的人手中，更是如虎添翼，劍勢揮動，寶光流閃，遠及六尺以外。

散花仙子、南宮秋月也都被森寒的劍氣震住了，劍氣如行雲流水，充滿着一種神秘殺機。

「長青兄，快出劍毀去落魂鐘。」散花仙子的聲音中充滿着溫柔，道：「它是一舉對付上百人的邪惡之物，留下它，對三聖會是很大的傷害。」

「說得是，」慕容長青應聲出劍，一個大轉身，長劍如虹，直向落魂鐘劈去，快如閃電。

寶劍不足三尺，但帶動的劍氣長逾八尺。

中年文士料不到慕容長青突然施襲，而且，攻擊的目標又是他手

中的落魂鐘。

這座以銅中之精品製而成的極品，一般刀劍也無法傷它。

但慕容長青手中之劍不是一般的刀劍，而是被譽稱劍中第一利器的神品。

就這麼微一疏神，寶劍已劈上了落魂鐘。

劍勢上散發出的寒意，使中年文士失去了對抗的勇氣，疾快的抽回了雙手。

一聲震耳的脆鳴，有如珠玉撞擊，名器碎裂，名震江湖的落魂鐘，被神劍干將劈成兩半。

他劍勢奇快，落魂鐘雖被一劍中分，但銅鐘仍未跌在地上。

如若中年文士沒有及時收回雙手，這看似平常的一劍，很可能遭齊腕切斷。

慕容長青哈哈一笑，寶劍迴轉，又連斷七劍，一件曾使江湖上黑、白兩道聞名喪膽，充滿着邪氣的寶物，化作了一片碎銅細屑，散落一地。

但一樁奇異的事情終於展現了出來，那碎落的銅片上，似是在微微顫動，隱隱可見流動的血光，不是血水，但看的人可以清楚的感覺到，血芒在流動、閃爍。

慕容長青呆住了，忖道：只不過是一件精製的銅器，難道還有生命不成？

但聞散花仙子長長吁一口氣，道：「毀得好，毀得好，再過個十年八載，這座落魂鐘就可能自成氣候了，現在，它已快進入了通靈之境。」

「通靈？」慕容長青道：「仙子的意思是說，這落魂鐘已具靈性？」

散花仙子點點頭，笑道：「這件事，我們以後再談，眼下重要的是先解決眼下的事。」

慕容長青目光一轉，發覺那中年文士已消失不見了，陸永恨和白髯老妖也後退到石屋門口，十二個青衫人的隊形也作了調整，手中也有了兵刃。

兵刃很奇怪，以慕容長青見識之廣，也是初次見到。

嚴格說，那根本不是兵刃，它只是一面五顏六色的匾牌，比手掌大不了許多，用作藤牌抵擋敵人的攻襲太小了一些，用作攻敵的兵刃，又不見尖刃鋒芒。

但除了握柄處，匾牌厚逾三寸，這中間就有足夠的空間，藏納變化了。

一劍斬斷落魂鐘，使得慕容長青豪氣橫生，大有神劍在手，唯我獨尊的感覺，但他並沒把心中的得意表達出來，也沒立刻對陸永恨和白髯老魔出手。

事實上，兩個大魔頭，也被千古神器的干將鎮住，瓦解了的鬥志，準備退走了，但却不知何故退到了石屋門口，又停了下來。

現在，慕容長青面對的是一羣青衫人，每人手中舉着一個形同八卦的匾牌。

顯然是一件奇怪的兵刃，但以慕容長青心機之深，識見之博，竟思索不出它的作用何在。

散花仙子也看不出來，所以，沒有指令慕容長青出手。

其實，散花仙子心中想的是干將神劍，劍的名貴，不但能切金斷玉，而且能逐邪誅異，落魂鐘名震江湖，發出的邪惡聲音能落魂散魄，使一個武林高手全無反抗的任人宰割，其兇厲惡毒，實爲二百年來江湖上的邪器之最，傳說有諸多靈異之處，刀劍兵刃，難傷毫分，而且，擊中它的兵刃和揮刀施襲之人，立刻會惡報臨身。

但干將寶劍不但一舉劈碎妖鐘，而且，人劍無恙，此劍能尅制天下第一惡器，任何邪術的成就，恐都難在此劍之前展現法力了，如不能把神劍取入手中，明月觀中修練術法的人，都將有志難伸，無所施展其技了。

寶劍不能留在慕容長青手中，要不惜一切代價的把它奪過來。

散花仙子心意決定，立刻笑一笑，道：「慕容兄，有此神兵利器，何愁大事不成？」

「看來，這把劍確具有無上威力，」慕容長青目光一掠十二個橫列石屋門前的青衣人、萬耀山及陸永恨，道：「此劍不畏邪異，但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人，武功精湛的高手，何況，他們手中拿的什麼兵刃，作用何在，還沒瞧出一點眉目。」

散花仙子點點頭，道：「這些小事，如何還要勞動慕容兄出手。」回目一顧身後四個金牌劍手，道：「上去一個試試看，青衫人手中拿的究竟是什麼玩藝。」

她雖然下令屬下出手，但仍然保持相當謹慎。

最左首一個身着淡黃色羅衫長褌的中年婦女應了一聲，緩步而出。

早已聞得明月觀中金牌劍手的厲害，功力深厚，戰技精湛，是明月觀中技藝最高層次的武士，慕容長青、南宮秋月一方面阻止屬下武士出手，一面凝注現場變化，以查究竟。宜想借這次動手的機會，對明月觀多些瞭解。

黃衣迎風飄，臉上微微笑，右手執拂塵，柳腰繫長劍，蓮步珊珊行過來，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事實是明月觀中的女弟子，無一不美，加入明月觀，姿色美如仙，也是明月觀一種號召入我門下

的力量。

明月觀用什麼方法使得入我門下的女弟子個個美艷，一直是保護極嚴的秘密，局外人一直無法得窺堂奧，只能揣測推想，明月觀可能是一處醫術精湛的地方，在這裏，一個人可以改頭換面。

黃衣人不但很美，也很大膽，蓮步細碎，柳腰款擺，直逼到青衫人身前三尺左右處，才停了下來。

四個青衫人已舉起了手中厚厚的匾牌，個個神情莊嚴，却沒有一點驚慌的表情，他們對手中的兵刃，似是充滿着信心。

慕容長青距離最近，也看得最仔細，發覺那黃衣麗人的鎮靜，只是通過技藝的修養裝出來的，事實上，她心中也很害怕，慕容長青看得很仔細，黃衣麗人手中緊握的拂塵微微的抖動，抖動的是整柄的拂塵，而不是拂絲，証明了她用力的握緊着拂塵，隨時準備應變。

但青衫人的沉着，完全出人意外，他們不是名動武林的大豪，只是一個普通的江湖武士，如此沉得住氣，只有一個原因，他們對手中的兵刃充滿着信心，但也可能對手中的兵刃充滿着畏懼，它是殺敵的利器，也可能是結束自己生命的兇器。

慕容長青人在戰場，面對强敵，仍然作了敵我形勢的研判，求出結論。

青衫人手中的兵刃是一種可怕的惡毒之物，使用的人心存顧忌，它能傷敵，也能傷害自己，所以，不到性命交關，不願施展。

但慕容長青沒有辦法推斷出那是一種什麼樣兇器，這就必須要犧牲一兩個高手，讓它施展出手，探明內情了，明月觀中的金牌劍手，是高手中的高手，也是最好的試探人選。

他心機深沉，作出了判定之後，却不動聲色，暗中示意四大金剛慢慢後撤，盡量和青衫人保持距離。

但慕容長青却沒有後退，反而向前行進了一步，他要使恃干將寶劍的威力，保身護命，一劍劈了落魂鐘，使他寶刃有了憑仗的信心，事實上，此刻的慕容長青已有着唯我獨尊的感覺，對散花仙子、南宮秋月，已有些不放在心上了。

一劍光耀十四州，江湖上那裏還有勝過這千古神劍的高手、神器。

對神劍的威力，慕容長青不僅惜愛，簡直是有點陶醉了。

但他還能自控得很好，心中雖起了很大的變化，但神情言語間，還能有所節制，聲色不露。

南宮秋月也有一把算盤，三聖會是否能稱霸江湖，正面臨一場嚴重的考驗，這一股滙聚了江湖上一百餘年的高手，是一股非常强悍的實力，衝過這一關，只餘下少林、武當、洞庭盟三股力量，天衣、飛雲子、仝大夫和江豪，也算一股力量，但他們人數少，起不了太大的作用，這方面南宮秋月的看法，一直和散花仙子不同，散花仙子很重視天衣大師等這一批人，南宮秋月却只感到這幾個人很痲煩，但難成大患，祇要集中全力對付他們，很快能使他們屍橫江湖，煙消雲散。

闖過目前這一關，是成敗關鍵所在，這一關也最難闖，最好由慕容世家和明月觀中的人去應付這場大戰，南宮世家能不插手就盡量避開。

黃衣麗人輕輕吁一口氣，揮動一下手中的拂塵，道：「蓮花女向諸位討教。」

飛雲子聽得心中一動，忖道：明月觀中女弟子，修研術法者，似是都以花字排名，死了一個梨花女，又出現一個蓮花女，倒要仔細的看一看，術法和武功之間區別何在。暗暗一提眞氣，振作起十二分精神，全神貫注着場中變化。

江豪心中明白，飛雲子希望從這場打鬥中，探討出他和梨花女那場搏殺中勝負原因，一旦雙方動上了手，必須吸引住飛雲子全神投注，悄然移動脚步，走到了飛雲子身側，暗中保護。

兩人相距不遠，移動數尺，也沒引人注意。

現在，江豪最擔心的是天衣大師了，大和尚誘敵過湖，不見出現，是否陷入了那充滿着神秘的石屋之中，何以竟未再現身？

也不見白翎、綠雲、小桃紅，但白翎神出鬼沒，帶着兩個機靈多變的少女，混入三聖會衆多武士中，應該是輕而易舉、應付裕如的事。

三聖會的三位會主，因心中各有算計，對陣的氣勢就顯得單調了，除了蓮花女外，慕容、南宮兩世家的武士們都沒出動。

散花仙子亦未干預、催促，似是存心要蓮花女獨戰羣英，但却暗施傳音之術，道：「先求自保，次求傷敵，重要的是要見識一下他們手中形如匾牌之物，是什麼兵刃，作用何在，內中隱藏何物？大膽出手，不用害怕，必要時我會出手接應妳。」

一番囑咐，似是給了蓮花女很大的勇氣，暗中運氣行功，一身黃衣突然鼓了起來，頭上的挽髮玉簪，也突然顫動起來。

這說明了，她已運氣行功，保護了全身所有關節要害，就在身軀顫動中，右手拂塵突然擊出。

拂絲飄飛，灑出一片黑色的煙

雲，這一擊威勢之强，有如數十柄拂塵一同擊出。

江豪一皺眉頭，忖道：這好像已經逾越了武功的範疇，如眞似幻，惑人耳目。

是的，拂塵一擊，範圍超過了常人應有的十倍，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來得突然，廣及一丈方圓，至少有四個青衫人都在拂塵攻勢籠罩之下。

形勢所迫，四個青衫人同時擧起了手中匾牌，迎向拂塵。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形如匾牌彩盒之上，心中也都有着不同的猜想，個中有物，而且肯定是傷人的東西。

但究竟是什麼？却無人敢說出口。

但聞幾聲波波輕響，灌注內力的拂塵絲，擊在了彩盒之上。

不知何物作成的彩盒，被塵絲洞穿，劃破，幾股濃重的黑煙冒了出來，很快的擴成一片濃煙。

「是毒烟，閉住呼吸，」南宮秋月大聲叫道：「隨行的近衞、武士、盡快向後撤退，當心它後續的變化。」

但見人影閃動，一陣暗香浮動，散花仙子已飛身而起，一大片白色雲氣由她身上散發出來，展延舒捲，擴散的黑烟盡被捲走，人物重現，石門前已有了很大的變化，陸永恨、萬耀山和大部份的青衫人都已隱入石屋，只有四個青衫人神色平靜，仍然擧着手中破裂的彩盒，對着强敵，顯然是仍有名堂。

散花仙子動作奇快，以一片蠶絲絹盡收黑烟之後，人又退回原位，眞是來去如風，看得慕容長青和南宮秋月暗暗點頭。

南宮秋月的警告發揮了作用，慕容、南宮兩家的武士、近衞，都退了數尺，只有蓮花女不退反進，和四個青衣人保持了六尺的距離，不同的是，拂塵已交左手，右手却拔出了寶劍，彩盒中只是蘊藏了毒烟，使蓮花女有着不過如此的感覺，頓然生出了强烈的殺機，如非南宮秋月那句當心後續變化，早已揮劍殺了上去。

運足目力看去，只見那破裂的彩盒中也塗滿着色彩，這就瞧不出盒中有些什麼內容了。

蓮花女一揮在手拂塵，灑出一片絲影，整個人都被絲影遮住，大有出劍之意了。

慕容長青心中一動，忖道：再高明的武功，也無法舞出一片如此濃密的絲影，這蓮花女是如何辦到的？個中有鬼，但鬼在那裏呢？

他雖然面對强敵，但仍然凝目觀察着明月觀和南宮世家的技藝擧動。

蓮花女這一拂塵，也誘發了青衣人手中的彩盒變化，五道强烈的綠色光焰由盒中激射而出，投入了一片絲影之中。

綠焰被絲影帶起的勁力所阻，竟未散去，化成了一片尺許見方的一團綠火，熊熊的燃燒起來。

蓮花女快速的揮動拂塵，舞出一片勁風，把毒火排擠於兩尺之外，無法接觸拂塵。

恐怖的是，一片綠焰有如靈體，拂塵帶起雷風挾勁，能阻止它，却無法把它擊散。

慕容長青和散花仙子，都看得爲之動容了，世上怎會有這樣的暗器，是法寶還是暗器呢？

青綠的火焰放出了炙人的高熱，是貨眞價實的一團火，也帶着濃烈的硫磺氣味，是一團高熱又有毒的火。

既是一團火，怎麼衝不散？

這座不起眼的石屋中，不但息隱着大批的江湖高手，也住有道術高强的奇人。

慕容長青仗憑神兵利器的高漲氣勢，也不禁爲之一挫，人也立刻冷靜下來，還劍入鞘，低聲道：「仙子，術法之中，是否能把一片毒火，凝結成一塊實體，作爲兵刃對敵？」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如意和柳青青談妥條件後，只准嚴元伯、小陶等三人上船陪伴昏迷的燕子飛去扶桑。這一條是雙桅大客船，太師府總管錢通和中州四煞早就已潛入船內，他指使黑龍會的三木和四煞伺機刺殺燕子飛，三木雖是受如意管轄，因利慾薰心，和四煞暗中行事，被如意發覺，將他拋下大海，一場刺殺風波，得以平息……

燕子飛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國王迎太師　寒蟬送扶桑

船家女道：「那裡，人參是姑娘買的，我只不過動動手罷了。」

如意漸漸對這位船家女發生好感，道：「我叫如意，妳怎麼稱呼？」

船家女大大方方的道：「我因爲生得黑，從小爹娘就叫我黑妞，左鄰右舍，街坊鄰居也就跟着叫開了。」

「黑妞，嗯，這個名字很雅緻，也很好聽。」

「如意姑娘，燕爺的傷不輕，看來不是三五日可以好得了的，快下去睡一會兒吧。」

「不，他不醒來，我睡不着，一步也不離開。」

「可是，這樣妳自己會累病的。」

「病就病吧，許是我五百年前欠他的。」

「情到深處無怨尤，如意姑娘很了不起！」

＊　＊　＊

寒蟬的療效實在神奇，如意的關心、細心與愛心尤其感人，在她不眠不休的照顧下，在嚴元伯、陶濤、張一夫，甚至黑妞的一致期盼下，半個月後，燕子飛終於從死神的手裡撿回一條命，完全清醒過來。

大家都高興得不得了，圍坐在燕子飛的四周，訴說着他受傷後的一切經過。至於如意提出嚴苛條件，堅拒柳青青隨行一事則避而不談。

燕子飛緊握着如意的雙手，以充滿感激的語氣說道：「如意，謝謝妳，也謝謝大家。」

如意笑盈盈的道：「燕大俠，不，也許我應該叫你一聲子飛更親切些。」

「當然，叫子飛就好了，不然就顯得太生疏了。」

「子飛，既然怕生疏，從今以後我也不希望再聽到你說客氣話，事實上，這半個多月以來，是小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

「怎麼說？」

「因爲一直守在你身邊呀。」

「哦，謝謝妳，謝謝妳。」

「你看，又來了，其實另外有一個人你倒眞該謝謝人家，沒有她幫忙煎藥打水，忙前忙後，我自己眞還忙不過來。」

「那位？」

「黑妞！」

「啊，就是大家剛才所說的那位古道熱腸，武功又好的船家女，怎麼沒見人呢？」

適在此時，黑妞端一碗人參湯走過來，燕子飛連口稱謝，黑妞亦爲他的大難不死恭賀，看那情形，其欣慰的程度絕不在旁人之下，忙將參湯遞過去，道：「燕爺，快趁

熱喝了吧，大傷初癒最需要進補，等一下我再給你燉一鍋滋補的魚肉來。」

燕子飛再三致謝，取出寒蟬，喝下參湯後說：「這位黑妞姑娘不說還好，一說倒眞有點餓腸轆轆，恨不得馬上吃到妳的燉魚肉。」

黑妞聞言喜不自勝，端着空碗跑進廚房去。

如意輕聲細語道：「子飛，你要少說話，多休息，快把掌傷養好，路程還遠得很，我很躭心石太師還會作怪，這半個多月來，石家父子千方百計的想陷害你，不曉得變了多少花樣，幸虧嚴總他們格外小心，日夜輪班守護，始終未能得逞，否則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燕子飛望了嚴元伯一眼，道：「老哥，難道我們眞的要東渡扶桑，不可以半途折返？」

嚴元伯一臉肅穆道：「燕老弟，一則半途無船可搭，再則寒蟬必須追回來，我看勢必非跑一趟扶桑不可。」

「咦，寒蟬不就在子飛身上嗎，何必……」

「那是如意借給咱們療傷的，依約理當歸還。」

「對，天朝子民，一諾千金，咱們說話要算話，不能使如意爲難，待她交出去之後，無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奪回來。」

「那當然，大明國寶絕對不可以流落番邦。」

「嚴總，可知石大勇父子去扶桑的目的何在？」

「不清楚，但依他們父子的素行研判，八成不是甚麼好事，咱們正可藉此查個水落石出。」

如意插言道：「子飛，說了大半天，你不覺少一個人嗎？」

「少誰？」

「你的情人柳青青呀。」

燕子飛大傷初癒，忙着跟大家聊天，竟未注意到柳青青不在場這件事，聞言驚「哦！」一聲，道：「是啊，青青呢？怎麼一直沒見她，於情於理青青都會跟在子飛身邊才是呀。」

如意嫣然一笑，道：「這事小妹也不甚了了，你還是問嚴總他們吧。」

此姝心機極深，故意在燕子飛面前提及柳青青，以示自己有容人的雅量，但又不肯說出實情，有意無意之間，似乎在暗示，瞧，在你危難之際，柳青青離你而去，只有我如意長伴君側，始終如一，離間之心昭然若揭，却絲毫不露痕跡，手腕可謂相當高明。

嚴元伯自亦不能自毀承諾，據實相告，只好臨時編了一個理由搪塞道：「柳姑娘因爲躭心皇上、皇后的安危，所以留下來了。」

燕子飛不明底蘊，自然深信不疑。

自此之後，燕子飛的掌傷復元得很快，三天後已可下床行走，除了有如意陪他談心聊天外，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潛修血手印神功上。

海行枯躁，百無聊賴，正是練功的絕佳時機，在京城時已將口訣、圖式等熟記心頭，且曾經孫九峯的當面指點，已初具根基，此時重拾舊業，可謂駕輕就熟，不出一旬，非但自身全部瞭然於胸，也附帶的教會了陶濤。

又過數日，燕子飛的掌傷已完全康復，由於攝取了大量的寒蟬精靈之氣，吃了很多稀有的珍貴海魚，身體反而更强壯、結實。

寒蟬用不到了，依約還給如意。

黑妞的盛情，令他銘感五內，永誌不忘。

隨着燕子飛功力的復元，石家父子沒敢再騷擾、滋事。

這日，燕子飛與陶濤，踏着初升的旭日，來至甲板上，想到船尾去修練血手印，不料，甫至桅桿附近，便被中州四煞給堵住了，燕子飛雙眉一挑，道：「好狗不擋道，四位這是甚麼意思？」

逍遙客皮笑肉不笑的道：「好說，船面之上老太師全部包下了，禁止通行。」

「笑話，要包也只能包艙房，不可能連通道也包下來。」

「老太師包下了所有的艙房，自然也包括通道在內，不信你去問問船家。」

黑妞正好從附近經過，聞言破口大罵道：「你放屁，艙是艙，路是路，那有坐船霸佔通道的，再强詞奪理，從今天開始，姑娘只供應白開水，不給飯吃。」

白頭翁勃然大怒道：「好潑辣的丫頭片子，小心老子搗爛你這條船。」

黑妞懼意全無，語氣更强硬：「有種儘管砸，看先死的是那個老混蛋！」

鐵大錘見她詞鋒咄咄逼人，方待出手給黑妞點顏色看看，燕子飛給陶濤丟了個眼色，大步向船尾走去。

逍遙客揮手喊了一聲：「上！」四個人立從左右兩側虎撲而上，打算硬幹。

燕子飛臉色一沉，道：「四位一再無理取鬧，莫不是看中了南海的風水好，想葬身水域，長伴魚蝦？」

急切間燕子飛出手如電，左撥右格，前挪後閃，一霎時便將四煞聯手之勢衝散打亂，來至艙房前。

燕子飛深知身在海上，顧忌特多，一旦把船弄翻了，必然會波及

行旅，故而不敢放手去幹，那知四煞可不這樣想，一擊不中，又狂湧而上，大有不死不休之勢。

不禁惹惱了陶濤，道：「大哥，對付這羣魔崽子不必客氣，乾脆扔到海裡去餵王八。」

駱飛絮殺氣騰騰地吼道：「陶小子，你是那棵葱，又算那棵蒜，憑你還不配在這兒大呼小叫。」

話落招出，立與陶濤捉對兒打起來。

眼看一場混戰無可避免，錢通突然從艙房內衝出來，厲色喝問道：「燕子飛，你要幹甚麼？想硬闖太師府的行轅？」

燕子飛冷笑道：「承老太師百般『厚愛』，燕子飛是該有所回敬，不過，本俠有幾句話想先請教一下錢總管。」

「你說吧，錢某在聽。」

「閣下身爲大明子民，爲何認賊作父，投靠扶桑黑龍會？」

「甚麼？你說本總管投靠黑龍會？」錢通怒氣衝天，吐字如刀：「錢某一向忠於老太師，忠於皇上，簡直信口雌黃。」

「錢通，休得强辯，那天晚上在黑龍會，本俠親眼目睹你和郭永年坐在一起。」

「你……你……你這是含血噴人，生死事小，名節事大，你給老夫把話說清楚。」

「燕子飛親眼所見，足以證明一切。」

艙房內室的房門這時咿呀而開，石太師大步行出，人還沒有到，便氣忿忿地嚷嚷道：「通番叛國，可是死罪一條，燕子飛，空口無憑，老夫要你拿出証據來。」

就在石太師開門的那一瞬間，燕子飛看到艙房內放着一口大木箱，好像還有人影在動，可惜尚未看清楚，房門便被跟在後邊的石大勇順手關起來，透着幾許神秘。

燕子飛拱手爲禮，正容道：「老太師，這件事是區區親眼看見的，絕對錯不了。」

「你的話，老夫信不過。」

「錢通賣身投靠，跟黑龍會一個鼻孔出氣，說不定會陷老太師於不忠不義之地，務請三思。」

「錢總管在太師府幾十年了，我信得過。」

「要怎麼樣老太師才肯採信？」

「拿證據來！」

石大勇上前一步，又加了一句：「對，拿證據來，如無眞憑實據，最好不要無的放矢。」

燕子飛當時只是眼見，那有證據，一時語爲之塞。但心念一轉，理直氣壯的道：「有，黑龍會的人腰上都繫着一條黑緞帶，姓錢的乃九段高手，上面還應該繡有九朵玫瑰花。」

石大勇父子的表情陰晴不定，叫人摸不準是何反應，石太師的臉色陰沉沉地，轉問錢通道：「錢總管，你腰上有這種東西嗎？」

錢通斬鐵截鐵的回說：「回老太師的話，小的絕對沒有。」

燕子飛這下可抓住理了，以牙還牙道：「空口無憑，除非你將衣服脫下來。」

錢通一怔，不肯從命，燕子飛則緊咬着不放，在石太師的命令下，只好勉爲其難的將衣服脫掉。

在燕子飛的一再催逼下，脫得很徹底，脫掉外衣、襯衫不算，甚至將內衣也撩起來，露出了雪白的肚皮。

然而，說也邪門，燕子飛一看，再看，三看，不見半條黑緞帶，亦沒見半朵玫瑰花。

錢通是黑龍會的人，這是絕對錯不了的，但每一個黑龍會的人腰上都有黑緞帶，唯獨錢通沒有，實非燕子飛始料所及。

是錢通未曾隨身佩戴？

還是臨時玩了甚麼花樣？

尤其，錢通的身份，石大勇父子是否知曉？

本來是十拿九穩的事，結果却適得其反，燕子飛原想錢通的身份一旦確定，馬上就要出手除奸，如今自己反而窘在當場，進退兩難。

石如山得理不饒人，冷哼一聲，道：「哼，要不是因爲你是受皇上欽命辦案，老夫早就下令把你丟到海裡去了。」

言猶在耳，人已拂袖而去，轉回艙房。

石大勇好不容易逮住一個報復的機會，吹鬍子瞪眼道：「燕子飛，太師府的事以後你最好少管。」

老太師年高望重，燕子飛不予計較，可不吃石大勇這一套，寒着臉道：「對不起，眼前就有一事想請教。」

「甚麼事？」

「你們父子赴扶桑何事？」

「遊山玩水，探親訪友。」

「貴妃失踪已久，至今生死下落不明，還有心情遊玩？」

「就是因爲心情欠佳，才特地告假東遊。」

「事情恐怕不會這麼單純吧？」

「此乃石家私事，你無權過問，再見！」

逕自走進內室，砰地一聲，將房門重重關起。

燕子飛鋼牙緊咬，暗道：「哼，且讓你先神氣神氣，日後如被我抓住小辮子，保證叫你們父子吃不了兜着走！」

與陶濤行至船尾，落坐在鐵錨兩旁，開始修練血手印。

面對大海，練起功來可謂得心

應手，燕子飛本來就是高手中的高手，武功根基深厚，自然事半功倍，進步神速，起先拍出去的掌風，只不過感覺熱浪灼人而已，半月後，熱度增强，雙掌赤紅，一掌劈出，已可將洶湧而至的浪頭打散，變作一團蒸蒸熱氣。

再過旬日，掌上的火紅漸漸消退，而他的功力亦已接近爐火純青之境。

陶濤亦大有精進，只是跟燕子飛相較，依然差了三分火候，此乃天份所限，根骨不同，半點不由人。

這日，夜色已經很深，海上月明如洗，燕子飛一時興起，獨自跑到船尾去練了一會兒血手印，返回艙房時，甫下扶梯，忽見如意從底艙慌慌張張的衝上來，拉着他就往下面跑，口中說道：「子飛，大事不妙，快跟我下艙去。」

這話沒頭沒腦，燕子飛如墜五里霧中，道：「如意，究竟發生何事，把話說清楚，妳不是一再交代，希望子飛不要去底艙嗎？」

話還沒有落地，已為眼見之事看得呆住了。

只見底艙口上，站着一名八段高手，一臉惶怖驚駭之色，看那樣子，似是看見了甚麼妖魔鬼怪，被嚇傻了。附手鼻下，氣息全無，伸手一推，噗通！一聲便倒下了，似已氣絕多時。

「如意，他死了多久啦？」

「不知道。」

「裡面的人怎樣？」

「也不清楚。」

「妳不是從裡面出來的？」

如意邊走邊說道：「今晚，心裡覺得有些悶，睡不着，想去找你聊天，因為你不在，便與黑妞閒扯了很久，沒料到一回底艙就發現田中死在門口，馬上又回去找你，裡面的情況如何尚不得而知。」

燕子飛好言安慰道：「別怕，我陪妳進去瞧瞧。」

二人手拉手，小心翼翼的往裡走。

底艙是二等艙，共有四個房間，如意獨居一間，其餘的人分住三間。

打開第一間房門，糟了，三個人屍骨已寒，死狀與那守衛之人一模一樣。

第二間屋內的倭寇正在飲酒作樂，其中一人在斟酒，另一人的酒杯剛剛舉起，第三人的杯子離唇邊還有三寸，死狀同樣一臉驚怖，僵直不動，未見半絲動手打鬥的痕跡，亦未見任何傷痕。

第三間的三個人在賭博，一個擲骰子，一個押注，一個在掏銀子，三個人的臉均朝向門口，顯然他們發現了來襲者，但還沒有來得及反擊，甚至連想都不會想到，便着了別人的道兒，魂歸西天。

一臉驚駭，滿面惶恐，三人的表情可怖已極，如意驚叫一聲，撲在燕子飛的懷裡。

如意全身柔滑無骨，散發着一股女人特有的體香，沁人欲醉，燕子飛清清楚楚的感覺到，她的心在「咕咚咕咚」的跳，高聳的雙峯在不停的抖，傳來無比的熱力與魅力。

驚恐過後，代之而來的是興奮，是陶醉，霎時間，這位絕代佳麗變作一團水，一灘泥，一枝花，甚至一盤色、香、味俱佳的美點，燕子飛眞正體驗到了甚麼叫秀色可餐。

如意那兩片火紅的嘴唇，簡直要噴出火焰來，將燕子飛徹底征服、溶化，頓覺心猿意馬，一陣盪漾，情不自禁的將自己的嘴唇印上去。

如果說柳青青是一株深谷幽蘭，毫無疑問，如意便是一朵盛開的玫瑰，前者滋潤了他的靈魂，後者則滿足了他的軀殼。

如意蛇信似的舌尖，香香甜甜，到處亂竄，像是一隻會變魔術的小精靈，攪得燕子飛神魂顚倒，如醉如痴。

天在旋，地在轉，兩個人彷若扭股糖兒般纏在一起，渾然忘我，飄飄欲仙。

情苗在茁壯，愛的根芽深植土中。

抱得更緊！吻得更狂！

許久……

兩個人才氣喘咻咻的分開來。

馬上又回到血淋淋的現實中。

為何要趕盡殺絕？

兇手究係何許人？

用的是那一種邪門功夫？

為甚麼每個人的面部皆極其驚恐懼怖，全身上下却傷痕全無？

燕子飛、如意百思不解，找來嚴元伯等人，同樣莫名所以，船家女黑妞見多識廣，亦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船就這麼大，全部加起來不過才七八十人，是誰有如此匪夷所思的本事，能在瞬息之間連傷十條人命？

整個事件有如一團霧，一個謎，撲朔迷離，莫測高深。

嚴元伯苦思良久，忽然若有所悟道：「如意，妳自己的房間看過沒有？依老夫推斷，兇手可能是故意留下妳這個活口，應該會有所發現才對。」

如意道：「嚴總，我所以能夠逃得一命，是因為當時不在底艙，不然也早已遇難，那還有命在。」

嚴元伯道：「事情不盡如此，大家應還記得，這是對方的第二次

出手，第一次只是牛刀小試，並未取鐵大錘與三木的性命，假如存心想殺人行兇，那時候如意姑娘可能就已香消玉殞。」

如意餘悸猶存道：「這人到底用的是甚麼功夫？居然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殺了那麼多人，竟無絲毫反抗的餘地。」

燕子飛道：「就這些人的死狀來看，顯非一般正統武學，說不定正是傳聞中的定身法，攝魂術，或者催命妖法。」

嚴元伯已走進如意房中，一眼便瞧見在床頭上放着一張繪有鬼面的硬紙板，上面還寫着八個字，這是：

寄語山本

血洗五龍

寄語山本，血洗五龍，大家都猜不透其中奧妙，齊將目光投注在如意一人身上。

如意拿起紙片，沉吟少頃，忽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甚麼，如意不說大夥還是弄不懂，燕子飛急忙追問道：「如意，事情究竟如何，妳倒是說清楚呀。」

「詳細的情形小妹也無法確知，只知道兇手是要找一個叫山本的人報仇。」

「妳認識山本？」

「這……」

「到底認不認識？」

「知道有這個人。」

「幹甚麼的？五龍又是何意？」

「子飛，請原諒，有些事小妹不能說，也不敢說。」

* * *

大明神宗皇帝。

萬曆八年，也就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初來中土的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燕子飛等人所乘的雙桅大船終於駛抵扶桑鎌倉之南的一個小港口。

船一泊好，船家女黑妞便直着嗓門吆喝道：「扶桑到了，扶桑到了，請依序下船，不要忘記自己的行囊衣物。」

黑妞是個熱心腸的人，船上船下喊了好幾遍。

應如意之邀，嚴元伯、燕子飛、張一夫、陶濤均已搬至底艙，死者則投入水中海葬。

如意動作好快，黑妞還在喊叫，便提着死者的十條緞帶，匆匆登上扶梯。

燕子飛追上來說道：「如意，別忙，咱們一塊兒走。」

如意含情脈脈地望着他，道：「子飛，有一句話我不想說，又不能不說，千千萬萬，別盯我的梢，小妹必須將寒蟬立刻交出去，否則我就會死。」

「有這麼嚴重？」

「不錯，在我們的組織裡，達不成任務就只有死路一條。」

「能否告訴我準備把寒蟬交給誰？」

「此乃公事，恕我無法奉告，但以你的聰明，應該可以猜得到。」

「猜？怎麼猜？」

「從『寄語山本，血洗五龍』這八個字上面猜。」

「哦？」

「再見！」

「我們幾時再相會？」

「交出寒蟬後隨時都可以。」

「本俠到那裡去找妳？」

「你不必找我，小妹會來找你們的。」

「好，請保重，妳走吧。」

如意「嗯」了一聲，人已消失在扶梯口。

陶濤一閃身，上了扶梯，道：「我去盯着她。」

被燕子飛攔了下來，道：「小陶，別為難她，我欠她的太多，讓她去吧。」

為了遵守諾言，為了給如意足夠的時間完成任務，在艙內逗留了好一陣子，才結伴來到甲板上。

此刻，如意早已離去，行旅全部下船完畢，石家大大小小的十幾個箱子也都搬下去了。

當燕子飛看明白碼頭上的景象時，不禁愕然一楞，只見數十名兵士排成一道半弧形的人牆，將同船的客商擋在牆外，牆內停着五頂紅纓暖轎，石太師正與一位頭戴王冠，一身錦繡，年約五旬，身材魁梧，眉宇之間流露出橫蠻兇邪之氣的人熱烈寒暄。

石大勇則和一位三旬左右，衣裳華鮮的人在一旁聆聽。

碼頭邊上，靠近燕子飛的這一面，另有五名全副戎裝的武士，正全神貫注的注視着嚴元伯等人的一舉一動。

燕子飛道：「嚴總，看這情形，石太師絕非臨時起意，來此遊山玩水，而是事先約好的，這迎賓的場面既壯盛，又熱情。」

嚴元伯緊鎖着眉頭，道：「沒錯，石家父子此番扶桑之行，的確透着古怪，定有不可告人的隱情內幕。」

燕子飛道：「可知跟石太師談話之人是何來歷？」

嚴元伯搖頭不語，張一夫接口道：「燕大俠，這個人在下認得，是足見國的國王犬養幸助，和石大勇在一起的那個人是他兒子犬養四郎，犬養家現在是扶桑最大最有權勢的諸侯，連幕府將軍織田信長都要懼他三分。」

朱明一朝，正當扶桑的幕府時代，諸侯割據，弱肉强食，犬養幸

助接連併吞了十幾個小國後，如今兵壯馬肥、正値巔峯時期。而其荒淫暴虐，倒行逆施之惡名，燕子飛早已有個耳聞，但却做夢也想不到，堂堂大明太師居然會與這樣一個惡棍勾搭。

陶濤道：「張兄，站在船下的這五個傢伙，耀武揚威的樣子，好像也不簡單，是幹甚麼的？」

長島一夫道：「小弟離開扶桑已久，有些事並不十分清楚，但從這五人的氣勢上推測，很可能正是傳言中所說犬養的走狗——關東五虎！」

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據說這五人都是身懷絕技的武林高手，性若豺狠，猛如虎豹，犬養很多殘民以逞的暴行，差不多皆假手他們五人去幹，所以扶桑百姓背後都叫他們關東五鼠。」

接着，張一夫根據傳言，從他們五人的相貌特徵，以及所使用的兵刃上，一一分辨出各人的姓名來。

站在最右邊，濃眉大耳的漢子是前田惠良。

再過來，臉上有一條刀痕的人是柳上欽三。

第三位嘴上留着一撮山羊鬍的人是佐佐木。

第四位矮小乾瘦，面如黃蠟的人是石太郎。

最後一位生得肥肥胖胖的人，是山葉武夫。

就在張一夫指認關東五虎的當兒，石太師帶來的一隻黑漆大木箱被人打開來，從裡面跳出來一個人。

「石貴妃！」

「石貴妃！」

四人臉色大變，不約而同的驚叫出聲。

更令人駭異的是，石玉娘一躍而出，竟投入犬養幸助的懷中，清清脆脆叫了一聲：「爹！」

堂堂大明朝的皇妃，會是足見國王的女兒，簡直不可思議，四人相顧失色，疑雲四起。

石貴妃失踪已久，生死兩渺茫，怎會突然飄洋過海，來到扶桑？

莫非眞如孫九峯所說，這事壓根兒就是石家父女自導自演的一齣醜劇？

然而，串演醜劇的目的何在？

東渡扶桑，又有何陰謀詭計？

難道……

事情古怪又邪門，諱莫如深，燕子飛揮手道：「咱們下去問個明白！」猛一彈身，四個人立如離弦怒矢般射向岸上。

「不許動！」

「不許動！」

關東五虎說的也是漢語，而且是標準的京片子，字正腔圓。叱聲中，人已騰空而起，出手攔截，看不透五鼠的確有點眞才實學，雙方短兵相接，從空中打到地上，惡鬥了三十餘回合，燕子飛等四人被圍堵在船邊，始終無法越雷池一步。

燕子飛强忍住滿腔的怒火，沉聲喝問道：「五位可是關東五虎？」

面帶刀痕的柳上欽三傲然道：「你說對了，咱們五位大爺正是打遍東瀛無敵手的關東五虎。」

「區區燕子飛，這位是禁軍總教頭嚴……」

矮小乾瘦的石太郎截口道：「是嚴元伯，對不對？還有，那一位是名不見經傳的陶濤，這一位是叛國叛會的長島一夫，不必介紹了，石家的那位大少爺已經告訴我們啦。」

嚴元伯怒眉雙挑，一臉冰冷，一字一句道：「既知老夫來自天朝，還不快快讓路。」

肥肥胖胖的山葉武夫嘿嘿冷笑道：「奉我們足見國王之命，也是你們石太師的意思，四位不准入境，立刻原船離開扶桑。」

陶濤大發雷霆道：「笑話，扶桑乃天朝番屬，犬養幸助憑甚麼禁止我們入境？」

留着山羊鬍子的佐佐木，特意使鬍子翹了幾下，揮舞着大拳頭，不乾不淨的道：「媽的，你看清楚，老子就憑這個！」

陶濤反唇相譏道：「哼，跳樑小丑，無名鼠輩，也敢大言不慚，口出狂言，小心陶大爺剝你的皮。」

「廢話少說，有種你就上。」

「上就上，誰怕誰呀！」

說幹就幹，陶濤右掌一翻，立有一股强勁的掌浪電湧而出，佐佐木深垂雙目，聽風辨向，陶濤的掌招攻到那裡，他的劍招便馬上跟到，如附身鬼魅，如形影相隨，兩個人棋逢對手，勝負難分。

猛可間，陶濤大叫一聲：「再接陶某這一掌試試！」

雙掌齊出，叫足了十成十的功力，火紅的掌風呼嘯而出。

佐佐木雙手握劍，迎着掌風挺劍硬往上撞。

這邊濃眉大耳的前田惠良喊道：「是血手印，快退！」

那邊的燕子飛也是識貨的行家，喊道：「是『聽風流』劍法，不可逞强！」

說時遲，那時快，颯！的一聲，陶濤的袖口被削去一大片，暴退五尺。佐佐木也沒有討了好，山羊鬍子被燒焦了，滿臉通紅，蹬！蹬！蹬！連退四五步。

就這麼片刻工夫，犬養幸助父子、石太師父子，以及石貴妃，已分乘五頂暖轎，走得無影無踪。中

州四煞、總管錢通，乃至犬養王手下的兵士，也走得一個不剩。

關東五虎的任務是爲防嚴、燕四人騷擾石太師，如今目的已達，不再戀戰，齊皆翻身上了馬背，石太郎聳一聳雙肩，警告道：「燕子飛，即刻遠離扶桑，是你們的最佳選擇，胆敢踏進鎌倉一步，當心亡命異域！」

話完，一拍馬臀，五匹駿馬隨即絕塵而去。

陶濤飛身欲追，燕子飛道：「算了，別追，眼前奪回寒蟬，查明石太師父子有何圖謀，將石貴妃弄回京城，早日結案，最爲要緊，其他的事大可一笑置之，以免節外生枝。」

密商一陣，四人沿着一條大路，向西北方走去。

中午時分，來到鎌倉附近的一個小鎭，信步走進一家飯館，由於掌櫃的不識漢語，張一夫的扶桑話正好派上用場，交代店家好酒好菜儘管端上來。

這家館子的生意不賴，菜色也很齊全，約莫上了八成座，一名累得滿頭大汗的店小二格外引人注目，油亮的光頭下，有一張俏麗的臉蛋兒，一身男人打扮，却透着濃濃的脂粉氣，趁他來上菜的機會，燕子飛又仔細觀察一番，終於忍不住說道：「奇怪，分明是一位艷若桃李的俏佳人，何故剃光青絲，女扮男裝？」

嚴元伯端起一杯酒來，還沒有來得及喝，聞言笑道：「子飛老弟，你對女人倒挺有研究的，不怕青青打翻醋罈子？」

「嚴老哥，別開玩笑，子飛覺得此事定有蹊蹺。」

「何以見得這小二是女的？」

「沒有喉結，絕對錯不了，而且定有特殊原因。」

「子飛老弟，你越說越玄了，會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這麼漂亮的姑娘，沒有理由剃光頭，若是想出家，應該到尼姑庵去，何必在此女扮男裝。」

長島一夫也覺得事情頗不尋常，去和店家嘰哩呱啦的說了一陣話，回來後怒容滿面道：「燕大俠料事如神，這小二的確是個女的，是店東的唯一掌珠，之所以會顚倒陰陽，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陶濤道：「有何苦衷，快把話說清楚呀！」

張一夫道：「據店家說，足見國王犬養幸助荒淫好色，最喜歡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凡是稍具姿色的女娃兒，一旦被他的鷹犬發現，就會被抓進『天霸府』，供犬養父子、關東五虎糟蹋蹂躪，鎌倉附近百里之內的民女，莫不談虎色變，俱皆落去長髮，易女爲男，以期逃過暴君的魔掌。」

陶濤拍桌怒罵道：「這簡直殘無人道，一個小小的番邦諸侯，竟敢如此囂張，咱們既然來到扶桑，就不能眼睜睜的任由他橫行霸道。」

大家忙着說話，菜都涼了，燕子飛道：「好了，此刻萬事莫如吃飯急，先塞飽了肚子再……」

一語未了，「希聿聿」一陣馬鳴之聲過處，乾瘦矮小的石太郎突然揮舞着一根長鞭大步而入，很不不友善的掃了四人一眼，逕自與店家嘀咕了幾句。

店家唯唯應諾，忙不迭地跑過來，像風捲殘雲般，一霎時便將一桌子的佳餚美酒全部收回去。

燕子飛看得一呆，怒視着石太郎，道：「你想幹甚麼？」

石太郎陰笑道：「你們石太師怕四位水土不服，不希望爾等吃扶桑的東西。」

「豈有此理，這不是存心要餓死我們嗎？」

「怕餓死就趁早離開扶桑，別自尋煩惱。」

「既來之，則安之，燕子飛偏不走。」

「不走就只有露宿荒郊，以野菜樹皮果腹。」

話出口後，本待掉頭離去，猛然瞧見店家女正躡手躡足的往後面溜，長鞭陡地呼嘯而出，不偏不倚的將店家女兒的脖子纏住。

這皮鞭共有七節，每節七尺，共四丈九尺長，相傳係抽剝活人的脚筋製成，韌性極强，彈力尤佳，一鞭揮出，隱約中似有鬼哭神嚎之聲傳出。

店家女早已嚇得魂飛魄散，石太郎用力一拉，便連滾帶爬的到了他的面前來，春雪也似的脖頸上留下一條血痕，鮮紅的血水滲滲而下。

石太郎從鼻孔眼裡冷哼一聲，嘶啦！一聲響，撕掉店家女的一片胸衣，露出兩個仙桃軟肉來，陰森森地乾笑道：「妳他媽的倒會裝，公的母不了，母的公不了，天霸府正在鬧饑荒，正好拿妳去塡空缺。」

話完，當眞拉着店家女的手腕就往外面拖。

店家父女苦苦哀求，磕頭如搗蒜，石太郎却視如不見，聽如不聞，一忽兒已拖至門口，準備抱上馬背帶走。

燕子飛實在忍不住了，暴喝一聲，道：「放手！」

石太郎眼一瞪，道：「燕子飛，你想管閑事？」

「事關一個女人的生命與名節，這不是閑事。」

（未完‧十八）

龍吟鳳鳴天下山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海盜女金申如玉愛慕玄小龍武功高超，她連連被其挫敗之後，竟爲着玄小龍茶飯不思，其三個哥哥金申蛟等爲了替其妹出口窩囊氣，決定去血洗梅家莊取回花滿天人頭。正當梅家莊火光衝天，上百人死傷慘重時，玄小龍等四人狂奔而來助戰，壓下海盜氣勢，金申如玉見玄小龍誓不同她回上島，掩面而去，海盜們亦落荒而逃……



極光暴斬東洋女　逼婚難却權宜計

趙起山與龍虎二人雙目見淚光，兩人再細看玄小龍，又見玄小龍剛才以一敵金申氏三兄霸，他們也額手稱慶了！

那趙起山的兒子趙大壯扶着老人家，道：「爹，咱們可以走了！」

龍上天也拉着老爹龍虎跟上去！

梅冬陽與桂秋風兩人走上前，梅冬陽對玄小龍道：「應該進莊去請各位吃杯酒的，只不過……」

他指指快熄的大火，又道：「這場大火也是我預料不到的，梅某人只有失禮了！」

玄小龍道：「梅莊主，別如此說，你的俠義精神，令我玄小龍十分佩服，江湖上多少人只爲自己而不管他人死活的，便是親兄弟也不少鬩牆爭鬥不休，而你梅莊主爲朋友而捨棄如此美好家園，天下少有！」

他再看看另外花滿天三人，又道：「我心中很嫉妒他們，他們交了這麼知心的好兄弟！爲了好兄弟可以捨棄一切。」

花滿天重重抱拳，道：「玄兄弟，甚麼話也別再多談了，以後如有用得着我們浙東四君子的時候，來告知一聲，咱們水裡火裡絕不推辭！」

藍天虹接道：「尤其是與大海盜金申家拚殺，我四人走在最前面！」

桂秋風道：「對，便是殺上島上也幹了！」

玄小龍心中熱熱的，他再一次的抱拳一禮，笑道：「單只聽了四位的話，已經夠了，四位仁兄，咱們後會有期了！」

他轉身大步而行，身後跟的是他帶來的人，朱光遠還急急的道：「少幫主，咱們的行程要修改一下了！」

玄小龍道：「怎麼說？」

朱光遠道：「咱們之間有受了傷的人，只不過他們的傷勢並不重！」

朱光遠指的是龍虎帶來的幾人有受了傷的！

玄小龍道：「朱叔，咱們的行程要怎麼修改？」

朱光遠道：「咱們避免海上航程，一旦繞過杭州灣便由內河入太湖，少幫主，咱們是雙桅快船，而非大海船，內河有的地方不方便，這樣避開海盜們，入了長江就沒事了！」

一邊的龍虎道：「以我看，咱們到了太湖，停在無錫港，先把無錫分舵收復，斷了丘泰來與大海盜們的聯絡站！」

朱光遠道：「對，上海也曾是姓丘的同外人當成聯絡站的地方！」

玄小龍一聽之下，點點頭，他雙目也睜大，劍眉一挑，道：「丘泰來的兩個爪牙與那余永豹，三人合殺李舵主，這件事我是不會忘記的！」

他對朱光遠又道：「就聽朱叔的，咱們走內河，過太湖，再到無錫！」

趙起山接道：「少幫主，你同老幫主一個樣，廣納善言而不獨斷專行，尊老敬賢無半絲自大自狂，看來咱大龍幫又將興旺了，哈！」

他忍不住落淚了，他笑得落淚了！

玄小龍心中一緊，原來眞有不少大龍幫忠義之士，仍然願意爲大龍幫拋頭顱洒熱血呀！

他想了一下，向朱光遠道：「朱叔！」

朱光遠忙應道：「少幫主，你吩咐！」

玄小龍道：「咱們大龍幫水上共有多少分舵？」

朱光遠道：「少幫主，陸上六個分舵，水上也是六個分舵，各地方職司也不同！」

玄小龍道：「咱們已挑了姓丘的幾處分舵了？」

朱光遠得意的笑了！

朱光遠就是上海大龍幫分舵之主，他們先收復上海分舵，這對於「快刀」朱光遠而言，幾乎就是他此生最爲得意的一樁大事！

朱光遠最恨劉一台的霸道，劉一台不只搶了他的寶座，劉一台也常侮辱他！

朱光遠能看着劉一台死在他面前，當然會忍不住的哈哈笑了！

朱光遠對玄小龍已視爲天將一般心悅誠服，聽了玄小龍的話，他立刻笑道：「少幫主，咱們已收拾了上海、南通與鎭江分舵，三處已關門上鎖等着重來過了！」

玄小龍道：「尚有那三處沒解決？」

朱光遠道：「南京扈江門外安家巷的分舵，無錫城關外運河邊的分舵，還有一個便是在洪澤湖了！」

玄小龍咬咬牙，道：「好，咱們收拾了余永豹，再轉去南京宰他們！」

他想了一下，又道：「這就如同一棵老樹，咱們砍了它的枝幹，最後去拔他的根！」

龍虎撫掌，道：「對，這叫連根拔除，哈……」

一行人匆匆上了雙桅快船，已是快五更天了，大伙上了船，五個漢子忙把船駛出三門灣，他們沿着海邊駛，不出大海去！

快船就快繞過舟山水道入杭州灣了，遠處有一條怪船在遠海移動着！

玄小龍登高遠處望，他喃喃的道：「好像是倭寇的怪船又出現了！」

朱光遠未曾見過倭寇的船，他只催着快船急駛，前面就是杭州灣了！

他相信，船入杭州灣，便眞的是倭寇船也不會衝入杭州灣殺人！

這時候，那趙起山由兒子趙大壯陪着，龍虎身邊是龍上天，這父子兩對可眞的有說不完的話，就聽不時傳來一聲「老天開眼」，便知他兩老不關心家中事物，只關心大龍幫的復興了！

玄小龍很注意處遠的倭寇船，他站在船頭一邊吃着早飯……大伙折騰一夜，又餓又累！

玄小龍忽的沉聲道：「那是東洋倭寇船，眞是膽大妄爲，來到近海了……」

衆人看過去，只見一條肚子大而頭翹的快船正往一處島嶼駛去！

玄小龍急問趙起山，道：「趙大叔，你知道那處是甚麼地方嗎？」

趙起山看了又看，道：「象山港呀！」

龍虎道：「我以爲它是桃花島！」

趙起山道：「龍老弟台，如果眞是桃花島，你我便別無選擇了！」

玄小龍聽得吃一驚，道：「龍叔的話甚麼意思？難道你們也去過桃花島？」

龍虎道：「咱們這多月海上狙擊海盜船，船上偶爾會缺水少糧，咱們海上打的魚不足應付，會去過桃花島，那島上的島主知道咱們是對付海盜，曾協助過咱們，桃花島島主叫羅世剛，他在上海開綢莊，是個有銀子的富人，不知怎麼，把倭寇惹來了！」

玄小龍一聽，笑得不自在，他對朱光遠道：「把船迎上去！」

朱光遠一怔，道：「少幫主，咱們有更重要的事去辦，何況只有眼前這點力量！」

玄小龍道：「別說是見危要救，便是人家曾助過趙大叔的船，咱們更非去不可！」

只一聽玄小龍這幾句話，那趙起山便直點頭，道：「少幫主果然有老幫主之風範，大龍幫有望了！」

朱光遠看看船面上，這條船一共十七人，這中間還有五個帶傷的！

只不過幫主的一聲「非去不可」，他自然無二話說，立刻對掌舵的道：「轉舵，去遠處的那座島！」

掌舵的一個右偏舵，快船立刻換個向，這時候，龍虎對他的兒

子，道：「兒啊，動上傢伙怕不怕？」

那龍上天道：「爹，說不怕那是騙你老，只不過想到咱們被外人欺，甚麼也不會計較了！」

龍虎十分高興的道：「眞是我的好兒子，哈！」

玄小龍看到他們父子情深，忽的黯然了！

玄小龍很久沒見他的老爹玄劫了！

玄小龍以爲他爹玄劫仍潛在淮上的舊船上，只不過身邊有了老古董夫妻二人，他也就放心了！

如果他知道他爹玄劫有危險，只怕他就不會吩咐快船駛向桃花島了！

＊　＊　＊

桃花島正北方有個淺灘，那個地方好泊船，一般船隻大，無法靠近岸，大船就需要小船接駁了！

只不過怪事發生了，此刻正有一條怪船，船頭原本翹得高，肚子大吃水深，却不料這怪船在距離岸邊尚有五七丈遠處，忽的自船頭伸出一支梯型跳板，那跳板中套跳板，嘩啦一聲到岸邊的水下面！

雖然只在水下面，但那也是上岸最方便了！

於是，船上發出喊殺聲，也有令人聽不懂的語言，數數人數就有二十個！

二十個倭寇中竟然有女子在裡面，那是個桃花面，單鳳眼，紅唇披髮的二十多歲女子！

這女子的手上端着刀，她的腰上也插了兩把刀，一雙白得發光的厚布襪子套在兩脚上，當她走在沙灘上的時候，連那沙沙之聲也聽不出來！

如果這個女子是一般的女子，而她身上又不帶刀劍，她應該很吸引男人的！

只可惜她的一副冷傲之色，令人見而生畏！

她好像是這批人的頭兒，當她躍上沙灘的時候，那批已上了岸的人中，有四個便跟在她的身後面！

桃花島的半坡上，零星的住着幾戶漁民，但其中有一座大宅子是四合院！

這座四合院不大，但屋子蓋得十分精緻，那位在上海開設綢緞莊的羅世剛，便住在這座宅子裡！

羅世剛的本名並非叫羅世剛，而且江湖上誰也以爲這羅世剛只不過是上海一位闊佬！

其實這羅世剛名叫邱太冲，此人當年曾參與華山論劍，當年的邱老道，就在那次比劍之後帶着重傷下華山，從此以後，江湖上誰也未曾見過此人，就好像江湖上從未有過他這麼一個人似的！

當然，邱老道變成羅世剛又在上海當上大老闆，江湖上更鮮爲人知了！

只不過奇怪的乃是東洋倭寇有人知道姓羅的！

此刻，那個東洋女人便率人到了羅世剛的這座四合院大門外！

「呀」的一聲門開了，這時候也正是門內的兩人在開門，雙方這就在大門口對上了！

現在，我們可以發現大門內一共站了九名壯漢，每個漢子的身上帶傢伙，有個紅面老者當門而立！

那女子指着羅世剛，冷冷道：「邱太冲……」

紅面老者沉叱：「老夫羅世剛！」

「你是邱太冲！」

「老夫早已改名羅世剛！」

那女子聳動一下長眉，道：「我的限期到了，我是來聽你消息的，管你叫邱太冲還是羅世剛！」

她把身子打橫，又道：「一月限期今天到了，且聽你怎麼說！」

羅世剛道：「不錯，大江南北我的人面廣，可是你們說的那個小子老夫就是沒有打聽出來他是何人！」

那女子咬牙，道：「你們支那人在袒護自己人了！」

羅世剛道：「妳也不能指望我一人呀，妳們可以多方面去打探呀！」

那女子叱道：「這年輕人與那金申之洞有仇恨，金申之洞才花銀子叫我先生的保全株式會社幹掉那小子，金申之洞當然不會知道那小子的下落，在這浙東一帶，除了金申之洞之外，大概只有你能探出消息，咱們說好一個月，你却不守信諾，那就休怪對你不客氣了！」

羅世剛雙目一厲，道：「眞不講理，你們在上海開設殺人的保全株式會社，賺的是白花花的銀子，老夫圖個甚麼？就憑你們一個狠字就吃定你家羅大爺子了？老夫又沒收你們銀子，幫忙是朋友，不幫也是本份，怎麼的，以爲老夫眞的怕了你們？」

那大和櫻子吃吃冷笑，道：「我以爲你根本沒出去打探，你只是騙騙咱們而已，只此一樁，就該殺！」

羅世剛叱道：「喂，老夫也只是在上海同妳的丈夫奈良川先生同桌吃過兩次飯而已，妳沒有妳的先生有禮貌！」

大和櫻子尖聲道：「我的丈夫死了，死在你們支那人手中！」

她拔刀，而且斜着高舉，又道：「我恨死你們支那人了，我要殺光你們！」

她原是美的，俏麗得有些脫俗，但當她舉刀厲叱中，變了，變得好嚇人！

羅世剛把手一伸，道：「劍來，老夫就陪你走幾招！」

一把長劍已遞在羅世剛的手中了！

這件事在羅世剛而言，他招誰惹誰了？如今惡狠找上他的大門來！

然而羅世剛心中也明白，江湖上有理說得清，江湖更會有理說不清，江湖上的眞理，那得有力做後盾！

這大和櫻子便是如此，這些天來，她已在浙東與上海找遍了，就是找不到她要找的人！

大門下雙方人馬站成個大圓圈，正中央站定羅世剛與大和櫻子！

忽聽那羅世剛沉聲道：「大管事！」

門大一個怒漢立刻應道：「老爺子，你吩咐！」

羅世剛重重的道：「不論發生甚麼事情，守緊大門不准一個浪人進去！」

大管事立刻回應：「除非他們踩着咱們屍體進去！」

忽聽那女子大和櫻子一聲厲叱：「嗨！」

刀在一個女子手中竟然如此霸道，那一道極光幾乎令羅世剛也吃驚！

就在女子的長刀幾乎掃中羅世剛的頭頂時候，「噹」的一聲羅世剛的長劍迎個正着！

羅世剛揮劍力阻中抖出五朶劍花轟過去，那是他當年華山論劍時候潛研出來的殺着！

豈料他劍勢雖然詭異雄渾，面前人影一晃間，已不見了敵人的身形！

羅世剛本能的揮劍後背，隨之旋身，仍不見敵人在那裡，就在他一怔之間抬頭看，忽的背上猛一涼，隨之有一股痛徹心脾的痛苦表情在他的臉上出現！

羅世剛知道中刀了，他心中立刻想到東洋有一種武功，那是叫做「忍者術」的邪門功夫！

也就在他剛想及此，那大和櫻子雙手抱刀已現身在他的前面，冷冷的道：「這一刀叫你知道辦事不力的下場！」

羅世剛大怒，叱道：「老夫又是你們甚麼人？他娘的，當成你們伙計了！」

那女子大和櫻子冷冷道：「也是抬舉你了！」

羅世剛暗中運起內功，覺得他仍有一拚的機會，立刻間一聲吼叱：「殺！」

這一回他不再旋身，這一回他也搶得先機，他背上濕漉漉的在淌血，他却覺而未覺的再出招！

大和櫻子旋身在羅世剛的劍芒中，兩個照面間，她好像又脫離了羅世剛的視線！

羅世剛知道這倭寇女又故技重施，他也不再猶豫的舞起長劍緊緊的護住全身！

只見劍光繞體，冷煙成條，上下左右的佈成一道窒人的劍網！

就看羅世剛的劍法造詣，就令人覺得此老實非等閒之輩！

羅世剛的一路劍法使出來，大和櫻子時而出現在羅世剛的面前，時而消失不見，雙方幾乎成了捉迷藏！

久之，雙方已汗水淋漓了，無他，只因爲那女的使出忍者術，也一樣的耗損體力，當然羅世剛也不敢稍怠！

四週的人看得心神震驚，也看得目不轉睛間，那女子忽的嘰哩咕嚕說了幾句話，就聽有人厲聲大吼！

「殺！」

二十個東洋倭寇們發動了，這些人似乎早已等得不耐而舉刀往大門撲殺過去！

此時，大門口立刻雙方狠幹起來！

大門下死守的兩個人，正是那大管事張守中與另一殺手，二人交互掩護，交叉迎敵，他二人既不追殺，更不後退，死守着大門不閃退！

五個倭寇拚命的衝，這一關他五人就是衝不破！

另一面傳來凄嗥聲，已有兩個漢子被砍死在血泊中！

混戰中，只見來的二十個倭寇中有兩人殺法凶殘，他們出刀不比女的稍差，所缺的只是那女的會忍者術邪門功夫而已！

慘叫中，又有一人被砍殺成重傷往牆邊倒去，忽聽幾聲咕哩呱拉叫，那兩個功夫高的人便轉而往大門下撲來，立刻間，五個攻門的倭人退後三丈遠，轉而殺向五名正自力求自保的羅世剛這邊的人！

「噢！」

是大門口的張守中的叫聲，聲音粗長濃重，有血自他的左肩連上左胸，只不過姓張的不稍退，他與另一殺手仍然死守大門下！

正在搏殺的羅世剛，幾乎不敢分心去觀戰，他被大和櫻子那忽隱忽現的身法弄昏了頭！

於是，海岸邊有條快船駛到了！

當然，那是玄小龍他們來了！

玄小龍的船上原本只有九個人，在三門灣梅家山莊又遇上了龍虎與趙起山一夥十個人，如今雙桅船上擠滿了人，他們原打算從杭州灣內河入太湖，目的先收復無錫分舵，湊巧發現這件事，玄小龍更聽了龍虎與趙起山二人說，桃花島主

曾幫助過他們，這是有恩於我，怎好就此不管調頭而去！

此刻，玄小龍的快船剛碰岸，附近以跳板抵岸的倭寇船上有人吼叱了！

「你們幹甚麼事的，甚麼事體也得等等！」

這人一口上海話，那朱光遠回應道：「儂呀知道，他們在幹甚麼事體！」

忽的那人叱道：「少囉嗦，快滾蛋！」

看看倭寇船，船上只有三個人，玄小龍把手一揮，道：「先把這倭寇船燒了，斷了他們逃走之路！」

朱光遠已帶着六個漢子奔去了！

倭寇船上三人操刀守住跳板不放人，有個漢子還在呼吼着叫半島上的人快回來！

只不過玄小龍已率領着十二個功夫好的往打鬥之地疾撲過去了！

朱光遠與倭寇船上三人幹起來，他帶頭往船上衝，一邊殺，一邊吼！

「兄弟們，上了船就放火燒他娘的！」

有個漢子哈哈笑，道：「錯不了，舵主你只管放心吧，今天咱們火燒船！」

玄小龍的這一招，不但叫島上正殺得凶的倭寇們心寒，也叫敵人不敢戀戰！

玄小龍心中明白，救人如救火，他展開輕功奔得快，刹時間到了鬥場邊，抬頭看，兩個倭寇正欲往大門內衝，大門下，兩名力敵的漢子早已滿身鮮血了！

玄小龍見此光景，大吼一聲拔身而起，半空中傳來拔劍聲：「嗆！」

「唔！」

那個正欲出刀往大門下的那個殺手肚子插去的時候，玄小龍一劍劈得這人半個腦袋不見了！

另一怒漢抬頭看，他立刻嘰哩呱啦一大篇，他的人也往正在僵持中的那女子身邊躍過去！

隨之，那女子也是一聲「哇啦」，場中的倭寇們全部退到女子的身後！

再看羅世剛，也眞難爲他老人家，只見他拄着長劍大喘氣，只差未喊「累死我了！」

玄小龍一劍劈死一個倭寇，忽見一個女殺手向他走過來，這女子的雙目有恨芒，手中的長刀似在抖！

她也有些大喘氣，聳動着雙肩站在玄小龍面前。

「你就是兩次在吳淞口石堤上殺我們人的那個人？」

玄小龍道：「多此一問！」

女的雙目一厲，道：「怎麼多此一問？」

玄小龍道：「我不殺他們，他們也不會饒過我，我又不想被人殺！」

女的道：「你先殺的兩人已經夠了，不該第二次殺了我的丈夫！」

玄小龍道：「那是因爲你丈夫想取我的命！」

女子冷冷一笑，道：「如今我一樣想取你命！」

玄小龍道：「我無權阻止妳爲妳的丈夫報仇！」

他把頭猛的一抬，又道：「你們這批倭寇，平日裡海上打劫過往船隻，又在上海開一家甚麼玩意保全會社的，說穿了專門殺我們的人，東洋倭寇就知道千方百計的坑人，你們眞不是東西！」

女的不怒，反而吃吃的笑笑，道：「你能殺了我丈夫，你也有資格說這幾句話，太高興了……哈……」

眞反常，她好像快要手舞足蹈了！

玄小龍道：「是我就笑不出來！」

女子忽的不笑了！

「小子啊，我的笑，是因爲找了你快一個月之久了，咱們是費盡心機在找你，小子，你却自動送上門來，這對我大和櫻子而言，就值得一笑了！」

玄小龍道：「我是送上門來了，只不過不知妳有沒有本事爲你的丈夫報仇！」

女子仰天尖笑，忽聽羅世剛大叫！

「小兄弟，小心這娘們的忍者術！」

玄小龍頭一回聽到「忍者術」二字，心中一緊，尚未開口，迎面女子舉刀往他殺過來！

「哈……哎！」

刀聲如勁風刮面而過，玄小龍打算先讓三刀再回手！

他這個主意打錯了，因爲他看着女的在他面前一擦而過，人影兒幾乎不見了！

一驚之下，玄小龍騰空躍得高，那高度至少有四丈八尺高，江湖上一般高手能躍這個高度的人不多。

羅世剛看得心中一怔！

一片極光出現在半空中，羅世剛才發現那女子果然在他剛剛站的身後面！

那是個下刀的好位置，玄小龍這才想到老者呼叫的「忍者術」！

玄小龍的心中就以爲，這忍者術的奇幻處，與他的師妹王彩雲相較，也不見得高明在甚麼地方！

如果說它是變幻莫測，那確實

叫人難以提防！

玄小龍這一心念電光石火般的在腦際閃過，他忽的落在女的面前！

玄小龍不再謙讓，修羅劍疾出！

女的揮刀直上，只一刀，她又不見了！

玄小龍當然不上當，他又是一聲長嘯而起，他盡力的往空中升起，半空中他下看，只見那女的就在他的脚下兩尺遠，却也無法追及他！

玄小龍無意中爲自己造就這個機會，他豈肯輕易錯過，人在空中便是一招「翔雲罩頂」，七劍狂殺下方，就聽「噹噹」連响中，傳來一聲尖嗥！

「啊！」

那女的幾乎自三丈高處摔落下地，那麼一片皮肉，從她的右肩頭上飄飛而起，其中還有一撮頭髮隨風捲起！

「轟」的一聲落下地，女的一聲尖吼：「殺！」

「殺！」

雙方這是要狠幹了，就在這時候，忽聽有人大叫，叫的甚麼不知道，但正欲打鬥的人中，已有人奔到女子身邊，他們拽了女子就往岸邊跑去！

大伙往岸邊看過去，原來那兒船頭着火！

倭寇的船上火光熊熊！

遠處，朱光遠大笑！

「燒死你們這批王八蛋！」

玄小龍見倭寇們扶着傷的，背着兩個死的往岸邊奔，他怕朱光遠幾人吃虧，立刻率人又追下去了！

只不過倭寇們未追殺朱光遠幾人，他們急急忙忙的上了船，大伙嘰哩呱哇的窮叫嚷，大小木桶全用上了，邊打水往船上灌，大船也收了跳板往大海中駛去了！

這一戰令羅世剛有些傷了元氣，他命人快把玄小龍一行請來了！

只是玄小龍一心要去無錫，那羅世剛怎肯放人？

龍虎與趙起山兩人認識這位上海綢緞老板，便說動玄小龍進門去見個面！

羅世剛豎起大拇指猛讚玄小龍的武功高！

別看羅家死了三人又傷了三人，羅世剛還是先把悲憤放一邊，擺酒席請玄小龍一夥吃一頓！

酒席擺在正屋內，兩桌面上坐滿了人，羅世剛挨了一刀在背上，他的大管事張守中也在廂屋直咬牙，玄小龍這頓酒又無法拒絕！

羅世剛的傷不重，他包紮以後便與玄小龍談起來了！

「小友，你的這套功夫，羅某人看得有些眼熟，好像在那兒見過！」

他舉杯，笑笑，又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玄小龍以爲是自己人，便直言，道：「我師姓王，王子正！」

羅世剛雙目一亮，道：「天山飛鷹呀，那老兒會邪術，曾幹過白蓮教大護法，難道他……」

玄小龍心中有些不悅，道：「我師早不問江湖事了，至於甚麼邪術，我並不知情！」

羅世剛道：「實不相瞞，當年我曾敗在他手下，那一戰我輸得不甘心，只不過自從我來到上海，看到這花花世界以後，我便也隱名埋姓的不再計較過去！」

他哈哈坦然一笑，又道：「既然忘了過去，當然也不再計較那段不愉快，有一天你見了令師，告訴他，江湖上已沒有邱太冲這個人了！」

玄小龍一聽，心中也就坦然了！

他舉杯，向羅世剛道：「羅島主，我的龍大叔與趙大叔他們率人同海盜們游擊在浙海，承你曾大力支援，我聽了十分感激，借酒敬島主，有一天咱們大龍幫重見天日，再來向島主致謝了！」

羅世剛一聽，道：「噢，原來你們是淮上大龍幫的人馬，一年前說過在海上出事，大龍幫損失慘重，又聽說大龍幫主易位，怎麼的，你們……」

他當然不知道大龍幫出事是上了海盜的當，玄小龍只忿忿的道：「我們損失慘重，只不過當事情弄明白之後，奸人的陰謀再也難以得逞了！」

他見桃花島上多人死傷，也不便久留，便率領着趙起山與龍虎等人走了！

那羅世剛却喃喃的道：「身邊若有這種人，那比養上百人還安全，眞可惜！」

原來羅世剛很想把玄小龍留下來，但聽得玄小龍乃是王子正的徒兒，又是大龍幫少幫主，他便不好再開口留人了！

原來這羅世剛在江南道上也是名人，邱老道不是好惹的，如果想知道姓邱的底細，吸，去寒山寺問一問松竹大師便明白了！

＊　＊　＊

玄小龍的雙桅快船繞過杭州灣便轉往內河，有一條河直通太湖，玄小龍在船上遙望遠方，忽見遠處來了一條彩船，有四隻面盆大小的紅繡球分掛在大畫舫的四角，船頭上有禮樂吹吹打打，船尾處鞭炮聲接二連三，彩船後面還有四條粉刷得十分鮮艷的快船，只見上面坐着身穿禮服的漢子，頭上的禮帽插着

花！

來船漸漸的近了，這內河通太湖並不寬，河道如果行大船，不定還會擱淺！

玄小龍忽然一瞪眼，他對身邊的朱光遠道：「船桅插黑旗，這是太湖幫的船！」

朱光遠道：「好像在辦喜事！」

提到喜事，玄小龍的心中一動，便長身而立，仔細看着就將過來的這五條彩船！

雙方就快碰頭了，玄小龍忽見一人站在彩船上的這邊直揮手，還大叫着！

「讓開一點，別碰上了！」

玄小龍不用交代掌舵的，因爲掌舵的有經驗，江河大海一個樣，左紅右綠有規定！

只不過雙方幾乎差一尺就碰上，引起對方有人在呼吼！「小心啦！」

就在這時候，忽見畫舫的大窗內露出半張面，那麼巧合的發現了玄小龍！

當然，玄小龍也發現那人了！那個露出半張面的人並非別人，乃丁梅是也！

丁梅發現了玄小龍，她不顧一切的衝出船艙外，玄小龍的快船已脫離畫舫的船尾了！

玄小龍有些木然的樣子，他有些可憐兮兮的！想着兩次與丁梅一起夜遊黃浦江，小船上二人抱一起的美妙光景，如今……

玄小龍便是不打算娶丁梅，但此刻也令他黯然了！

忽起丁梅尖聲了！

「玄哥哥，快把船調個頭來喲，玄哥哥，我沒有出嫁，是我姐出嫁了，跟我去紹興吃喜酒好嗎？玄哥哥，我求你去一次紹興吧！」

她的聲音越叫越大聲，而玄小龍聽得却漸漸模糊了！

朱光遠對玄小龍道：「少幫主，丁姑娘對你難割捨，依舊是一往情深啊！」

於是，隨着畫舫彩船的後面四艘船也一條條的錯過，這其間玄小龍還發現了冷公度與冷公元二人在最後一條船上面，而且……

而且那冷公元還大聲的叫起來！

「嗨，那不是玄小龍嗎？」

玄小龍只得揮揮手，他苦笑！

玄小龍的船繼續往太湖水道駛，那冷公元急叫他的船把頭把船調轉來！

玄小龍發覺這光景，他叫人把帆降一半，因爲如果滿風帆，有些不太禮貌了！

不旋踵間，冷公元的彩船追上了！

那冷公元對掌舵的道：「貼上去，別撞上了！」

原來那地方娶親的船不能碰撞，會招災的！

玄小龍的雙桅快船上坐滿了人，來時一共九個人，回程再加上龍虎趙起山一批人，船上便沒有空間了！

如今兩船貼一起，冷公元當先向玄小龍招手，道：「玄小龍，過來呀！」

玄小龍抱拳搖頭，道：「別躭誤了你們的佳期，我擔待不起！」

冷公元道：「好小子，吃醋了！哈……」

玄小龍聽得一怔，姓冷的誤解他的意思了！

玄小龍看看冷公元一邊的冷公度，那是因爲冷公度曾在蘇州通往上海的吳淞江中橋上守候他，對他下了警告之語，再加上「紹興刀怪」金不換親自去上海把丁氏雙嬌罵回太湖，只這兩件事就令玄小龍心中有疙瘩，他怎麼會在此刻也去紹興，那可是金不換的地盤。

當然，更重要的乃是玄小龍身負大龍幫復興基業的重責大任，他就要前往無錫分舵，更不會答應前去紹興了！

重重一禮，玄小龍對冷公元道：「冷前輩，在下不知你的話中意思！」

冷公元哈哈一笑，道：「你小子不是對丁梅那丫頭很有意思嗎？」

玄小龍一怔，道：「我……」

冷公元道：「怎麼，你以爲冷二叔不知道？」

他這句冷二叔立刻把雙方的人聽得一楞！

玄小龍忙問：「前輩知道些甚麼？」

冷公元道：「丁梅那丫頭都對咱們講了，你們兩次夜遊在黃浦江上通宵達旦，是不是有這回事？」

玄小龍點點頭，道：「不錯，只不過朋友而已！」

他朋友二字甫出口，忽的人影一團罩來，冷公度疾出兩掌拍打！

玄小龍本能的單掌力阻，二人之間立刻掌影錯綜，冷公度二十七掌均被玄小龍撥於無形！

冷公度的性烈，見自己雙掌打不過單掌，心中難以忍受的準備拔兵刃了！

冷公度的腰後插的是一把鬼爪，只不過他尚未拔出鬼爪，冷公元已站在二人之間了！

「大哥，別這樣，別再惹梅丫頭落淚了！」

冷公度戟指玄小龍，叱道：「老二，你聽聽，聽聽他說的還是人話嗎？」

冷公元道：「有話慢慢講嘛！」

冷公度道：「男女乘船夜遊通

宵達旦，而且又是兩次，他娘的，他輕描淡寫四字『朋友而已』呀，他……他太過份了，拿咱們梅丫頭當甚麼人呀，我不揍他才怪！」

冷公元對玄小龍道：「是呀，那種事怎可以如此只是朋友而已！」

玄小龍道：「本來是呀！」

冷公元面皮一緊，道：「你還嘴硬！」

冷公度叱道：「我們一人也許打他不過，二弟，來，咱兄弟久未聯手了，就不信合咱兄弟二人之力，不能把這小子擺平！」

冷公元對玄小龍道：「我便把實情告訴你小子知道，叫你小子也好琢磨！」

玄小龍心中叫苦不迭！

是的，他是與丁梅摟摟抱抱在黃浦江上，他們甚至也親過嘴，玄小龍心中明白，「鐵拳」皇甫高良的那條小船無法叫人躺下，否則他與丁梅可能已經「更上層樓」而燕好事了！

年輕人如果到了那一時刻，只怕無人能躲得掉！

然而，就是未達「至高境界」，玄小龍才會有所反抗！

要知玄小龍並不是登徒子，他若眞的對丁梅有所踰越，他是會承認的，尤其現在！

冷公元一把抓住玄小龍，他把玄小龍拉到艙門一邊，道：「來，我先問問你！」

玄小龍木然的道：「前輩，你要問甚麼？」

冷公元道：「先問你，你們夜遊的事情呀！」

玄小龍道：「我們很規矩的！」

「規矩？冷二叔信嗎？」

玄小龍道：「我說的是實話！」

冷公元强捺着忿怒，道：「我問你，你拉她的手了沒有？嗯？」

玄小龍道：「拉了！」

冷公元再問，道：「你摟住她的腰了嗎？」

玄小龍點點頭，道：「有的！」

冷公元冷笑一聲，又道：「我再問你，她倒向你的懷中了嗎？」

玄小龍道：「夜深之後怕着涼，她睡在我的懷抱中，這是有的！」

「嘿……」冷公元笑得很陰！

玄小龍聽得頭皮也發炸，會聽說有十八摸，十八扯，如今他要十八問，有此一說嗎，他娘的那條腿，能不回答嗎？

果然，冷公元又問，道：「你小子倒也坦白，不過我再進一步問你，你，你……香她了嗎？」

玄小龍道：「香……甚麼香？」

冷公元道：「你連香也不知道呀！」

玄小龍道：「前輩指點！」

冷公元左右看一下，把聲音放低，道：「就是用你的嘴呀，用你的嘴巴去親她的臉呀！」

玄小龍道：「我們……我們沒親臉呀！」

冷公度甩頭斜目叱道：「小子，冷二叔要聽實話！」

玄小龍道：「我們除了親嘴以外，沒有親臉！」

他此話一出，冷公元叫起來了！

「我的乖乖，你親口承認了呀！」

玄小龍道：「這有甚麼關係呀！」

冷公元道：「怎麼沒關係！」

玄小龍道：「上海女人在大街上常親嘴！」

冷公元叱道：「那是洋婆子，他們親嘴像喝涼水，咱們不是洋婆子，我丁兄的女兒甚麼身份呀，她們乃太湖幫的公主，大家閨秀中的閨秀！」

他頓了一下，又沉聲道：「不用再問了，你們已嘴對嘴了，當然還有『下回分解』的動作，那種事我這做長輩的不能再問了！」

眞的以爲丁梅的身子已交在玄小龍的手中了！

玄小龍心中發了急，他眞想冷公元再問下去，只要問，他就會發重誓否認！

冷公元不問，他當然不能主動的發問是否壞了丁梅的身子！

「玄小子啊，難怪丁梅那丫頭哭了一天兩夜不吃不喝，覓死尋活，不答應嫁給他表哥金玉，原來她早已是你小子的人了呀！」

玄小龍道：「我的人？」

冷公元叱道：「你還有甚麼話說？」

玄小龍道：「丁姑娘不是去紹興……」

冷公元道：「他姐丁蘭出嫁了，嫁給她們的二表哥金石的！」

玄小龍道：「那金玉……」

「金玉心中難過呀，只不過阿玉開始想明白了，他不再强求，更何況你又算是他的救命恩人！」

玄小龍道：「金玉兄也不錯，他實在不應放棄的！」

冷公元吼道：「他們在我們老一輩眼中都不錯，只是，他們如果也結成夫妻，我問你，他們四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怎麼相互稱呼？」

玄小龍道：「我怎麼知道他們怎麼稱呼！」

冷公元道：「大姐叫妹子大嫂呢？還是小弟叫大哥妹夫呀，亂七八糟，成何體統！」

玄小龍嘆口氣，道：「便是月老下凡，也難安排了！」

冷公元道：「所以啦，這就便

宜你小子了呀，哈……」

玄小龍這才明白，爲甚麼被人攔住的原因了！

冷公度走過來了！

冷公元接道：「金石婚禮一過，就輪到你了，哈！」

他這是要玄小龍結婚了！

玄小龍此刻能嗎？

急了，玄小龍道：「二位前輩，你們二位看看我的船上人，他們中間還有帶傷的，我大龍幫的基業仍然被那海盜控制，這麼重大的事情未辦成，我獨善其身來結婚呀，我還是人嗎？」

冷公度叱道：「你想玩了女的不負責任？」

玄小龍有理難辯的道：「非是推辭，我大龍幫的大敵不是一般匪類，大海盜金申之洞與丘泰來是拜把兄弟，我在未殺了他們之前，我是甚麼也不會做的！」

冷公度拉過冷公元，二人走到船後邊！

「大哥，你幹甚麼？」

冷公度道：「他小子要同金申之洞幹，咱們暫時在一邊看熱鬧，婚事往後延！」

「怎麼說？」

「咱們太湖幫又何必先同大海盜金申之洞幹上呀！」

他還眞的陰又奸！

冷公元道：「大哥，這也是機會呀！」

冷公度臉色一沉，道：「什麼機會？」

冷公元道：「大哥，常言道得好，欲抓住這個人，先抓住他的心，如今既然知道這小子準備同大海盜金申之洞那夥人幹，咱們何不幫他一把叫他心存感激，這門親事還能跑得了？」

冷公度大不以爲然的道：「老二，你怎麼糊塗起來了，你再想一想，如果大海盜知道太湖幫與這小子合作整他們，大海盜金申之洞必率船隊先找上咱們西山總堂，那些傢伙們既凶殘又霸道，爲了一門親事，咱們太湖幫先來個損兵折將，划得來嗎？」

就在冷公元一怔間，冷公度又道：「這小子的武功是高絕，但他仍然一個人，而大龍幫的大權又不在他的手中，他爲了大龍幫基業，已經夠他去折騰了，有什麼力量再同那大海盜去周旋？」

冷公元道：「我倒沒有想到這些。」

冷公度道：「所以啦，咱們給他個限期上太湖，在限期之內，他的事情咱們不過問，將來是好是壞，他們雙方都找不到咱們太湖幫。」

冷公元點點頭，道：「也好，咱們不逼他去紹興了？」

冷公度道：「當然不用叫他去紹興，而且，咱們見了丁梅那丫頭，也有話可說了。」

冷公元又點頭笑了。

這老哥兒倆把如意算盤敲定好，二人哈哈笑着走到玄小龍面前來。

玄小龍正在發楞，見這太湖幫兩大護法走來，也不知如何開口。

冷公度衝着玄小龍咧嘴一笑，道：「玄小龍，我們兄弟仔細打商量，想來想去還是爲了你。」

玄小龍道：「謝謝！」

冷公度道：「你同咱們丁梅姑娘已有肌膚之親，按規矩她已是你的人了，只不過如今你們大龍幫正當多事之秋，重大的事情等着你去辦，對不對？」

玄小龍忙回道：「對，對！」

冷公度道：「所以啦，你與丁梅姑娘的婚事只有往後順延，這也正是先公而後私。」

他見玄小龍皺眉，立刻又道：「咱們給你三個月期限，三月一到，你來太湖接人，時間上應該夠了。」

玄小龍心中一緊，這不是拿繩子往人脖子上套呀！

他不由得急道：「這……這……」

冷公度道：「你還這什麼？」

玄小龍道：「至少我爹要知道吧？」

冷公度道：「你爹在那兒？」

言下之意，他有去找玄劫的意思。

玄小龍道：「我……」

一邊的冷公元笑笑，道：「別我了，咱們就這麼說定了，三個月，哈……」

這兩老兄弟立刻把手一揮，那冷公度道：「咱們快去追上送親船了，哈……」

他二人笑得得意，玄小龍無可奈何。

於是，兩條快船分開了，臨去，那冷公度還表現出關心的對玄小龍道：「等你將來成了我太湖幫新女婿之後，如果江湖上有人敢找你麻煩，你對我說。」

很快的，太湖幫的快船遠去了。

玄小龍楞在那裡半天，身邊傳來朱光遠的聲音。

「少幫主，咱們揚帆啦！」

玄小龍這才猛搖頭，他有些無奈的點點頭。

快船上已裝滿了人，二十多人擠在這條雙桅快船上，玄小龍却坐在船尾心事重重了。

玄小龍已經知道師妹來了，可是師妹王彩雲如今在何處？師妹爲什麼不出面大家在一起？

玄小龍想起天山湧雲嶺下，他

與師妹二人在師父「天山飛鷹」王子正的呵護教導下，每日練功習字，日子過得無憂無愁，那種穿山越嶺練輕功，面對晨陽習內功，與師妹追逐嬉戲在山林的快樂日子，多麼令人回味，而今……

如今踏入江湖煩惱多，這種愁煞人的日子，實在叫人不敢領教，什麼多彩多姿，根本就是煩惱多多。

玄小龍想及丁梅，她眞的很好，而且對自己已陷入情網，到了難以自拔之地了。

師妹王彩雲，太湖雙嬌的丁梅，這兩個女人已夠他煩心的了，再想想那個金申如玉……

聽那金申蛟說，他的寶貝大妹子也要非君莫屬了，金申如玉正逼着三位兄長，把玄小龍「請」回上島，立刻就要成親了。

玄小龍想到了金申如玉，他冷冷的笑。

玄小龍還不知道，那個東洋女子忍者大和櫻子的心中也對玄小龍有了異樣的感覺。

＊　　＊　　＊

快船在第二天黃昏已進了無錫石灣中，玄小龍的這條雙桅快船未曾改裝過。

只有四條大海船改裝成紅桅杆白帆與藍船身，那是很鮮艷的大海船。

雙桅快船剛入灣，遠處已有人在大聲吼叫了。

「喂，咱們大龍幫的船到了。」

「是的，那是咱們的船，幹什麼的呀！」

這時候，玄小龍身邊的朱光遠與龍虎、趙起山三人在冷冷笑。

那趙起山指着三條岸邊的船，對玄小龍道：「少幫主，等一等由我過去，問一問他們在幹什麼。」

玄小龍道：「趙大叔，咱們是來收拾舊基業的，早晚也要找那余永豹的……」

趙起山道：「少幫主，這三條船也是咱們正需要的，對不對？」

玄小龍道：「咱們一到，船就是咱們的了。」

龍虎哈哈笑了。

不用趙起山去問，那面已有個漢子走過來了，那是個中年毛臉赤足大漢，腰帶紮得緊，肚皮肉快懋破了。

「喂，那個分舵的呀，你們來了這麼多人？」

趙起山立刻當先躍下船，石堤上，他問那人，道：「咱們當然是大龍幫來的，我問你，你們在那兒幹什麼？」

那人回頭指指石堤上堆的箱籠與蔴包，道：「定期往淮上總堂運的呀，今年的新穀兩千五百斤，太湖大蟹、黃魚與太湖蝦，咱們裝齊就開船。」

趙起山忍不住一聲罵：「操那娘的臭皮。」

那人一瞪眼，吼道：「喂，你怎麼罵人呀？」

就在這時候，忽有個半百老者走過來，那老者見了趙起山，先是一怔。

「嗨，你不是出海的大把頭趙老哥嘛，你們……」

一聽這半百老人的話，毛臉漢子一聲驚怒的吼道：「娘的，原本煮熟的鴨子還會飛呀，操！」他轉身往回跑，那半百老者已拉住趙起山的手，又道：「有消息傳來，咱們大龍幫的老部下要出生天了，原來……」

趙起山不理會跑走的人，他對半百老者道：「是，去見見少幫主。」

半百老者已看到一條雙桅快船上奔下二十多人，那剛下來的龍虎也識得半百老者。

「是巴中巴老弟呀，你還在無錫分舵呀！」

半百老者叫巴中，原是無錫分舵一位船上把頭，平日少出言，所以他仍然幹把頭，雙桅船是起不了作用的。

大龍幫的雙桅船或單帆船，在大龍幫的地位小，只能在水面忙碌，他們是沒有機會造丘泰來反的。

那董大年老夫妻二人就是被貶在小船上，起不了作用，才放棄了小船找上玄劫。

此刻，巴中隨着趙、龍二人，匆匆的走到剛跳上岸的玄小龍面前。

那趙起山對巴中道：「快見過少幫主！」

巴中還帶點猶豫，龍虎已叱道：「怎麼，你巴中已認賊作父投效丘氏父子了？」

巴中雙目一厲，道：「龍兄，這一年多的窩囊氣，實非你二位老哥所想像，只爲一家老小，我巴中才會低聲下氣，而眼前……」

趙起山沉叱，道：「咱們今天就是來收復基業的，巴中，你站那一邊？」

巴中先是一怔，他咬咬牙，道：「拚着身家性命不要，我這就跟少幫主了。」

玄小龍有些感動的道：「你們都是我爹在大龍幫的老人馬，要恢復大龍幫舊基業，憑我一己之力有限，大家的力量才有成。」

他看看朱光遠也過來，便對朱光遠道：「朱叔，咱們派人先把這三條船看守着，我帶人去無錫分舵，先收拾那個叫余永豹的傢伙。」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鄧不飢遇到小龍，立即將發現小龍與互訂暗號之事告知錢大經，即小龍的外公，他隨即派人追至，盡管小龍武功造詣極高，却仍敵不過對方人多勢衆。就在小龍、柳談、小松力有不逮之際，林中忽有幾枚暗器射向敵方，將三小救出，小龍發現石頭下面的字條方得知是白殿卿施救。小松的母親是小龍的三姨媽，小松告知他指腹爲婚之事……

虎視天下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可・文　白飛・圖

慈親欺瞞裝瘋　三小險中得助

「嘿！你可眞是剃頭擔子一頭熱呀！」柳談道。

小龍道：「這件事有可能，她說我娘和她娘昔年指腹爲婚，雖然她娘得了失心瘋，我娘也生死不明，但我不能不信。」

柳談道：「不管是眞是假，祇要小龍你承認，我以後就要規矩點哩！你小子眞有辦法！」

小龍沒說甚麼。

又走出十來里，他們入鎭落了店。

這是一家很大的客棧，有豪華的頭等客房，前面也供應精細的餐飲。柳談道：「咱們要住頭等的。」

小龍道：「那又何必？」

柳談道：「身上有十餘萬兩銀子，不花白不花。」

小龍道：「我說過，這些銀子雖是贏來的，卻要用到正當方面去，要不，我們一定和劉定一樣了。」

柳談道：「就算要濟貧救困，咱們自己也要享受享受。」

小龍沒出聲，小松道：「你上一輩子八成是窮鬼！」

柳談道：「我去叫菜，今天要好好地大吃一頓。」

柳談到前面去了，小龍道：「如果鎭上有善堂……」

小松道：「捐多少？」

「你說。」

「十萬兩。」

「一共有十七萬兩，另外多出的七萬兩呢？」

「除了留點自己開銷，到別處再捐點，不要捐在同一個地方。」

「這話不錯，但有所謂錢到手，飯到口，把大量的銀子放在身上，花起來總是方便些，尤其小柳似乎手很鬆。」

「手鬆？」小松道：「反正不是花他自己的錢。」

就在這工夫，隱隱聽到隔院傳來了悲慟聲。

「小松，誰在哭？是個年輕女人。」

「哭在女人來說，根本不算一回事呀！」

「不，沒有大不幸之事，不會如此，看看是爲了甚麼事。」

小松道：「小龍哥，銀子多了要設法送出去是不？」

「也可以這麼說，祇不過這是利他人而非利己。」

小松去了一會就回來了，道：「小龍哥，果然被你猜中了。」

「甚麼事？」

「那是一個大約十七八歲的姑娘，她的哥哥說要帶她到衡山進香許願，那知在此把她賣掉了！」

「賣給誰了？」

「賣到勾欄去了。」

「世上還有這種哥哥！」

「世上出賣自己骨肉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不少數！」

「賣了多少？」

「二萬五千兩！」

小龍道：「一般來說，一個女人賣不到二萬五千兩呀！」

「也許因爲這女人有幾分姿色，而且還是官宦的後代之故。」

小龍道：「走，我們去看看。」

隔壁是個小偏院，是這家大客棧中最小的一個院子。

這兒祇有三間屋子，在院中就聽到那女人仍在哭。

小龍示意叫小松去通報一聲。

小松進院道：「姑娘，我的朋友很同情你的遭遇，願意幫助你，但希望你能說明一切經過。」

祇聞少女悲聲道：「沒有用的，誰能幫助我啊……」

「我的朋友就能！」

「天下哪有這種好人……這是二萬多兩呀！」

小龍站在門外道：「姑娘請告知經過如何？」

這姑娘抬頭，眼有點腫，但是長得十分俏麗動人，尤其是那雙眼，黑溜溜的大眼珠閃爍着智慧光芒。

小松道：「姑娘貴姓？」

「我叫林琴……」她道：「我們是河南鄭州人，家祖父還作過一任府尹，家父也中過舉，算是書香門第，家境也很富有，誰知出了個敗家子……」

「令兄？」

「是的，先是好吃懶做，繼而嫖賭，把家產花光。」

「令兄叫甚麼名字？」

「他叫林笙……上月他說要收收心，不能再胡來下去，決定到衡山進香許願，從此改邪歸正……」

小龍道：「在此把你賣了？」

「是的，昨天他帶來一對中年男女，說是在此遇上的故交，談了一會就走了，那知正是勾欄的鴇母和龜奴來看看小女子的姿色和身價……」

「八成一看就中意了。」

「是的，由於他們買我的終身，我哥哥要了二萬五千兩。」

說着又哭了起來。

的確，誰能掏出二萬五千兩救她？

看看這一對年輕人，一個還有一臉病容，自身難保，那有力量去救別人，何況是二萬五千兩銀子。

小龍道：「令兄拿了錢便走了，爲何你尚在此處？」

「我知道此事之後，痛不欲生，但這樣死了也太不値，決定設法逃走去找我那畜牲哥哥，所以我要求留此三天，見家兄一面。」

小龍道：「他拿了錢又怎會再回來？」

林琴道：「我祇是抱着一線希望……」

「勾欄中人放心讓你一人在此？不怕你跑了？」

「當然怕，他們就在對面房中……」

三間廂房，一明兩暗，林琴住在左邊暗間，小龍和小松進入右暗間中，祇見兩個三十來歲的漢子怒目而視。

小龍道：「你們就是勾欄中的人？」

「是又怎麼樣？」

「你們在此監視林琴姑娘？」

「不錯，她跑了，二萬五就泡湯了！」

「你們的主人爲甚麼花這麼多的錢買這位姑娘？」

「對！有的鄉下女人祇値一二千兩，一分錢一分貨，此女長得很好看，而且是官宦之後，書香門第，有很多嫖客以爲，能玩這種女人是一生的光榮。」

小龍道：「你們買賣未成年少女已經犯了法。」

漢子道：「你要打抱不平，可以去告我主人。」

小松道：「你們是哪一家勾欄？」

「就是本鎭的『羣玉坊』。」

「好，把你們的主人叫來！」

兩個漢子臉一沉，其中一個拔出了匕首道：「你知不知道你是老幾？你他娘的都快要進棺材了，也敢管這檔事。」

小龍道：「我是你的小祖宗……」

似乎兩漢子還不屑一齊出手，其中一人刺出一匕。

這一匕當然並不想把小龍殺死，在這兒出了人命，要打官司的。祇想在他的臂上或腿上讓他掛點彩。

祇聞「啪！」地一聲，這小子被一記耳光打到角落去了。

這小子甩甩頭，還不知厲害，兩人一交眼色，一齊撲上。

兩人「咻咻」聲中，在小龍面前劃了幾條銀線，大約未出兩招，「蓬……」一連七拳，打得兩漢鼻青眼腫，其中之一，門牙還掉了三顆。

「少……少俠……奴才祇不過是勾欄中抱枱角的三流打手，不入流的貨色，少俠你要打抱不平儘管去找我們的主人。」

「早這麼乖，不就免挨揍了。」

小松道：「把鴇母叫來。」

「是……」其中一人奔了出去。

不到盞茶工夫，由七個大漢陪着一個一身金飾玉翠的中年女人到來，這鴇母本以爲小龍是甚麼兇神惡煞，上下一打量就道：「小三子，就是他？」

剛才回去那個鼻青眼腫的漢子道：「是的。」

鴇母繞着小龍轉了一週道：「就憑你這把子骨頭也敢管老娘的事？我X你娘！你有沒有撒泡尿照照？」

「照過了！」院門口有人揚聲道：「至少他人模人樣，一表人材，你嘛，也該去打聽打聽，豬八戒他娘是甚麼樣子？」

原來是柳談站在門口。

鴇母平日倚靠一些亡命打手，在地方上又勾結土豪劣紳，十分囂張，立刻叉腰大罵道：「×你姐！你們這些小崽子是不是膽子上長了毛？」

柳談道：「你他媽的張口×，閉口也×，請問，你拿甚麼×？你這輩子被人家×了幾萬次？」

鴇母本就很胖，此刻臉紅脖子粗，好像一團火球，扯開破鑼嗓子道：「先把這三個狗入的給我擒起來！」

七個彪形大漢，兩個撲向柳談，五個撲向小龍和小松。

柳談也頗有經驗，不是初出茅廬之輩。

兩漢夾擊，他閃閃躲躲，要看看門道。

打了五六招，看出這些貨色也是祇憑蠻力，底子很有限。

這種貨色在地方上唬唬地痞流氓及一些小混混，自是綽綽有餘，對付小柳這等出自名門的人就不成了。

柳談很惱火，他叫了一桌上席，已有三個菜上了桌。

要不是這些王八蛋攪和，此刻應該已在大吃大喝了。

所以他反守爲攻時，下手很重。

他一脚踢在一個大漢的小腹上，在「四兩肉」附近，立刻屎尿直流，自褲管中流出來，人也在哼哼不已。

另一個被他砸了兩拳，其中一拳砸在太陽穴附近，被打得像半昏的蒼蠅，原地打轉，小柳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栽到門外去了。

柳談以爲自己的動作夠俐落，那知小龍那邊早已結束。

小龍對付的兩個，一招內擺平在地上。

小松大概用了三招左右。

鴇母一看，我的媽呀！世上居然還有這麼年輕的煞星！

這種人那有甚麼身份或志節，雙膝一軟跪了下去。

她一跪，其餘的人當然不敢站着。

因爲她有錢，這些男人要靠她吃飯哩。

鴇母一跪下就大聲哭泣，且一邊訴苦。

她說，不但付給林琴的哥哥林笙二萬五千兩白花花的銀子，還偷了她一萬八千兩逃逸無踪。

她說她的勾欄要關門了。

只不過，這家勾欄有五個股東，這些銀子如不賠出來，人家要把她分成五份，一人要頭，四人要四肢。

小松道：「妳一生害人無算，眞是活該！」

小龍道：「林琴的哥哥林笙拿走了二萬五是不是？」

「是的。」

「這筆錢我代付，林琴可以自由了吧？」

「當然……當然……少俠你眞是大善人。」

小龍取出銀票，付了二萬五。

柳談大聲道：「小龍，你也太大方了吧？」

小松道：「小柳，小龍是好意，也許要把林琴送給你作老婆，她配你有什麼不好？你眞不聰明。」

柳談道：「只怕人家看不上我！」

鴇母收下銀票，又磕着頭，道：「少俠……你是救苦救難的菩薩，救人救到底，你既然救了林姑娘，何不救救我？」

小龍道：「我救你什麼？」

「賤婦被林笙偷走了一萬八千兩，賤婦無法交代，少俠可不可以也開開善囊，救賤婦一條狗命。」

小松道：「妳眞是作夢，這種話妳也敢說出來。」

柳談道：「你們快滾吧！再不走，我又要揍人了。」

小松道：「對！我們這位朋友有個毛病，三天不揍人，會渾身不舒服，揍了人也無妨，縣太爺是他的表兄。」

鴇母磕了幾個頭，千恩萬謝而去。

林琴要跪下拜謝小龍的救命大恩，小松拉住了她。

柳談道：「姑娘也不必客氣，正好我這位哥們身上有銀子，救人嘛！總是好事，而妳的運氣也不錯。」

四人回到隔壁院中，菜已上了七八個了。

小松道：「林姑娘如果無家可歸，就和我們一起，也有個照應，不知姑娘會不會武功？」

林琴道：「十二歲以前學了幾年，以後又荒廢了。」

「會一點總比不會好，來，大家都餓了。」

柳談殷勤地爲她拿筷子及匙羹，還爲她佈菜。

林琴道：「多謝柳大哥。」

小松道：「以後柳談可以多照料妳，可不要客氣。」

小龍心想：「這桌酒席至少也要三十兩銀子以上。

四個人吃一桌上席，本來就太奢靡了。

飯後已近三更，談了一會，各自安寢。

第二天一早，天才濛濛亮，柳談就醒了。

他的確對林琴有興趣了。

他以爲，只要小龍和小松二人多敲邊鼓，一邊協助，他和這個無家可歸的姑娘還不是水到渠成？

他在林琴門外來回走了五六趟，天也亮了，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他以爲林琴應該早點起床，留個好印象。

實在等不及了，貼在門上聽了一會，屋中一點動靜也沒有。

「這女人睡覺眞是太……」這工夫背後忽然傳來了「嗤」地一聲，原來是小松，竟然笑出聲來。

柳談再老練也紅了臉，道：「小松，妳笑什麼？」

「我笑你是冬天的蘿蔔——凍(動)了心哩！」

柳讀道：「小松，求求妳，小聲點成不成？」

「怕什麼？你對她有意思，最好讓她知道。」

「剛認識，還談不上有沒有意思，對不對？」

「你少撇淸，如果你沒有意思，我就不管。」

「人家是官宦之家的千金，我算什麼？」

「你祖上有沒有作過皇帝？」

柳談道：「小松，別挖苦人好不好？」

小松道：「既然有意思嘛！我當然要成人之美。」

小松敲敲門道：「林姐姐，林姐姐，還在睡呀？」

「……」屋中沒有聲音。

「琴姐姐，琴姐姐，不早哩！要吃早飯哩！」

還是一樣，那有女人睡得那麼沉的？

小松道：「有點不對吧！八成人不在了！」

小龍這時也出屋道：「走了？不會吧？」

小松道：「八九不離十兒！」

柳談道：「走也要打個招呼呀！」

小松道：「咱們打個賭好不好？」

小龍道：「林姑娘可不像是一位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什麼樣的人才是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小龍道：「好吧！小松妳把門弄開！」

小松稍一用力，門栓就斷了，開門一看，她道：「還是你們二位猜得對，林姑娘還在睡覺。」

柳談樂得手足無措道：「我知道她不會的！」

「去你的吧！進來看看！」

二人探頭一看，那還有人，柳談大失所望。

一看床上的寢具，昨夜根本沒睡，後窗敞着，八成是自後窗走了，小龍有被戲弄的感覺。

只是小龍沒說什麼，既是爲了救人，就不抱怨。

因爲世界上的確有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也可以說，有很多忘恩負義的人。

柳談很失望。

他本以爲小龍是她的恩人，有小龍和小松撮合，一定成功。

那知只過了一夜，鬼影子也不見了。

在他們來說，都像作了一個短暫的夢。

小松道：「事情過去了，我本來不該多嘴，可是骨骾在喉不吐不快，小龍哥，這女人靠得住嗎？」

「有什麼地方靠不住？」

小松道：「有些可怕的巧合。」

小龍道：「什麼巧合？」

「比喩說，咱們沒有十來萬銀票在身上，也沒遇上這樣不幸的女人，一旦有了錢就遇上了。」

柳談道：「小松，妳說她是個騙子是不是？」

小松道：「我現在還不敢這麼說。」

柳談道：「妳根據什麼說她是騙子？」

「這女人在隔壁大哭，是第一巧合，咱們正好腰纏萬貫，是第二巧合，不告而別，是第三巧合。」

「不告而別也算一巧合？」

小松道：「怎麼不算？你們想想看，一個女人被哥哥賣了，要不是遇上咱們，必入勾欄，陷入火坑。以二萬五千兩來說，一個窰姐一輩子也未必能賺這麼多。」

柳談道：「妳根據什麼說她是騙子？」

小龍道：「勾欄會作賠本生意？」

「勾欄當然不會作賠本生意，問題是，我很少聽到賣入娼家的女人能值二萬五千兩。」

「妳聽誰說的？」

「我在錢府中，人多嘴雜，那些護院、保鏢及數十個傭僕，私下裡常常談及勾欄中的事，也常常談及爲妓女贖身幾千兩銀子的事，却從未聽說一萬兩以上的。」

小龍道：「二萬五多了？」

「當然多了。」

柳談道：「如果是二萬五，那又是他們串通騙我們，一個勾欄院的鴇母，有那麼大的狗膽？」

小松道：「『人爲財死』這句話你沒聽說過？」

柳談道：「我們可以立刻到『羣玉坊』去印証一下。」

小龍道：「我總以爲林琴不像個壞女人。」

小松道：「壞女人臉上不會寫上『壞女人』三個字的。」

柳談道：「我也以爲林琴不會。」

小松也不說話，三人出了客棧，小松叫柳談向路人打聽。

一個中年人打量柳談一下，由於這小子一身華服，有點紈袴子弟模樣，大搖其頭，道：「年輕人，嫖妓女，逛窰子，你這年紀也未免太早了些吧？」

說畢掉頭就走。

小龍抱拳道：「這位仁兄誤會了！」

中年人頭也不回，道：「這兒沒有個『羣玉坊』勾欄。」

柳談詛罵道：「你裝他娘的甚麼道學先生？」

再問了兩個路人，果然都說此鎮上是有一家勾欄，却不叫「羣玉坊」，而是叫「紅樓」，三少愕然。

於是三人進入「紅樓」勾欄。

龜奴一看，三個毛孩子來逛窰子，居然還有個女孩子。

甚至其中爲首的一個還病懨懨地一臉病容。

「三位是找人還是來玩玩的？」

龜奴不想肅客。

當時有一律條，不論男女，未滿二十不准在花街柳巷逛。

如被抓到，妓院方面接納這種客人也要受罰。

柳談立刻上前帶路，道：「到這兒來會幹甚麼？當然是找個姑娘玩玩……」領先往裡闖。

龜奴道：「三位貴客一定未滿二十歲，只怕……」

柳談指指自己的鼻子道：「我二十一，他二十正，妞兒也是二十正。剛剛夠資格逛窰子……」

龜奴當然不信，在院中張臂一攔，道：「不成！」

柳談道：「你這是幹甚麼？」

龜奴道：「很抱歉，三位只怕未滿二十歲，本院不敢接待，三位貴客一定要多多原諒，實在是不得已。」

小龍道：「請問，貴院叫甚麼名字？」

「門外不是有招牌？」

「不是叫『羣玉坊』？」

「『羣玉坊』？」龜奴有點不耐，道：「招牌上明明有『紅樓』兩字。」

小龍道：「請你們當家的出來談談！」

龜奴道：「當家的很忙……」

柳談道：「不管如何忙，也要來見見我們。」

龜奴冷笑道：「小友們，可不要到這種地方耍狠哪！」

小龍道：「你多幫忙，我們實在是有要事要和她談談。」

「三位認識我們當家的？」

「這……」他們竟忘了問那鴇母姓甚麼，小龍道：「肥肥的，一頭的珠翠，滿身綾羅綢緞。」

龜奴冷笑道：「我再問一句，三位走不走？」

小龍道：「見過你們當家的馬上就走人！」

龜奴向內院招招手，來了兩個漢子，完全陌生。

三小以爲，這家人肉攤子的打手還眞不少哩。

不久前在客棧中就傷了他們八九個，居然還有。

龜奴抬抬下頦，道：「三位要找當家的『招待』一下。」

所謂「招待」就是揍人。

兩大漢向小龍和柳談撲上，他們以爲不會費甚麼手脚就可擺平。

的確沒有費手脚，已經擺平，只不過躺下的是兩個漢子。

龜奴正要跑，柳談一把揪住，道：「去把老鴇子揪下來，我們只要見見她，絕不會打架滋事的。」

「是……貴客……奴才這就去請當家的。」

小龍叫柳談鬆了手，龜奴向後奔去。

三人在會客室內等待，不久，由七個漢子陪着一個痴肥如猪的中年女人走了出來，鴇母似乎都是一個德性。

三小一看，當然不是在客棧中見過的那一個。

而陪鴇母出來的七個漢子也完全陌生。

鴇母打量三小一眼，以爲不過是三個人芽兒，或者三根人毛，大概會點莊稼把式，到這兒來找油水的。

「你們三個人沒輸了是不是？沒關係，老娘經常施捨，不在乎這一點……」掏出二三兩銀子擲在地上。

小松和柳談都按捺不住，因爲這是極大的侮辱。

就像打發要飯的一樣。

兩人正要動手，小龍一張臂道：「急甚麼？」

兩小聽小龍的，這小子的確不像他們那樣毛躁。

小龍道：「妳就是當家的？」

「不錯，小崽子，你病塌塌地到底要幹甚麼？會不會是想在死前弄一口棺材本？」

小龍也不理她，道：「這兒是不是還有一個當家的人？」

「還有一個？」鴇母大聲道：「小王八蛋，你在胡說甚麼？」

小龍道：「妳只要回答我的問

題就成了！」

鴇母那會吃他這一套。

要是被一個毛孩子唬住，她以後如何指揮這些打手？

鴇母一口濃痰吐向小龍。

兩人相距不過三步左右，如不閃避，可能會吐在他的身上。

要是被這髒人的痰吐在身上，那才倒楣。

小龍手一揮，濃痰飛回，「叭」地一聲，粘在鴇母的鼻樑上。

別小看一口痰，高手以玄奧的內力一揮，力量奇大。

一口痰砸中鼻樑，和一塊石頭砸中差不多。

鴇母慘呼一聲，捂着鼻子撒潑號叫不已。

血已自她的指縫中湧出來！

於是，七個大漢嘶吼着撲上。

眞正有兩套的人物，絕不會在妓院中作打手。

但太差勁的又不能勝任流氓滋事。

只不過這些貨色想在這三個人身上佔便宜，流年就太不利了。

正是三發如雷，一敗如灰，其中一個狂叫着撲向小龍，不到半招，被小龍一閃一轉一個旋風脚把他掃砸出五七步以外。

這是最先倒下，半天爬不起來的一個。

柳談在撲向他的兩個之中一個僧下來了一脚。

這傢伙嗓門最大，捂着下體滿院子亂蹦。

一個被他一拳砸中腰部，腰竟無法彎曲了。

小龍擺平一個之後，又有三個一齊撲上，居然也未超過三招，其中兩人昏了過去。最後一人想去弄小松，鴇母暗示過，她對這個小丫頭有興趣。

鴇母幹久了，就像古董鑑定家一樣，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一個少女是不是清水貨，是不是個上品。

所謂上品，就是身上要軟、要柔。

這漢子想以小松爲人質逼兩小停手。

這下子他可就估計錯誤了。伸手一抓她的肩，落定之下，人已失踪，還未轉過身來，膝彎上被踩了一脚，跪在地上。

這傢伙雙手揮舞，似想站起，却又站不起來。

原來這一脚正中膝彎的「委中穴」上。

全部擺平之後，龜奴緊叫小斷送上茶點，三小坐下來，小龍道：「當家的，小王八蛋的話妳回不回答？」

鴇母哼哼着道：「回答，少爺您只管問。」

「這兒眞的不叫『羣玉坊』？」

「少爺，我們七年前開張時就叫『紅樓』，這名字怎的會改變？」

「知不知道，附近百里鎮上有個『羣玉坊』妓院？」

鴇母道：「少爺，我眞的沒聽說過！」

三小互視一眼，已知上了當。

小龍道：「你們有沒有自一個叫林笙的男子手中買進一個叫林琴的姑娘？」

「林笙？」鴇母連連搖頭道：「少爺，您不知道，本地今年旱澇不均，米穀欠收，百姓吃飯都成問題，誰還有餘力來逛窰子？所以我們已經有一年多沒有新姑娘進來了，如果有人要姑娘，我們還想轉手一部份呢……」

三小信了一大半。

在這妓院的規模來說，有這八九打手已足夠，不可能用那麼多的打手，況在客棧中被揍的一個也沒見到。

問題是，對方太大膽了，居然不怕三小到「羣玉坊」去印証，由此可見，對方看穿了三小，少不更事。

三小分頭去搜，果然沒有找到一個熟面孔。

也就是沒有看到客棧中去過的鴇母及八九個打手。

他們得到了一個結論：八成林琴是騙子。

其餘的人可能都是「龍套」，聽她指揮。

臨去時，小龍對鴇母道：「如果妳認識林琴兄妹而說謊的話，我會回來抽妳的筋……」

「沒有，少爺，我從沒聽說過林琴這個名字。」

三小出了「紅樓」妓院，小龍道：「居然被小松猜中了。」

柳談道：「以後要叫妳女諸葛了！」

小松道：「我們回想一下，林琴除了會表演以外，偶爾眼蘊精芒，這女人非但會武，且是高手。」

小龍道：「她似乎知道我們手中有十來萬。」

柳談道：「魚沒吃到還弄了一身腥，眞倒楣！」

小松道：「小柳，別懊惱，我一定會把她弄到手。」

柳談道：「怎麼弄？」

「走着瞧吧！兩座山永遠不會碰面，兩個人却有可能遇上。」

出了鎮，柳談道：「我們去哪裡？」

小龍道：「如果不太遠，就去看看小松的母親吧！」

柳談道：「嘿！才認識沒有幾天，就變成孝順的女婿了。」

小龍道：「柳談，如果令堂也在左近，我也會前去拜訪的。」

柳談道：「這個我信。」

小松道：「小龍哥，你說過關於雞鳴八、九號的事不希望我問，但仍有一事不明。」

「既然妳答應不問，爲甚麼又要問？」

小松道：「我以爲這件事問一下也無妨。」

柳談道：「小龍，就讓她問吧！」

小松道：「你們，在錢府怎知對方也在那兒？你們總不能隨時隨地伸長脖子公雞叫吧？」

小龍道：「當然不能！」

「你們怎知有雞鳴幾號在附近？」

柳談要討好小松，一旦遇上林琴也好代他拉攏，道：「小龍，告訴她吧，反正你們都快成夫妻了！」

小龍默然，因爲此事非同小可。

如果有人洩出此密，派出高手逐個狙殺，一切都完了！那是一件非常不幸的結局，所以他不能不考慮。

小松道：「小龍哥，你不說我也不怪你！」

小龍道：「這件事非同小可！」

小松道：「我知道！」

柳談道：「小龍，你未免小心過度了，小松，我告訴妳，妳看看我們衣領上，是不是有同樣的圖案？」

小松打量他們兩人的衣領。果然有個同樣的圖案。

那是在綠色水平線的東方，露出一個極小的半圓，半圓的上面還有六七道直線，代表光芒。

「那像是旭日初露，天已經亮了，」柳談道：「天亮當然會有雞鳴對不對？凡是衣領上有此暗記的都可能是自己人。」

「原來如此，我居然沒注意這一點。」

小松道：「一共幾號？」

小龍道：「妳就是已經變成我的老婆了，我還是不會回答這個問題的。」

小松道：「小龍哥，我知道你有不得已的苦衷。」

* * *

這兒是個有一百多戶人家的村莊。

有一條溪流半繞着此莊迤邐而去。村中樹木蒼翠，除了路上有些牛糞外，充分顯示了鄉村田園的寧靜和幽美。

小松帶他們來到一處不太像農戶的住戶門前。

敲了幾下門不久，門開處有位三十左右的女人站在門內。

小松愕然道：「請問這位是……」

「我姓朱，我叫朱珠……」

小松道：「記得以前沒見過朱阿姨！」

朱珠道：「我是最近才來的。」

小松道：「以前的黃阿姨呢？」

朱珠道：「黃大姐家裡有丈夫和孩子，她說她不能長久留在此處，把丈夫和孩子留在家中！」

「她不幹？」

「她說很不捨得這個工作，因爲每月有五十兩銀子，比一家綢緞莊的三掌櫃的薪水還略高些。」

「的確。」小松道：「朱阿姨是黃阿姨推荐的？」

「是啊，五十兩可不是個小數字！」

「我娘還好吧？」

「很好，很好！」朱珠一讓，道：「快請進來！」

小松呼叫着道：「娘……娘……小松來看您了……」

沒有回應，奔入屋中，却見她娘坐在床上縫衣服，向她傻笑，只不過她的針上並沒有線。

小松之父是「白衣劍客」康杰，這婦人應該是康夫人。

小松自然應該叫康小松了。

「娘……」小松含淚抱住了母親。

康夫人傻笑着，似乎並不認識自己的女兒。

朱珠在門內觀看，道：「眞可憐！」

小龍和柳談不出聲！

他們也很心酸，因爲他們也都有一段不幸的身世。

小松忽然尖叫了一聲鬆了手，因爲康夫人手中的針刺了小松的大腿一下，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

一個失心瘋的婦人，既然已不認識自己的女兒了，有心無心都沒有甚麼分別了，小松淚下。

小龍道：「朱女士，夫人怎麼這麼瘦？」

「她是個病人嘛！」

「失心瘋有很多種：有的打人罵人，有的胡言亂語，也有些是不侵犯人而整天傻笑的，夫人似乎正是這一種，這一種也是較好的一種。」

「病人總是病人，她不愛吃飯菜就一口都不吃。」

小松想和母親交談，但夫人總是傻笑，總是拿着沒有線的針在一塊布上穿來穿去。

小松道：「我娘拿針是不是有危險？」

「本來我也以爲如此，有一次爲她藏起，但她找不到針，連笑容也沒有了，而且不吃飯。」

小松又叫了幾聲「娘」，夫人傻笑着縫衣，連頭也不抬一下了。

小龍掏出一張三萬兩的銀票，道：「朱女士，這點錢妳先拿着，

侍候病人不能缺錢，她想吃甚麼就買給她吃！」

朱珠道：「這當然不須三位叮囑！」

小松道：「小龍哥，不要那麼多吧！」

「多放點銀子在此總是好的。」

「其實龍少俠說得也對，多留點銀子，有益無害，大約是一個月以前，有個道士來化緣，看到夫人，他說能治，但要十萬兩銀子。」

柳談大聲道：「去他娘的妖道，出家人以慈悲爲懷，怎麼可以獅子大張口要十萬兩？」

小龍道：「是啊！一般百姓到何處去拿十萬兩，就是一萬兩乃至於一千兩，只怕也無法籌措呀！」

「不不！」朱珠道：「我當時也責備過他，說是出家人不可貪財，他說我誤會了。他是去求五個人，這五個人有五種曠世少有的藥材……」

小龍道：「甚麼藥材？」

朱珠道：「馬寶、牛廣、三千年的人參，萬年的何首烏和一位隱居四十年的名醫。」

小松道：「是誰呀？」

朱珠道：「武林名醫鄧不飢之師白倫！」

小松道：「如果眞能找到這一位名醫和四種名藥，十萬兩也值得。」

朱珠嘆道：「當時我只有嘆氣，連想也不敢想。」

小龍道：「這道人會不會再來？」

朱珠道：「他說叫我準備一下，兩月後可能會來，他說主要是他算出夫人五行有救，替天行道嘛！」

小龍又取出九萬兩，交給朱珠，共計十二萬兩，道：「除了給那道人的十萬兩，餘下兩萬兩作治病及生活費，也足足能用上一年，我們不久還會來看她。」

朱珠伸出白嫩的手接過道：「少俠，你眞慷慨，也眞富有。」

小龍道：「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朱珠道：「我就代夫人謝了！」

小松道：「朱阿姨和黃阿姨是什麼關係？」

朱珠道：「黃玲是我的表姊，要不是這關係，我也不會在此窮鄉僻壤之處侍候病人，把兒女留在洛陽，當然，黃玲表姐絕對相信我，才會把病人交給我！」

這話也對，雖說是爲了每月數十兩銀子，但畢竟是妻離子散，不能相聚，金錢也不是萬能的。

小龍道：「下次那道長來此，朱女士，別錯過機會。」

朱珠道：「當然不會。」

小龍道：「如果能治好夫人的病，在下另有重賞。」

朱珠道：「少俠已經很慷慨了，不敢再奢望什麼！」

三小離開這村莊，兩小費了大半日工夫才勸止了小松哭泣，任何人看到自己的母親這樣子，也會悲絕的。

柳談道：「小龍，雖說這十來萬兩銀子是在賭場弄來的，畢竟也是豁出性命換來的，你的確太大方了。」

小松道：「小龍哥，小柳說得對。」

小龍道：「小松、柳談，你們二人不覺這女人可疑？」

柳談吶吶道：「何處可疑？」

小松道：「對，我也以爲有點可疑。」

柳談道：「這我就不懂了。」

小龍道：「第一，看守這種病人，一定要十分可靠的人才行，黃玲既爲錢家的人重託在此看着她，要辭職，一定要向錢府求辭，那會自動請人代替？」

柳談道：「對呀！我爲什麼沒想到這一點。」

小龍道：「至於有個道人能治病索十萬兩之事，必然是假的。」

小松道：「她要詐騙銀子？」

「八成！」小龍道：「還有一點我也有點想不通，一般來說，一個三十左右，成年累月操作家務的女人的手不會那麼細嫩。」

「對呀！」小松道：「這麼說她的身份……」

小龍道：「由此可見她不會是黃女士的親戚。」

小松道：「更不會是受黃阿姨的委託，甚至黃阿姨的生命安危都大成問題了，是不是？」

「是的。」小龍道：「不過，如果黃女士有危險，只怕早已發生了，此刻我們回去看看還來得及。」

柳談道：「這就怪了，她的目的是什麼？騙銀子？」

小龍道：「當然不是，因爲她事先並不知道我們手頭有十餘萬兩，除非……」小龍面色一變道：「不好！」

小松道：「小龍哥，怎麼哩？」

小龍道：「快回去！而且我們三人最好分成三路攔截。」

柳談道：「小龍，你怎知她會逃走？反正我們剛才說過，不久以後還會來。」

小松道：「是啊！不久以後，至少也有一兩個月吧？她何必急急忙忙逃走？難道她猜出我會立刻回去。」

小龍道：「如果她就是林琴呢？」

「林琴？」小松和柳談同聲驚

呼，二人想了一下，大聲道：「果然有點像她，只是易容術太高明，聲音亦變了，鄉音也改了！」

「快！我由東邊抄，小松由南正面迎上，柳談由西面包抄，她如由北方逃走，算她的運氣好，不然的話，我們三人總能有一人擋住，到時候發出兩聲清嘯呼應。」

三人立刻全力趕回。

只不過三人在路上誰也沒遇上朱珠。

幾乎不分先後回到村中民房前，天色黑三人越牆而入，不但朱珠不見，連康夫人也不見了。

小松哭道：「小龍哥，怎麼辦？我娘被劫走必然凶多吉少。」

小龍道：「先不要絕望，如果那女人確是林琴，她應該不會那麼狠毒！」

小松道：「可是，如果僅是為了銀子，她為什麼要帶走我娘？」

小龍目前怎能回答這問題，道：「先各處找找看。」

三人亮起燈各處仔細找，小龍在床上枕下找到一張字條，上寫：小松不要焦急，娘很好。

似乎語意未盡，但時間不多只好中斷。

小龍以為，一個失心瘋的女人又怎能寫出這麼通順的句子？

「小松……小松……」

「小龍哥，有什麼發現？」

「妳看！這會是伯母的筆迹？」

小松接過在燈下看了一會，大聲道：「怪事呀，這……這的確是我娘寫的，我認識我娘的筆迹！」

小龍道：「這的確很怪，走！我們先往北方追追看。」

三人緊追，狂奔半里左右，而且仍分開追，各間隔約半里，可以互相呼應，但仍沒追上。

小龍道：「不必追了，她不一定是往北逃走的。」

小松悲聲道：「也許是往其他方向，因為我們一人一個方向去追，面積太大，當然要漏掉許多地方。」

柳談道：「我們怎麼辦？」

小龍道：「再回到那村子民房去看看，然後搜搜該村，如無頭緒，只好設法通知妳外公了！」

「不行。」

「為什麼？」

「我相信我娘在外療養，十之八九是不願進錢家的大門。」

三人再趕回，民房中沒有什麼發現，又到村中去搜，當然不會有頭緒，就算藏在村中，也不敢挨戶去搜。

三人再回到民房中弄了點吃的，天也快亮了。

小松道：「小龍哥，我娘留字，似乎不像有失心瘋，而且還叫我不必焦急，她很好，這是什麼意思？」

小龍道：「我們雖然還猜不透這一點，由她的書法及語氣看來，至少她暫時不會有危險。」

這一點小松和柳談都相信。

小龍道：「小松，妳能確定這字是令堂寫的？」

「當然，三、四年前，我十三、四歲光景，我娘教我書法，她常示範，她仿八分很有功力。」

小龍道：「這正是八分體，雖然寫得倉促，仍可看出下過工夫，既然確是她親手寫的，那可以証明她已經好了，而且沒有危險。」

小松道：「如果我娘好了，為什麼在女兒面前裝病？」

「這……這一定有她不得已的苦衷，或者她好了，却受制於那女人或別人，不敢讓他們知道她已痊癒，讓他們知道了才危險，不知道就會安全些。」

柳談道：「小松，小龍的看法很有道理呀！」

小松抹着淚水道：「小龍哥，萬一不是這樣呢？」

小龍道：「妳娘如能寫這紙條，就一定好了，反之，這字條就不是她的筆迹而是別人冒充的。」

小松道：「有這種必要嗎？」

「對，我也以為沒有這個必要，對方能把她弄走，又何必大費周章，玩這麼多的花梢呢？所以我以為令堂不會有危險。」

他的分釋雖有理，小松還是不能釋懷。

柳談道：「那個朱珠到底是不是林琴？」

小龍道：「八成是她。」

柳談道：「這到底是什麼路數？若非高手，她沒有這膽子，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龍套配合她一起唱這齣戲，對不對？」

小龍道：「對，我猜想，她非但是武林中人，也必非庸手，或者是一方霸主，才有那麼多的人手。」

這時忽然發現已被人包圍了。

這些人之中除了錢府中的外總管向斌之外，一個也不認識。

一共是八個，毫無疑問，都是錢府中人，或者說是洪門中人。

只不過為首的却不是向斌，而是一個五十左右的人。

這人是內八堂中「禮堂」、「刑堂」之上的「執堂」。

他是負責各案之堂，對本公口預算、決算、升遷、降黜等作適當決策的一個職位，地位很高。

此人名叫廖天祥。

「表小姐，」廖天祥道：「在下奉老爺子之命請妳回府。」

小松道：「我不想回去。」

廖天祥道：「表小姐請再說一遍！」

「不回去，不回去，不回去……」最後一句拉得很長，就怕別人聽不到。

廖天祥手一揮，道：「拿下！」

這人很乾脆，似知道小松的作風，多說無益。

八個人全上去，大概是要全部拿下。

小龍接下了向斌。

這小子曾經派人把小龍送到錢府對面巷中兩次，又回到大門外。

向斌雖聽說這小子有兩套，看了一臉病容就有點不信。

所以他竟選中了小龍。

廖天祥道：「向總管，你……」

向斌已出了手，廖天祥冷冷一笑就不再說話，他撲向柳談，而向斌却只接了五招，就挨了一脚。

他還是不信邪，再行撲上，未出三招，又挨了一脚，而仍是剛才的部位。

他這才知道是自己找倒楣，這工夫一下子就湧上了四個，只不過這四個人之中沒有廖天祥在內。

這四個人當然都是洪門中的好手。

三個人對付柳談。

一個人招呼小松，這個人就是廖天祥，換了目標。

因為別人都不願和小松動手，廖天祥却不在乎。

小龍招呼四個十分吃力。柳談招呼三個也支持不久。

至於小松應付廖天祥，只攻不守也不成，自是險象環生。

就在這時，一聲慘呼傳來，圍攻小龍的四人之一挨了一鏢。

不旋踵，又是一鏢攻向廖天祥。

廖天祥閃過了一鏢，這工夫打鬥暫時停止了，小龍向兩小示意，迅速向一邊疾退兩三丈。

因為小龍猜想，必是上次援手的人。

此人總是先發鏢，後面可能又要用火器了。

果然，三人才掠出三丈，廖天祥大叫「快伏下！」

「波波波」，大約有三四個小型的火器落地炸開！

也許此人是怕傷及三小，所以都是用極小型的。

這種鐵蓮子或棗核鏢大小的火器，威力只及三五步，就算丟在你身邊也炸不死人。

也算是一種干擾性的利器。

三小知其用意，立刻逃竄。

沒想到廖天祥手一揮，他們不近三小，反而向施放火器者的方位撲去。

三小停下來觀看，發現施放火器的那方向草中竄出一人。

這個人一身黑衣而且戴了黑頭套。

即使頭套上只露出雙眼，那孔隙也很小，這是怕人看出他的眼神，可見此人極不願洪門中人認出他的身份。

此人疾掠，八人就狂追。

尤其是廖天祥，輕功了得，追在最前面。

小龍道：「快，我們助他一臂，在這些人後面抽腿。」

小龍已經疾掠而出，由於起步遲了一些，要追上廖天祥恐怕已經很難了，却追上了兩個輕功差的人。

想不到，前面的人明明知道後面的人可能被追上，他們也不管。

小龍把兩人砸昏全力疾追。

柳談落後二十步，小松又落後柳談十步左右。

小龍追過了向斌等五個人，只有廖天祥不見了。

廖天祥在前面，甚至追上了黑衣人。

果然，又追出里許，發現廖天祥和黑衣人在狠鬥。

兩人都未用兵刃。

由於廖天祥纏得緊，黑衣人無法使出火器。

所以不使火器之下，黑衣人落了下風。

小龍並未馬上動手，他覺得這黑衣人的身材似曾相識。

廖天祥的拳掌顯然是武當派的「棉裡針」。

所謂「棉裡針」就是柔中有剛，剛中有柔。

黑衣人連連後退，顯然內力不繼。

「嘿……」廖天祥冷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是誰？」

「……」黑衣人當然不會出聲。

「你是白殿卿白總管，也是本幫內八堂的……」似怕外人聽到，未說下去，却更加猛攻。

小龍看看兩小，這工夫兩小已到了他的身邊，正在猛喘。

對方八個人除了廖天祥以及被小龍砸昏的兩個，其餘的五個也已經追了來在一邊觀戰，小龍低聲說了幾句話！三人一擁而上。

他們要先把五個人放倒，然後幫助黑衣人。

這五個人雖然差得多，却也不會很快就失去抗拒力。

黑衣人却已經不行了，而且還被掃了一掌。

小龍道：「你們兩位招呼這五個，我去助黑衣人一臂。」

三個應付這五個本來很輕鬆，少了個小龍就不輕鬆了。

小龍撲向廖天祥，以二對一，廖天祥當然還不成！

但他忽然長嘯一聲，不久又來了兩人。

這兩人也是二十五六三十不

到，兩人身形一分，一個向黑衣人這邊，一個去幫助那五個人。

這麼一來，小龍和黑衣人的優勢又沒有了。

那五個人剛才和小松及柳談打成平手，加上一個人，小松和柳談就落了下風，廖天祥道：「白總管，你還要拒捕？」

黑衣人還是不出聲。

這工夫小松和柳談更加不濟，柳談已挨了一脚。

此刻，不知自何處鑽出了一個老女人。

大約五十左右，一頭灰髮，坐在一邊大石上，雙手抱膝，在隔岸觀火，道：「你們兩方面誰正式要求我出手幫忙，我就考慮幫誰。」

廖天祥不願向一個老女人求援。

何況這個婦人也未必管用。

小龍更不願向一個陌生女人求助。

兩方面都不出聲。

老婦人笑笑道：「自動幫忙都沒有人要，眞是丢人！」

和小松及柳談動手的六人之中有個人道：「過來。」

婦人道：「你算甚麼東西！」

又停了一會，小龍也中了一掌。

那邊柳談被砸了一拳也被踩了一脚。

小松還是沒佔便宜，沒有人敢傷她，她也傷不了別人。

婦人道：「姓何的小子，你可眞沉得住氣呀！」

小龍道：「在下一向如此。」

婦人道：「我要是幫他們，你們怎麼辦？」

小龍道：「也沒有人不叫妳去幫他們是不是？」

婦人站了起來，道：「好吧！我就幫他們！」

小松大聲道：「妳這個老女人一點是非感也沒有嗎？」

婦人道：「當然有，我要幫他他不要。」

小松道：「要幫就幫，又何必囉嗦？」

婦人伸了個懶腰，慢騰騰地走近，又打量了一會，又道：「廖天祥，你要不要公開向我請求援手？」

廖天祥很需要援手，但這女人太咋唬。

他畢竟是洪門內八堂的人物，他說不出口。

婦人道：「你們還有最後一次機會。」

柳談道：「好吧！大娘，妳就快出手吧！別光說不練。」

婦人道：「你呀！還不大夠資格！」

小松道：「別聽她胡扯，她那兩手一定很有限！」

婦人道：「我只要小何一句話。」她也知道小龍有時自稱姓何。

小龍就偏偏不出聲。

小松道：「小龍，你就說句話也不會少塊肉對不？」

小龍還是不出聲，而且又被蹭了一脚。

婦人道：「你們兩個頭子都不肯向我低頭，我就要閉着眼選個幫忙的對象了，我閉上眼一指，然後睜開眼，指中誰就幫誰。」

小龍正好在她手指的方向。

婦人往上一撲，本像是要攻向小龍，却又轉向廖天祥，廖有點手忙脚亂，因而另一個在小龍的狂攻下連中兩掌。

婦人連續攻擊廖天祥，廖竟然招架不住了。

看來小龍似乎也要迫這婦人一籌。

「妳聽着！」廖天祥道：「和錢老爺子作對，妳可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妳要三思。」

「蓬」地一聲，他的屁股上又中了一脚。

這工夫小龍又砸了另一個一拳，那人顯然受了內傷。

小龍挨向小松這邊，沒出五招，就把後來的那個擊傷。

這些人都是洪門高手。

他們很少看到像小龍及這婦人這種技術。

通常就算雙方相差甚多，高的一邊要取勝，也要數十招之後，這二人却往往能在十招內甚至三五招內解決。

他們似乎專精一種「速決戰術」。

這是一種很特殊的打法，極爲罕見。

這邊倒下一個時，小龍又攻向廖天祥，還砸了他一掌。

似乎就因爲多了這個婦人，戰況大爲改觀了。

對方人除了廖天祥，幾乎都掛了彩。

於是廖天祥發出號令，一齊撤退。

本來小龍等人以爲婦人和黑衣人要去追，那知他們也走了，柳談呼呼牛喘着道：「這女人是什麼來路？」

小松道：「你難道還看不出來？」

柳談道：「看出什麼呀？」

小松道：「看不出她的樣子比實際年紀大得多？」

柳談道：「動手過招，累得像孫子一樣，那會去注意這些？」

小龍道：「她的聲音不也比她應有的粗了些？」

（未完・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